

基督与共产主义

宾斯德  
许无愁

译著

# 基督與共產主義

廣學會出版

## 作者原序

我已經讀了許多關於蘇俄實驗共產主義的書籍，其理由有二。第一，我覺得東方，都受了鞭策，受到一種新理論新目的、新制度之鞭策。這很使我耿耿不忘，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還沒有得到相當的應付。一個人知道有重大艱難不適之工作，近在目前，必得着手進行之際，而同時又有各種不關重要之事物，以延宕之；這樣，他的心志，就不安了，因為他知道早晚必得應付這較大的事物。他雖傾心於不關重要之細事末節，然仍不能使他忘懷於未圖之大業。基督教界的明哲，知道他們遲早必須解決在蘇俄馬克斯主義實驗中所引起之問題。然解決此種問題，並非神學上的辯論（假若神學包括這些問題的話，則我們早在爭鬪狀態中了），而是新式世界制度之實施。這個困擾的問題，由此而發生猶豫了。我們誦讀贊成與反對共產主義之宣傳，希望由此而獲得問題之解

決。但是並沒有解決。我們由於爭論當中，看到新制度產生之事實。此種制度，對於現代文明之整個基礎，迥不相牟，而頗具挑戰之意味。

姑無論滿布此種爭論之空氣，吾人可知蘇俄人民，正表顯其驚人之進步。例如識字之人數，一九一三年儘佔全俄人數百分之三五；及至今日，已達百分之八五了。一九一二年，僅有學童三、五〇〇、〇〇〇人；今日中小學生之總數，已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人了。日報之流通，較諸俄皇時代，已增十二倍。工業生產之地位，已由第八位而升入世界第二個國家了。在工業之總生產量上，只有美國超過他們。而他們就豫備在五年之內、達到美國總生產量之目的。蘇維埃生產量之總額，除農業生產而外，較諸一九一四年，已經增加三三四倍了。他們正在莫斯科建築世界最高大最顯赫之華廈，以充國會與列寧紀念館。他們豫期在物質上與文化上之成就，超過世界其他各國，而此種事實，可為象徵說，且一切宗教，都沒有用了。俄國將非宗教與物質文化之成就，聯成一



貫，就使我們覺悟到，基督教國家對於蘇俄所應付的問題，尙未着手應付呢。基督教界對此頗感不安。因爲它知道，姑無論肆意於一切不重要之事物，遲早必須以充分之答案，去應付這個問題。且所謂充分的答案，非充分之辯論，而爲較良制度之產生。此種策勵，在基督教國家方面，實爲真實刺痛之策勵。

我要誦讀關於蘇俄一切書籍的第二個理由，是在我回印度去的路上，要自己去看一看共產主義的究竟，希望可以直接了解這種偉大試驗的情形和傾向。

但是我讀了一切的書籍之後，覺得內容並不完全，還有未盡的話呢。許多由於基督教立場所著成的書，善辯鋒利而動人，讓我們看到蘇俄的情形，並且感動讀者，做出積極的事業來。但是論到基督教的方法上，都好像不很有力，或是猶豫不決的樣子。這許多書籍，都好像以爲我們已經知道基督教的方法，就毋容細說似的。但是那樣的論述，就不很明白的了。

我在一方面感覺到蘇俄的策勵，而在另一方面，又感覺到一種較大的策勵——那就是某種龐大的勢不可當而具有挑戰意味的東西，那就是天國。基督教的著述家，已經明白天國和天國的解釋。但是在他們的解釋當中，對於馬克斯的共產主義，並沒有指出一個首當其衝的囊括一切的答案來。有一天晚上，我在海船上坐着看書，內在的呼聲，對我提出這個問題來，說我應否去作成那樣的解釋。此種呼聲，較諸筆墨所能形容的，更為強烈。這是一種任務，這幾乎是一個不得不然的使命。

我把這個工作，攔了許多禮拜，因為馬克斯主義所發生的問題，包括社會與經濟之專門事項，不在我所解釋的範圍之內。我是向東方宣傳基督的，必須以解釋基督為任務，後來更加知道，以解釋基督福音去應付共產主義，也是我的任務。

所幸我從蘇俄回到喜馬拉亞山之薩特塔耳，在那裏召集了一個百數人的討論會，共同研究基督教對於這些問題的解決方法，約有兩月之久，使我在這本書裏，得到許多團

體的糾正和感想。我們從那兩個月的集體研究當中，產生了火熱的心意。知道在我們前面有一條出路，就是地上的天國。我們對於共產主義有一個答案。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充分的答案。

但是在天國當中，雖有一個充分的答案，而我們對於那個答案的解釋，或許是偏面的，不完全的。我們希望這種解釋，至少要指出一條可以前進的路來。本書之成，尚係粗糙、若蒙勤奮學者，潤飾指正，則不勝感激之至。在基督教的方法上，能得到充分明白的結果以前，我們需要有一個實行家與思想家的集團，各自貢獻其思想與計劃。現在這個基督教的方法，正在醞釀中，但是我們的時間是很短促的。乘世人正在決定方針的時候，我們必須預備一個充分的計劃。

我用耶穌在拿撒勒會堂裏所宣布的，作為計劃的起點，但那只不過是起點而已。我相信我不會把耶穌的這個宣布，重視太過，若讀者以為我太偏重於這一端的話，則我却

並不專以這個宣布作根據，而是以新約全部的精神與教訓為立場的。這是我在心裏所存着的正當的理由。

我寫這篇序言的地方，正位於印度地理上之中心。在那個禮拜天的早晨，我的同事來叫我，說莫斯科正用英語播送演講，我必須去聽。我聽到演講結束之後，講員又對無線電聽衆宣布，謂下列問題，寄入最好之答案者有獎云云：第一，爲什麼在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之內，沒有失業？第二，在蘇維埃的制度之下，有否個人的自由？

在這個古代的印度當中，禮拜天的清晨，本來充滿着寂寞平靜的空氣，現在却侵入那兩個問題來了。沒有失業嗎？在這個鬧着失業恐慌的世界當中，竟有一個沒有失業的地方嗎？這必須有一種惹人注意的地方。但不論是否有惹人注意之所在，蘇俄實驗共產主義的整個問題，已經侵入冷靜寂寞的東方和戮力奮鬥的西方來了。假若有任何基督教答案的話，則這種答案，必須清晰無誤纔行。

龔斯德序於印度雷俄那特神學院

# 基督與共產主義目錄

作者原序	一—六
引 論 未來的危機——基督教的選擇	一
第一章 對於經濟權被剝奪者的福音（上）	三六
第二章 對於經濟權被剝奪者的福音（下）	六八
第三章 對於社會與政治地位被剝奪者的福音（上）	九九
第四章 對於社會與政治地位被剝奪者的福音（下）	一二七
第五章 對於殘廢病人的福音	一五六
第六章 對於道德和靈性墮落者的福音	一七五
第七章 一個全世界普遍的新開始	一九五

第八章	促進天國的原動力……………	二一八
第九章	誰在地上產生天國呢？……………	二五九
第十章	基督會忍受壓迫嗎？……………	二九八
第十一章	此後的步驟……………	三五〇——三九九

# 基督與共產主義

## 引論 未來的危機——基督教的選擇

基督教已經臨到重要的危機，也許就是一個決定生死關頭的危機了。歷史事實之演變，正到了世界最後的決斷；在這個時代，或最遲到下一個時代，究竟採取唯物的無神的共產主義，抑或選擇「地上的天國」，不論東方西方，都不得不有一個切實的定當。

社會的基礎，正在我們眼前動搖，許多舊日的保障，業已失却，或正繼續消失。我遊歷世界各國，總看到人們起了異常的感覺，彷彿像歐戰期間與登堡線擊破的時候，德國人所感覺到的情緒一般。當那條防線未破的時候，他們是覺得安全的；既破之後，他們就恐慌起來了。我們現在正處在這樣的時期，舊日的防綫，已經衝破；將來的許多疑問，就困擾了我們。這條防綫之所以墮壞的理由，是很明顯的。因為現代的智識，在生

活上打破了區域的思想，給與我們一個世界聯合的觀念，而人類實際生活之機構，又嫌範圍太窄，不足以適合這個統一的觀念。有一位有力的思想家培克耳（A. G. Baker）診斷我們的困難說：「二十世紀所遇到的主要困難，就是千百萬人類，本為特殊文化區域的產物，忽然很迅速地推廣其生活的環境，到於全世界，產生國際間非常複雜的關係，用以調整社會的大多數思想和習慣，都成爲不合時宜的遺傳物了。例如目前的政治組織，本來是爲適應各地方的情形而產生的，現在要以殖民行政，勢力均衡，國家主權等方法，盡力來解決國際間的問題，則對於全世界的要求，自然扞格不行了。正如英國古代的憲章和美國十三州的海濱殖民心理，不能適合現代北美合衆國廣漠的領土行政一樣。

假若這個診斷是不錯的話，則我們認爲我們的基本困難點，較諸上面所舉的例子，還要深沉，因爲目前主要的根本的困難，不在政治而在經濟與社會，特別是經濟組織的



失當。我們在政治上的大多數困難，其病象多本於經濟結構之不良。我們要力謀世界之合作與統一，而現代經濟生活之基礎，却在競爭，且正事分化，此為世界主要之病態，亦為敗壞世界局勢之事實。就是我們對於日常生計的奮鬥，亦莫不基於自私與刻薄之競爭。當然，因為許多仁愛的事業，此種競爭的局面，往往稍趨於和緩，競爭是最堅決最刺激最興奮的一種心理，從個人的行為，直至國內與國際的政治行動，無不運用自私競爭的精神。這種精神，就是世界混亂的根源。例如我和西門爵士(Sir John Simon)坐在一個講臺上，我聽他講到日內瓦的軍縮會議，以各國外交家摯懇之努力，謀裁減各國之軍備，而結果毫無，全歸失敗。但是我們一望而知其困難之所在了：在這個基於競爭的世界裏面，你怎樣可教各國裁減軍備呢？這是他們生存的武器，豈能棄而不用嗎？若國家的生存果基於競爭，則此種武器，當為自然之設備。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達到人類發展的地步，知道一切反時代的觀念當中，尤以自私的

競爭，最爲違反時代，而不足以適合這個正在努力產生的新世界。假若我們將來的新世界，不能以合作爲基礎，則人類必歸於消滅，因建設新世界，固有甚多之條件，然合作精神，必當爲其中心之條件。蓋吾人若以自私之手段，拯救生命，必失却之；若爲公衆之利益，失去生命，必復得之，此爲天下萬事之本性，我們可採取之，或放棄之，其對於未來之成全或破壞，關係重大，亦爲創造未來之基本原則。我承認低級的自然界裏面，對於這一點，不很清楚，因爲競爭的法則，還是運行各處。但是在我們所努力產生的高等的社會制度裏面，總以合作爲生命之原則，必以「互助」代替「自我排斥他我」的現象。

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也能適合未來的合作組織嗎？若是能夠適合的話，那我就最愉快也沒有了，因爲我不喜歡有什麼變革，以致發生種種的顛覆；我也不願牽涉到任何經濟計劃之變更。但是我怕資本主義社會之能適合合作組織，機會太少了。岐尼斯

(John Maynard Keynes) 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家，然而他也說：「現代的資本主義，是極端非宗教的；牠的內部，毫不統一，也沒有共同的精神，僅爲凌亂渙散的一個財富所有者與追求者之集團（雖不常常如此）而已。」是故現代的資本主義，正事衡量，而感不足，根本不足以適應世界之需求。所謂世界之需求，就是對於一切人類要有充分的生產，要有充分的分配，並且同時要產生一個友愛的世界。資本主義憑其自身之貪得精神，頗足以生產，即馬克斯與恩格斯，亦承認此種生產之能力，惟不足以事分配，蓋公平與充分之分配，有妨資本主義之本質，且需要某種動機，而資本主義永付闕如也。伍德 (Wood) 說：「若國家收益之分配不均，即爲災難之全部，則資本家即宜善自擘劃，以免除之。」他說這樣的話，似乎很是爽直。然而那種災難，是根本的。當我們竭力要從溝壑裏掙扎出來，而沉重的磨石，却壓住了我們的頸項，不論有多少個人的善意，終不足以挽救這個根本的災難了。

社會的整個基礎，必須變競爭為合作。陶遜 (C. H. Dawson) 說：「對於社會制度，不是個人的人文主義與某種集體主義之選擇，而是純粹機械觀的集體主義與精神觀的集體主義之選擇。」他說得很對。換言之，社會制度，當為唯物的無神的共產主義與地上的天國二者之選擇。

我把選擇的範圍，縮小到這兩種，因我認為法西斯主義不能算是永久的問題。牠的內部，有其自行崩墮的因素。他是要用武力來維持舊制度的一種東西。雖然對於現實的制度，也有稍加以變更的，但是主要的性質，還是一樣。牠使舊日的競爭精神，更加緊張，更加自私，更加刻薄，好像是有力的樣子。他一時成功了，然而這是一種國家的熱症，不是國家的力量。熱症之後，必趨頹喪。是故法西斯主義，不過是一種行不通的制度，正在末日之前，作曇花之一現罷了。

但是蘇俄所行的物觀共產主義，倒是一個社會的問題——一個真正的社會問題。我

們可以根據牠的缺乏自由，牠的強制脅迫，牠的刻薄殘忍，牠的唯物史觀與無神論，而反對牠。然而牠也根據較高的原則，創設社會。就是合作的社會。那種合作，或許只限於共產主義信徒，和蘇維埃統治下的順民罷了。但是在這個制限之下，合作事業很有生氣，對於人民，都是一律平等的。斯大林向俄國的人民說：「國民！我們已經把『財富』這個名詞，藏在蘇聯的國家文庫裏了。」他對於我們資本主義國家的批評，可謂對症合藥。他所說的，不是指點集產制的財富，因為俄國的人民，正竭力要把牠增加，也正得到了驚人的成功。他所說的，是指點自私圖財的目的，是少數人得到財富而趨多數人於貧困的制度。我們在共產主義理想之下，或許感到跼促不安，或許恨惡牠，厭棄牠，但是我們終必受牠的非難，因為共產主義有一種較為高尙的理想。

只是當這種較高的理想，產生物質財富，提高蘇俄的生活程度，超過其他實行競爭制度的各國時，纔引起我們大多數的注意了。現在蘇俄的物質生活程度，固不及歐美多

數的國家，還可以認爲一個饑荒貧困的國，而掉臂棄之。然當蘇俄在物質生活方面，趕上各國，超過各國的生活程度時（若照目前進步的速度計之，十年之後就可以了），我們就會十分覺悟到蘇維埃制度的真實性。他們在第一個五年計劃當中，集中精力於重工業，已經造成工業生活的基礎；工業生產的總額，也由第八位而到達世界各國的第二位了。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當中，他們又要從事於輕工業之製造，以求出產品之自給，他們希望蘇俄的生活程度，到一九三七年，可以加倍。假若他們獲得完全的成功，也像第一個五年計劃一樣，則就可以達到他們的希望。這樣，他們在物質上，就超過了西方各國，也是西方各國臨到最大危機的時候。因千百萬平民和失業者，必定了解這種勝於雄辯的事實，而不得有所作爲了。

蘇俄是崇拜機器的，在許多廣告牌上看到的牽引機，就是他們新式的經濟的彌賽亞。我在列寧格勒一個大教堂的走廊上，看見停着一座農耕機，乃是蘇俄業已背棄宗

教，集中其信仰於機器的一個象徵。當我看到他們崇拜機器的熱忱，我心裏含笑，對着自己說：「我們也曾經有一度崇拜過機器，他們必要進入我們的迷途。」後來我看到蘇俄的崇拜機器，和我們有一個分別：我們怕機器，是因為機器受了私人利潤的支配，所以時常生產過剩。結果，造成失業和不景氣的局面，等到一定期間，必得走上死亡的末路。但是蘇俄人民之崇拜機器，與此不同：他們之利用機器，其目的在於公共幸福，不是在於私人的利潤，因此就不會有生產過剩的危險。生產品之分配，是提高一般生活程度的，當生產增加，生活程度亦隨之而提高。所以他們有一條出路，而我們却沒有。除非把我們的社會基礎，由競爭而變為合作，否則就不能有這樣的一條出路。

這樣的改革，實在非常緊要，我們的生存，就靠這種改革。那末問題就是：這種社會基礎的改革，以物觀的無神的共產主義為嚮導呢？還是以地上的天國為嚮導呢？你可以忘記你的爺孃，忘記你自己的姓名，但決不敢忘記這個最關緊要的問題——一個現在

和將來最緊要的問題。

這個問題，正以各樣的形式，隨處發生，而世界人士之所以感到不得不有改革之必要，其印象多半係從蘇俄而來。有一天，有一位印度的信奉基督教的青年教授對我說：「我深深地感覺到困惱；我知道俄國的共產黨，以非基督教的方法，生產某種東西，本為我們所應當生產的，然而我們竟不能以基督教的方法去生產，於是我的靈性生活，和我對於基督教的信心，都要靠這個難題的解決如何了。」一個信奉印度教的青年學生對我說：「我們做學生的，總是挾着兩套書，一隻手是甘地和托爾斯泰的書，另一隻手是列寧和馬克斯的書。究竟走上列寧和馬克斯之暴力的非宗教的路呢？還是走上甘地和托爾斯泰所提倡的宗教的道路呢？我們不知道。」他所說的這個疑難，正是許多印度青年當前的疑難。一個印度的大學畢業生對我說：「我對於你所說的，很感覺到興趣，因為實際上所有大學裏面的學生，在心裏都是共產主義的信徒，或則至少是潛在的共產主義



者。潛在的共產主義信徒或潛在的天國信徒——那就是青年人的疑難。而且也不只是青年人感覺到這個衝突的影響，就是連我們所想不到會發生這種疑難的人們當中，也在他們的心裏發生疑難了。一個印度教徒，在額上掛着毘溼奴（毘溼奴 (Vishnu) 耆護持神與梵天大神云）的標記，似乎是一位印度教正統派的信徒。他在發問的時候，立起來說：「我不再信神了。」

我很驚異，對他說：「我的弟兄，我不知道信那方面好——你嘴裏所說的話呢？還是你額上的標記呢？這兩方面是已經發生絕對的矛盾了。」

「啊！」他揮着手回答說：「在這個時候，你不能憑着額上的標記，去斷定一個人的思想。我們正等甘地失勢，然後我所代表的，就開始了。」

「什麼是你所代表的？」我問他。

「我所代表的，是共產主義。」他回答說。

他是一個印度教的正統派信徒，然而在那宗教標記的後背，仍舊有了馬克斯主義的挑戰呢。在另一處地方發問的時候，我被請去講反對俄國共產主義的論調，在我說完贊成共產主義的話之後，我就說反對的方面了。我正在批駁共產主義的時候，一個正統派的印度教女教徒，搖着頭表示不贊成。然而那位女子的搖頭，其實就是整個社會制度的動搖了。

印度是全世界最貧困，農民階級被剝削最烈的一個國家，因此，正可作爲馬克斯主義的導火綫。在印度的許多田野中間，都插着一根木桿，頂上裝着一個漂白的牛腦殼。這是一個死亡的腦殼，這是一個適切的象徵，是在這些平民的鄉村區域當中最顯著的東西。當共產主義的教訓一進入這些農民的思想裏面，偉大的風潮就要起來了。

現在印度有三個大問題，恰準有三位人物，以作表彰：第一，甘地 (Mahatma Gandhi) 爲被擯階級 (Untouchables) 爭取入寺權，要求宗教平等；第二，阿姆倍卡

(Ambedkar) 是被擯階級的領袖，說對於入寺的權利，倒不甚理會，他所要求的，只是廢除階級，換言之，就是社會平等；第三，內奴 (Jawahir Lal Nehru) 是青年人所崇拜的偶像，是以要求經濟平等為職志的。甘地和阿姆倍卡，現在沒有受到政府的制裁，而內奴入獄了。因為經濟平等的要求，對於現實制度是最激烈最危險不過的。當共產主義的教訓，影響到於古代文化的印度，而引起極大的變動時，我們看到，就不禁要變色動容了。

在中國，共產主義的問題，比較在印度更為急切。前幾年共產主義和基督教二者，曾經互相競賽，而共產主義却佔了優勢，其他舊式的宗教，則在中國都歸於落伍了。那時候，中國幾乎每一個學校，都有共產黨的「細胞」，這種「細胞」，天天增加，彷彿和動植物的生命細胞一樣。譬喻說，每二十五個學生當中，有一個共產黨員，他就去拉其他的二十四個入黨。他一個人的力量，實勝於二十四個，因為他確定了他的信仰，決定要

往何處去，其他的學生，往往思想雜亂，主張不定的，那時候中國政府軍隊的兵士，被紅軍擄去，他們就給他編入紅軍，或是給他三塊錢和一些共產黨的宣傳品，遣送回籍，各歸本人自願。分發共產黨的宣傳品是很重要的。有一個教士，被中國的共產黨擄去了，也是向他講解共產主義，扣留了幾個禮拜之後，就釋放了。我問他共產黨在中國能否進展，他說：「我很注意他們，因為他們正在熱心宣傳。」那樣的宣傳，很有關係。

有一次，我在中國聚會，放在會場上的聖詩裏面，遽然發見了共產黨的宣言，這就是表示共產主義的運動，不論好壞，侵入我們基督教會的聖所了。問題就是：假若共產黨宣言，在超昇人類的事業上，較諸聖詩，具有更高的理想，更大的熱忱，則他們勝利了。中國政府的最高領袖，且請一位基督教會裏面的主教，向美國人民轉達中國最近的趨勢，說：「中國的思想界，正在較量共產主義和基督教的利弊，藉以釐定日後建設之基礎。」他請求美國的基督徒，為中國決定這個問題。在近代的傳教史當中，要以這個

請求爲最關緊要的了。惟美國基督徒，只可充分酬答中國之請求，產生某種較爲完善之事物——較諸舊日的社會制度或共產主義所能產生者，更爲完善——而必不宜使基督教受黷武主義與舊式制度之束縛，那是很對的。

在南京的圓桌會議裏面，有一位中國的要人說：「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是我說，我們的眼光，正集中在基督教上面，假若基督教能救我們的國家，則發揮力量，正當其時；假若基督教的力量，能充分發揮出來，則中國的人民，個個都要信奉基督教了。」所以中國的智識界，正集中其注意於這個重要的問題。中國的將來，是讓俄國的共產主義來決定呢？還是由基督教來決定呢？而中國數萬萬人民的前途，就莫不繫於這個問題的答案上面了。

共產主義在日本是一個問題嗎？是的，馬克斯的資本論，在日本銷路最廣，因共產黨案件而入獄的學生，也有一萬四千人之多呢。

有一位土耳其的編輯說：「土耳其的青年，正在資本主義統治和共產主義統治的歧途上徘徊，過着空洞不定的苦悶時期和猶豫時期。」伍德（Wood）告訴我們，共產主義和基督教的小組運動，爲爭得牛津大學青年的歸附，而正在互相競爭，聽說二百五十個大學本科的學生，已經加入共產黨裏面的十月革命團（October-club）了。而這樣的消息，是否有其相當的意義呢？摩利（Middleton Murry）說：「現在的共產主義，是在泰西富有生命的一種宗教。」這或許是過甚其辭。但摩利是智者耶穌（Jesus, the Man of Genius）的作者，而竟說了這樣的話，是有相當意義的。更具有重大意義的，是一位地位很高的外交家，他自己不是共產黨，而在俄國的時候，竟對我說：「我相信在這些俄國人裏面的靈性力量，較諸美國教會中所有的靈性力，更爲豐富呢。」這或許也是言過其實。假若這是真的，這是教會裏的牧師造成的，同時也可以讓我們明白這個問題了。

辛度（Maurice Hindus）對於蘇俄的國情很熟悉，他說：「現在蘇俄的人民，是歐羅巴

最團結一致最快樂的人民了。」一位年青而很有智識的俄國女子對我說：「請你告訴印度的學生，我們甚爲快樂。並且向印度的學生道候。」這樣，我深深感覺到共產主義的力量。

有些人以爲俄國人民，是驅遣在獨裁工頭前面的牲畜，那是大錯而特錯了。在蘇俄國內，當然難免有少數不安分的分子，特別是不能適應新式統治的那些分子。但是大多數的俄國人民，莫不以身心熱烈供獻於共產國家之建設。若是不信的話，就請看二萬五千個學生，放假日自願參加工作，幫工人剷地挖地，趕速完成莫斯科的地道工程。這並不是一時的興奮。每一天，學校放假之後，都有男女的學生，去參加小範圍的工作呢。別的工人，在他們自己的工作完了之後，也加入他們一同工作。請聽一般青年在節日所唱的歌罷。說「我們正在建設新世界」。他們一心一意感到正在從事於這樣的使命。我詢問一個有智識的青年女子：「俄國人民，是否還像革命以前一樣，無限制地飲酒

呢？」她說：「他們六個人當中，有五個是工作之後，入學補習，以求進益的。那裏還能飲酒呢？他們實在沒有工夫想到這些了。」俄國冷酷寡情的民族性，已被打斷，現在有了一種改進自身的熱忱，那是毫無疑義的。他們有一個希望了。他們所信的，是一條有希望的出路。

請看巴庫 (Baku) 城內一般小學生的面龐罷，我詢問這個學校裏很能幹很穩健的一位校長，是否可以任選一級學生，向他們發問，結果得到她的容許，就隨便揀了一級，都是十二歲到十五歲的年齡。他們毫不故意做作，並且代表許多的種族。我要他們告訴我，他們對於新式的蘇維埃統治，有點什麼感想，他們都很熱心地伸出手來了。

「從前我的父親，受了舊式風俗和習慣的束縛，此刻他在家庭裏面，却得到進益了。」一個說。

「從前沒有這種專門為勞工兒童的學校。因為舊日的學校，都是為富人而設的。」



另一個說。

「從前我們住在地下室裏，連電燈也沒有的；現在我們就有一個舒適的家庭了。」  
「從前學校裏的教師，常常鞭撻孩子；現在他們對我們很慈愛，並且也沒有人種的分別。」

「工人的教育提高了。所以我們現在有雜誌可讀，有報章可看了。」  
從前土耳其的女孩子，不准進學校，現在我們都進學校讀書了。」

「在家庭裏，在學校裏，喫的東西，比從前好了。」

「這個學校，正在一個禮拜堂的院子裏。那倒很好，因為禮拜堂對於人民的教育，很少盡力，而且只有宗教教育，沒有工藝教育和政治的訓練。」

後來我又問他們，對於現實的統治，有什麼反對。他們說，「政府頒布了完善的法令，但是有人違反法令，混亂秩序；在工廠裏面，在寫字間裏面，還有資產階級的人

民，那些人必須肅清纔好。」他們繼續這樣辯護。我就對他們說：「你們的批評，都在現制度的範圍之內，而沒有批評到制度的自身呢。」他們聽到我這句話，都感覺到驚異萬分，大家默默無言。停一回，有一個十二歲左右的孩子，立起來慷慨激昂地說：「但是我們對於制度的自身，沒有批評，因為制度是很對的。」他們相信這個制度是對的。他們也相信世界其他各國，都要採取這個制度，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罷了。他們說，正像美國是從前政治德謨克拉西的開創者，現在的蘇俄，也是世界經濟德謨克拉西的先導了。

後來我問許多年青的教師，對於現實的統治，有什麼贊成和反對，而他們所批評的，也是盡在制度的範圍之內，而不是制度的自身。我就把我的問題，重新解釋一遍，要他們批評制度的自身，他們對我定睛注視，表示驚異。我說是他們不能隨便批評制度，或許是怕得批評罷。於是他們以對我揶揄的態度，哈哈大笑了。他們不能隨便批評現實的制度，那是很對的。但是顯然一心一意地相信這個制度是不錯的。他們已找不到

人類生活的基礎了。

不同的地方，就在這裏：我們對於整個制度的西方文化，發生了懷疑。我們得到一個結論，以爲競爭的原則，除出少數的情形之外，是行不通的了。亞丹斯密和他的孟却斯德經濟學派，斷定放任政策，可得最大多數人之幸福。可是結果沒有得到，也不能得到，反使這個世界，半數自供太過，半數不得一飽。林肯說：「夫此世界，奴隸與自由人，各居其半，不能存在也。」這是他當時的格言。假若今日他還在世界的話，他也要以無限的悲痛，說：「我們的世界，半數食之過飽，半數餓孳於途，實不足以自存也。」而且他這樣，是很對的。上帝給我們一切的人，都得滿足，而我們是他底兒女，却還沒有學到分配的道理。我恐怕在現實的制度之下，是不能講究分配的了。因爲生產和分配，都在私人的利潤掌握當中。這樣的情形，必須改變過來，作爲大衆福利的目的纔行。

我不是共產黨員，我也不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我以基督教徒的資格，來求這個問題之解決的。我十分知道基督教對於這個問題；必須給以相當之領導，否則就是自棄其職務，只說基督教改變了個人的生活，那是不夠的。我知道基督教改變了個人的生活，而且對於這種改變，我的感恩，不可以言語形容。然這還是不夠。我們是否只救奴隸，而讓奴隸的制度繼續存在，不去改革呢？我們是否只對酒徒施以感化，而不去禁止酒之運輸呢？我們是否只在戰場上救護傷兵，而不設法去消滅戰爭的制度呢？我們是否只救競爭制度下的貧民，賑濟他們，却使現實的制度，繼續產生貧困，產生仇視，產生剝削的帝國主義呢？

從前有許多奴隸所有者，都是基督教徒，他們對待奴隸很和愛，但這並不關於他們雙方在根本上的不公。在現實的經濟制度之下，也往往有許多光明正大的基督徒，做許多救濟事業，以緩和剝削制度的尖銳化。但是這種救濟的事業，往往掩護了根本的不公

義。例如有一個工廠裏管理工人的工頭，是一個奴隸驅使者，他常常聲色俱厲地催促工人，結果只會引起工人的埋怨。但是他後來改變了，他把工人一個一個叫進去，說他已經改變，從此以後，就以和愛的態度對待他們了。這批工人，對於他已經改變的態度，生了相當的反應，於是生產的速度也增加了。當這個工廠召集董事會的時候，主席向各董事報告這件事情。末了他說：「照我們的經理說：得到這樣改變的，就是宗教。無論如何，這個決算表總算進步得多了。」在這裏，宗教是被利用，作為增加股本的手段，並用為埋沒社會改革之要求，而遂與根本之社會制度問題，淆混不清了。資本主義的制度，總以促進私人之利潤為目的，而不及於公共之幸福。宗教的方法，亦不過緩和其尖銳的趨勢而已。

假若改變個人，尚嫌未足，則我們對於教會在此時期中更加缺少生氣的那些事業，又有何說？假若競爭已成世界各國不合時宜之制度，則目前教會對於世界之任務，亦已

失時，有重新釐定之必要。

俄國的共產黨，知道十月革命之後，俄國的新教（改正教），或一會遍及全國，因為他們的理想，適合新式統治下多數的事物。他們組織合作社，竭力提高人民的生活，直至革命初年，將這批人作為共產青年團的模範，藉資效法。後來共產黨怕了，以為這是一種危險的現象。他們就禁止教會，參加任何社會改造的工作，只許可以崇拜而已。他們知道他們從此可以消滅教會的生氣，而消滅其感化之力量。但是我們對此，也不宜責備其黨，苛刻太過。因為資本主義的社會，對於教會，實際上也有同樣的要求。他們說，讓政治和經濟獨立自在罷。宗教是宗教，商業是商業。他們也要縮小教會，成一單純的崇拜機關，而去其社會改造之效能。現在教會裏許多活動，都很近於瑣屑的事項。有人告訴我們，一九一七年，俄國正統教會召集大會，關於儀式中是否服用白袈裟或黃袈裟的問題，也足足地辯論了兩日。而那時候，這個大會的附近，有許多人，正因十月

革命而被槍殺的了。所以正當俄國社會忙於產生新制度的剎那，而俄國教會置若罔聞，還是用許多時間去辯論使用黃白袈裟的瑣屑問題呢！正當這個世界澈底動搖的時候，凡是我們許多會議和委辦，討論宗教上瑣事細故和繁文縟節的，就讓我們將那種情景，記在心頭，藉資警惕罷。新近印度發生了地震，貝拿勒斯（Benares）也同被震動。許多印度學者都很驚異，因為他們自古所得的教訓，都說這個聖城，是超越世界其他罪惡地而不相聯累的。其實這個動搖全世界的社會改造運動，沒有一樣事物可免其影響，連我們最神聖的制度，也要一同被其動搖了。

東西各國的許多人，還沒有感覺到這個重大的問題，他們以為將來不會有什麼風波的。有一次，美國首都某大日報的一位代表，來同我會見，我說，現在中國的問題，非常清晰，就是她的前途，不是由耶穌基督去決定，就是要由馬克斯去決定了。他問我說：「誰是馬克斯？」他是一個新聞紙的頭腦，在採取有趣的本地新聞，而完全忘却了

重造世界的潛伏着的偉大潮流。這個新聞記者的頭腦，却和一位印度牧師的頭腦，不相上下。當那位牧師爲我翻譯演講，我偶然用到「共產主義」的一個名詞，他說：「我不知道這個名辭。」惟他所住的那個城市，正因爲全體工廠工人，受着共產黨的指使同盟罷工，而澈底動搖了。正在那一天——就是他說不懂得共產主義這一天——印度政府已經宣告共產黨在印度之非法，而禁止共黨的組織了。英政府很清楚地看到共產主義正在從事於推翻社會的基礎，動搖現實的制度。然而基督教會裏面的牧師，還是酣睡在另一個世界裏呢！

現在只用挖肉補瘡的方法，是不行了。我們必須用較爲機智較爲精良的激進主義，去應付激進主義。因我們都知道需要改革呢。都知道嗎？當我在喜馬拉亞山退休會裏面坐着著書的時候，我想到山上枯乾的灌木和松針已經着了火，延燒森林，山谷四周，火勢奇烈；那時候，一個新來山上的人，住在火焰所到的草屋裏，拿着水桶，只在屋子



四周的松針上灑水，却不迅速地除去松針呢。我們的許多宗教事業，也和松針上灑水一樣，只在表面上救濟社會的不公義，而沒有除去此種不公義的制度之自身呢。不，那樣的辦法，現在是不行了的了。這在從前也許可以暫時遏制其流弊，但是現在已經不行了。我們的宗教事業，必須更深一層，方屬有濟。

請讀者切勿誤會，我之所以在這個時候，大聲疾呼，反對瑣屑的宗教活動，是因為深信在基督教裏面，自有其重造世界之計劃與力量，我們若能將此種計劃與力量，從事發見之而應用之，那就行了。當今年夏季，我們在阿什拉姆（Ashram）討論「基督與共產主義」的時候，有一位印度的科學教授，也一同列席討論。他旁聽數日之後，就說：「有兩件事情，引起了我的興趣：第一，我現在知道除馬克斯的共產主義以外，還有一個別的出路。我從前以為是沒有的；第二，我看到基督教應付這些問題的力量，頗覺驚異。」我想我們若能在福音當中，真正發見重造世界的可驚的計劃，和實行這個計

劃的力量，我們大多數自稱為基督徒的，都要驚奇了。

我相信俄國的這種試驗，是幫助——我幾乎要說是強迫——基督教去重新發見天國在地上的意義的。假若基督教果能發見這樣的意義，那必定是基督精神有力的復興，會把整個的世界改變過來。有些人說，蘇俄之制度，或許可為基督精神復活之胚胎，文明世界新式的領袖。因基督教之於社會合作制度，比較競爭的制度，更為適合。凡社會制度之讓弱者退無可退，魔鬼從而擄其尾隨者，基督教對之，必感不安，且有被此種制度消滅之可虞。因為這樣的弱肉強食，不是基督教的本色，惟有在合作制度的社會當中，仁愛善意共享等基督教之要素，既獲得普遍之地位，而基督教之精神，也可以從此發揚光大了。

當我們的火車離開愛沙尼亞 (Estonia)，向列寧格勒進達的晚上，我對我的旅伴 (他是一位主教) 說：「明天早晨我們醒來的時候，就到俄國了。而明天早晨，恰好是復

活節的清晨，我第一句話對你所要說的，就是『主復活了』。你要答應『他實在復活了』。我們要如此說法，藉以肯定我們的信心，並且對於反基督教的俄國，當作見證。」到了第二天早晨，果如所言。這是我歷來認為最希奇的復活節。我們在那天下午，參觀反宗教博物館。這個博物館，曾經有一度是聖以撒 (St. Isaac) 的光榮的大禮拜堂。其他的晚上，我們去找開着門的禮拜堂，除有一個德國禮拜堂以外，竟再找不出一個來。宗教似乎已經像紙造屋一樣地崩壞了。基督又釘上了十字架——死了，埋了；在其墓上有一個「無復活」的標記。這是我所得到的第一個印象。但是後來我到了巴庫 (Baku)，其地位於俄國領土之他端，我心裏又有了另一種感覺。我有一種忽隱忽現難於捉摸，而又有相當確定性的感覺。覺得蘇俄產生了某種希奇而矛盾的現象，就是：基督又復活了。基督的精神，在那些為被剝奪階級謀利益的熱情當中復活了；在一般尊重平民的心理當中復活了，在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制度當中復活了。我有一種感覺，以為

這些現象，比較巍峨尊榮的禮拜堂，更近於基督的精神。我看到一個已經關了門的禮拜堂門前，安放了一方大石，擋住去路。我心裏不息地思念：這方塞在禮拜堂門前的巨石，是否就是塞住基督墓口的，拿來塞住這個禮拜堂的門口了呢？若是那樣的話，則基督豈不更易從墓裏復活而返還其原有的精神嗎？無論如何，我覺得蘇俄的人民，使我們重新發見天國在地上的意義。假若我們把天國的意義發見了，並且把牠完全實施了，則自五旬節以後，可算是最大的一個靈性覺悟，使整個世界，受其震盪，雖五旬節亦不足與之匹敵了。

或許上帝正在利用共產黨，藉以促成基督教國家之覺悟，糾正其對於福音之疏忽。我們記得耶穌講過一個比喻：一個人有兩個兒子，他來對大兒子說：「我兒，你今天到葡萄園裏去作工。他回答說：「我不去。」以後自己懊悔就去了。又來對小兒子也是這樣說，他回答說：「父啊，我去。」他却不去。（馬太二一章二  
八至三〇節）耶穌又問：「你們想這兩

個兒子，是那一個遵行父命呢？」共產黨有許多地方，很像那個大兒子，說是不去，却又去了。因為他們拒絕基督的威權，却又做了許多基督化的事業。但是基督教各國，很近於那個小兒子的行爲，說是要去，却又不去了。因為我們口裏說，要進入天國，要建立天國，而實際上已經建立了另一種東西。這種另外的東西，是必得動搖的，因為根本是一種可以動搖的東西呢。

我看到蘇俄，使我大喫一驚，幾乎會不轉氣來了。我需要有一個保證。在這樣的時候，上帝豈不會給我一句特殊的話語，作爲我的保證嗎？有了，我得到保證了。我在俄國每天早晨讀經的時候，上帝給我兩段經文，使我恍然了悟這個問題了。那兩段經文就是：（一）我們有一個不能動搖的國。（希伯來書一  
三章二八節）（二）耶穌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希伯來書一  
三章八節）在這許多使人震驚的事物當中，我發見了兩件事情：第一，一個不能動搖的國；第二，基督個人不變的計劃，與其不變的自身。我相信在全

世界許多勢力的衝突裏面，這兩件事終是永遠留存的。在基督教的制度之下，許多事物是可以動搖的，而正在陸續崩潰了。這種事物應當崩潰，因為牠們不能應付當前的新需要。澈底變革的時間已經到了。基督教國家，要從目前根深蒂固的罪惡制度中，拔起根源來，深植於基督教的天國中，自天國取得其營養與生命，否則就要消滅了。因為現實的制度，已經宣告了死刑，種種不公義的事實，正在使牠崩墮。但是在破壞的情形當中，兩件事物，總必留存：（一）天國——我相信這是終極的制度；（二）基督——我相信他是終極的一位。天國是重造世界的計劃，而基督却是實施計劃的力量。

請讀者原諒，我要把問題重述一遍，以來結束這個引論。我們必須具備某種事物，較優於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否則就不得不投降於牠。這個問題，不是由論辯可以解決的，必須真正產生一個較良的制度纔行。要勝過共產主義，唯一的方法，乃是使基督教

的天國，先入爲主。

但是這樣，就需要奮鬥，需要剛毅，需要信心，需要合作，因爲自私和剝削的武力，防衛鞏固，教會必須重新研習十字架的意義，必須以被釘於十字架的真實經驗，去學習十字架的意義。因爲這個未來的勞役，是不會不流鮮血的。共產黨既然毫不猶豫地流別人的血了，我們則必須毫不遲疑地流出自己的血來。他們要在別人身上，施行種種的苦痛，藉以產生新制度，而我們必須接受苦痛，產生上帝的新制度。若是對於這些事情，置若罔聞，專講靈性退修與上帝交感，好像當俄國人民，正與這些問題作殊死戰；而俄國希臘正統教會，還是退休於偉大莊嚴的大禮拜堂，舉行着華美的儀式，那自然容易得多了。但是也更覺得死氣沉沉。當我着手寫這本書的時候，有一百多位著名的教會領袖，共同請求我寫一本關於「內心生活」(The Inner Life)的書，我對於他們的請求深表感激，總有一天，必得設法報答。但是在我心裏，產生了一種矛盾，或許也是教會

裏的矛盾，就是：我們是否專門講究內心的生活，而置新世界的制度於不聞呢？若果如此，則我們的歷史，將爲俄國教會的歷史，而「以迦博」（以迦博 (Ichabod) 者離開榮耀意乃爲非尼哈之子所取之名也事詳撒母耳上四章）這個名字，就要寫在我們挫敗的旗子上了。另一方面，在這個普遍崩潰和動搖不定的時期，我們正可以有一個很好的機會，領導世界，開創新紀元。俄國當沙皇遜位，國內情形異常混亂的時期，只有共產黨有其確定的計劃和實在的勇敢。克倫斯基 (Alexandre Fiodorovich Kerenski) 有政治的演說，而無施政的計劃，所以共產黨就從他猶豫不定的手裏，奪取了政權。在這個世界混亂的情況當中，我們必不宜只唱高調而缺乏實際。基督已經被人們宣傳到幾乎要滅亡的地步了。我們必須擬定一個世界改造的計劃，並且必須去勇敢地實施。否則共產黨又要從基督教國家猶豫不定的手裏，奪得世界的政權了。

在最後的問題來到以前，我們還有一點短促的工夫，整理我們的內部，確定我們的



態度，實施我們的計劃。在這一一切的活動當中，時間的關係，非常重大，我們必不宜再事稽延的了。

據說上帝詢問印度的聖哲特路巴（Dhruva），要什麼東西。他表示他所願意得到的，上帝盡都賜給他了。上帝再問他所要的，再賜給他。直到第三次，上帝問他還要什麼，他回答說：「我什麼東西也不要了。我只爲上帝而愛上帝就是了。」這樣，特路巴就成了全印度的人民所崇拜的泰斗，直到現在，他仍舊是印度的泰斗。那種制度，也要成爲將來的泰斗，使人們不求自私，只爲全體之公益。換言之，將來的泰斗要造成最深刻最公義最擴大的仁愛，也要造成多半爲人羣服務的事業。

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和在地上的天國兩種制度，那一種是將來的人類所共認的泰斗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就是我們日後的前途了。

二五，十一，七日譯。

## 第一章 對於經濟權被剝奪者的福音（上）

我們現在必須講基到督與共產主義的發見了。我相信世界的基督教徒，除非確實明白重建社會秩序爲其福音本有之內容，否則總難從事於此種再造之事業，因爲世界沒有一種運動，不是由於深刻的覺悟產生出來而又繼續發展的。這就是所謂「心裏的感悟，從不止息」。俄國的大革命，也不是一時的興奮，牠是許多年代以來，由許多人們的覺悟產生出來的；直到現在，更有十分確定的人生哲學，藉以維持其運動於不衰。

基督教革命，也必須建立在感悟上——建立於比較馬克斯的共產主義更爲深刻的感悟上，並須根據作爲宇宙基礎之原則。此種運動，必須深應個人切身之需要，推及人類普遍之關係，不宜只取其他一切改造運動（如共產主義等）之所長，而將其完成與實踐，且必較此更勝一籌而後可。我們在基督教的福音當中，也能找出這樣的一個概念

來嗎？

若是能夠找到的話，則必須真實在福音當中，不是藉巴戲式的詮註而造成穿鑿附會的东西。我們必不宜解釋福音所不在的意義，作爲得勝般地朗誦。因宇宙之事實，不爲謊語作後盾；卽宗教上之謊語，亦無不如此。

我們翻開基督教的福音，要找一個改造世界的詳盡的計劃；就不禁爲之失望了。因爲根本找不出一個詳細的計劃來。「那末新約對於我們就失敗了，因爲在這樣的一個時期當中，並不給與我們一個所需的嚮導，」有一個評論家是這樣說。我以爲沒有詳盡的計劃，不一定是福音當中一種不可救藥的缺陷，倒或許是牠的力量。因爲我們各方面發展的結果，就容易超出生活的成規。凡是以生活條規爲根據的宗教裏面，有兩種情形，必遇其一：由於人類 續發展的結果，而打破了生活的條規；或是生活的條規牢不可破，而摧殘了人類。但是我們從來不會超出宇宙萬有的原則。因爲原則這樣東西，不論

昨日今日，直到永永遠遠，都是一樣。所以耶穌不肯爲世人擬訂生活的條規，然而他却宣布了萬世不易的原則。那些原則，到了今日，還是和當日宣布的時候，一樣有效。假若他在那個簡單的時代，擬訂若干改造社會的條規，則我們在這個較爲繁複的時代，豈不已經超過那些條規了嗎？而將來比較今日更加複雜的社會，又將如何呢？這一切都是對的，因爲人類根本的天性，經過歷代改變的，却是微乎其微，我們必不宜抹殺這樣的事實。在那時代耶穌所碰到的罪，根本就是這個時代我們所碰到的。其表顯固有不同，而罪之爲罪，還是一樣。

耶穌不肯擬訂生活的條規，那是對的。我們雖然沒有找到這樣的條規，可是我們找到原則了。這種原則，乃是通告，乃是提案，確切如此，明白如此，很足以指出我們將來所要走的道路了。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他計劃是什麼。那個計劃就是地上的天國。耶穌憑這個概念，宣布一個較爲高尚的制度，以仁愛善意友誼爲基礎，對於貪婪自

私剝削殘酷的低級世界，則打破之，變遷之，及至最後，且必肅清之。那個地上的天國，方是終極的制度，方是人類最後的目標，然而這個天國，不過是計劃的大體罷了。當耶穌在拿撒勒的小會堂裏宣布這個偉大計劃的時候，他也有一個很切實的內容，指出進行這個計劃的路綫來。耶穌經過多年的靜肅和曠野的試探之後，我們當然希望他在傳道事業的開始期，就宣布出他的計劃來。果然，他從曠野受了試探回來，直到拿撒勒的會堂，宣布了左列的計劃：

「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他用膏膏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

(就是主的五十周年紀念參閱利未記二五章一〇節)。

於是把書捲起來……對他們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路加四章一六—二一節) 換言之，就是說：「這個計劃今天開始了。」

我們若把這個計劃來分析一下，知道：

- (一) 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就是經濟權被剝奪者
  - (二) 被擄的得釋放——就是社會與政治地位的被剝奪者
  - (三) 瞎眼的得看見——就是失却健康的殘廢病人
  - (四) 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就道德上和精神上的墮落者
  - (五) 主的五十周年紀念——就是黃金世界的新開始
  - (六) 主的靈在我身上——就是整個計劃後面的一種原動力
- 我相信上面所列的，是耶穌預備投入人類靈魂裏面的一個計劃的大綱。這裏我們就

把原來的內容和意義，放進地上的天國裏去。原來的意義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是天國的基礎，其餘的部分，都是這個基礎上的建築物罷了。

我們既然知道這個宣告的重要了，我們就必須退一步，來看一看這個宣告的歷史背景。當耶穌與衆百姓一同受了洗，他已經把自己與衆百姓同列了。他是一位良心無玷的人，却和那欺詐的淫蕩的同受悔改的洗禮；他又不惜與人類當中最卑鄙的道德靈性都墮落的人爲伍，我們知道一個人要放棄他的令名，很不容易，但是耶穌恰準這麼行，於是反省的工夫就來到了。這樣是否是進行他的天國計劃的道路呢？他到曠野裏去掙扎這個問題去了。天國是否由於外力壓迫而來？就是由於珍奇的耀揚，眩目的異蹟，武力的強制而來的呢？還是由於內心的壓迫而來的呢？就爲將自己與衆百姓同列，使凡人們所遇到的，都遇到他，時刻用這種默默無聲的內心壓迫，將天國與天國的意義，一步一步推進人們的靈魂裏去，直到天國的見象，可以看到，新紀元的曙光，顯露出來？簡單點說，

他將用外力去強制呢？還是由於內心的昇化作用呢？

從表面上看起來，用內心昇化的作用，似乎較為浪費，較為紆細曲折。用外力強制的方法，是一個權勢的觀念，而內心壓迫的方法，却是一個十字架的觀念。耶穌爲了這個問題，就到曠野裏去掙扎了。當他經過四十日的劇烈掙扎之後，連飢餓都忘了，後來他纔感覺到飢餓，或許要回到人們中間去喫點東西，魔鬼說：「你可以不必回去喫，你可以脫離人間的食物，用奇蹟去充飢罷。你是神子，那就夠了。無需再作人子，就用奇蹟謀生罷。這是一個神祕的試探，就是要他脫離人間，專與上帝交感，以爲食物，要他專作神子，而不作人子。耶穌拒絕這個試探，說人活着，不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裏所出的一切話。他和這些話語同一而不可分。魔鬼又說：「那末假若你必須要回到人們中間去，就不要和人們處於同一的地位。請你立在聖殿頂上，高昇於衆人之上，作爲宗教上偉大的象徵，受萬民之崇拜。切勿低聲下氣，與衆百姓同列；當高昇之，以爲對人



們推移勢力的方法。你是上帝的兒子，即使把你自己從那殿頂上丟了下來，而上帝的天使，也要把你拉回去，再把你放在殿頂上。這是對於教會領袖的試探，他們往往立上權威聲勢之殿頂，服式與衆不同，並以儀仗顯赫，動人視聽，受人崇拜，而自異於衆人，這樣，他們就不是衆百姓當中的人，而是殿頂上的特殊人物了。耶穌也拒絕這個試探。

然後又來了第三個試探。魔鬼向他指示世界的國度，和王國的榮耀，而這裏的問題，就是國度和得到國度的方法，也似乎是整個試探的問題。耶穌的觀念，不只是改變此處或彼處的幾個靈魂而已。他要把全世界的天國，推進人們心裏去。這是一個新穎的天國，要排除一切其他的國度，作爲全人類永遠的最後的制度。他用什麼工具來克服這些國度呢？魔鬼提議：「在宗教裏面，要做個政客，辯駁人們，操縱人們，利用人們，你無需爲他們受苦，只憑你自己的目的去利用他們就行。」假若耶穌聽他的勸告，則就

可以有一切的國度了。這是宗教裏面第三個試探，是用政客的技术去得勝的試探，是攀登人們的項背而獲得權勢的試探，是利用人們而不爲人們受苦的試探，耶穌一概拒絕了。他要自同於人們，分擔人們所負擔的一切，享受人們所享受的一切。當然，這就是說要被釘於十字架。因爲末了，他把人們所負擔的一切，都搜集在他自己的心裏，破碎自己的心肝，而後同於人們的事實，就完成了。他要受洗在罪人當中，生活在罪人當中，到末了，還是在罪人當中釘上十字架。他不是從外面救贖人們，乃是要從內心去救贖他們。上帝的國，是憑十字架降臨的，不是依仗權勢而來的。到這時候，纔都明白了。他要作人子，無論何時，凡事之有損於人類的，都必裂斷他的心腸。他要以善勝惡，以愛勝仇，以十字架勝世界。

耶穌被聖靈充滿，到曠野裏去，等到離開曠野，就有了聖靈的能力。這種聖靈能力的充滿，是與救贖世界的計劃，連成一氣的。因此，聖靈的充滿，變成能力；然後直到

拿撒勒的會堂，宣布出那個計劃來了。

基督教界沒有認真看重這個宣布，或許因為牠引自舊約聖經，不是出於他自己靈魂裏的新穎的東西，而輕視了。其實我們看錯了這點。耶穌是一位革命家，他要從他所要破壞的事物當中，拿出好的來，把牠保存之後，然後從事於破壞。所以他宣布了人類思想當中最革命的地上的天國，却又和希伯來先知當中最好的東西，連成一氣。如是諸般事物，於以合度。他破壞了希伯來傳統中的祭司部分，使與他的死亡，一同消滅；但是先知的部分，却與他的生命，一同生存，使牠在天國的計劃當中，露出頭角來。要做一個破壞者是容易的，但是要在破壞時期當中，集合良善的東西，與以保存，那就難了，必須要有識見忍耐毅和偉大纔行。

俄國的共產黨，最初豫備破壞所有舊日的一切，連舊日的文學藝術，也斥為資產階級的產物，而要一概毀滅牠。但是正在破壞的時候，他們稍一考慮，就決定與以保存

了。假若那時候他們能夠保存宗教和資本主義裏面最好的東西，直到今日，或許已經有半個世界給他們克服了。我們現在必須努力掙扎，渡過他們的殘忍刻薄，取得他們的良善。那種殘忍刻薄，實在阻擋了許許多多的人，去獲得他們的良善。共產黨就憑那種殘忍刻薄，在俄國的地方情形當中，得到一個迅速的比較容易的勝利。但是這種殘忍刻薄，已經將克服世界的較大的結果失敗了。目下使世人惶惑疑慮，不肯按俄國所指示我們的較為高尚的社會制度變革者，不是純粹頑固地反抗改革，而是我們覺得舊制度當中，還有許多有價值的事物，我們不肯輕易去棄，也不願輕易去棄。那種猶豫，不是反動的論調，倒是一種認清事實的說法呢。

耶穌不會有這個殘忍刻薄的錯誤，他以過去最高貴的理想，來創設這最激烈的概念，那是很對的。雖然在目前急進的潮流當中，耶穌的方法，似乎太重演化，太重建樹，似乎缺乏目前破壞者的那種推動力。到於末了，人類最良的頭腦，總必贊同他的方

法，他的精神。要知道兜圈子式的最長的路程，有時倒是往家最短的距離。而耶穌的法，就是這樣的道理。他來，不是要破壞世界任何良善的事物，乃是來成全的。

假若耶穌選擇這個成全的方法是對的，則他的事業，且不止此。他把新的內容，放進舊的律法當中；成全律法的時候，同時也刪除了不好的部分。自然界往往捐棄植物的子粒，而選擇了子粒中的生命胚胎，並且使這種胚胎長成樹木。樹木長成，子粒死了。同樣，耶穌的方法，也是一種建設的破壞，以反破壞的建設。當他選擇這個高貴的過去的宣言，他就略去宣言當中的幾部分，他引用這段文字的時候，就將「我們上帝報仇的日子」這句話略去了，因為在他的計劃當中，是沒有復仇行爲的。而俄國的共產黨，却把復仇的行爲，放進他們的計劃裏去了。他們對資產階級復仇，對資產階級的後代復仇——除非資產階級的子孫，屏棄父母，與之斷絕關係，否則就不能享到無產後裔所享的一切權利和特權。因此，凡是被遞奪公權的階級，其兒女即不准進入兒童遊戲場和先鋒

組織 (Pioneer Organization)。在屠格涅夫 (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 所著父與子 (Fathers and Sons) 的一本長篇小說裏面，巴扎洛夫 (Bazarov) 是一個虛無黨的黨員，除科學以外，什麼也不信的了。他責備他的一位心腸柔和的朋友說：「你沒有大膽，也不兇狠。」使共產黨肅清異己而能迅速到達他們的目標的，就是這個兇狠的功績。但是他們在俄國或許得到了暫時的成功，而在世界其他各國的活動，却失敗了。因為世界的事物，往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以惡報惡，以仇報仇。耶穌廢棄復仇的行爲，以謀賺得全世界，而共產黨則實行復仇的主義，所以常常非用武力不可，彷彿磨石壓住頸項，瞬息不得自由。耶穌有大膽而不兇狠，他的計劃，很有膽識，但是並不惡毒，所以宇宙終必爲其計劃之後盾，而使其獲得最後之勝利。因爲仇恨初始似較堅強，最後仁愛之堅強，終必過之。耶穌的方法，是要利用過去的事物，成全其最善的，但是他却隨時拒絕那些與他的運動相抵觸的部分。所以他雖利用古代的話語，來作他的新計劃，而我們却

必須認爲這是他自己的審慎的宣告；他所做出來的事實，也與其運動的精華，適相照合。

我們現在必須分析那個宣言，看他的計劃裏面，有點什麼東西。第一條就是「傳福音給貧窮的人」，這裏所謂貧窮的人，普通常常解作靈性上貧困的人。我們做一件事情，不知道做點什麼纔好，所以我們就把這件事情，用靈性來解釋一切了，因爲用靈性去解釋一件事情，比較去應付那件事情的明白的內容，更爲容易。向靈性貧困的人講論福音，是不生多大問題的，但是要向經濟貧困的人，宣布福音；那就生出整個經濟組織的問題來了。固然，聖經裏面有幾段經文，是顯然屬於靈性範圍的，但是必須明白知道作者寫這幾段經文，專就靈性立論，然後纔可把這幾段經文，作爲靈性上的解釋，而講究靈性的人，應負舉證之責。因爲普通的文字，應該恰準以其所說的，作爲其含義，否則必須有特殊的說明。靈性解釋，也往往是懷疑思想的第一個退避的地方。我們既用靈

性來解釋這段聖經，於是牠本有的生氣，就失却了。我不知爲什麼不把這段聖經恰準解作牠所說的。就是天國降臨，是傳福音給經濟權被剝奪者的意思。當時每個人知道誰是貧窮的人。他們豈不每天看到貧窮人的面貌嗎？當着耶穌出生八天獻上聖殿裏去的時候，他的父母，豈不獻上一對斑鳩，只是貧窮人的祭物，而不是較爲貴重的富人們的祭物嗎？耶穌和他的聽衆，豈不雙雙都懂得什麼是他所說的貧窮人嗎？而我們對於「傳福音給貧窮人」這句話所了解的，是什麼呢？

這句話是否藉來世之報償，來提倡安貧知足的呢？以貧困爲上帝的旨意，是否就可使這種貧困易於忍受呢？彷彿像一首古代歌謠所說的一樣：

富人住高樓，

窮人立門口；

富貴與貧賤，



上帝決可否。

若是不然，那末耶穌的這種運動，是否要掃除人與人間造成貧困的苛虐，而直去其根源呢？因此，福音豈不就是解除貧困的東西嗎？假若真正接受一種運動的話，豈不就成了爲共有共享的友愛關係，而消除貧富的懸殊了嗎？

假若福音是藉來世之報償而勸人安貧知足的東西，那末，一如共產黨所說，宗教真正是人民的麻醉劑了。假若勸人知足，就是宗教的態度，則宗教是麻醉劑這句話，可謂直攻核心。正中其的，沒有比這個批評再公平再可懼的了。數百年來，宗教常常作了人民的麻醉劑，那是毫無疑義的。基督教社會主義者金斯黎（Charles Kingsley）說：

「聖經變成一本警官所用的鎮定反抗的手冊了——也是使人們忍受牛馬生活的一服麻醉劑。」請讀者注意，在過去對於宗教最先給與世人以麻醉劑的觀念的，倒不是無神論者馬克斯，而是基督教徒金斯黎（人們往往以爲這個觀念是馬克斯所發明的）。金斯

黎用這個名詞，是否因為他看到歷代的基督教會，確是如此，而耶穌所給與我們的福音，却不然呢？我看到「宗教是麻醉劑」這一句標語，製在莫斯科「意卑里亞童貞女」(Iberian Virgin) 神座的對面，其中有幾個字母，經過已往數年間的剝落，現在已經不見了。這豈不是一個事實的象徵嗎？對於基督教會的組織，特別是俄國的基督教會，這句標語是很對的。但是現在人們發見了地上天國的意義，這句標語，是否即歸於破碎支離了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翻開新約看一看，「傳福音給貧窮的人」，真正是什麼意思。我們要注意與此有關的經文，以觀其教訓之一般的傾向與目的。我們知道前面有一段馬利亞的歌曲。她以很深遠的見識，看到她兒子使這個天國降臨之後，對於人類社會的組織，要發生什麼樣的變革。她這種看法，對她非常真切，好像已經完成了的事實一般，就唱出這樣的一闕歌曲來：

那狂傲的人，正心裏妄想，就被他趕散了；

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的升高，

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路加一章五——五三節）。

馬利亞看到這個將要降臨的天國，是富有革命性的，要促成一部人類生活的革命。凡人類生活之不適於此天國者，都必掃除之。

（二）一般的革命——「那狂傲的人，正心裏妄想，就被他趕散了。」這個新的天國，對於憑藉特權與虛偽的觀念而自尊其地位者，必從事肅清之，而毫不加以姑息。因為天國是一個真實無偽的國度。在牠的十分真實的空氣之下，無謂的傲慢，必暴露其內部的虛偽而漸歸於消滅。按歷史說，也確是如此。在耶穌之前，法利賽主義是宗教上的正模範，但是新的天國既已來到，這個法利賽主義就崩潰了。直到現在，法利賽主義是傲慢的象徵，「正在心裏妄想，就被趕散了」。在這個天國裏

面，第一件使人注意的事，是對於一切虛偽矛盾狂傲的革命。這個新的天國，不是運用宣傳，鎮壓異己，而維護其自身之存在的，乃是憑牠自身的真實與合理而推廣其運動的。這樣，牠與法西斯主義的方法，與共產主義的方法，完全不同。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大半藉運用宣傳，鎮壓異己，以爲維持，而這個新的天國，乃是一個真理的國度。

(二)政治的革命——「他叫有權柄的失位。」但是許多人尙且說宗教與政治無關。其實我們現實政治的大部分，除把牠顛覆以外，確實和宗教沒有多大的關係。假若世界的統治和這個天國統治發生了衝突，則世界的統治，必歸消滅。

但是這裏又發生異議了。耶穌說：「該撒的物，當歸給該撒，上帝的物，當歸給上帝。」他豈不從此贊成效忠於該撒嗎？他豈不同時分開宗教與政治的關係嗎？開頭一看，似乎是這樣，不過只是開頭一看而已，我們忘記這句話的重要點了。「上帝

的物，當歸給上帝」，是本語的主要意義之所在。因為在這個新的天國當中，一切的生命，都當歸給於上帝。當耶穌把歸給上帝的生命領域，繼續擴大，該撒就立刻沒有地位了。該撒不能適合這個新穎的天國，所以他必須出走，我們也繼續排斥他。所以這兩句聖經，不但不是對於該撒主義的一種反動式的贊助，而且不論誰是該撒，不論該撒如何腐敗，總使該撒的地位非常不穩了。因為他必須將上帝的東西，歸給上帝。而在上帝的國裏面，上帝是唯一的統治者。世界的統治者，只有適合上帝統治，表顯上帝統治的，纔能永久維持他們的權位。因此，這個新的天國，在過去，在目前，正事推翻世界統治者的權位，當人們起來反抗權貴的自私和暴虐的時候，這個新國的精神就在運行了。

(三) 社會的革命——「他已經叫卑賤的升高。」這個新的天國，是一個普遍人道的國度。凡是根據出生財產和社會地位的一切權利和特權，都必取銷；並將生活與機會

之門戶，實行開放，以昭公允。

(四)經濟革命——「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其計劃之遠大，殊足驚人，惟人們儘以此為禮拜儀式中之歌曲，而不採取其真實之價值，遂失其本有之意義，那是很可惜的。一個印度教的信徒有一次告訴我，說他要讀印度教的經典，必拿外國的譯本來讀；因為梵文音韻幽美，讀之如賦詩咏歌，反使不解原有的意義了。那就是這段聖經所遇到的情形。我們不把這段聖經，放在公平的經濟制度之建設上，却把牠放進禮拜儀式的詩歌中去了。牠的音韻，使我們昏昏入睡，而牠所表顯的公義，則應當鞭撻我們，到於猛然醒覺的地步。

用近代的說法，這段聖經的意思，就是：為任何人供給奢侈品以前，應先向一切人類供給日常之必需。在經濟上說，這個天國所最先關切的，就是窮人，不是要藉來世報償的應許，去安慰他們，使他們今世知足；乃是要為窮人供給上帝對一切人類

所供給的佳品，藉以除去其貧困。或有勞動者唱着諷刺的歌謠，說：

宗教有告於汝，

汝死之後，

將得食於天上兮，

汝其待諾。

他反對現代的宗教制度，將上面所述的這段聖經，作為歌曲而不去實行。那或許是很對的，但他不能這樣去反對這個新的天國呢。

那末這個天國，要促成一般的革命，趕散狂傲人的妄想；要促成政治的革命，叫有權柄的失位；要促成社會的革命，叫卑賤的升高；要促成經濟的革命，叫飢餓的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無怪乎蕭伯納要說「馬利亞的這闕歌曲，是歐洲歷史上最革命的歌曲」了。

然而這是在馬利亞歌曲當中的一句偶然的話語嗎？還是一個未來天國的啓示呢？我想馬利亞有她深遠的識見，已經明白未來天國的意義了。最先了解天國意義的，是一位婦女，而且就是天國創造者的母親，那是值得紀念的。最先主張消融阿根廷與智利交戰之巨礮，即以其材料建一巨像於兩國之邊境，名曰「安第斯之基督」(The Christ of the Andes)，作為兩國間永久和平之象徵的，也是一位婦女。這裏的馬利亞，是在人們各種衝突當中，首先建立「一切種族與一切階級之基督」的一位婦女。這樣，就在天國的意義上面，加上一個新的意義了。

施洗約翰在曠野裏講道，預備「後來者」的道路和他的國，也說了同樣的話：

預備主的道，

修直他的路，

一切山窪都要填滿，



大小山岡都要削平，

彎彎曲曲的地方，要改爲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爲平坦。

凡有血氣的，都要見到上帝的救恩（路加三章四—六節）

主的道，意思就是道德上的正直，是可以應用於個人及集團制度上的：（一）所云「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是指點人類平等化；（二）所云「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爲平坦」，是指點人類生活的人道化；（三）所云「凡有血氣的，都要見到上帝的救恩」，是指點救恩的普遍化。要知道基督不會適合於現在的社會，也不會按着人類組織與世俗觀念之昇降，隨波逐流。他或許主張劇烈的變革，而那種變革，就要達到人類平等權利共享的地步。要知道「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這兩句話，就是指點人類卑微的部分，將要升高，崇高的部分，將要下賤。我們

大多數的人，沒有顧念到人類卑微部分的升高，却處處關心到高山之削平，因為我們覺得那樣很不公平。但是我們要知道高山的山岡，是犧牲山窪而成的；山窪之低下，只因山岡之上聳。這正是競爭制度下的一齣悲劇。我們看到經濟成功的，固為高山的山岡；而在山窪的，却就是經濟的失敗者了。一個富翁的產生，常驅多數羣衆於貧困。企業上所獲得之額外利潤，本應用以提高多數人之生活程度者，只供一人之獨占而成山岡。每個富翁，均成磁石一般，吸引多數人之勞力，歸其驅遣；此種勞力，本應用以供給多數人之必需，今則僅供其一己之奢侈而已。由此而萬惡之循環以成——因勞動者不足以購買生產品，企業機關，遂不得不起生產過剩之恐慌，因生產過剩，而經濟凋敝之現象，即隨之而生。上帝在冥冥中鶴立靜候，看我們是否從這個堅定的公例得到教訓，而接受其天國——共享生存權之天國。

當施洗約翰負着這個平等的新制度之使命，向衆人講道的時候，他就應用這個使命

的意義了。「衆人問他說，這樣我們當作甚麼呢？約翰回答說：有兩件衣裳的，就分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當這樣行。」（路加三章一〇—一一節）施洗約翰所講的悔改，是很重要的，他們不但要捨棄個人的罪，也要將自己所有的財物，分給別人。凡有餘的，總要分給不足的。所以這個悔改，深關社會之改造。建立天國，是要產生一個人類的友愛主義（或稱弟兄主義）。然而物質上的障礙，若繼續存在，則人類友愛之地步，總不可達；欲渡過經濟上之裂痕，而專講團契，亦不可能。固然，你可以一面諂媚逢迎，而一面得資本家之保護；但這不是真實的團契。所以經濟上的障礙，必先除去，而後人類真實的團契，方屬可能。然而施洗約翰之主張這一點，並不宜告牠爲律法，只叫他們統束情感，向着人類的友愛主義直奔。

我們說「一切山窪，都要填滿，大小山岡，都要削平」，這兩句話含有經濟分享的意義，會產生一個較近於平等的制度。這樣的解釋，並不牽強附會。施洗約翰把這兩

句話，應用到實際生活上去，叫衆人悔改，叫他們有兩件衣的，分一件給那沒有的，有食物的，也這樣行。只看這段敘述，就可以明白了。這就是削平山岡填高山窪的意  
思。

但是施洗約翰對兵丁說：「不要以強暴待人，也不要訛詐人，自己有錢糧，就當知足。」這裏的解釋，似乎發生了相當的困難。若是一個兵丁不用強暴的手段，就不能充當兵丁了；勸人們對於細微的工資，安心知足，則又是金斯黎所謂「宗教是使人們忍受牛馬生活的麻醉劑」了。然而要知道這句話並不是對着普通一般工人的普通工資說的，而是說兵丁藉種種方法，壓迫人民，從人民身上，勒索額外的錢財。約翰不是勸人們對於現實的工資率，存知足心，而是反對額外的勒索。

耶穌到這世界來，只叫工人來產生這個新的天國，沒有叫那些懶惰的人。因為這個天國，是一個工人的國度。他看見馬太坐在稅關上，那是一個專門收受的地方，耶穌就

把他叫到一個專門給與的地方來了。

但是正在耶穌叫他們脫離世俗職業的時候，他對於這些世俗的職業，也加以贊助。

他叫他們離開漁船之前，最後還幫他們裝得兩船魚。（路加五章一節）他叫他們離開世俗的職

業以前，或許可以蔑視這些生計的來源，然而他並不這樣行。他對一個人說：「任憑

死人埋葬他們的死人；」

（路加九章六〇節）

又說：「手扶着犁向後看的，不配進上帝的國，」

（路加九章六二節）

這都與職業無關。耶穌放鬆了他們的日常工作，然而仍舊贊助在一定的時間，

做這些職業。

有一次，耶穌在旅途中，因為人們的飢餓，而推翻了宗教上的律法，說決定安息日

可以做什么事的，不是律法，而是飢餓。他的門徒，在安息日經過麥地，就掐麥穗，用

手搓着喫，因為他們餓了。

（路加六章一—五節）

按宗教上的律法說，他們雖可盡量掐麥穗，和拿出

自己手裏的東西來一樣，但是禮拜日不許這樣行。耶穌就為人們的飢餓，而撇開宗教例

規。這點是很重要的。拿來應用於現在的世界，意思就是：若以教會的犧牲，可以真實地解決人類的飢餓，則教會應起而爲之。

耶穌爲要使他所說的更有力量起見，就引證大衛在需要與飢餓之際所作的事，說大衛怎麼進了上帝的殿，喫了陳設的餅，又給跟從他的人喫，這餅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喫的。在這裏用以決定正當與否的中心事物，不是崇拜地的神聖，也不是崇拜的物件，而是「需要」。凡爲人類需要的服役行爲，就是神聖的行爲。大衛竟把祭司所有的特權，歸與人們，耶穌卽與以贊助，而在這裏把牠引證了。所以這裏是推翻特權階級與特權制度，而專爲人類謀利益的一種事實。但是大衛並不由祭司那裏取得陳設的餅，歸他自己享用。若是那樣的話，則不過一特權階級，取得另一特權階級的權利而已。但是不然，他把陳設的餅給與一般平民喫了。

「需要」這個名辭，是現代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建設新社會制度的口號，謂之一各

取所需」，我們知道耶穌在二千年以前，早有這個觀念了。現代以需要為決定社會組織之因素。而基督教會對於此種要求，似乎很受震驚，並且對於人類需要這一點，轉處於反動的地位，其武斷愚魯，實不可以言語形容的了。但是基督教會對於此種要求，或許應得喫驚，因為若以需要為決定一切之因素，則除麪包以外，陳設於上帝殿裏的其他各物，且必犧牲之，用以解決此種需要了。我們常常引證為教會機關而犧牲窮人的事件，加以贊助，加以羨慕。然而耶穌却不然，他贊助為窮人需要的緣故，去犧牲多數教會的機關呢。

私有財產的神聖觀念已經成為法律和制度的一個時代，要解釋耶穌犧牲豬羣去趕鬼的一段記載，實在有相當的困難。經上記着說，「放豬的就逃跑進城，將這一切事，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都告訴人。」（馬太八章三三節）要知道所謂「這一切」，對於他們只有豬羣，至於為人趕鬼，那不過是一種追憶罷了。因為對於他們，財產就是一切，人格不過

是其次的考慮。耶穌把這個觀念倒了過來。以為要救一個人的人格，必須犧牲大部分的私有財產，而且是值得犧牲，應當犧牲的。假若耶穌進城去報告這一切，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這一切對於他就是被救的人，至於失去的財產，那不過是一種追憶罷了。而這兩個觀念的不同，也就是兩種文化的差別了。我們所已經造成的文化，是以豬羣為先，以人類為次的。結果，我們處世為人，很像我們的觀念；決定我們的政策的，常常不是需要，而是貪婪。在武士時代，人們往往在戰袍前面，繡上一隻獅子，以為勇猛的標記。現在的社會，是以貪得為目的的，我們是否也可以在加大拉（Gadara）的事蹟當中，拿那羣豬來作這個社會最適宜的標記呢！我在一位牧師先生的案上，看到一個十字架，我很羨慕，但是十字架的頂上，有一個裂口，原來這個十字架，是一隻錢箱啊！一個競爭的時代，把基督教變成一個競爭的東西，一個典型的時代產物。這就是一切了。



「他們來到耶穌那裏，看見鬼所離開的那人，坐在耶穌腳前，穿着衣服，心裏明白過來，他們就害怕。」（路加八章三五節）他們害怕——害怕得神志清明。而我們呢，也像那些人。我們慣於仇恨競爭嫉妬殘暴等瘋狂的行爲，已成了自然的心理，反而害怕仁愛合作友善公平等神志清明的行爲了。我們本可每人足食足用，而竟坐視世界之半，食之過飽，任他半餓孳於途，還有比這更瘋狂的嗎？而我們却害怕公平分配的神志清明行爲！把這個餓孳世界裏的食物，盡量消毀，還有比這更瘋狂的嗎？而我們却害怕不事消毀專事分配食物的神志清明行爲！堆積軍備，造成仇恨恐懼與戰爭，還有比這更瘋狂的嗎？而我們却害怕互相信任互相友善的神志清明的世界！

在我們這個瘋狂的世界裏面，最瘋狂的一件事，就是害怕神志清明！

第一章完，十一，二七日

## 第二章 對於經濟權被剝奪者的福音（下）

我們若問福音是否與人們之經濟生活有關，最好將耶穌對其門徒所說關於衆人飢餓的話，再來引一遍。耶穌說：「不用他們去，你們給他們喫罷。」這是指點猶太人的。

耶穌又說：「我不願叫他們餓着回去。」這是指點外邦人。他兩次給衆人喫飽，一次給他的本國人（猶太人）喫飽，一次渡過推羅和西頓地方的湖，給外邦人喫飽，並且說：

「我不願意叫他們餓着回去。」

（事詳馬太二四章一三一—二二節又二九—三九節）

或許世界大多數的宗教，都不願人

們餓着回去。他們或許要說：「我們已經使你靈性飽足，至於物質，却與我們無關，就不是我們宗教裏面應有的範圍了。但是耶穌對於這種物質的需要，很爲關切，所以我們也必須如此。耶穌正和我們說：「他們不必離開我，走到無神的共產主義那裏，去尋一個滿足物質需要的社會制度。給他們喫罷。」我們必須聽他這一點，否則就是背棄宗

教，因為衆人必得飽足纔行。

但是耶穌給衆人喫，不只是滿足他們的飢餓，而且也建立了團契的關係。我們在喫食的地方，往往具有排斥的性質，例如印度的各階級之間，也有許多相互的聯絡，然而一到喫食的地方，就顯出階級的排斥性來了。美國的白種人和黑種人，也有許多相互的聯絡，但是一與他們共餐，就顯出界限來了。印度高等階級的人喫飯，不但不可以侵犯，而且不可以接近，不可以看見的。關於這一點，有一個印度教的信徒向我強辯說：「你知道不同的人，往往從他們的身上，放射出各種不同的電來。當一個別的人看着你喫飯，他所放射出來的電，和你所放射出來的不同，這樣，就要阻止你的消化了。」另一個印度教的信徒，用他很冗長的論辯，去解釋取消階級制度的立場，待他完了之後，我就靜靜地向他說：「弟兄，假若你能實行取消階級制度，像你所解釋的一樣，你就是一位非常的人物了。」耶穌所解釋的很少，而且在人類的關係上說，沒有一樣是用解釋

去取消的，只是直攻事件之核心，和猶太人共食，和外邦人共食。所以他教訓我們兩件事：第一，宗教與人類的飢餓有關；第二，宗教與人類的團契有關。他在同一個時間，滿足了人們的飢餓，也與外邦人成立了團契的關係。

有一次，文士與法利賽人詢問耶穌，說他門徒喫飯的時候，爲什麼不按照儀式洗手，耶穌就將整個事件，由於古代的儀式，歸到社會的方面去了。他說：「遺傳允許你們說，凡事之可有益於你們父母的，現在是奉獻給於上帝了；你們爲什麼因着你們的遺傳犯上帝的誡命呢？」這裏就是宗教利益和社會利益的一個衝突，耶穌就主張社會方面的利益，說，對於需要經濟的人們，給與充分的資助，乃是比較所謂「宗教之目標」更重要的一種職責。這種思想，是很急進的，實際應用起來，意思就是要改變宗教制度的本身了。因爲耶穌說，宗教除非有一種社會之目的與貢獻，以爲其基礎，否則就沒有受我們擁護的權利。他也說，社會的罪惡，決不因獲得宗教的贊許，而就可以算爲正

當。

有一次，一個法律師來試探耶穌，說：「夫子，我該作什麼，纔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對他說：「律法寫的是什麼？你讀的是什麼呢？」（事詳路加一〇章二五—二九節）知道寫的是什麼，是一件事，詢問讀的是怎樣，又是一件事。因為我們常常把自己的利益，輸進書裏面去，我們也把利益所關的意義，灌輸到耶穌的記載裏去，造成經濟上和社會上的不公平，已經好幾百年了。所以許多人就利用下面這一節聖經，在東方造成了種種的剝削，說：

願上帝使雅弗（白種人）擴張，

讓他住在閃（梭種人）的帳棚裏。（創世記九章二七節）

這就是對於東方有色人種的掠奪，這就是宗教對於種族剝削的解釋。

那個律法師回答耶穌說，「我們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上帝，又要愛鄰舍如同自

己」。耶穌說：「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但他要顯明自己有理，就對耶穌說：「誰是我的鄰舍呢？」他與其永生，則寧願在別人面前顯出有理；與其真得生命，則寧願裝成似乎得到生命的樣子。對於他，聰明伶俐，比較真正的永生，更為重要。他寧願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而不喜價值純粹的黃金。誰是我的鄰舍呢？他知道鄰舍是作同一種族的人解，因此，猶太人把這節聖經的力量推翻了。他猜忌耶穌的解釋或許不同，而耶穌的解釋，實在與此不同。

耶穌又向他講到一個祭司從耶路撒冷的聖殿裏出來，大約心裏記着聖殿的事情太忙，所以看見路上倒着的一個人，需要別人幫助，也就毫不理會地過去了。有一個利未人，也是聖殿裏的職員，而是到聖殿裏去的，也是匆匆忙忙毫不理會地過去了。但是有一個撒馬利亞人，行了其他二人所未行的事，却走到那個人倒着的地方，親自去幫助他，而其他兩位看到那個人，就從另一邊過去了。「凡是引起你注意的，都得到了你的

幫助」。現在各種不公平的狀態，正處在我們經濟制度的核心，就讓這種不公平的狀態，引起一般基督徒的注意，讓他們去親嘗經驗罷。但是現在教會對於社會的感覺，是麻木的，除遙遠的距離以外，並不看到那些不公平的事物。讓教會實行以西結所行的罷。他去迦巴魯河邊，向被擄的人講道，他心中甚苦，靈 忿激，去告訴他們的罪，但是上帝對他說：「以西結，等着罷，你向這些人說話，還沒有預備好，請坐。」以西結說：「我坐在他們坐的地方，有七天的工夫。」（請參閱以西結書三章）他用七天工夫去學得他們當中的同情心，他讓他們所遇到的，都遇到他，直到第七天的末了，他可以向他們講道，因為已經得到經驗了。現在的教會，必須照樣去實行纔好。若他們與無產者同列，親自去應付人類的中心需要，將生活的基礎，由競爭而變為合作，則教會必因其有力之使命而大興。

這個關於良善的撒馬利亞人的比喻，是說宗教的信徒，在耳鼓裏要常常聽到「你必

不應當從那邊過去」這句話。不論教會的事務如何緊要，若有需要他們幫助的，必須儘先幫助他們。說到教訓的特殊，還有比這個耶穌所設的簡單的比喻更特殊的嗎？

但是教會往往忙着別的事務。耶穌對法利賽人說：「你們將薄荷芸香並各樣菜蔬獻上十分之一，那公義以及愛上帝的事，反倒不行。」（路加一—章四二節）這裏他叫人們做兩件事：

對上帝存敬愛，對人們行公義。這句話也就是另一句話的變通說法，就是說，愛上帝與愛人類，是兩條偉大的誠命。但是這裏他解釋我們的愛人類，是公義，或是人類關係中的正直。愛人類不是一種情感作用，是要在人類關係當中，提倡根本的公平和正直。但是基督教會裏面的人，覺得提倡慈善，比較主張公平為容易。公平要在工業生產的程序當中，給勞動者一個公平的所得分，而現在我們就只給工資和賙濟，我們最好也不過對於貧窮的人，實行「弟兄的恩惠」，而非以友誼為基礎，不是當作真實的弟兄看待的。人們本有腦力腕力，對於工業上之生產，各有其貢獻，而一個有錢的人，就有雇用他



們，開除他們，決定他們全般經濟前途之權利，這根本就不是一個公平的狀況。這種不公平的人類關係，不需要用慈善行爲去和緩其不公平，實需要用公義去改，它纔對。只在不公平的制度之下，從事於社會服務，而置不公平之制度於不問，乃猶灑玫瑰水於癌症上，以爲療治，愚孰甚也！有一位大商家對我說：「我們對於工人，除須繼續騎在他們的背上，不得讓其擺脫外，預備給與他們以任何的幫助。」人類的公義，就要打破這種騎在他人背上的人類關係，產生一個面對面的平等關係，也就是要產生一個友愛的世界。

刺斯金 (John Ruskin) 曾經著了一本小冊子，名曰臨終 (Unto This Last)。甘地 (Mahatma Gandhi) 讀之，大受感動，於是把他全部生活，都改變了。他爲要扶助貧民，遂把所有的一切，都放棄了。這本書裏叫我們注意「必有公義的日頭出現，其光綫有醫治之能」這句話（瑪拉基四章二節）公義就是公平，缺乏公平，對於社會就沒有救藥的了。

「其實這個醫治，只有藉公平方得可能，凡仁愛信心希望，都是不行；除非人類根本是公平的，否則愛之既不當，忠實也是虛空的。而歷代仁人君子，也都以幫助窮人，可用調濟的方法，可向他們講論忍耐希望，可和緩他們的忿懣，慰藉他們的痛苦，還有其他一切的方法。只有上帝為他們所特定的方法——公平——獨棄而不用。」（臨終第七二面）關於耶穌，這本書說他是「公平而有救贖」的。除非在我們人類關係的中心，有一個根本的公平狀態，否則對於社會是沒有什麼救藥的了。

耶穌對一般宗教領袖說：「你們忽略公義與愛上帝的事。」他們並不輕視這兩件事，也不拒絕這兩件事。他們或許要說，這兩件事都是很好，只是把這兩件事忽略過去，去做另外的事情了。他們去獻薄荷和芸香去了。在良善的撒馬利亞人的比喻裏面，那個祭司和那個利未人，都把那個需要幫助的人忽略過去了。這裏的法利賽人，又把公義與愛上帝的事忽略過去了。我們看這兩段記載，按程度說，他們倒不十分拒絕這些

「較爲鄭重的事」，只是忽略過去罷了。共產黨說，「宗教是麻醉劑」，在這裏就有一個事實的根據了。宗教常常作麻醉劑，正當人們將要應付人類需要的時候，宗教就使他們一再逸出問題的範圍，使他們不去分析真實的需要，却去供獻薄荷和芸香去了。

這個事實，當耶穌被邀去和法利賽 一同喫飯的時候，就顯出來了。（路加一四章一—二四節）他看到被邀的客人，怎樣選擇了首位，他就立刻明白宗教信徒所採取的那種態度。所以他就利用這個時機，當面詰責這些宗教的領袖，以促其覺悟。他教他們放棄特權和地位的思想，並且教他們丟棄自我去服務窮人，這是一個偉大的使命——要教會竭力從事於地上的天國運動的使命。他說，你們要選擇生命的末位，要自處於卑微，「因爲凡自高的，必降爲卑，自卑的，必升爲高」。他又說：「你擺設午餐或晚飯，不要請你的朋友兄弟親屬和富足的鄰舍，恐怕他們也請你，你就得了報答。」所謂「恐怕」者，就是恐怕得報答，恐怕有一個歸還，恐怕懷着利益的動機。這對於我們現代生活當中的一切

思想，是正相背馳的。

當耶穌在筵席上向那些宗教領袖作這個最重要的挑戰，席間的客人，就一時寂靜無聲的了。猶太人中間真正的宗教前途，都到一個進退兩可的地方了。它要向那一條路走呢？正在這個靜寂的剎那，有一個人打破這個失禮貌的情景，作驚歎的語氣說：「在上帝國裏喫飯的有福了。」這位有禮貌的人，恨惡這個失禮的情景，不喜歡在筵席上提出這種嚴重的詰責，所以他說到在上帝國裏喫飯的有福，用以轉過挑戰的槍口來。他很虔誠地轉旋兩目，向天觀望，而耶穌却正集中其注意於地上；他講到喫飯，而耶穌却說要把飯給與別人喫；他講到將來，而耶穌正談論現在呢。

當正須以挑戰的態度，去變革那多年牽累宗教的人類生活的時候，其目光竟逸出常軌，轉向「靈性方面」或另一個世界顧盼的，正是這樣的傾向。宗教的生命，就靠它的力量，是否可使其本身擺脫這種傾向，以為斷定。在蘇俄有一種科學的社會主義，是對

烏托邦的社會主義而言的。他們廢棄一切理想主義，講究實在主義，這種非宗教的實在主義，必須由態度積極的宗教的實在主義去應付。那個有禮貌的人，只愛豐盛的筵席，不愛公義和上帝。所以我們就必須在心裏除去那個人所持的態度。

耶穌教訓我們，一個人的靈性程度，是要靠他和物質上的正當關係而得到的。他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節裏說：「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倘若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這裏所謂「真實的錢財」，顯然是一種靈性的東西；而要得到這種靈性的東西，其可能性實源於在錢財上之忠心。現在我們的經濟關係，無非充滿着非靈性競爭的態度。我們做基督徒的，怎樣還能發展靈性呢？此種競爭態度，把我們個人的團體的國家的關係，都敗壞了；把所有個人和團體的靈性發展，都束縛住了。基督教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好像妄誕而不可行似的，而基督教在這樣的制度之下，實在是行不

通的了。不過若把競爭的制度，改爲合作，則基督教之生存，似乎又爲唯一之自然狀態，其他一切，倒是妄誕而不可行了。所以我們現在已陷於靈性之窮境，上帝正對我們說，「在人類相互間，要造成經濟關係上的公義，然後我就把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而靈性的自覺（這種自覺，或許是一種全世界的普遍的運動。）正在等候那種公平的經濟關係之來到呢。

後來耶穌說：「一個僕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你們不能又事奉上帝，又事奉瑪門。」兩者之間，實有選擇之必要。若把這兩句經文，用近代的說法來講，則就是：你們不能又事奉上帝，又順服私人的利潤動機。這句話正中競爭制度之核心，因爲競爭制度，是根據私人利潤動機之推進而成立的。若要事奉上帝，則就是說，我們必須以合作的計劃，組織社會生活，以互相扶助作激勵，不是要以競爭爲基礎，以私人之利潤動機作激勵。他在兩個比喻當中，給我們兩個引導的原則，藉以實施此種合作之計劃。在

那葡萄園的比喻裏。(馬太二〇章  
一一一六節)講到家主在清早和中午出去雇工人的事。他在十一點鐘出去，看到市上還有些閒着的人，就問他們爲什麼閒着，他們回答說：「因爲沒有人雇用我們。」所以那個家主叫他們進葡萄園去作工。到了晚上，就給他們工錢，從後來的起，到先來的爲止，都給他們同等的工資，而那些在早晨被雇的工人，就反對了。但是那個家主回答他說，「我給那後來的和給你一樣，這是我的願意呢。」這裏有四點引起了我們的注意：

(一) 失業的得到家主的同情，比不失業的多。他先付他們工錢。因爲其他的工人，若已受了一天的辛勞，曬了一天的烈日，則這些失業的人，也因爲憂慮自己與家庭，飢不得食，而流了內心的血汗，他們卽不專於工作，而日常的需要，還是一樣。

(二) 不拘工作時間之多寡，一概付給他們以同等的的生活工資。因爲他的不作工，是無人雇用他們的緣故。這點指明社會應有供給工作或舉辦失業保險之職責。

(三) 這個比喻，默示平等為上帝之志願，說：「我給那後來的和給你一樣，這是我的願意。」這正與耶穌在福音中指示給我們的那位上帝，性質相合。若上帝是愛，若上帝對於每個人皆有無限之關切，則祂所給與一切人類的財富，在一切人類當中，必須有合理與公平之分配，要是不然，祂怎能滿意呢？假若世上的父親，有兩個孩子，一個食物過多，轉受困惱，一個終日挨餓，飢容憔悴，他做父親的，能滿意嗎？假若世上的父親，不能滿意這樣的一個家庭，則天父上帝，還能滿意這樣的一個世界嗎？假若祂滿意的話，那末我一定不滿意於那樣的上帝了。我們稱美國為「上帝的國」(God's Country)，但是美國有百分之一的人民，獨得財富百分之三十三，還有百分之十，得了三分之二，而其餘百分之二十五的貧民，却只得了全國財富總額的百分之三又二分之一(3½%)。在這樣的情形當中，上帝會以美國為自己的國家嗎？「凡有世上財物的人，看見弟兄窮乏，就塞住憐憫心的，其愛上帝的心，怎能存在呢？」是的，若是這樣，愛上帝的心，



怎能存在呢？

不過這裏發生了一個異議：假若物質上的財富，歸於平等，則機敏者必從比較缺少貯蓄心的人那裏，從新得回一切的財富，這樣，馬上又歸於不平等了。這是對的，假若允許競爭制度，繼續存在的話。但若以合作精神為社會生活之基礎，那就不會了。因為在合作制度之下，有兩種東西，要去反對不平等的狀態：第一，社會的公意，將藉法律與條例之方法，使社會不得造成不平等的狀態；第二，社會的基本精神，必以不平等為社會之罪惡。一個賢能的父親，豈會允許每次用餐，發生爭奪，讓比較強衡比較伶俐的孩子獨得食品，而任較為懦弱孩子挨餓嗎？那就是競爭制度所允許的狀態，在合作制度之下，即不可能。這個制度，要做到「各取所需」的地步，並且主張平等是上帝的旨意。

(四) 這個比喻說別的工人，反對這種平等。這就是整個社會狀態的難關。這些不平

等的狀況，不原乎上帝的旨意，而是由於人們的意志造成的。

人們所持的這種反對的態度，在這個比喻裏面，叫做「紅眼」，說：「因為我作好人，你就紅了眼嗎？」意思彷彿是東方人所謂「邪眼」。東方人最怕這種「邪眼」，因為「邪眼」看到小孩，小孩就要消瘦而死；看到家庭，家庭就要失歡，就要破裂；看到商業，商業就要虧本，就要失敗。這當然是一個迷信。可是現代社會競爭制度的「邪眼」看到孩子，真正會使他們消瘦死亡，看到家庭，真正會使家庭反目，看到商業，真正會使商業凋敝，倒不是迷信呢。這個對於分享上帝財物所提出來的反對，實際上就是「邪眼」。

但是這裏對於平等的建議，又發生出一個異議來了。假若我們現在所有的財富，分配與一切的人羣，則其所提高的普遍的生活水準，實在很少。對於每個人的收入，不過加上幾先令就罷了。這樣的理解，未免錯了。講到重新分配的意思，不是叫各人獲得一

切財物，使這些家庭，獲得那些家庭所有的同樣的東西，乃是叫重新分配的財物，用於集體的計劃上，例如每個人毋需有一個大的私人圖書館。因為公共圖書館可以最小的費用，適應其需要。生活上其他的設備，也是如此。一種公共的設備，就可適應許多人的需要，不必一定要私有這些東西的。這樣，若把現在所有的過量財物，重新分配，就可用集體的計劃，來提高許多人的文化水準了。

但是在許多人的心裏，還留存着一個基本的思想，說人類有才能和天賦的不同，我們既然無法除去，則對於財富之積貯，爲什麼不許有同樣的差異呢？「你要實行較爲公平的分配，則對於才能較高的，是否公平呢？對於這些有才能的人，還是把他們遏住了呢？還是教他們有一個正常的出路呢？」他們又是這樣詢問。而我們的答案是這樣的：我們不希望達到一個很精緻的平等，只希望一個大概的平等就行了。柏拉圖說：「不允一人之財富，五倍於任何其他的人。」那樣的差異還是太大，因爲人類的需要，距離很

近，不必有五倍之多。而我們所想到的平等，決不要除去人類天賦的差異，只是除去人爲的不平等就是了。社會對於這許多人爲的不平等，應負其責，因爲它給與少數人以發展的機會，而擋住了其他人的出路。這一種由於社會的不良組織所傳下來的不平等，當然是必須除去的。湯內 (R. H. Tawney) 說：「天然之稟賦，深不相同，此爲文明社會之表徵，凡不平等之非由個別差異而來，乃由於人類自身之組織造成者，必謀除去之。且社會之不平等，若果能消滅，則爲社會力量淵源之個人差異，卽更能成熟而得表白也。」

我們所要的平等，是刺士達爾 (Rashdall) 所謂「酌量的平等」，我們所要的社會，是要在那裏面每一個生出來的孩子，和其他所有的孩子，有同等的機會，憑其先天的能力，在那個社會裏達到極頂的地步。我們要除去社會所已經建立的不公平的障礙，給每個人以同等的機會，同時我們承認這些哲學的才能，要爲他們預備出路和用途，現在這

些卓越的才能，多半用於自私的企圖，惟在合作制度之下，就要運用於集體的利益上了。以卓越的才能，用於集體的利益上，即成一種建樹的力量；而現在用作自私的競爭的企圖上，却是造成分裂的。

葡萄園工人的比喻，是講平等的，而按才授責的比喻，却是論差別的。（馬太二五章一四—三〇節）在這個比喻當中，有一個才能的差別，所以由才能而得的報償，也有分別。那個接受五千銀子的僕人，假定另外賺了五千，那接受二千和一千的，也是一樣。這個比喻，可以用一句話來總括，就是「各盡所能」。惟有在這樣的狀況之下，纔有發展的機會，纔得表顯潛在的能力，纔不致以劃一的制度而束縛才能。

現在我們若把葡萄園工人的比喻，和按才授責的比喻，聯成一氣，我們就得到這個結論：「各取所需，各盡所能。」

在天國的新社會制度當中，要照各人所需，設立一個大致的經濟平等，同時對於集

體公益的貢獻，要設立一個差別，特殊才能的表顯，也不再趨於自私的貪得，只以集體福利為途徑了。這樣，人類的發展，多不在物質財富的方面，而是在於增加內在的力量，促進人類的品格。然而在合作制度之下，一般的財富水準，自必遠勝於競爭制度下的狀態，因為競爭制度的各種浪費，到那時候，都免除了。表顯特殊才能於自私的貪得，就是敗壞個人品格，紊亂集體生活；表顯特殊才能於集體的利益，就是發展其個人之內心生活，提高社會之公共福利。主張特殊才能應得特殊之物質報酬者，必會聽到耶穌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已經得到你們的賞賜了」。你沒有別的，只得到錢，真實的人敗壞了，要保全生命，反而失去了。天國是根據普通一般人而產生的，凡有特別才能的，都要把生命丟失在集體的公益上，而在人類的團契當中，重新得到了生命，並且明白他的生命，正在貢獻社會，不是敗壞社會，他自己的品格，自己的愉快，正在繼續發展。

說人類除有利潤的動機以外，就不肯作工，這種觀念根據蘇俄的狀況看起來，已證明其不確。凡世界其他各國，已經過相當實驗的地方，也是如此。惟作工最努力的人，必爲其主義盡力的人，倒是對的。因此競爭制度不能有一個共同努力的方向，而集體制度則有之。

假若在我們心裏還有什麼懷疑，說宗教是否與人類的經濟需要有關。那末讓我們來看一看耶穌所告訴我們的話罷。他永遠體貼人類的需要。他說：「我餓了，你給我喫……主啊！我們甚麼時候見你餓了給你喫……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作在我的身上了。」（馬太二五章三一—四六節）我不懂得還有什麼話，比這段話更能密切地聯合宗教與人類需要的關係了。假若基督對於人類的生活，如此關切，凡任何人所受到的，他都受到了，假若世界的飢餓，就是他的飢餓，那末十字架之痛苦，不過爲他繼續痛苦的歷史之一頁罷了。我的朋友，看到對着地平綫的一個影子，是一個苦

力，肩上放着竹槓，挑着行李，恰準作成一個對着地平線的十字架，他爲人類作負重的勞役。但是當那個苦力正在服勞的時候，爲人子的（基督），也正在那裏服勞受苦呢。

假若宗教與人類在物質上的飢餓無關，則此種宗教，也必與基督無關，因爲基督代人們深受飢餓之苦，必得全部除去而後已。說基督在世上餓了，就給他喫，那是什麼意思呢？是說我們調濟他，並且讓他來仰承我們的氣息嗎？那末那種調濟，就使他釘上十字架更深一層了。因爲在飢餓之上，增添了羞恥與侮辱。所以由少數人建立社會，並爲少數人打算利益的時候，對於窮人的調濟，簡直是一種侮辱。

我在羅馬的大禮拜堂裏面，看到「嬰孩的耶穌」（Bambino），身上裝飾着許多貴重的珠玉。我走出禮拜堂，又看到面呈飢色的孩子。因此，我心中懷疑，基督看到這些飢餓的孩子，還願享受他的珠玉嗎？假若基督還願享受珠玉的話，那我就不能再信基督



了。這個飾以珠玉的「嬰孩的耶穌」，與那些飢餓的孩子，正是我們現在所有的象徵。我們在高大的禮拜堂裏面，把基督的像，穿着貴重的服裝，而置人類社會裏的根本病態於不問，由此，就把基督留在失業者和貧窮人中間，使他釘上了十字架。現實的制度，是把應歸於一切人類享用的東西，歸少數人所有了。所以在現代社會裏面，基督飢餓，要給他喫，就非直去現實制度的根源不可，否則不會滿足基督的飢餓，也不能維護基督的尊嚴。

在這個比喻當中，宗教和社會改造，合而爲一了。基督對於人類的需要，是永遠體貼的，還有像基督那樣體貼的嗎？據說，人類所受的一切，除罪惡以外，他都受了。他不能說他與罪惡同體，也只能表示出那樣的情形來。假若他說與罪惡同體，則或許要產生不斷的誤會，我們必須用眼睛去看，十字架是在這個同體上所加的最後的一句話，因爲在十字架上，他與我們的罪惡同體了。假若我們只用耳朵聽到這件事，我們或許要誤

會，現在我們應付十字架，崇拜十字架的神祕和奇蹟——而他也是受我們罪惡的一個呢。社會必須同樣採取連累受苦的態度，社會劣等分子的罪惡和失敗，必須認爲我們一切人的罪惡和失敗。而現在的社會，對於罪惡和失敗，大都處於懲罰的態度，當社會成爲基督化之後，它就有連累負責的態度了。一個合作的社會，會使我們傾向於連累負責的態度；一個競爭的社會，就使我們採取任人犧牲的態度。

當我們崇拜基督代人受苦的那個象徵，我們深深覺到耶穌固然與窮人同受世界的飢餓，他也必與那些造成飢餓的人，同受了罪惡。所以耶穌釘上兩重十字架：爲着窮人的飢餓釘上十字架，爲着造成飢餓的人的罪惡，而又釘了十字架。

在耶穌的聖餐和使徒的團圓席 (Agape: Love Feast) 裏面，通行有餐共享的規矩，是象徵使徒既從耶穌那裏分享一切 (聖餐)，所以在他們自己中間，也相互分享一切 (團圓席)，他們既分享了主耶穌的食物，怎能拒絕與他們的弟兄共享呢？不，他們決

不能這樣拒絕，否則就違反整個聖餐的意義了。共產主義的意思，是要在聖餐桌上和我們自己的桌上，歸於共有，但是我們只保存聖餐桌上的共有，而把團圓席的共有取消了。這豈不就是基督教裏面所遇到的情形嗎？我們只願分享基督的一切，而不預備與我們的弟兄共享，豈不是嗎？

這個共享的教訓，深深感動了使徒們的思想，所以當耶穌離開他們，把新社會組織付託他們的時候，他們使宗教有除去飢餓的功能。關於這一點，耶穌的感化力，曾經產生一個古代最堪注意的社會，我們翻閱使徒行傳，就有這樣的兩段記載：

(一) 信的人都在一處，凡物公用，並且賣了田產業，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他們天天同心合意，恆切的在殿裏，且在家中擘餅，存着歡喜誠實的心用飯。讚美上帝，得眾民的喜愛。(行傳二章四四—四七節)。

(二) 那許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沒有一人說，他的東西有一樣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使徒大有能力，見證主耶穌復活，衆人也都蒙大恩。內中也沒有一個缺乏的，因為人人將田產房屋都

賣了，把所賣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照各人所需用的，分給各人（行傳四章三二—三五節）。

上面所說的，是一個最堪注意的社會，曾經在古代出現了的。這是在地上一個小小的天國。那些使徒在五旬節的時候，已經把他們的內心生活與上帝的聖靈合而爲一了。他們各人的精神，合而爲一，在基督裏面，享受同一的生活。由於內心合一而成外部的合一，這是自然的結果。那種外部的合一生活，是沒有界限的，是超越種族和經濟的界限，合而爲一了。這樣，他們在生活的各方面，都歸於一致了，不論精神的與物質的，宗教的與世俗的，一概沒有分別了。因爲他們享受同一的靈性生活，他們也就共享同一的經濟生活了。結果，就是共產主義。

這種共產主義，和俄國的共產主義不同，述其區別，可有三端：

（一）這種共產主義，是任意團體，而沒有強制性質的。有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

賣了田產，把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彼得說：「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嗎？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嗎？」所以亞拿尼亞的罪，不是他不肯把一切田產交出來，乃是因為他欺哄，做成像煞把全部價銀交出來的樣子。

(一) 這種共產主義的基礎，不是物質，而是靈性的作用。

(二) 這種共產主義的實現方法，不是階級鬭爭，而是毫無階級的仁愛。

這種共產主義的社會，在早年的基督教會裏面，是繼續存在的，巴拿巴的書信

(巴拿巴為保羅的伴侶，也是他傳道的同工。生於紀元後一〇一—一八〇年間)裏面說：「你要拿一切財物與你的鄰舍公用，並且不叫

那些財物為你的私產。查士丁

(查士丁 Justinus) 生於紀元後一世紀，一神父與哲學家也。初信斯多噶派之哲學，繼為柏拉圖之信徒。一日，出遊海濱，忽感基督之和愛可敬，

乃為基督教徒，探求更高之真理，卒因捐拜異教神而致斷頭)

忒滔良

(忒滔良 Tertullianus) 生於一五〇—二〇年間，為一基督教神學家。精希臘拉丁之文。拉丁文字之著作甚富，為保羅與奧古斯丁間之最大基督教

述家)

都說我們除妻子以外，生活的各方面，無不共享云云。在彼得傳道書裏面也說：

「你們有錢的富人，要了解你們應當有服役的義務；要知道別人所缺少的，就是你們有

餘的。你們佔據應歸別人所有的東西，要引以為恥，要效法上帝的公平。這樣，就沒有  
 人會貧窮了。」直到第四世紀，聖奧古斯丁還是說「私有財產的性質，不很正當」。他  
 又說：「自有私產之存在，而世界即產生訟案，嫉視，紛爭，戰事，叛亂，罪惡，殘  
 暴，殺戮。凡此種種，均可藉廢止私產，而使其消形匿跡。」主教革利免一世 (Bishop  
 Clement I) 說：「世界之財物，必須歸一切人公用，說這是我，這是屬於我所有的，  
 那是屬於另外一個人所有的，都是錯了。使人類發生紛爭的，就是這種說法。」因此，  
 這種基督的精神，在早年的基督教時代，堅持到於很久，纔歸湮滅。

這種古代的共產主義失敗了。失敗的原因，約有兩端：

(1) 因為這種共產主義，只有消費而無生產，所以失敗了。基督教的共產主義，對  
 於消費與生產，若不兼而有之，自然是不能成功的。耶路撒冷的基督徒，既不事生產，  
 故不久即貧窮無告，其他的教會，不得不捐助銀錢，給養在耶路撒冷的那些窮聖徒。

(二)因爲這種共產主義，沒有得到整個社會制度的支配權。當時的社會制度，是異教的，是競爭的，而他們只是在此種制度下的一個小團體罷了。當時的社會就壓迫他們，至少撲滅了他們所實行的基督教的共產主義。後來因爲君士坦丁之歸化基督教，遂得支配社會制度之權力。但當時因認基督教爲國教，却把基督教的性質改變了。它的性質，已變爲競爭的，貪得的，並與戰爭精神相混合，它所採取的態度，不是共享而是劫奪。所以中古教會之贊助解放農奴，也彷彿是歷代教會當中最落後最不努力的了。

這樣，早年基督教的實驗，已經失敗了。但是這種實驗，並沒有因爲其精神錯誤而失敗。它的主要的精神，還是對的。只是因爲不甚充分地實施在不可能的情況之下，而歸於失敗了。當五旬節湮滅之後，基督教裏面共享的精神，隨之而消滅，自私的精神，卽應運而生。我們必須恢復那種原始的精神，並以他們的失敗爲龜鑑。至於怎樣纔算是恢復原始精神，纔算以他們的失敗爲龜鑑，必須將基督的天國計劃，窺得全豹，而後方

得了知其底蘊。

現在所能說的，只是關於這個天國計劃的第一項——傳福音給貧窮的人。按照耶穌全部的教訓來說，按照教訓的結果來說，按照早年基督徒生活當中的精神來說，所謂傳福音給貧窮的人，意思都是指點一個新式社會之產生。這個新式社會，以靈性為基礎，而表顯集體經濟制度之共享與合作，凡社會上之物質貨財，人人得各取其所需，更不復有貧窮之患矣。因此，對於貧窮人唯一的福音，可算為充分的，就是要沒有貧窮的人。



### 第三章 對於社會與政治地位被剝奪者的福音（上）

耶穌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就是經濟權被剝奪的人），作為其天國計劃的第一項，緊接着第二項，是被擄的得釋放（就是社會與政治地位被剝奪者的解放）。這樣排列，實具有相當之意義，也是很對的。因為我們各方面的關係，無不由於經濟的關係為之決定。我們除非有一個正當的經濟關係，否則一切其他的關係，都不能使其得當的。

馬克斯覺得整個人生，都是建築在經濟生活之上的，所以他就提倡「經濟定命論」，或稱「唯物史觀」，他以為形成各種社會生活的客觀條件，只有物質生產力，再沒有別的因素了。人類生活的全體，不論是社會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生活，都建築在如何應付人類物質需要的一個基礎上。他相信這就是人類歷史的鎖鑰，耶穌復活之後，據說有幾個兵丁受了銀錢，就照所囑咐他們的去行了。但是照馬克斯說，人類各方面的生活，

都是一樣，人類整個的生命，都要順服經濟的來源。

這是一種過甚其辭的說法，你決不能單用一個因素，去解釋全部歷史的演變。據說古代以色列和猶太兩國，及其鄰邦——摩押，以東，敘利亞，非利士——諸小國，其經濟環境，並無重要差別，但是各國的歷史，殊不相同，因為各國的先知和立法家，各以不同的精神，去應付同一的狀況，去解決同一的困難了。其造成各國不同之歷史的，大都是道德和宗教的因素，而非經濟的勢力。在印度國內，印度教和回教的人民，處在同样的經濟狀況之中，已經有好幾百年了；但是他們的精神，他們的性情，他們的觀念，他們的文化，很不相同。而這樣的差別，又不是經濟勢力之所致，却是宗教的原因造成的。是故「人類之處理財富，莫不處處受藝術政治宗教科學之影響而生變遷」。

伍德 (Wood) 指出馬克斯主義中唯物史觀之錯誤，由於「條件」與「命定」二語之混用使然。其實所謂條件，並非命定之謂，條件為運用事物之一種限制，個人之活動，

常藉限制，並由於此種限制，而得相當之結果，然從不爲此種限制所命定。一位畫家，或許因爲他沒有別種繪畫的材料，不得不應用油墨，而作油畫，這當然是完全受了條件（工具）的限制，然其所繪何物，畫之優劣若何，則毫不爲此種條件所命定。人類之產業活動與社會組織，往往受生產工具之限制，然亦並不以此種條件爲定命的東西。

幸而經濟定命論並不是真理，否則人類就永不會超昇了。人類之所以能超昇，就是因爲人類不爲經濟所命定。摩利（Middleton Murry）說：「馬克斯所見的，是被壓迫人類可以擡頭的日期近了。這不是經濟，乃是見象，這不是學說，乃是真理。」這裏共產黨員的摩利，以爲馬克斯離開他的經濟定命論，並與以反證的了。

馬克斯的學說，雖必須加以限制，加以改正，然它包括一個不得不與以肯定的真理：就是我們大多數的困難，均以不正當之經濟關係爲其根源。你除非在經濟上有一個弟兄關係，否則在社會生活的任何方面，都不能有弟兄關係的。察飛博士（Dr. Chaffee）

說到美國有一個大學，所有的教授，都給予同等薪金，所以團體的精神很好，團契的精神，也是出於至誠的。後來另一個大學的校長來了，覺得這樣不是適當的辦法，因此就變更薪金制度，按照各人的工作，給以不同的薪金，從此那個大學裏面的精神，立刻就改變了，就常常發生爭權奪位嫉妒傾軋的事情了。我們做傳教士的，都得到一樣的薪金，結果，在我們中間，就有一種很親密的弟兄關係，但是這種弟兄關係很難擴充到本地的工作人員那裏去，因為他們的薪額，是有差別的。我們阿什拉姆 (Ashram) 的工作人員，不論外國的與本地的，所得的薪金，都是一樣，因此我們中間的弟兄關係，就非常親密。

耶穌以傳福音給貧窮的人，為其天國計劃的第一項，那是對的，因為他可以由於經濟的解放，而宣告被擄的得釋放，就是社會與政治地位被剝奪者的解放。你除非直等到那些貧窮的人，從貧困中解放出來，否則社會與政治地位被剝奪的人，終是得不到解放

的，因為社會奴隸制度的整個外表構造，都是建築在奴隸經濟之上的。

我們常常把「被擄的得解放」這一句話，解作靈性上的被擄者得以釋放而言，我們又要用靈性來規避實在解釋所引起的困難了。因為我們只談靈性解放，就不致動搖現實的關係，若把這句聖經的意思，解作用新制度解放生活上各方面的壓迫，則社會的基礎，就要澈底變更了。其實這句東西所包括的意義，不僅要使人們從內心的壓迫解放出來，而且要用天國的計劃，產生一個新社會制度，使各種壓迫，都沒有仍在的餘地。

不過這種說法，也有用各種立場來反對的，有些人還是與亞里斯多德作同樣的想法，以為「人類之出生，有天然為治人之人者，有天然為人之奴隸者，一如犬之天然為犬，貓之天然為貓也」。當時的哲學家，懷着這種思想，於是在希臘生活當中，就成為客觀的事實了。每一個自由人，有四個奴隸，在雅典一邦，有城市公民一萬二千人，有鄉村公民五萬人，而奴隸的數目，倒有四十三萬人呢。哲學家有充分的時間去思想哲

學，因為有奴隸爲他工作，不過這種野蠻的非人道的狀態，把他的哲學推翻，使他的國家，也趨於崩潰了。印度的哲學家辯護階級制度，使印度六千萬人民，永爲被擯階級的墮民，因此，她受了相當的懲罰，政治的進步，就被這幾千萬墮民所命定了。

帝俄時代的教育大臣戴里諾夫 (DeLyanov)，曾於一八八七年宣布：「馬車夫僕傭廚子洗衣婦店員等之子女，以及諸如此類之人民，不應受鼓勵而提高其地位。」但是到了現在。「此類人民」之子女，起而摧毀昔日壓迫他們之制度，並用堅強不妥協的鐵腕統治俄國了。

神甫哥普遜 (Gopson) 領導大隊羣衆，帶着沙皇的像，和頌揚沙皇的詩歌，去見沙皇。他們都是工人，要請求政府改良他們的生活狀況，剛到宮殿門首，沙皇的軍隊開火了，死五百人，傷三千。而一九一七年達到最高潮的「十月革命」，就是那天開始的。

尼哥拉二世說，在他一生當中，有兩個囚日：第一，是一九〇五年五月二十五日，

就是俄國艦隊敗於日本的日子；第二，是一九〇六年十月十七日，就是成立國會議院，頒布人權法案的日子。假若他還可以說第三個凶日的話，那或許就是他和他的家屬被這些人民拿出去槍決的日子了。這三個凶日，是互相聯絡而有因果關係的。

資本主義的肇興，是一個革命的激進的運動，是法國大革命之一部，反抗既得利益，反抗操縱貿易權之貴族，主張一般平民，應有較多之機會，以資發展。這就是當日的紅色恐怖。一般現實狀態的信徒，以為激進之資本主義興，則社會之基礎，必被摧毀。湯內 (R. H. Tawndy) 說：「在法與德，姑無論政治之權利，即公民權亦人各不同，階級有差。改革家要求平等，而守舊之思想家摒斥之，以為公民權果得其平，則社會必趨於瓦解，一若十九世紀提倡財富分配應較公允，而守舊派預料社會之必趨於分崩然者。」（參閱湯內著平等 (Equality) 一書第一一二頁）資本主義雖包括較大平等之要求，然同時人類之災害，亦與其激進主義以俱來，勞動出品之剩餘價值，盡歸資本家所有，勞動生產之價值，

多於勞動之所得，因此，勞動者之購買力落後，不能購回出產之貨，資本家又不足以消費其剩餘，遂不得不將剩餘價值，再投資於企業，出產更多之貨物，然因勞動者之購買力，常常落後，故有生產過剩，因生產過剩，而造成失業恐慌，因失業恐慌，而造成普遍蕭條，因普遍蕭條，而遂有動搖世界之革命，就是我們現在快要遇到的革命。

我們在集體生活的組織法上，早已讀進了許多的錯誤。現在這種錯誤，起來審判我們；災害之神，業已降臨在我們中間。在文化門前所轟鳴的噓端，就是階級爭鬪。我們從前產生一個階級的社會，現在就快要償付相當的代價了。人「爲奴隸，即純是財產；爲農奴，即半屬財產；爲僕傭，即爲財產之助；爲雇員，即受財產特權與勢力之脅迫」。你若是侵害雇主的財產，則必受法律之懲處，反之，若雇主開除其雇員，法律就毫不過問的了。這兩種行爲，本來都足以斷絕生計，但法律只保護財產權，不是保護人



格權的。我們的文化，也就徹底受到這種不平等的剝蝕。亞諾爾特 (Matthew Arnold) 說：「在事實上，不平等之害，一方面爲飽食甘旨，在另一方面，則爲平凡，則爲頹唐。此種基於不平等的制度，有乖自然，久必崩潰。」因此，這個甚不平等的現實制度，正在崩潰中，無階級的社會，快要出現了。」

我們首先必須要注意到耶穌所不說的，我們可以從他引用賽亞六十一章而刪去的地方，得到一個暗示。他不但把「我們上帝報仇的日子」一句話刪去，而且也將應許以色列人的一段，說「外人必起來收放你們的羊羣，外邦人必作你們耕種田地的，修理葡萄園的」，都刪去了。以賽亞先知，既說有新的日子來到，被擄的得以釋放，接着，又說外人和外邦人，應充以色列人的俘虜，爲其工作。換言之，先知所應許的自由，是以以色列人的自由，不是人類普遍的自由。耶穌把這段東西刪去，因爲他的天國，以普遍之人類價值爲基礎，非以某一特殊種族或階級之人爲基礎。恩格斯在其所著駁杜林論

(Anti-Duhring) 一本書裏面，說到美國歷史上兩種並行不悖的狀態，謂：「美國的憲法，先承認人權，同時對於生在美國的有色人種的奴隸制，也是加以認可的。這種人權，具有特殊之資產階級性，是很有意義的。」

希伯來人覺得新的日子一到，就要產生一種希伯來民族的獨裁制度，因為他們是上帝的選民，是救世的民族。這種觀念，和現在俄國共產黨的觀念相類似，他們以為無產階級是新時代的救世民族。他們立定應許，說社會必須經過一個階級獨裁的階段，然後方可入於無階級的社會，所以他們獨攬政權，以為將來的保障。耶穌拒絕這樣的方法。在他的天國計劃裏面，是某種另外的東西。

任何文化，都是它對於人類本身價值之觀念若何，以為其試驗，換言之，人類除種族階級及貨幣以外，其本身尚有若何之價值，是為文化之試驗，宗教亦然，必須經過此種試驗，而不容有遁辭或辯解以掩飾其困難。有一個印度教裏面的律師，聽到另一個印

度教的信徒，辯解印度教裏面的幾種習俗，就對我說：「辯解的人，是在辯解其錯誤呢。」

假若我們翻開福音來看，所謂「被擄的得釋放」，究竟是什麼意思。西面在手裏抱着嬰孩的耶穌，見到這個嬰孩身上所代表的新的天國，進入人類生活之後，將來要遇見點什麼。他說：「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榮耀。」（路加二章三二節）而這節聖經的邊註，說基督要作「顯露外邦人的光」。他要顯露隱藏着的可能性，指出每個人格當中可能的寶貴的貢獻。請讀者注意，這爲的是外邦人，是猶太人當中最下等的一個社會階級。照猶太人的信條說，社會分作五個階級：法利賽人是社會的最高階級，以上帝賦與特殊之地位自傲；次之，爲猶太人中間的平民，他們不知律法，被神詛咒；再次爲加利利人，是混血統的，是認爲下等民族的；加利利人之下，則爲撒馬利亞人，稱一個人爲撒馬利亞人，就是罵他，因爲撒馬利亞人的血統，和那被擄者相混合，所以

他們不准和猶太人共同建造聖殿，所以他們建造自己的聖殿，相與競爭，在撒馬利亞人之下的一個階級，就是外邦人，猶太人是稱他們爲「外邦狗」的。虔誠的猶太人，因爲生來就「不是一個婦女，不是一個麻瘋病人，不是一個外邦人」，而天天感謝上帝。

請讀者注意，基督將要顯露這些外邦人的可能性，就是被種族成見所埋沒了的可能性，而且已經很榮耀地實踐了。因爲無論何處，凡是基督所到的地方，都把人類的可能性顯現出來了。凡是在愚弄壓迫之下萎敝了的生命，都因基督而擡頭了。有一個婆羅門階級的警察，用輕視的口氣，對着從被擯階級出來的一個基督教徒說：「你的基督教對你有點什麼好處呢？」他回答說：「有的，有一樣好處，就是我不再畏懼你了。」幾百年來，被擯階級人們所受的畏懼束縛卑劣，因爲基督之進入人生，而都得了解放。有一個婆羅門的城市，因爲地方政府的腐敗，英政府不得不出面干涉，他們需要一個人格高尚的人，找來找去，沒有比這個從被擯階級出來的人更好了。所以這個婆羅門的城市，

現在就歸他治理了，因為基督教已經增長了他的人格和毅力。一個被擯階級的人，從前是被擯於婆羅門之城市的，現在却做了婆羅門城市的統治者，那是一個宗教上的大笑話。

我說，把基督傳給人們，人們接受基督到於何種程度，他們就進步到於那樣的程度。這並不能算爲一個矛盾的見解。實際上你可以將地球上各種民族的文明教化德性進步等等，用一個問題去測量彼此的差別，就是：向一個民族所傳的基督教，以及那個民族所接受所實行的，究竟如何純潔？惟獨俄國自廢棄宗教以後，反在各方面日求進步，假若她對於上述的問題，可算爲一個例外的話，那末我的答案是這樣：共產黨之要求平民權利，要求均等機會，其具有純粹之基督教精神，實較俄國之正統教會爲更多，因爲俄國之正統教會，充滿迷信之空氣，並且是和非人道的沙皇主義相勾結的。俄國爲世界大衆要求正義，要求均等機會，她就因此進步；俄國把正義友愛的精神與仇視報復壓迫

的精神，互相混和，她也要因此失敗。

基督到世界上來，顯露了外邦人。他顯露了人類，又顯露了上帝；他既指出上帝是什麼，又指出人類可以到什麼樣的地步。他是兩重的啓示。

顯露平民的可能性，好像是一條金色的綫索，穿過了整部的福音。在路加三章一至二節說：「該撒提庇留在位十五年，本丟彼拉多作猶太巡撫，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他兄弟腓力作以士利亞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呂撒聶作亞比利尼分封的王，亞那和該亞法作大祭司。那時，撒迦利亞的兒子約翰在曠野裏，上帝的話臨到他。」請讀者注意，上帝怎樣忽視該撒彼拉多、希律腓力、呂撒聶、亞那、該亞法等政治要人和宗教要人，把話語臨到一個平民（約翰）的身上去。福音的作者，注意到這些要人，但是仍把他們作為中心敘述——上帝的話臨到約翰——的布局罷了。教會或國家的職位，若與負有上帝使命的人相比較，還算得上什麼呢！在這裏，那個平民就做了這種使命的工具。主的

使者，向着那野地裏牧羊的人報告耶穌的出生，牧羊的人，是普通目不識丁的勞工，日夜按着更次在曠野裏看守羊羣的。主的使者，爲什麼忽視拉比文士等宗教的領袖，而看重這些平民呢？有一個緣故：假若祭司聽到這些報告，或許先要去查閱宗教的典籍，看這些報告是否合理，而那些牧羊的人，一聽到這個消息，就彼此說：「我們往伯利恆去看看所成的事。」他們的頭腦，比較得單純直捷，不甚拘泥於成見，而天國只能用頭腦單純直捷的人。此外，耶穌要在新的天國當中，產生一個無階級的社會，只能用那最沒有階級心理的人，以爲那個社會的開始。共產黨說要把一切階級，縮成一個勞工階級，藉以產生一無階級之社會，這或許是對的；說要藉無產階級獨裁制，以達到無階級之地步，或許不對。蓋在消滅一切階級的過程當中，因獨裁的結果而產生另一個階級了。現在那個當權的階級，把一切反對分子消滅之後，繼續握有政權，不但無減削其權力之徵兆，反而擴充國家之權力。因此，他們之希望消滅國家，前途似甚渺茫。而目前之趨

勢，且已日益相反。他們的國家，在目前之歐洲，雖已成爲最有保障之一個，而國家之權力，反日益增長，當政權者，亦日趨於獨裁。他們要樹立一萬能階級，藉以產生一無階級之社會，然此種萬能階級，最後反可爲理想社會之障礙。但是他們說一切階級，必須縮成一個勞工階級，那是對的。

耶穌建設地上的天國，開頭就是勞工階級的運動，他叫漁夫和一般平民，作他的門徒，原來這個變革現實世界制度的運動，乃是一個木匠和一些漁夫（作他門徒的）所倡導的運動。有一個文士，要跟他到家裏去，他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巢，只是人子沒有枕頭的地方。」這個文士，要過這樣的生活是不行的。耶穌是一個木匠，知道造一所房子，必須用原料，因爲那已經劈好而適用於別種建築的木頭，必難適用於全新的建築，所以他開頭就用原料。這是一個人類的天國，要進這個國裏去，必須先使生命的方式，非常簡單，成爲小孩一般。



一個孩子，不知道有膚色種族與貨幣之別，這些都是後來纔灌輸進去的心理狀態，所以孩子是耶穌所能用的惟一的頭腦，因為孩子的頭腦，是新鮮的，是毫無成見的。耶穌告訴門徒，說他所要產生的天國，和普通的國度不同。他說：「你們知道外邦人有尊為君王的，算作統治他們，有大臣操權，管束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不是這樣。

你們中間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你們中間誰願為首，就必作衆人的僕人。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可一章四

二一四  
五節）

這裏把天國和舊式的國度，互相比較，很是生動，很是逼真。現實的制度，不是

愛人，不是作衆人的僕人，乃是統治衆人，使衆人服事我們為基礎的。這幾節聖經，就很夠有力量，把我們大多數的現實制度轟毀了。你想耶穌所說的，該撒有他強有力的帝國，尚且只能「算作統治」（Accounted to rule），不是真正的統治，「頭上戴的好像金冠冕」。他知道這都是華美脆弱的機構，以剝削人類為基礎，終必湮沒於塵土。現在

耶穌巡行於強有力的帝國和「府中間，用評斷的目光，看着他們說，「人們說你們統治，但是依我的判斷，你們只能算作統治呢！」他說「算作統治」，他說「那掌權統治他們的，稱是恩主」，這些話都很含着柔和的譏刺性，取笑我們一切的制度，以權力自誇，強人服役，不是由於服務人而賺得權力的。在這個新的天國裏面，賺得權力的方法是這樣的：要偉大的，就作用人，要居首的，就作衆人的僕人。後來他又很柔和地說：「我是你們的主，因為我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偉大的程度，共有三種：作用人的，是偉大的人；作衆人之僕人的，是居首的人；作人子而爲一切人類之主的，是爲一切人類捨命的人。但是階級只有一個，就是僕人的階級，按其服務當中捨己的程度，而決定他們的權力。這是很合理的主張。任何合理的社會，都必採用。

這裏就是產生一個新社會，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一個僕人的社會，供獻者的社會。共產黨要以工人爲基礎，產生一個新社會，凡離開別人而自謀生活的，即失其公民權，

他們必須作工，不作工的，即不得參與此種新社會。耶穌的天國，也是這個主張，但是天國的觀念，還比共產黨更進一步，說這不但是一個工人的天國，而且也是一個貢獻者的天國，這樣的觀念，是比較得遠大了，因為一個人只爲他自己作工，對於集體的利益，或許仍舊沒有真正的貢獻。

一個貢獻者的天國——在過去曾經有這樣的一個名辭嗎？曾經有這樣的一個觀念嗎？

那些猶太人因其生來「不是一個婦人，不是一個麻瘋病人，不是一個外邦人」，而天天感謝上帝。但是耶穌在他宣布天國計劃的一章記述裏面，却重視這三種人的價值。他引證以利亞和以利沙的事，而加以贊許。當以利亞的時候，徧地有大饑荒，那時以色列中有許多寡婦，以利亞只奉差往西頓的撒勒法一個寡婦那裏去；先知以利沙的時候，以色列中有許多長大麻瘋的，以利沙就奉差到一個麻瘋病人那裏去，而他們兩人，卻都

是外邦人。

(參閱路加四章二五—二七節)

因此，耶穌取消猶太人感謝上帝的祈禱，反抗他們對於婦人

麻瘋病人外邦人的態度，主張宗教應當向着這三個社會階級去努力。經上說：耶穌往迦

百農去，就在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開始傳道。「那坐在黑暗裏的百姓，看見了大光，

坐在死蔭之地的人，有光發現照着他們。」

(馬太四章一—二一—一六節)

請讀者注意，他開始傳道，是在「外邦人的加利利地」，他的傳道生活一開始，即與那些被人藐視的民族一體了。他常常住在三個階級當中：一是稅吏，因其職業而遭唾棄；二是罪人，因其道德墮落而遭唾棄；三是外邦人，因其出生而遭唾棄。他住在他們中間，不是一種代價很小的疎遠的關係，乃每天忍受他們所忍受的一切。

內心生活與建設公正社會制度二者之密切聯繫，可於馬太第十二章十八節及十九節見之。「我要將我的靈賜給他，他必將公理傳給外邦人。」他要把公理或平等的機會給與外邦人，並且「等他施行公理，叫公理得勝」，得勝地表顯在人類活動當中。這就是

靈所指示的生命，對於人類社會中被侮讎的人們，與以基本的公理了。毋怪那節聖經的末端，「外邦人都要仰望他的名」。對於世界惟一的盼望，是要在一切人類生活當中，以靈性去實現基本的公理。

耶穌在耶路撒冷受審判的時候，猶太人控告他「煽惑百姓，在猶太偏他傳道，從加利利起，直到這裏了」。（路加二三章五節）那些猶太人的生活，是以他們所謂上帝所賜的特殊地位為基礎的。耶穌在加利利開始傳道，就觸動他們的怒，因為他忽視高等的婆羅門階級（猶太人），在被擯階級（外邦人）當中開始傳道，這在猶太人看起來，是反抗他們的地位，是忽視高等階級，在平民當中倡導運動，是加利利平民當中的一種危險的騷動，是很危險的。從前如此，到現在還是很危險的！「他煽惑百姓」，使他們覺得有一種新的抱負，新的希望，在裏面衝動；使他們覺得人類的可能性，本來只為特種階級的人所有，而現在是歸於他們的了；使他們覺得生命是他們的，他們可以進入生命

裏去。所以無論何處，基督一到，就把百姓煽動起來了。印赤揆普 (Lord Inchcape) 以爲中國之禍患，歸根結底，還是由於基督教會裏一般傳教士造成的。因爲傳教士煽動中國的人民，中國的人民，就不願再像啞牛一般地任人宰割了。這就是印赤揆普一類人所謂中國的禍患。

告訴人們，說上帝是一切人類的父，一切人類，都是弟兄，只教他願意，就可進入上帝的家裏去。這樣，對於平民的煽動，就奠定了一個最大的根基。這種煽動，比較共產主義所能煽動的，更爲深刻。因爲這樣，人類就不是單純的經濟動物，而是上帝的兒女了。

人與人間最大的隔離，恐怕就是智慧造成的。哈爾登爵士 (Lord Haldane) 說：「智慧的階級分化，比任何其他其他的階級分化，更要深刻。」但是在耶穌所開創的國裏，是沒有這種階級分化的。耶穌說：「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謝你，因爲你將這些事，向

聰明通達人就藏起來，向嬰孩就顯出來。父阿，是的，因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路加一章二節）他頌揚上帝的偉大，稱爲「天地的主」，據聖經所記載的，只有這一次，這是關於他創造天國的。他使上智的驕矜，在這個國裏絕跡，把最深奧最完全的道理，向嬰孩顯現出來。他竟納上帝的偉大於渺小的事實當中，毋怪他要稱頌這樣的一位上帝，這樣的一個天國了。

他主張人類及其需要，應先於律法與習俗，他根據這個主張，而跨越宗教上的律法，醫治百姓。他曾兩次被法利賽人所質問，而用了類似的答覆：「經上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這句話的意思，你們且去揣摩。」（馬太九章一三節）他又說：「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你們若明白這話的意思，就不將無罪的當作有罪的了。」（馬太一二二章七節）芬得雷（Findlay）譯作「我喜愛弟兄的情感，不喜愛祭祀」。憐恤或弟兄的情感，是社會化的道德化的宗教，祭祀是非社會的儀式的宗教。耶穌說，你們去學習兩者的差別罷。

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他給宗教一個最重要的教訓，以供人類的學習。我們學到之後，換言之，假若你明白的話，則宗教與世界之歷史，就不同了。而宗教對於喜愛人類的正當關係，廢棄無甚意義的祭祀，其所明白的，又是何等稀少呢！那時代的祭祀，用現在的說法來講，就是繁文縟節的意思。這種繁文縟節，佔住了當時人的頭腦，使他們對於人類不公義的真實問題，反而盲然不覺的了。

在新約的記載當中，論到人類價值的題目，說得最透澈的，要算下面這一段話了。

耶穌說：「安息日是爲人設立的，人不是爲安息日設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馬可二章二  
七—二八節）這節聖經的要點，是說制度爲人而設立，非人爲制度而設立。但是我們已經

列宗教制度於首要的地位，反以人類爲次要的了。結果，強使人類去適合宗教制度，非以宗教制度去適合人類，正像那有名的滑稽的牀的故事一樣：一個人臥在牀上，假若那個人身材太短，則必須把他拉長，藉以適合牀之長度；反之，若他的身材太長，亦必



斷其兩足，以適合之。無論如何，必須以人之身材，去適合牀之長度而後可！然而耶穌却把人類列於首要的地位，凡政府，實業，社會習俗，以及宗教制度等之權利，存在與否，必視此種制度，對於人格之影響若何，以為斷定。希臘人說「人為宇宙之權衡」，這是一種抽象的哲學的思想。耶穌也說了類似的話語，但他所說的，是一種具體的道德的思想，也就是西利(Sauley)所謂「對於人道的一種熱忱。」

在這方面，耶穌所站的地位，高於共產黨之立場。共產黨對於人類固然有一個偉大的同情，但他們極端傾向於共產主義之正統思想，預備犧牲人類，以維持之。你可以看到這種思想之強固不化，若你的信仰與此不協，你就有禍了。正在共產黨得到光明的地方，却有了墮入黑暗的危險。因他們為着人類，創立信仰與制度，而現在那些信仰與制度，漸由手段而變成目的，人類因此都被犧牲了。說這些信仰與制度，有益於人類，故人類必為其犧牲云云，乃為宗教與共產主義所共犯之謬誤。惟有耶穌的主張是對的。而

宗教與共產主義，在這一方面，終必同受耶穌之非難。

耶穌說：「安息日是爲人設立的，人不是爲安息日設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現在請注意「所以」兩個字的意義罷。「所以」兩個字的意義，是說人子爲代表人類一切事物之主嗎？安息日是爲人設立的，「所以」人子那個安息日的主。照此說來，那末一切運動，一切制度，凡以促進人類利益爲職志的，都以基督爲其主的了。人類生活的各方面，凡是代表人類利益的，總以基督爲王。人類或許不認識他，或許恨惡他，但他總是裨益於人類的一切事物之主。這是一個假定的王權，是一個驚人的假定。他說他不是天上的主，不是天上的王，而是人類促成新生命的主和王，他所建的王位，不是在天上靜寂的境界裏，而是在地上人聲嘈雜的所在。這就是說，他的王位是一個十字架，因爲他所統治的地方，就是流血的所在。他之所以統治，因爲他流了血。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是爲人設立的，所以人子是爲人而來的。人類和人子，

相倚爲命，一若眼目之於光明。他的統治，就是人類之自由，他的統治和人類的天性，是互相一致的。

凡在超昇人類子孫的每個運動當中，爲主的總是人子。這樣說來，基督之住在新式蘇維埃統治的克累姆林（Kremlin），或許正像住在舊式正統教的大禮拜堂裏面，一樣安適。或許更爲安適。

耶穌的教訓，會使我們對於人類相互間的界限，不是置之於不問，而是要除去這樣的界限。一個印度教的信徒，引用神曲（*Bhagavad-gīta*）裏的一句話，說「智者對於遜博學之婆羅門階級，對於牛，對於象，對於狗，對於被擯階級，均以平等之目光，一視同仁」。而印度教對於人類的正當態度，當以此爲其高潮了。對於一切，都用平等的目光去看待嗎？但是我對於婆羅門階級和被擯階級，不願只用平等的目光去看待，就算了事，我要除去被擯階級的制度；我對於富人和窮人，不願只用平等的目光去看待，就

算了事，我要除去貧窮的狀態。宗教不應使我們置人類相互之界限於不問，宗教應當使我們除去此種界限之自身。

## 第四章 對於社會與政治地位被剝奪者的福音(下)

耶穌將這個新的大國，輸入人類的生活當中，從此人與人的關係，人與物的關係，立刻就起變化了。天國就是轉變的意思，是一種最澈底的轉變。茲爲明瞭轉變之程序起見，讓我們來引用一段聖經，從這段聖經裏面，耶穌作事的各方面，都可以看到一點了。

過了不多日，耶穌周遊各城各鄉傳道，宣講上帝國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個門徒，還有被惡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經治好的幾個婦女，內中有稱爲抹大拉的馬利亞，曾有七個鬼從她身上趕出來。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約亞拿，並蘇撒拿，和好些別的婦女，都是用自己的財物，供給耶穌和門徒。(路加八章一—三節)

這裏是記載一個平常的日子，然而所記載的，却又是如何特別啊！因為人們整個生活，都在靜靜地轉變。讓我們從這段聖經的末端解釋起，逐步推移到中心思想上去。這種新的能力，自流行在人們的生活裏面之後，就發生出下列的轉變來：

(一)以靈性統制物質 他們都用自己的財物，供給耶穌和其門徒。物質不再作人們的主，而成爲人們的僕役了。這是一個真實的轉變。因爲在通常的生活裏面，往往以物質的東西，去統制靈性決定靈性的。物質既處於控制的地位，我們就不得不根據物質的多寡，去決定生命的途徑了。然而耶穌的運動，是以物質供獻於靈性，爲其打破物質能力唯一之方法。我們不能棄除物質，而打破其能力；我們只能把住物質，指揮物質，以供靈性生活之用。這樣，物質的東西，就不再屬於物質，乃已成爲靈性之動力，由此而爲靈性的東西了。

(二)以靈性統制社會——據說抹大拉的馬利亞，曾經有七個鬼，從她身上趕出來。

這也許是不貞潔的鬼，因為她大半是一個已經悔改的下等婦女，一個妓女，一個被擯階級。這個婦女和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約亞拿，結成一隊。希律家宰的妻子，是在朝廷裏一個社會地位很高的婦女，而她竟和被擯階級的婦女，聯成一氣，共同領導那掃除社會階級的運動了。這就是以靈性統制社會。

(三)以靈性統制兩性——這一隊已婚未婚的男女，聯成一氣，周遊各城各鄉，原是莫須有的事，必遭整個社會的反對。耶穌在井傍坐在一個婦女的左近，和她談話，門徒看到，豈不甚為希奇嗎？法利賽人當中最聖潔的，豈不就稱爲「流血的法利賽人」嗎？因爲他們走路的時候，恐怕看到婦女，於是兩目向地，以致頭部碰壁，前腦流血的，是常有的事。來科波里的聖約翰 (St. John of Lycopolis)，以爲他四十八年沒有看到女子，可以自誇；但是在耶穌的團體裏面，男女行動，自由自在，從無猥褻之事，這是很可驚異的。耶穌和他的門徒，有許多事件被人控告，但從來沒有因爲兩性失檢而受人控告

過。這是以兩性的平等自由權為根據的一個新社會。對於兩性的事，有了各種的約束，他們之所以保守貞潔，不是因為沒有機會淫亂，乃是因為他們沒有猥褻的思想了。有一種新的情緒，破除了下級情緒的壓迫，而把住了他們，他們用高級慾望，去代替低級慾望，以為除去低級慾望唯一可能的方法。這就是以靈性統制兩性。

(四)以靈性統制身體的疾病——這些婦女，是被疾病所累而治好的，由此而身體上整個痛苦的重負，都被這個新式的救贖運動釋去了。

(五)以靈性統制罪惡——他們是「被惡鬼所附而已經治好」的，這句話的意思，不拘怎樣，總是在生活裏面統制罪惡的事實。罪惡遇到了敵對。因此整個不幸的煩累，都被打破，一個新式的奇異的可能性，來到生活當中了，一個人不論是什麼樣的人，不論他做過什麼樣的事，都可以成為善良。至於罪，遇到牠的敵對，就毀滅了。

(六)以靈性統制無用之生命——經上說：「和他同去的，有十二個門徒。」這十二



個門徒，不過是很普通很庸碌無甚創造天才的一批人罷了。假若他們不會跟從耶穌，他們對於人類生活，也許是一點沒有什麼貢獻的。但是他們和耶穌一氣，就覺悟起來，成就了偉大的貢獻，這裏就是靠着他們所成就的力量，把無用的生命，造成永垂千古的人物了。

(七)以靈性統制環境——他們「周遊各城各鄉」，他們並不怕城市的偉大，也不鄙視鄉村的窄狹，他們一點不受地方的拘束，只是感覺到各處的偉大，就是在各處遇見了無限可能性的人類。我們當中有些人，却處處受到環境的約束。我們必須得到一個偉大的環境，藉以適合我們想像中的偉大。要是不然，我們就不快樂了。但是在他們的思想當中，却消除了一切高低大小的差別，更沒有渴望特殊地位的束縛了。

(八)以靈性統制自我——他們赴各處傳道，創立上帝的國。他們不只宣講上帝國的福音，而且也創立了上帝的國。他們把天國作爲活的東西，建立在自己的生活中，當人

們看到他們，就在他們生活的喜樂鼓舞勝利中，看到真正實踐了的天國事實。所以人們不只是聽到福音，他們也看到了上帝的國。這些男女的人們，有一種新的力量，統制着他們的內心。這種新的力量，就是上帝的統治。他們把內心歸服上帝，讓上帝去統制一切。這種內心的統制方法，是自由的祕訣，他們在各種生活和各種關係裏面，都有這樣的祕訣。他既從自我的壓制，得到釋放，於此而更由外部的物質壓迫，釋放了出來。

可是話又要說回來了。讓我們看一看這個全部轉變的狀態罷。上帝在他們內心的蘊底，開始了祂的統治。這種中心的統制，就在人類關係當中表示出來，而有了環境的統制。他們在環境當中，可不受地域大小之束縛；他們本為無甚貢獻的人們，現在却有了貢獻，有了創造的天才；他們使罪惡遇見敵對，歸於消滅；他們繼續應付痛苦，除去痛苦；他們的性慾，起了昇化作用，而成爲創造之活動，每人都從性慾之統制，得到解放；他們廢除社會階級之差別，造成偉大的弟兄關係；他們拿物質的東西，作爲靈性之

動力。當然，世界上從來不會有過這樣深刻這樣徹底的拯救。這種拯救，從個人內心的蘊底裏，而直達每種人類的與物質的關係。總稱之曰被擄的得釋放——一個完全的統括一切的釋放。

請讀者注意，這幾節聖經，實在就是天國計劃的具體表顯，所以這種新式的計劃，曾經真實地實踐了。而這種實踐，在人類的意義上說，又是一個表顯人類價值的機會。

當我們細察這種解放人類束縛的情緒，覺得這種精神，對於那些以侮蔑的態度和言語去侵犯人格的，必表反抗，亦無怪其然。這是基督的生活之一部，東方人對此，常難了解，以為耶穌述說法利賽人的禍祟，只是發怒鬧脾氣而已。印度教和佛教，也都沒有這種爲人類的熱情，因此浸染那些宗教精神的人們，往往覺得耶穌在這件事上面，失却避世的超然性了。但是耶穌從來沒有超世的性質，他也從來不會避世，他深體人類之憂樂，代受人類之創痛。當他從聖殿裏用鞭子把法利賽人打出去的時候，他所表顯出來

的，不是個人失望的憤怒，乃是一個傷痛的心靈，是因為別人的創痛而創痛了的一個心靈。當他宣告法利賽人禍祟的時候，他也把所說的禍祟，變成痛哭了。他痛哭被他宣告禍祟的城池。這裏的情景，不是憤怒，乃是救贖的仁愛，所以他對那些侮蔑人們的人說：「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殺人，只是我告訴你們，凡罵弟兄是拉加的，難免公會的審判，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馬太五章二一—二二節）耶穌說，昔日的律法，說你不可殺人的身體，只是我告訴你們，不可殺人的靈魂。說侮蔑的言語，表示侮蔑的態度，就是犯了殺靈魂的罪；以個人的評量，貶抑別人，傷害其自尊心，就是墮落那個人的內心，這樣的行爲，耶穌主張應當受神人嚴厲之審判。

約翰禁在監裏，懷疑耶穌所提倡的國，是否是人類所需要的一種，因為它好像是缺乏刺激力似的，於是打發二個人去問耶穌，他是那將要來的一位嗎？還是必須等候別人呢？耶穌有辯駁他來的憑據嗎？不，他在這時候，正醫好許多人，所以就對約翰的門徒

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癱子行走，長大麻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凡是不懷疑我的，就有福了。」

(馬太十一章二十六節) 耶穌說，「我的憑證是寫在醫好的人身和醫好的靈魂上的，是寫在我前面的新生命上的。」那時代，宗教在人類生活上之效果，實爲其無上之試驗，正和現代的情形一樣，凡上帝以醫愈的人類爲應驗者，即可爲上帝。宗教的生氣，就可證明宗教自身之真理。

現在請看耶穌所說的這段話，和他在拿撒勒會堂裏所宣布的天國計劃，很相近似。實際上他所宣布的每一條，都見諸於實施了。這就是表示耶穌實施他的計劃，非常嚴格，並且把計劃的實施，作爲對於約翰的憑證。

他說：「凡是不懷疑我的，就有福了。」這是如何驚異的一件事啊！我們或許都要說：「假若人們不懷疑我的話，那末我就有福了。」但是耶穌說，別人不懷疑他，別人就

有福了。這是什麼樣的一個假定呢？說「個人，社會，團體，國家，凡是適合於我的，就快樂了」。這是如何驚異的一件事啊！這裏就是一個對於自己的驚人的信仰，不論什麼情景，不論什麼思想上的觀點，不論何種生活的精神，何種人生的計劃，說我總是從來不會錯的。這樣的話，聽起來好像是一種虛偽的誇張，但是歷代以來，豈不都證明了每字每句的真理嗎？他在任何的問題上，總是從來不會錯誤的，直到現代，我們更加相信，若是我們要重造世界，必須把他的思想，作為基礎，否則整個事業，必趨混亂，而遭毀滅。

當耶穌在安息日到一個法利賽人的家裏去喫飯，「他們就窺探他。」（路加一四章一—六節）到現在，我們還是窺探他。世人的目光，正集中在這位人物的身上。當我們窺探他的時候，我們就開始覺得這個世界，在自私和愚蠢中掙扎；耶穌是它的一個希望，耶穌是現代的一條出路。

正在那時候，在他面前有一個患水臌的人，耶穌說：「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他們卻不言語。耶穌就治癒那人，叫他走了。便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有驢或有牛，在安息日掉在井裏，不立時拉牠上來呢？他們對於這些事實，又不能對答。他們不能對答這些事實，那是當然的，因為人類的價值，高於一切物件和制度，人類必須為萬物之首，而這樣的觀念，是沒有對答可以辯駁的，但這樣的觀念，不只是一個空洞的觀念，乃是事實。他們不能回答這種事實，因為事實不能用話語去對答，只能用更好的事實去對答。他們沒有更好的事實，我們也是沒有呢。

馬太一三章四一至四二節說：「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惡的，從祂的國裏挑出來，丟在火爐裏。」這就是說一切阻礙人類進步的東西，都要排除，纔是現代世界當前的工作，因人類自有其永久之發展，必不容有任何之阻礙，以為之梗。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一〇章一〇節）他是來根除反生命的東西的。人類之

自我，必宜表顯，必宜成全，而不受絲毫之障礙，「然後義人在他們父的國裏，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馬太三章四三節）天國是健康愉樂之所在，由此要表顯出人類的價值，要發出光來，像太陽一樣。所以天國對於人類價值，是一個偉大的肯定。

耶穌對於一切事物，凡足以損害人類之價值，一概大聲疾呼地反對了。在路加一七章一至二節裏面，他說：「那絆倒人的有禍了，就是把磨石拴在這人的頸項上，丟在海裏，還強如他把這小子裏的一個絆倒了。」在馬太一八章七節裏，他又叫着：「這世界有禍了，因為將人絆倒。」在這句話裏，對於人們是一種如何的熱情啊！這是不宜損害人類價值的一種呼籲。假若你把小子裏的一個，在他肉體上和靈性上，施以最輕微的傷害，則寧可遇到最不幸的災難，把大磨石拴在你的頸項上，把你沉在海裏呢。這裏所說的，是一種顯而易見的熱情。

有一個討飯的瞎子，坐在路旁，喊着說：「大衛的子孫耶穌啊，可憐我罷！」



(馬可一〇章四  
六一四七節)

「但是在前頭走的人，就責備他。」

(路加一八  
章三九節)

那些站在生命路程前面的，

要守住落魄人們的口，使他們鴉雀無聲，但是那些落魄的，總是擾攘不休。這些在前頭走的人們，總不喜歡去過問討飯的瞎子，然而耶穌却把他叫過來了。那些不許他作聲的人們，或許是跑到他的地方去，說「高高興興地起來罷，他（耶穌）在叫你呢。」他們不喜歡去過問這個瞎子，直到耶穌對他發生興趣之後，他們對於這個瞎子，纔開始發生興趣了。我們若能澈底效法耶穌的興趣，我們就可以造成一個新的世界。凡處於生命之中心以外的人們，我們對之，若不發生興趣，則對於耶穌也必不能發生興趣的。我們正日漸發生下列之疑問，曰：

誰與吾以香醴兮，

饗吾弟兄以塵羹？

世人日漸效法耶穌，對於孩童，對於被擯階級，對於苦惱子，對於勞工，對於「沒

有可能性的人」，都發生興趣了，因為「沒有可能性的人」一碰到耶穌的可能性，就立刻成爲可能的了。

耶穌之成爲道路，有一個理由，就是因爲他的方法，是在路傍接待人們。因他成爲道路的方法是如此，他就和別人不同，他不僅有一個奇異的目標，而且達到那個目標的方法，也很奇異。許多人們，都有一個奇異的目標在他們前面，但他們怎樣去達到那個目標，乃是命定的東西。印度教的苦行僧，有他奇異的目標，就是與神合一。然而他們怎樣去達到那個目標呢？這是本問題的一個要點。他們什麼方法都沒有。有些人（人道主義者）在路傍接待了人們，但是沒有目標；有些人（宗教特殊階級）有一個偉大的目標，但是並不在路傍接待人們。而耶穌是兩者兼備的，既有偉大的目標，又有偉大的良善，在路傍接待人們。

在許多違反人道之壓迫中，更無有甚於根據所謂高等的血統與下等血統之壓迫者。

它使勢利爲神聖之狀態，視奴隸制度爲人類固有之命途。奧利略 (Marcus Aurelius) 是一位皇帝，埃披克提忒 (Epictetus) 爲奴隸，兩者均係斯多噶派之信徒，惟兩者各處其自己之地位，安分知足，對於命途，不事抗爭。印度教裏面的教訓，也是一樣，說你生來處於什麼地位，就去盡那地位的職責，從不會錯。但是耶穌把這一切根據血統和地位的勢利觀念，都取銷了。當他的母親和兄弟去看他的時候，也就宣布一種新式的親屬關係，不是根據血統和地位的，而是根據是否屬於上帝之家的，他與他同座的人說：「看哪，我的母親，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這裏已超越血統和民族的關係，而進於另一種關係了。這裏已將實行上帝旨意的人們，結成一個偉大的弟兄關係了；這裏不僅是超越人類關係，而且也是善良的人類關係上，另增一種關係了。對於你的母親，還是母親，姊妹還是姊妹，兄弟還是兄弟，天國既把這三種意義，盡數包括，此外又增加了人類與上帝的關係，因此，天國的新式關係，包括

生命。

耶穌把這些關係，綜括在兩節聖經裏面：（一）只有一位是你們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二）你們都是弟兄。（馬太二三章八—九節）這裏就是以上帝為父，以人類為弟兄的兩個概念，他用兩句簡單的話表顯出來了，簡單到使人們捉摸不着意義了。這兩句話是說給衆人和他的門徒聽的，不是只對他的門徒說的。但是我們常常把這兩句話，解為只對他的門徒說的。我們不擴充自己的頭腦，去適合耶穌的觀念，反而縮小了耶穌的觀念，以來適合我們自己的頭腦。

耶穌統括宗教的內容，而成為愛人類與愛上帝的兩個觀念。他也告訴我們愛人類是什麼意思，說「你要愛人如己」，這樣，自己的利益和別人的利益，恰準平衡了。語曰：「愛人云者，一人有一人之價值，無人能有一人以上之價值也。」此為倫理上完全的規律。「愛上帝與愛人類」——世界上的宗教，還有比這更簡單更奧妙的嗎？世人却

要把這條規律，更加縮小其範圍，成爲你要愛你的鄰舍。但是這進一步的縮小，就分開了不可分的東西。結果，兩敗俱亡。人本主義，所以趨於凋落，也是這個緣故。因爲上帝本可給與它以深刻之意義，而它却把上帝離開了。

我們翻開耶穌論末日的話，說「我在監裏，你們來看我，」就可以看到宗教與社會的大混合，而打成一片了。他在這裏表示永遠負擔人類的需要和痛苦。不論人類是法律上的監犯也罷，是經濟上的監犯也罷，是社會制度下的監犯也罷，他總爲每個監犯代擔痛苦。假若這樣，那末基督正在千百個戰場裏面繼續受苦，正在千百個工廠裏面，繼續被人剝削呢！路加九章二二節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他若爲人子，則當然是必須的，因爲人類受了許多的苦，而每個人所受的苦，都是他所受的，因爲他是仁愛，進人他人之悲哀與創痛，乃是其本有之特性，他若進了這許多的痛苦，則「世界偉大痛苦之怒潮，不得不以此心爲通過之孔道」，且已成爲最重要之事實了。

中國的皇帝稱爲天子，他要每年一次向天稟報執行死刑的案件，並且一年當中以他自己爲執行天命的人。穆罕默德亦以其自己爲上帝所差遣，是神旨的執行者，是對人類實施天罰的。然而耶穌來，不是要執行天命，而是代天以入於痛苦悲哀罪惡之世界。他是人子，他在任 地方，接觸人類，人類也接觸了他。這樣，就使十字架不是一個最後的偶然的事實，而是從最初的生命過程中傳襲下來的一部分。這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東西。

耶穌在十字架上最後的一個思想，是爲着他的仇敵請求，說：「父阿，赦免他們，因爲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最後的一個作爲，是釋放那被擄的，說：「今日你要求我在樂園裏了。」所以在十字架的苦楚當中，還是堅持着救人的熱忱，直到他爲任何人不能再做什麼之後，耶穌纔知道各樣的事，已經完成，爲要使經上的話應驗起見，就說「我渴了。」（約翰一九章二八節）那就是他生命的總結；以他人之需要爲首，以自己之需要次

之。

他把這種救人的熱忱，縮成一條光榮的新命令：「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如同我愛你們一樣。」而使這條新命令富有意義的，乃是末一句，「如同我愛你們一樣。」這樣，愛人，不儘是愛人，而是如耶穌愛護人類一樣的愛人了。這樣，就使這條新命令發生了差別，發生了永遠的差別。

但是耶穌不但給門徒一條新命令，他也給他們一個新的權威觀念：「正如你會賜給他權柄，管理凡有血氣的，叫他將永生賜給你所賜給他的人。」（約翰一章二節）耶穌的權威，不是要用鐵棍子治人，而是要給他們「永生」，而是一種服務的權威。他的天國，是服務者的天國，是具有服務權威的一位統治的。

這是耶穌輸入於門徒的根本思想，這種思想，在新式的世界制度之下，就造成了人類關係的基礎。當他離開門徒之後，他的聖靈，還是向着無階級的社會，繼續邁進。當

三個外邦人去訪問彼得，彼得是否要去接待他們，還在猶豫的時候，聖靈就向他說：「起來，下去，和他們同往，不要疑惑，因為是我差他們來的。」（行傳一〇章一節）這裏就是聖靈激勵人們，向着無種族無階級區別的社會邁進。這是根據於事實的，正像彼得所說：「我明明看到上帝待人，彼此毫無差別。」（行傳一〇章三四節新譯）假若那是上帝的態度，則必須也是我們的態度，因為在精神方面，在行為方面，效法上帝，類似上帝，是基督教倫理的中心。

這和耶穌的仇敵所見到耶穌的，正相符合。他們說：「夫子，你待人無分彼此，這樣合法嗎？」他們要設計陷害他，結果反把他待人無間這一個明白的主張，顯示了出來。你想在他那時候所建立的基督教，是如何地不同啊！

凡表示基督教對於人類之態度，在許多話當中，其意義之深，莫過於保羅所謂「基督爲他而死的人」。一個人不再僅僅是一個人，乃是基督爲他而死的人了。我在街道上



而，再也看不見苦力。他是基督爲他而死的人。這句光榮的話，代表了更加光榮的一個事實。

保羅站在亞略巴古 (Areopagus) 當中，那是祭獻戰神馬斯 (Mars) 的一個地方。他宣稱「你從一本造出萬族的人，住在全地上。」(行傳一七章二六節) 保羅所謂我們人類的合一，或許就是現代社會學家正在從事發見的人類血統歸一的老生常談。但是保羅那時候，這句話還是很少聽到，即使現在，也不是各處地方，都以這句話爲老生常談的。事實上我們大多數的分離，就是由於相信保羅之語爲不確的緣故。最後，我們總會知道我們根本都屬於同一的血統，不過互不一致的社會統傳，却造出許多差別來了。這些差別，不是固有的現象，而是社會造出來的東西。一位有名的英國法官告訴我，說他已經發見東西人們的腦筋是一樣的。因爲他覺得英國的律師和緬甸的律師，在辯論當中，犯了同樣的錯誤。若能深加考究，就可以找到一個東西種族的基本同點。因爲人總是一

個人。

保羅解釋「人類同一血統」的理論，總括爲兩段簡單的光榮的話：

(一)在此，並不分希利尼人，猶太人，受割禮的，未受割禮的，化外人，西古提人，爲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歌羅西三章一一節)

(二)並不分猶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爲奴的，或男或女，因爲你們在基督

耶穌裏，都成爲一了。(加拉太三章二八節)

根據「人類統一血統」的事實，來斷定人類種族之團結，新式弟兄關係之產生，不能比上面兩段簡短的話更明白了。但是這種弟兄關係，也不是完全根據這個事實的。實在說，這種弟兄關係，乃是由於我們跟從一位人子而來，因爲在人子裏面，是不能有什麼階級差別的。假若我們仍舊有這樣的差別，則我們對於基督的名，雖然滿心頌揚，基督的精神，總不能與我們同在。我們若與弟兄隔離，則必同時與基督隔離。

但只是沒有這些階級差別，還是不夠，因為福音對於人類的態度，是積極的。總括言之，就是「你們各人的重擔，要互相擔當，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加拉太六章二節）以這句話為根據的社會，只能互相扶助，以謀合作，再也不能有競爭的了。基督的共和國，是一個互相扶助的社會，我們在這個新國裏面，不是根據劣性的生存競爭，而是德拉蒙德（Drummond）所謂「為他人之生存而競爭」。

對於被擄者的根本態度，可於保羅對於他兒子阿尼西母（Onesimus）的態度中見之。阿尼西母是一個奴隸，保羅寫信給他的主人說：「我現在打發他親自回你那裏去……不再是奴隸，乃是高過奴隸，是親愛的弟兄。」（腓利門一二）這個由於奴隸而為弟兄的變遷，是被福音精神所衝動的直接結果，現代的社會，若能完全被這種精神所統制，則我們必有一個弟兄的世界，就不致於發生現在這樣的混亂狀態了。無論何時，福音的精神流行之後，奴隸制度就得解放。雷基（Lecky）告訴我們，自基督教興，而

奴隸階級中，即產生一偉大的道德運動；出生於奴隸階級者，欲升充祭司，亦非不可能。這樣，最殷富最有勢力的人們，也要跪在他的足前，求他赦罪，求他祝福。

意大利第一座最偉大的東羅馬式的建築，是在拉溫那（Ravenna）地方一所聖微塔（St. Vital）的禮拜堂，即為查士丁尼（Justinian）所獻，而紀念一個殉道之奴隸的。基督信徒釋放了他們的奴隸，據說聖曼利奈阿（St. Malinia）釋放奴隸八千人，聖奧維丟斯（S. Ovidius）是高盧地方很富的一位烈士，釋放奴隸五千人。降及十三世紀，法國已無奴隸可放，許多教堂，就在節日的時候，釋放籠鴿，以誌紀念，並以基督的名，釋放囚犯。這種感情，在基督教精神當中，完整無缺，現在必須實施於社會，籍以釋放社會與經濟之奴隸。

此種釋放被擄者之精神，本為新式之天國所固有，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見之，發為憤激之語曰：「基督教以一切人類平等之教訓，傳布國外，貽毒

會，較諸任何其他所爲者爲更多。以原則言，基督教已從惡劣本能之蘊底，向一切崇拜之本能，人類彼此之隔賤，作殊死戰。由於基督教所產生之禍患，今且已入於政治，吾人對此，請注意之……此種多數人權利之信仰。若釀成革命，且繼續釀成之，則基督教應負其罪責。基督教者，一切卑劣分子對於高等階級之背叛也。」我們對於這樣的攻擊，心悅誠服，並且要在這種罪案當中，得到榮耀。但是有一件事情，頗感遺憾，就是這種基督教的精神，還不能全世界普遍地流行；而我們對於這種精神，還要一再加以前擋呢。

這樣的話，誰說不是呢？一八六一年，某一教會宣告「家庭奴役，爲上帝所指派」。並且宣告「保存奴隸制度，爲某某教會之特殊使命」云云。關於這個問題，那個教會當然是誤入歧途，違反它自己的福音了。那是過去的歷史。而現在所發生的問題，乃是教會全體，在反抗經濟奴隸制度的問題上，究竟處於什麼樣的地位？威爾伯福斯

(Wilberforce) 發覺英國貴族院的主教，對於否決釋放奴隸案，予以投票贊助。沙夫茲 (Shafsbury) 提出工廠礦業之取締法案，防止婦女與幼童之遭害，而在貴族院中，全排主教，投票否決，即熱心企圖釋放非洲黑奴之威爾伯福斯，對於解放英國工業界之白色奴隸，亦反對之。而教會對於這些地方，還可以昏迷不覺嗎？若仍繼續有視無覩，則基督教在未來之危機中，且將全失其見地，甚或喪失其生命。

在現代的生活裏面，有一個中心矛盾，就是艾迪 (Sherwood Eddy) 所說的：「宗教之在社會方面，本以崇尚人格，崇尚平等的弟兄關係，崇尚彼此共享的仁愛，爲其基礎；而我們現實之經濟制度，則以利潤之動機，所有權之操縱，階級間之不平等不公義，與彼此之爭鬪，爲其基礎，此爲全部之矛盾。」

我們跟從基督的，對於這種矛盾，只能採取其一面。我們必須站在自由的方面，主張一切人類的自由，生活各方面的自由。只有這樣，我們自己纔可以留存自由，因爲啓

示錄一三章九節說：「擄掠人的，必被擄掠。」又在人與財產間之抵觸處，做基督徒的，也只能採取一方面，以留存其基督之本色。印度有一位女教士，要蓋造一個三合土的屋頂，她給泥水匠詳細說明，要怎樣建築。但是那個泥水匠爲要節省費用，就沒有遵照她的說明。不久屋頂坍了下來，壓傷一個苦力孩，使這位女教士，受了很大的損失。當人家告訴她屋頂倒塌了，她就立刻去服事那個苦力孩，一點沒有注意到自己的損失，有些印度教的工人，談起那位女教士對於他自己的損失，這樣不注意，反而立刻去關心那個受傷的孩子，都覺得很奇怪。另外有一個苦力孩就說：「她是一個基督徒，而基督徒常常視人比物件重要呢。你明白嗎？」

我願這個苦力孩所說的，對於我們是實在的話。假若這樣，我們的世界，就要完全不同了。我們必須使它成爲這樣纔是。就宗教言，我們已使人類在上帝之下，一律平等；就民主言，我們已使人類在法律之下，一律平等；就社會關係言，不拘有人種之

差，膚色之別，尚必須使人各平等；就經濟關係言，所有財產，既生統制之權力，而成爲他人之束縛，則在此種束縛之下，亦必使人各平等，方爲妥適。

研究基督與共產主義之第二項，即凡被擄的，得由於一切束縛之下，釋放出來，讓他在弟兄主義的世界裏，作一個上帝的自由人。這種弟兄主義，要摧毀一切勢利性，凡根據有色與無色的，根據有階級與無階級的，根據有錢與無錢的，根據有才能與無才能的等等，一切勢利的區別，都要一律掃除。偉大的觀念，也不含有這些無關的東西，只是包括促進公益的服務罷了。那些促進最大公益的服務，就是偉大。

假若我們這樣行，世界就到弟兄主義的地步了。一位印度法科大學的教授，是一個婆羅門階級，他說：「若在基督教中，曾有其真正之弟兄主義，則印度六千萬婆羅門階級，至今或且均爲基督教之信徒矣。」若在基督教裏面，曾有其真正的弟兄主義，不僅靈性如此，凡社會經濟之事項，均包括之，則直到現在，或許全世界都在基督教的裏面



了。這種弟兄主義的概念教訓和情感，基督教裏面都已具備了，但是具體的事實，尙待實現，而基督教將來所站的地位，就要看它表顯弟兄主義，是否有力，以爲斷定。

二六，二，一六日譯竣。

## 第五章 對於殘廢病人的福音

我們在清晨，坐在阿什拉姆的一座山脊上默禱，正在與上帝交感的時候，有兩種聲音，突然打破了我們的沉寂。從這邊山脚，聽到基督教禮拜中「快樂日」的詩歌，那是如何美滿啊！從那邊山脚的一所印度茅舍裏，聽到乾咳的聲音，那又是如何痛苦啊！這兩種聲音，侵入了宗教的默禱，一種是由於靈魂裏出來的快樂的呼聲，另一種是由於疾病的痛苦發出來的聲音。宗教將故意迴避，不聽乾咳的聲音，而專為歌唱「快樂日」的人們打算嗎？還是對於那種乾渴的痛苦，要去設法救濟呢？宗教與疾病的痛苦，有否關係？宗教對於疾病的痛苦，有否計劃？

耶穌宣布「瞎眼的得看見」，那就是要把殘廢的病人，恢復健康。我們常常把這條東西，作為靈性上的解釋，正和其他各條一樣，以為這是指點靈性的盲目而言，但是我

不明白爲什麼不恰準照着字面解釋，因爲照耶穌的計劃，必要除去疾病的痛苦纔是。

就實在的意義說，基督教是宗教當中最唯物的宗教，以上帝爲人，與我們的肉體接觸，用人類的言語，向我們說話，並且用肉體表顯出來，指示我們怎樣在人類的環境當中生活，這是基督教的中心思想。福音不是一部關於人生的哲學，因爲人生哲學必須是抽象的理論。福音是一種事實，是在物質環境當中造就出來的一種事實。一個印度教裏面的信徒，有一次對我說：「靈魂由於心而受物之障礙，吾人必須去心以除此障，則靈魂即可不受身體之桎梏，而得解放。」在耶穌裏面，是沒有這種說法的。他生活在物質當中，並且藉物質而實施他的計劃。有一個印度教的苦行僧，其靈性程度，直到於觸金錢而戰慄的地步，緬甸的佛教僧侶，也是把他們的錢藏在手帕裏面，從來不用手去碰觸，深恐被錢所污。他們以爲物質是惡的，必須把它縮減到於最低的限度，這是制慾主義整個的立場。但耶穌不是這樣，他到世上來的時候，就說「上帝啊，你會給我豫備了

身體……上帝啊，我來為要實行你的旨意。」（參閱希伯來一〇章五—七節）原來那個旨意，是藉身體而實行出來的。

耶穌來，是叫人得生命，叫人得更豐盛的生命，而身體的生命，也是包括在內的。他對於得救，釐訂了一個新奇的界釋。他稱得救為「康泰」，為「全健」。他之所謂「得救」，就是全健的意思，就是要除去一切不全健的東西。罪是一種不健康的狀態。它使我們的靈魂，發生分裂，失去安寧諧和，而致貧血。這不僅是一種理論，這是一個事實。耶穌要把人們從罪裏釋放出來，使他們的生活調勻完整諧和，而具有一定的格律。身體的疾病，也是一種不健康的狀態。它也妨礙了人們的全健，阻礙人們達到至善的地步。因此，耶穌以除去身體疾苦，為其天國計劃之一部。保羅說：「我們藉身體的救贖，渴望着等候兒子名分的公然承認。」（羅馬書八章二—三節新譯）耶穌必然同意這樣的話。只有得到個人全部救贖（連身體在內）的時候，纔能實現完全兒子的名分。

耶穌的復活，即與基督教裏面的這種物質主義，很相符合，並且是一種最完全的表顯，若只以耶穌復活為靈性上之作用；則就是放棄基督教戰鬥最劇烈的所在，說：基督教是否能夠憑着肉體，並且在肉體當中得到勝利呢？耶穌的道成肉身，就是得勝肉體，而他的復活，却完成了這樣的勝利。即使他不從死裏復活，照理也應當復活的，假若他在肉體方面，不能完成勝利，則基督教之整個事態，必陷於謬誤。早年的教會弟兄，曾經遇到這種勝利的光輝，因為他們覺得各方面的生活，都已應付，而且已經得到勝利了。

人類之大敵有四，必須摒除：即罪惡，錯誤，疾病，死亡是也。意志的魔障，就是罪惡；思想的魔障，就是錯誤；身體的魔障，就是疾病；人身全部的魔障，就是死亡。耶穌以生命去對抗這些魔障，以我們稱之為奇蹟的能力，去對抗疾病與痛苦。但是那種能力，從不用之以表示單純的能力，只藉此以應人類之需要而已。我們曾經有一度常常

引用耶穌的奇蹟，以爲其證明神性所用的方法。到現在我們就不是這樣看法，我們覺得這樣毫無價值。因爲耶穌從來不用那樣的方法，賣弄奇蹟。只因爲人們有確實的需要，他纔使用那種能力，以應所需。他的奇蹟，甚爲懇摯，因爲實行奇蹟，只是適應需要，並不含有其他外加之目的。

且耶穌並不以醫治爲餌，誘人聽信他所講的靈性上的道理，他醫好人們之後，就讓這種醫治的事實，作爲天國降臨的一部。他到拿因城，使寡婦的兒子復活，把復活的兒子交給他母親之後，就繼續前行，顯然沒有叫那個寡婦，或是她的兒子，或是其他哀慟的人們，去皈依他。他已經把死亡除去，這就是天國降臨的一部分，且是真實的部分。他使睚魯的女兒復活之後，並不向她講論將來爲善的事，他只吩咐衆人，給她東西喫。死人復活，消瘦的得到飽食，他就滿意了。至於他醫治人們，人們是否相信他，是否聽信他所講的道理，却沒有理會，他只爲醫治而醫治，是爲其天國之一部。

還有，他的奇蹟，並不是要把不自然的狀態，引入自然狀態的意思；他的奇蹟，是要將真實的自然現象，從不自然的狀態中，恢復過來。瞎眼和目見，那一種是真正的自然現象呢？當然，目見是真正的自然狀態，所以耶穌叫瞎子看見，原是以自然代替不自然的一種現象。身體上爛着大麻瘋而與人們隔絕了的人，不是自然狀態，但是把他的大麻瘋醫好，使他歡歡喜喜地回到家裏去，那就成爲自然的狀態了。因此，醫治疾病，不是額外的同情，而是與他救贖的定義相一致的。他所謂健康，是整個人身健康的意思，連身體的健康，也是包括在內的。

上帝並不在人間散布疾病，疾病也不是上帝的旨意。祂要把疾病除去，疾病是天國的敵對。耶穌並不叫人們順服疾病，順服痛苦，他却把兩者都治好了。耶穌的主張，不是要順服環境，坐以待斃，而是要使用救贖運動的感化力，去改變環境。他的運動，不是一種使人知足的麻醉劑，而是改良人生作用。這不是勸人知足，而使人們的思維能

力趨於軟弱的東西，而是給與人們以果敢的精神，使他們相信罪惡與痛苦已遇敵對，而可以克服的一種東西。俄國有一個女戲子，面上顯出不信任我的樣子，對我說：「這樣，你是一個教徒了。你的身心軟弱，所以相信了宗教。你要有一個人，來扶着你的手，並且給你慰藉，所以就要上帝扶着你的手，做你的偉大慰藉者。你不能一人自立。」我回答她說：「你已經誤會了，因為我所抱的信仰，不是要求別人扶持其手而得慰藉，倒是要伸出自己的手來，向別人說：「我吩咐你，起來！」

耶穌從不安慰病人，他只是醫好了他們。假若拿因城的寡婦擡着亡子送殯的時候，印度的克利什那 (Krishna) 遇見她，也許就會根據神曲 (Bhagavad-Gita) 的理論對她說：「不要痛哭罷。因為自我並沒有死，自我是不死的。」釋迦牟尼也許要說：「不要痛哭罷，因為生存與痛苦是二而一的東西。滅絕欲根之後，就必進於涅槃，涅槃是無欲的地方，死人也必如此。」穆罕默德也許要說：「這是阿拉 (阿拉 Allah 者回教中稱神之語也) 的旨意，請



順服罷。」而耶穌却對她的亡子說：「少年，我吩咐你起來。」（路加七章一——一五節）印度的哲學家，或許要解釋這件事怎樣產生，爲什麼產生，而後就讓這件事情，一仍其舊。而耶穌則一點也不加以解釋，只是吩咐死人起來就罷了。馬克斯說：「哲學家已將這個世界，用各種方法解釋了。現在的工作，就是要去改變這個世界。」而耶穌對於馬克斯所說的這句話，是必定表示同意的。

耶穌看到罪惡，錯誤，疾病，死亡，是人類的障礙和仇敵。他將要去醫治那個啞吧的時候，他心裏歎息，好像說：「我們在什麼時候，纔能除去這個痛苦的束縛人類的負累呢？」他走到拉撒路的墓前，覺得死亡尙爲人類之壓迫者，心裏就動了義憤。當上帝的國完全降臨的時候，這四個仇敵，都必除去。生命在人類中間，必作統治。

耶穌的道理，是對於整個人生的道理。他並不只愛人們的靈魂，他却愛了整個人。一個印度的學生，從西方留學回來，就說：「假若那些人們，多多愛我，少愛我的靈

魂，則我早已成爲基督徒了。」耶穌並不只愛人們的靈魂，他愛人們的全體，凡足以妨害身體靈魂與思想的東西，他都要設法除去。所以在經上明明地說：「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在百姓當中，醫治各樣的病症。」（馬太四章二—三節新譯）天國的福音，共有三事：第一，思想的救贖，就是教訓；第二，靈魂的救贖，就是傳道；第三，身體的救贖，就是治病。而它的性質，是通俗的，是「在百姓當中」的。這裏就是整個人與整個社會的整個計劃了。

我們可以附帶地說，在新的天國裏，不但不主張身體的苦行，同時也不主張有思想之束縛的。當耶穌引用律法中最大的命令，他就加上申命記原來所沒有的一句話，說「要盡心愛主你的上帝」。上帝的國，要使用所有最好的思想，要使用人類智慧所能規畫的最好的方法。在緬甸有一個部落，往往在新生出來的嬰孩的頭上，套上一個鐵圈子，以抑住其頭腦之擴張。有些宗教也是照樣行。但是耶穌的福音，却與那種精神，毫

不相關。當耶穌說，「你們又爲何不自己審量，甚麼是合理的呢？」（路加一二章五七節）他就將宗教從古代的束縛裏解放出來，並給人們以思想自由的特許。這就是保證天國與時俱進，並爲各代文化運動之嚮導。在蘇俄學校裏有一個學生對我說：「這個學校，從前是一所教堂的院子，而現在教堂消滅，被學校代而有之，那倒很好，因爲教堂對於教育，很少貢獻呢。」這對於俄國的教會，或許是對的，因爲它專門舉行華麗莊嚴的儀式，對於教育，比較得少有貢獻。但是那樣的話，還是過甚其辭，因爲俄國教會最初成立的時候，覺得俄國是個野蠻的民族，於是在它未成爲頑固與迷信之前，曾給他們以科學之曙光，爲他們奠定文明之基礎。那個俄國孩子的話，不能用以反抗一般的基督福音，因爲基督福音所到的地方，學校隨之，如響斯應。世人之智眼，已被基督所洞開了。

且無論何處，凡基督感化力所到達的地方，都有這個醫治的願望，即在目前的科學時代，美國公立醫院之半數，均爲宗教團體所經營，這不是一個偶然的事實。密理干教

授(Prof. Robert Millikan)曾謂百分之九十五之利他事業與慈善事業，均直接或間接由於宗教機關之影響而來。科學或與人們以醫治之技術，而宗教却與彼等以醫治之動機。是故欲產生上帝的國，必須置科學宗教二者於較為密切之聯繫，用以解脫人類之痛苦，然後我們凡有愛心的，都互相聯合，為一切苦難的人們服務。有一位教士，患了肺炎病，即由於疾病，而激發願望，在印度創辦一所最大的肺病療養院。另一位教士，因他的女兒死於麻瘋病，就回到印度，建立一所世界上最大的麻瘋救濟院。新約說：「當世人認識了基督，他們就把疾病帶到他的地方去醫治了。」是的，當人們認識了基督，他們就奉基督的名，出去醫病了。有一位眼科醫生，按照醫院裏面確實的統計，已經施行一萬個人的手術了。我問他：「你的眼科醫務，是怎樣開始的？」他回答說：「我醫治眼疾，曾到如顛如狂的地步。我年青的時候，得不到病人醫病，就常常坐在診所裏，等着瞎眼的乞丐路過，就立刻出去，把他拉入診所，為他施行手術，連病人要對我反抗

的時間都是沒有的。因為我醫治眼疾，熱心如顛狂。」那是一種美妙的顛狂！在新約書裏，也具有同樣的熱情，甚或過之。

我在印度一個本地自治州的戲院裏演講，主席的是一個印度教徒的內閣總理。我的演講完畢之後，他就立起來說：「我不得不把今晚的會，和當我幼時所赴的會，兩相比照一下。那時候教士在街道上講道，常常被別人擲石子擲菜根，但是今晚當着講員解釋基督教福音的時候，這許多聽衆，竟是如此靜寂，連一枝針落在地上，也可以聽到。這種今昔的差別，是什麼力量造成的呢？我想不同的地方，就是在此：這幾年來，一般教會裏的醫生，住在我們中間，不惜勞力金錢，犧牲自身，爲人們醫病。這些虔誠醫生的生活，影響人心，因此就改變了全般的空氣，並且使今晚的會，能夠如此。」這是一種過當的頌揚，頌揚之外，又加以政府的布告，對一切階級，開放所有之水井與道路，歸於公用。布告的末後，又說，「本州的權利，必歸人人共享，正同州內的教會醫生，對

於任何人們，不論貧富，不論階級，一律醫治，而無等差」云云。這些醫生醫治了疾病，而在他們治病的時候，也教訓人們以天國的意義了。

耶穌潔淨聖殿的情景，乃是歷史上最美妙的一個感觸。耶穌在聖殿裏因人們的貪婪而起義憤，潔淨聖殿之後，「在殿裏有瞎子癩子，到耶穌跟前，他就治好了他們。」這些被趕出去的人們，覺悟到耶穌的忿怒，是正當的義憤。覺得被鞭撻而傷痛的地方，也就是醫治的所在，是對他們有益處的。那些貪婪的人，懼怕耶穌的這種醫治，而需要的人，就不怕了。這個情景是一個比喻，也是一個事實。我們若不從生活的中心，丟棄貪婪，則我們永不足以解除人身痛苦之重擔；我們除非把營私謀利的錢攤倒毀了，否則瞎子癩子，就永不會有一個治病的機會了，因為阻擋他們的，就是橫亘於生活中心的貪婪。我們若不除去這個貪婪，他們怎樣還能得到醫治呢？只有那些有錢可付醫藥費的人，纔能得到醫治的機會呢。根據倫敦一八八四年的統計，該地紳士的壽命，兩倍於勞

工。在黎芝一城，紳士的平均壽數爲四十四歲，而勞工只有十九歲；利佛浦的紳士爲三十五歲，勞工的平均壽數，只十五歲。壽命的長短，大部以經濟狀況之善惡爲根據。貧窮的人，不得不住於污穢窄狹的環境；彼等之早年夭折，並不是上帝的旨意，而是社會寧願犧牲多數人之需要，以飽少數人之慾壑的緣故呢。

蘇俄在合作制度之下，已經開始擬訂各種計劃，計劃一實行，每個人就要指定一個附近的醫院，從他未出生的時候起，經過童年壯年老年，都得免費醫病。這裏醫治的科學，已得合理之統攝，已經脫離私人營利觀念而爲集體的公益服務了。他們的成績，現在雖不及我們，但是他們的計劃和原則，趕過我們之前了。（有一位觀察家說，這種相差的距離，幾有百年之久呢。）我們除非把生活中心的貪婪，加以丟棄，加以改變，使瞎癩子可有醫治之機會，否則蘇俄的事業，終必緩緩趕過我們的成績。

我們若把現代非基督化的社會基礎，改變過來，成爲天國的基礎，則其結果怎麼樣

呢？

(第一)耶穌解除肉體痛苦的願望，必為我們的宗教觀點之主要部分，必須在工作的計劃中，表顯出來。治病又為我們對於人類的使命之一部。醫治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因為上帝治病，有其各式各樣的方法：有用氣候的，有用藥名的，有用剖解的，有用暗示的，有以其身體與上帝的靈作直接交感的。內外科醫生之技術，精神病家之透視，禱告者之信心等，不是互相競爭，乃是共同合作，藉以解除人類之痛苦。許多人或許要除去禱告對於醫治和貧困的效用，十八年以前，我曾用醫生和氣候的力量，去恢復我的健康，但是經過一年半的工夫，仍未生效。於是就在靜默的祈禱中，與上帝直接交感，而獲健康。我將來在身體上的疾病，不論怎樣，而十八年以來，從未病過，我的體格，也從來沒有這樣康健過。在波士頓日錄 (Boston Transcript) 裏面有一篇文章，題曰「拉巴教授檢驗龔斯德」 (Prof. Leuba examines Stanley Jones)，記着下面的幾句話：



「聖斯德在用禱告治病的時候，有改變他的習慣嗎！」

「答案是，『沒有。』」

「他有使行動遲緩，行事較前安靜嗎？」

「答案是：『我的工作，遠較從前辛苦了。』」

拉巴教授是一位傍觀者，說這「只是心理的作用」；我是當局者，說這是「上帝的能力」。我對於上帝與我這種直接的交感，感激之情，無可言喻，而我對於技術精良的外科醫生，在我生命中某一個特別的時期，爲我醫治的，也是感激無窮。我說這兩種治療，都由於上帝的能力。我們應當使用科學，也使用心理，並以禱告透貫之。同時我們也承認上帝在人類肉體上，使行交感的作用，以爲醫治。

普拉姆 (Beatrice Plumb) 講到特威爾 (Canon Twells) 所建的醫生禮拜堂裏面，看見有一個人進去，走到臺前，說：「我認識這個人的面貌，他是一個著名的外科醫

生，他的手術，乃是近代的奇蹟。這位偉大的人物，爲什麼到那個無人的禮拜堂裏去呢？……我看他把兩隻施行手術的精緻的手，放在聖臺的欄杆上，面目向上，好像正在靜默懇切祈禱的樣子。……我注視那雙堅強潔白的手，合十默禱，他在請求基督按手，和古時一樣，給他醫治的能力嗎？我不知道。但是幾天以後，我在報上看到他施行了一次外科手術，在外科醫史上是第一次的大成功，在以前，遇到這種可怕的病症，即是世界上最好的醫生，也必束手無策了。我就用帕累 (Pare)的話對着自己說：「我給他敷藥，上帝醫好了他呢。」那位外科醫生的手，與上帝接觸，乃是科學與宗教相會於一點，共同貢獻於解除痛苦之工作之象徵。

(第二) 得到醫治的可能性，不是在於個人之有購買治療的能力，治療是不用金錢購買的，是非賣品。所以耶穌爲人治病，從不收費。他這樣吩咐他的門徒：「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麻瘋的潔淨，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的得來，也要白白的捨去。」

(馬太一〇章八節) 一個業醫的基督教的信徒，已採取了這個使命的前半，作為他的格言，而把「你們白白的得來，也要白白的捨去」這兩句話，棄之腦後了。而我們對於這種情形，也不能責之太過，要知道現代整個的生活，原是以競爭與利潤的動機為基礎的。但是我們做基督徒的，必須改革現代生活的立場，使耶穌託付門徒的使命，獲得全部之實施。西門馬古斯 (Simon Magus) 以為上帝的恩賜，可以用金錢去購買的，彼得就說：「你的銀子，和你一同滅亡罷。」(事詳行傳八章一四—二四節) 至於現代，人們之消滅，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因為沒有金銀的緣故呢。在這件事上，我們必須改造社會，使一切人都可以負擔弱者的擔負，使一切人互相合作，聘請醫生，專心為醫治之服務，而再不以別人的痛苦，作為自己獲利的動機了。

(第三) 現代有許多身體的疾病，都是原於經濟的不平等而來的，我們為要防止這些疾病起見，必須將上帝賜給一切人的財物，作較為公平的分配。在古代的時候，缺乏財

富，叫做「害病」(sick)，事實上因為缺乏物質的力量，常常是害病。而這樣的疾病是可以防止的。從富人那裏，取得若干財富，以用於集體的公益，對於那些富人，可謂毫無困難，倒是好像在他們的頸上，除去了甲狀腺的腫脹，否則就快要將他們悶死了。因為財富好像是肥田的肥料。若不散播，只有肥料的一個堆積，散播之，則就有豐登之穀麥，飽食之人們了。

基督教計劃的第三項，是「使瞎眼的得看見」，也就是要使殘廢病人，恢復健康。一位世界著名的足醫專家，對我的<sub>一個朋友</sub>說：「我有使人行走的願望，」他說這句話，而響應基督教福音中所流露的熱情。我們現在必須表顯此種熱情，並且把它納入我們的工作計劃當中。

## 第六章 對於道德和靈性墮落者的福音

在耶穌的計劃當中，前面三條是指點靈性以外之事項的，第四條纔是指點靈性的方面了。說：「叫那受壓制的，得以自由。」

壓制或因被他人之蹂躪而來，或由於自己之墮落而來，而這條東西，似乎指點因自己墮落而來的壓制，墮落又全屬於道德與靈性方面的。勞撒 (Lazara) 所譯的阿拉姆文的聖經，把這句東西譯作「叫那受壓制的，用赦免使他堅強有力」，那就明白指示出我的見解來了。假若這些壓制必須赦免的話，則意思就是說他們之受壓制，由於他們之道德與靈性選擇之錯誤，換言之，即由於道德與靈性之墮落。我們因道德與靈性之墮落，而得到束縛與牽累，必須用赦免與救贖的方法，而復自由。所以耶穌就把這條東西，包括在他的計劃當中，以應人類切實之需要，就是「叫那受壓制的，得以自由」，就是使道

德與靈性的墮落者，得到救贖。

許多束縛，由於不正當的經濟關係而來，不是我們自己所選擇的結果；有些束縛，由於不正當的社會關係與政治關係而來，不是我們所能直接負責的；還有其他的束縛，又由於身體的疾病而來，亦與我們自身的意志無關。但是這三種束縛，並不能包括我們所受束縛的全體。我們雖從上述的三種束縛，盡數解放出來；但是仍舊可以受到嚴重的壓制。你雖然解決了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健康的問題，但是還不能算作人生問題全部的解決；你雖然將一個人關於這四方面所需要的，盡數給他，但是仍舊不會解決他在生活上的中心需要。那種中心的需要，是關乎他的內心生活的。某種由內心而生的束縛，只能歸屬於道德與靈性之問題，我們對之，必須負其責任；然而我們對於這種束縛，只負責任，而不能除去它。我們犯罪作惡，受道德律嚴厲之裁判，而無法避免之。

這樣的觀點，必遭多方面的攻擊。如印度吠陀派，以人類為梵天之一部，以道德之

錯誤，爲幻爲妄。一位婆羅門教的祭司，在美國支加哥世界宗教會議席上，宣稱：「你們是地上的梵天，稱自己爲罪人，就是罪惡。」但是這些吠陀派，因迫於坦白之事實，正在漸漸地道德化。因此，擯斥於吠陀思想以外之善惡問題，正由於需要而重入吠陀派之思想了。

近世美術愛好主義，亦排斥此種道德錯誤之意識，認爲不當之論證。然道德錯誤，仍表白於疲憊厭倦之心理，而美術愛好家之呈此種心理者且日多。蓋彼等之生活，有根本錯誤之所在。彼等呼「地獄」，以爲咒詛，實則只是形容其自己所處之地位而已。彼等又以道德律爲不當，而擯斥之。結果，此種律例：已爲生活上不可避免之原則。

共產黨或許要說人類是物質過程之一部，並無超自然之道德制裁，只有關於預期目的之機變作用而已。列寧說：「凡道德之出於超自然之觀念，或在階級觀以外者，吾人一律摒斥之。以吾人論之，道德純爲階級鬭爭之副助物，凡足以消滅昔日之社會剝削制

度者，均含有道德之意味。吾人不信有道德之永久律，吾人反對此種虛偽之騙局。共產主義之道德，與集中無產階級獨裁之戰鬪，實相雷同。」換言之，此種理論，主張凡足以助成階級鬪爭之目的及無產階級之獨裁者，皆屬正當。列寧又說：「吾愛好音樂詩歌美術，惟吾不能委身於此，因足以礙及吾之武力鬪爭也。」所以他不但放棄詩歌音樂美術，即永久之道德制裁觀念，亦一併除去之，因此種觀念，對於階級鬪爭，對於無產階級之武力戰，均有妨礙也。

惟上述云云，尙非共產主義道德論之全豹。彼等自稱唯物主義者，惟用單純之經濟現象，解釋歷史，曰唯物史觀；然彼等亦用黑智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之辯證法解釋之；所不同者，彼等拒絕黑氏之理想主義，而用之於歷史上之實在過程是已。詳言之，每種論旨，產生其反論旨，結果集合此種反論旨，而成一較高之形式，曰綜合論旨。資本主義爲社會進化過程中之一論旨，結果產生惡劣之勞工狀況，以爲其反



論旨，又由於反論旨而轉生一綜合論旨，即共產主義是也。此種辯證之程序，按步推論，直達共產主義之終的。在此，唯物主義已具精神之稟賦，蓋其辯證之推移，似已及於道德之目的也。趨向於道德目的之辯證程序，或可稱之爲物質程序，惟因其賦有精神之色彩，實已失其單純之物質性。因此，擯斥於共產學說以外之道德與靈性，又由於事實之需要，而重入於共產主義者之思想也。

按諸宇宙之真理，吾人既非梵天之一部，亦非物質過程之部分。吾人爲道德與靈性之動物，集合於物質世界中，而與護善抗惡之道德的宇宙相對立者也。

我們在樹林下的學生帳幕當中，舉行一個聖餐禮拜，在我們頭上，就停着一隻大膽的印度鴉，等候機會飛下來，攫取聖餐的麵包。這樣，對於聖餐桌上的麵包，就有兩種不同的觀點：學生看麵包是靈性世界的象徵，以仁愛與犧牲的十字架爲其中心；而那隻印度鴉，看麵包只是充飢的食物，再沒有別的作用了。現在誰說學生的觀點是迷信，鴉

的觀點是科學呢？你若喜歡的話，就去採擇鴉的生活觀；我情願採擇學生的觀點。即在現代社會運動中最唯物、共產主義，也不得以假託的形式，恢復道德與靈性。蓋道德深植於宇宙之本質，處處臨到我們，使我們不得不與之提攜。

一位著名的人本主義者，向青年人宣講離開道德的律例，在兩性關係上有權可以得一切性的經驗。我們或許可以廢棄道德，和他一樣。然而道德的問題，終必復來困擾我們，和困擾他一樣。當他患病昏迷的時候，就叫：「啊——，這樣是不對的；我們在世上必須有一個正當的兩性關係！」他對於兩性的關係，強詞奪理，似乎得到一個正當的結論。但是他雖然這樣強辯，而在他內心的蘊底裏，却正在呼號，袒護着道德的律例呢。

有一位印度的愛國青年寫信給我說：「我自犯罪歸來，自首至足，戰慄不已。」他為什麼自首至足戰慄不已呢？是法律要懲罰他的姦淫嗎？不，有什麼人看到他犯姦，

而懼社會之責備嗎？不，因為他深夜回家，沒有一個人看到他。但是他在道德律的範圍之內，看到自己，而厭惡自己。他入了不能自重的地獄，入了最不好的作惡的地獄。

即使那個人能得到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一切外表的自由，他也不能再自由了，因為他在自己的內心裏，已經鑄成了鎖枷。他已經把自己的靈魂，葬入地下，不能再像從前的公開坦白自由了。他已經自入於密室的監禁，在黑暗的幽閉中，帶上自製的鎖鍊了。

但是我們所需 解放的壓制，不只是肉體方面的墮落，也可由於性情墮落的結果，而受到壓制。我們的罪惡。有時屬於肉體方面的，但有時却屬於性情方面的。在浪子的比喻裏面，那小弟犯了肉體的罪，而他的阿哥，却在性格上犯罪了：他缺乏愛心，胸襟窄狹，自私為懷，脾氣惡劣。性格上所犯的罪，對於天國之損害，實不下於肉體的罪，或且過之。世人的靈魂，受到惡劣性格之壓制，一如其他任何之壓制。缺乏容忍，法利

賽主義，窄狹的民族思想，以及種族間之嫉視等，都在世人的靈魂當中，留下了許多偉大的傷痛。

耶穌說：「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馬太一六章二六節）一個  
人賺得全世界，或許不會受懲創，只是滅失了自己的靈魂。但是他那種內在自我的喪失，即賺得了全世界，也是代價太大了。靈魂稍加貶降，內心生活略有下墮，內心失去統一，則雖有外表之獲得，以為抵償，而所付的代價，仍屬過多。事實上在競爭制度之下，許多人都是犧牲別人而賺得一個物質的世界，只是在其內心裏面的自我，已經受傷了。西方的世界，困擾已極，一部分因為在這個改革不定的時期，恐懼社會組織的動搖。但是大部分還是由於良心的詰責，感到社會行為之不當，社會方向之迷誤，而遂置人類之生活於死地了，西方許多誠實的人，看到奢侈與貧困相對立，世界之半，陷於餓莩，而半則食之過飽，心裏甚為不安。他們覺得對於這種畸形的狀態，個人與國

體，均負其責任。因此，西方人的良心就困擾了。世人或可強辯此種狀態之失誤，然強辯適足以證明創痛之靈魂而已。我們剝削窮人，我們知道剝削的事實。我們所提出來的救濟，這裏變更點，那裏修補些，乃是一種半悔改式的不澈底的行爲。我們受了壓制，我們也知道受壓制。西方文化的靈魂，是一個損壞了的靈魂。我在印度鐵路上，看到火車傍邊貼着「損壞」的告示，然而還是繼續行駛。西方的文化，現在也是繼續進行，但是它知道上面貼着「損壞」的告示，應當要經過澈底的修理纔好呢。但是東方的文化，也是處處發生了裂痕，爲什麼我只說西方的文化呢？因爲在事實上並沒有所謂東方需要和西方需要的分別，只有一個偉大的人類需要罷了。

耶穌把「悔改」一詞，解爲心理，態度，與意向之完全改變，世界的文化，是否會有這種澈底的悔改呢？是否要改革根本的不公義處，就是要把競爭改爲合作呢？假若這樣，這個世界就可以得救了。但是在我們沒有澈底悔改之前，我們往往只做到半悔改的

地步。當約翰責備希律，教他務必放棄希羅底，說，「你娶這婦人是不合理的，」這正擊中了希律生活上的傷痛。希律吃了一驚。根據歷史的記載，說「希律做了許多事業。」是的，他做了所有的事業，只有一件必須的事沒做，就是放棄那個婦人。近代先知，也擊中現代世界之傷痛，就是競爭式的私人利潤制度，而我們也吃驚了。我們做出許多事來，只是沒有取銷競爭式的私人利潤制度。但是我們若不取銷這件困擾我們的事，凡是我們所做的，都不能得救。因為半悔改是不夠的。

耶穌的計劃，對於那些感受壓制，知道壓制，而需要救治的人，有點什麼貢獻呢？它應許「得以自由」，那是一個新的開端，新的產生。也是一種驚人的貢獻。但是這句話在我們的思想當中，成爲日常的口頭禪了，反而把它深奧的意義磨滅了。尼哥底母詢問耶穌：「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耶穌彷彿對他是這樣說，「這是可以的。我要給他第二個機會的福音，給他一個新的開始，使他以前種種譬喻昨日死，以後種種

猶如今日生。我要爲他解除障礙糾紛厭惡恐懼等內心的束縛。我要潔淨人格的泉源，使他內心的生活，甜蜜可愛。我要使那受壓制的，得以自由。」

耶穌在世界上的時候，曾經爲當時的人們，做了那樣的事，直到現在，還是一樣。有人把耶穌所在的屋頂拆通，縋下一個癱子來，請求耶穌醫治，（事詳馬可二章三十一—三節）耶穌一望而知其身體與靈魂，互有密切之關係。他知道身體的疾病是果，而靈魂的罪，却是根源。這個人的身體瘋癱，正是因爲他的靈性崩潰了。內心罪惡的重擔，較諸身體的疾病，更爲重冗。所以耶穌開頭就打破他內心的鎖枷，對他說：「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後解除他的身體的疾病。上帝對於現代的人們，或許也是這樣指示：假若你願首先治愈罪惡的傷痛，則身體的疾病，也自然除去了。換言之，根本要採取新式的態度，得到個別的與共同的悔改纔是。

一個正在行淫時被拿的婦女，帶到耶穌跟前：耶穌就彎着腰用指頭在地上畫字，

羞看那個婦女的羞怒。我們從不知道耶穌在地上所畫的字是什麼，但是我們知道他在那天指出兩種人的心腸來。(一)那些控告的人，假貌爲善，自以爲義，對於那個婦女，主張嚴厲懲處，耶穌就責問他們自己的罪；(二)那個婦女的心裏，大受困擾，而耶穌就用一句赦免的話，對她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事詳約翰八章三十一—一節)他一面壓制自以爲義的法利賽人，而一面叫那婦人受壓制的靈魂，得以自由。

和耶穌同釘十字架的一個將死的強盜，看破耶穌所受的譏恥，口沫和十字架的血，知道耶穌在悲劇的事態當中，作了人類靈魂的統治，他不論受到如何的恥辱，真正是人類的王。所以對耶穌說：「你得國降臨的時候，求你記念我。」耶穌就用敏捷的救治的話，回答他說：「今日你要同我在樂園裏了。」他是醫治靈魂傷痛的王，是赦免罪惡，解除罪的重負，而使人進入樂園的王。



這種新的希望，與失望的舊世界，交錯背馳，毫不足奇。因舊世界已失其感覺，正像格拉味所謂「神經之沮喪」了。而後新希望之感覺，於以產生。徹赤 (Dean Church) 說：「從早年的基督教歷史，直到現在，總是流露着一種莊嚴的喜樂。罪惡之過程，已遇其敵對。人類亦可普遍達到前此大衆所不能達到之良善，不僅此處或彼處少數人所能達到之良善而已。」因此，基督叫那受壓制的得以自由了。我有一位朋友，是印度的官員，每年要開一次露天的茶話會，慶祝他自己的生日。他邀請他所有的朋友，不論是基督徒的，或是非基督徒的，都去慶祝他的新式的生日，就是靈魂的生日。在這個會裏面，他就對朋友申述產生內在靈性的感謝。

在上面已經說過，這個世界，是一個道德律的世界。我們收穫自己所種撒的。我們所做的行爲，可以自由選擇，但是行爲所生的結果，可就不能自由選擇了。我們所做的行爲，當我們做的時候並沒有完成，還要在所造的結果上面，得到反應。我們作惡犯

罪，並沒有破壞上帝的律例，只在上帝的律例上，破壞了自己。我們好像打破這種律例似的，但是結果反與我們以震驚流血損傷的東西。我看到街上的一輛汽車，撞傷之後，立刻蓋上一幅大的油布，就拖開去了。他們不要別人看到下面損壞了的東西。我們也在自己傷痛的靈魂上，蓋上了表面的安靜，裝作若無事然的樣子，但是心裏知道，我們自己是明白的。「在這個道德的宇宙裏，自以為道德的上帝有可欺之處者，實為道德之懦夫。」

在這樣的一個律例世界當中，說「叫那受壓制的，用赦免使他堅強有力」，豈不是一種矛盾的武斷的觀念嗎？在這個鐵律的世界當中，還可以有赦免嗎？答案是：宇宙的鐵律，只不過是一方面，還有一種救治的赦免法，在宇宙間流行。身體的骨骼，一經折斷，則身體其餘各部分，均輸醫治之材料，急治其創；傷口發炎，則救治之血球，迅即羣集於傷口，以防外來之攻擊。多數死，而餘衆或可圖存。山邊受風雨之剝蝕，而自然

界卽生花草以掩其迹。此種救治之要求，運行於自然之全體，故在我們想到醫治的需要之前，自然世界，却早有其紅十字會之創設了。這種救治的要求，在十字架上得到實現和完成，造成犧牲的事實，藉以救治地上多數之傷痕。

十字架是上帝的救贖語，用生龍活現的事實說出來的。我在荷蘭國的時候，從窗外看到無綫電的架空綫，作成十字架的形像。燭體地之十字架，亦爲遙背天際之架空綫，實引起宇宙間最深之注意。表示事物之後背，卽爲上帝救贖之目的，必用全力救治我們之傷痛。祂爲我們的罪孽壓傷，因祂受了鞭傷，我們就得醫治。所以祂的傷痛，救贖了我們的傷痛。

一位著名的俄國少年婦女曾對我說，有一位大學教授，他在課堂裏講好哲學之後，就步出門外，休息在一個十字架的前面，並且向之作十字架禮，近傍住宅的一個工人看到了，就向同伴講了一句話，以爲批評，說，「黑暗哪！」假若那位教授，把十字架看

作魔術式的保佑物，或以十字架禮爲符咒之用，則那個工人所說的，正是對了，乃是一種迷信，乃是一種黑暗。但是假若他由於這些象徵，而看到救贖的仁愛，與他相遇於基督中，並爲揭開其內在之心靈，而追求此種救贖之仁愛，乃作十字架禮，則並非黑暗，乃是光明。

基督教的正統派，對於耶穌論到審判日的情景，說「我餓了，你給我喫……」的一段，往往感到困難。然而那就是十字架自身的功能——一個永垂千古的懺悔地。若人人之飢餓，卽是他之飢餓，則人人之罪惡，都是他所擔當的罪惡了。我們所有的分化和爭鬪，又扯碎了他的身體。十字架不是在猶太山上的一個偶然的事蹟，這是「宇宙的根本計畫」。

十字架是上帝改變人的方法。共產黨也相信人類之改變的。馬克斯說人類影響環境，改變環境，而在改變其環境之際，自身亦受其改變。或曰：「染者染衣，染者之

手，亦染其色。」我們認爲這句話是對的。所以我們要置人類於最高之環境，造成上帝的國，作爲社會與靈性之終極的制度。當一個人去適應這種制度，並且把它在自己的心裏，在周圍的環境裏，促成其實現，則他也必被改變，成爲天國裏道德與靈性的模範了。但是這個天國，已經在基督裏人格化了。基督本身，就是可與我們相見的天國。因此，這個天國是極端人格化的，並不是空洞的非人格的東西。

但是在我們能適應那個天國的環境之前，我們必須先有內在的自由，除去阻礙我們去適應天國的東西，就是道德的錯誤。上帝在基督裏面，給我們赦免，解脫我們內心的罪惡，「叫那受壓制的，得以自由」。

共產主義不認爲有那樣的需要。它只從人類肩上，解除外部的負累，而置這些內心之重負於不顧。它只救治了世人之微傷，它的救治，太輕微了。它以爲世界上並沒有永久的道德律，所以沒有破壞律例，也沒有受到傷痛。唯一的道德，就是階級鬭爭，無產

階級獨裁，與共產國家之設立。馬克斯作成共產國家之綱要，擬訂達到共產國家之步驟，並規定共產國家之道德。所以他代替上帝，自居創制道德之地位，而作共產國家之先知。現在有一種新式的三位一體觀，正在俄國發展了。我在一個俄國學校裏最下層的扶梯上，看到一幅馬克斯的巨像，掛在那裏，上樓就是列寧的像，最上一層，又是斯太林的像了。這三幅畫像，印象和大小，都是一樣。馬克斯是共產計劃的創制者，共產主義道德律的擬訂人；列寧是馬克斯主義的發揮者，並且是共產國家的創設人；斯太林是應用共產主義之解釋，而實行共產主義的人。這就是無神的共產主義中的聖父聖子聖靈，已合三位爲一體的了。在列寧格拉的反宗教博物院中，建着一座列寧的銅像，脚下刻了一行字，說：「列寧死後十年，其精神尙與我們同在。」這裏，我們覺得共產主義，是有儀式有正統思想的一種新式的宗教制度。

但是在這個新式的宗教制度裏面，已經灌輸了馬克斯的痛恨仇視報復的精神。馬克

斯之精神，雖甚犧牲，然好鬪而多怨。此種精神，索已流貫共產主義之全體，流毒所致，即在共產主義之內面，凝成仇視與報復之血塊，一望知其爲傷痛，細審究竟，誠屬傷痛。而他們還沒有把它治愈呢。

反之，在天國裏面，就是基督的精神，就是仁愛與犧牲的精神。當我們把生活納入基督的熱烈豐富救贖的生活裏去，我就覺得周身得到健康與救治了。除去傷痛而得到全健，換言之，就是得救。在這裏，共產主義毫無使命，試問階級的仇敵掃滅之後，個人內心的傷痛，將怎麼樣呢？他們就無話可答了。

人類之爲人類，其所最需要者，就是改變，就是改變其生活之主要情感，再沒有比這種改變更需要的了。若如阿德勒（Adler）之所說，人類最要之本能，即爲爲我之本能，則改造世界，變自私破壞之目的，爲建設友愛之目的，實係根本之要圖。一個印度的政治家對我說：「我明白我所需要的了。我需要改變。我必須把自己改變過來，或

是憑着別人所已經改變的心腸，使我的心腸熱烈起來，以求改變。」他說這句話，不僅顯示了他個人的心，他也顯示出每個人的心腹來了。

凡任何世界改造之計劃，缺乏此種根本之改變的，就是沒有顧到人性的根本要求，而是斷片的，局部的，不充分的東西。共產主義棄去這種根本的需要，而基督却把它放了進去，所以我選擇基督。



## 第七章 一個全世界普遍的新開始

說到用個人改變，以作改變社會制度之基礎，許多人就覺得這樣沒有把社會制度改變過來的希望，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他們覺得這樣的結果，太緩慢，太不確定。最多也不過把社會的病態稍稍減却點就罷了。此種方法，已經試行二千年，其間接的結果固然偉大，而社會之根本罪惡，不論有個人的改變，還是永續如故呢。奴隸所有人得到改變，則奴隸與其所有人間之關係，可較良善，虐待之程度，亦於以和緩，惟兩者根本不平之立場，還是和從前一樣。現在一般基督徒的資本家，和緩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殘酷性，使其較易忍受，但對於現社會組織中之根本關係，仍未過問，由此，一部分人們，即不作工，亦可溫飽如故，而另一部分，則不作工，必遭餓殍。對於這種根本的不公義，即非和緩的方法所能救濟的了。所以個人的改變，似乎太緩慢，太沒有用處。

共產黨的方法，以促成社會目的爲開端，先把舊制度掃除淨盡，以武力實施新制度，藉此而希望改變社會之個人。個人之習慣觀念精神，必須使其逐漸適合新制度，既能適合新制度，則他就是一個改變的人了。因此，依照共產黨的方法，個人的改變，是由外而內的，非由內而外的。他們以爲這樣的方法，結果比較得快，亦比較確定。結果比較得快，或許是對的，但所謂比較確定耐久云云，則尙待事實證明也。

但是基督教的計劃，是否只限於改變個人而及於社會的方法呢？也有其改變社會制度而及於個人的方法嗎？我相信基督教的計劃，是兩方面兼營並施的。因爲天國的福音，是打破舊制度而實施於社會的新制度。這種制度，對於國家，對於個人，均有其貢獻。耶穌就希望猶太的國家，接受這種新制度的天國，並且把它表顯出來。「上帝的國，必從你們奪去，賜給那能結果子的百姓。」（馬太二二章四三節）施洗約翰叫猶太國的民族悔改，預備那將要來的和他的新國來到。耶穌抱同樣的觀念，向猶太國的民族呼籲。當

他走上橄欖山，演講登山寶訓，在寶訓裏面，就規定新國的原則，和摩西在山上頒布誠律，造成猶太民族，正相對照。摩西頒布誠律，造成神權政治的國家，耶穌宣布律法，重造猶太國，重造全世界。猶太的國家，因其領袖不良，而拒絕天國的計劃，於是耶穌的目標，轉向猶太國的人民。即如此，而耶穌講道的時候，還向着猶太的國家，涕泣懇求，說：「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常殺害先知……」(馬太二三章三七節)到了最後，他重新提到救國的目的，差遣門徒說：「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國聽。」(馬太一六章一五節)一個團體，一個國家，都可以接受天國的計劃，並且把它表顯出來，而耶穌就在他的門徒面前，保持着這樣的一個思想。

這種由改變社會而及個人並由改變個人而及社會的方法，正適於他的天國計劃的末項，說，「報告上帝悅納人的禧年」，或作「報告主的五十周年紀念」。說五十周年紀念，似乎是比較正確的意義，因為這條東西，當然是指利未記二十五章十節所說「第

五十年你們要當作聖年，在遍地給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這一段的。到那時候，一切奴隸，都得自由，一切土地，都歸原主，也就是要歸還每個人，因為原來上帝是把土地賜給每個人的。在這個五十周年紀念當中，要限期重新分配土地與財物，防止土地財物入於少數人之手；要造成人與財物，及人類相互間之正當關係；要造成人類大概的平等；要防止世人憑着累代財富的積貯，以經濟手段，統制別人，蓋欲產生並維持人類的弟兄關係，只有把那由於經濟不平等所造成的個人間的鴻溝除去，纔能辦到，而五十周年紀念，就要歸人類於平等的地步，並由此而造成人類之友誼。

耶穌抱着這個觀念，並且把它作為天國計劃的高潮點。五十周年紀念，是根據公義平等友愛的一個民族的新開始，所以他的天國，也是根據公義平等友愛的一個世界的新開始。五十周年紀念，已經成為「主的五十周年紀念」了。他就把它擴大範圍，應用於世界。他希望人類全體與個人，都能得到覺悟，得到重生。他要改變個人，而及於社會，

但也要改變社會制度，而及於個人。他的天國計劃，是謀人類集體之生存與再生的，是一個全世界普遍的新開始。

我們觀察人類的天性，有兩種可能的方法。一種是相信個人與個人間，種族與種族間，有幾種永久的差別，乃是先天的遺傳，所以個人或種族的命運，是深植於他們的血統裏面的。根據這個立場說起來，勢必至有某種人類，永遠是劣等的民族，又有某種人類，永遠是高等的民族。要有一個比較優良的種族，其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把它特意蕃殖起來，而經過的時期，顯然是要很長很長的了。

另一種方法，是看個人與個人間的差別，原於先天之遺傳的，不若成於社會遺傳者為多。所謂社會遺傳，就是外部的環境，對於個人所施影響之總和。凡氣候，經濟，社會，政治，道德，宗教等，對於吾人所施之影響，莫不各為社會遺傳之一部。此種社會遺傳，今失其平衡，遂致社會之組織，利於此，而不利於彼。結果，人類所賦之才能，

亦各不同。然此種由於不平的社會遺傳而來之不平等，必將除去之，以至於平等。然後可使吾人發見人類天性之同一；可使吾人發見多數認為先天遺傳之物，均由於社會之遺傳而來；可使吾人發見世上並無永遠劣等之民族，亦無永遠高等之民族。世界種族尚未開化者有之，然無永久高等或劣等之差別。我們爲盎格羅撒克遜族之後代的，尤應主張人類天性同一之見解，因爲羅馬人塞維阿 (Servius) 曾經講到我們撒克遜的民族，說：「市上最爲愚魯醜陋之奴隸，乃爲彼等之由於不列顛而來者。」

改變社會之遺傳，使個人或團體接受此種新式遺傳之影響，則個人與團體，或可得到完全之改變，然必須繼續接受新遺傳之影響。馬克墨累教授 (Prof. McMurray) 說，只有你受到影響的一部分環境，纔真正改變了你。他的話是對的。這種接受影響的反應作用，是改變人類的命定因素。今日我遇見一位先生，他有兄弟五人，一位是一所著名禮拜堂裏面的牧師，一位是教員，一位是基督教青年會的幹事，一位是大學裏的學

生，還有一位是一個大學裏的體育主任。他們的父親，是一位印度被摒階級，乃是下層階級中之最下層的。但是他由這個下層階級而做了某大教會的總會長。有一位教士說：「我們若失去了他，則寧願失去我們當中任何五位教士呢。」在他曾經做過被擯階級孩子的地方，他做了二十年的市議會名譽主席。他曾經有幾次要想辭退，但是市政當局不肯讓他走。他們說：「能受印度教教民與穆罕默德教教民之共同信託的，在這個城裏面，你是唯一的人了。」假若他停留於他所出生的社會遺傳中，則他或許賦有被擯階級的思想精神與性格了。但是他擺脫被擯階級的環境，進入了新的社會遺傳，就是上帝的國，並且接受了它的影響，結果他就升高地位，在智識道德靈性上，可作我們任何人的匹敵了。他只用一代的工夫，竟得到如此的改變。

有許多東西，我們以為先天遺傳下來的，其實却只憑社會的條件決定的。由蘇格蘭父母生下來的兩個孩子，在印度做了孤兒，一個是由印度的基督教徒領去養育的。他的

環境，全是仿效婆羅門階級的，所以那個孩子長大之後，凡是他的言語思想和精神，都是婆羅階級的樣式。另一個孩子，是由一個英國家庭領去養的，所以那個孩子的語言思想與精神，都是英國樣子。後來這兩個孩子在一處地方會見，各誇自己的優越，都以為自己與對方的人，毫不相關。其實一個並不是婆羅門階級，一個也不是英國人，他們是同一對蘇格蘭的父母生的！什麼東西改變了呢？不是先天的遺傳，乃是社會的遺傳改變了。由此而他們得到徹底的改變。

我用二十七年的工夫，觀察這個原則在東方運行。我相信它是對的。假若這是一個真實的原則，那末人類就有着無限的可能性了。社會遺傳，是我們自己造出來的東西，好壞都在我們自己手裏。我們可以創造人類所要的社會遺傳。假定我們造出一個新式的普遍的社會遺傳來，而得到世界人類普遍的響應，則我們就可以在短時期內，重造全人類了。基德 (Benjamin Kidd) 是近代的社會學家，是叫我們注意這個原則的第一人。他



說你可以藉改變社會遺傳的方法，在一代裏面，重造一個民族。他說由於這種社會遺傳而產生「理想之熱忱」(“The emotion of the ideal”)，若把「理想之熱忱」改變過來，則整個民族的生活，也改變了。

現在請看這個原則的運行罷。先以日本爲例。五十年以前的日本民族，是沾染昔日習慣，迷於古代舊學，而頑固不化的，你看到他們，就會說：「這些人民是不會改變的，因爲他們是不變的東方人之一部。」但是現在他們改變了，徹底改變了。他們已經學得西方的文藝與科學，而有餘裕！那是什麼改變他們的呢？當然不是血統的改變，因爲血統還是和從前一樣。只是他們的社會遺傳已經改變了，由於社會遺傳的改變而產生「理想之熱忱」，全國響應之，結果，或善或惡，總是徹底改變了日本的國家。實際上只有一代的工夫，而把日本整個的國家，重造了一翻。

再說土耳其。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你看到土耳其的人民，處處都充滿昔日回教的

陳舊氣象，你會覺得他們是一個不變的民族。但是十四年以後，土耳其完全變成一個新式的國家了。他們有了新的思想，新的動率，新的目標。這是什麼改變他們的呢？土耳其的教育總長對我們說：「從前我們生活的根據是在亞洲的，現在我們把它移植於歐洲了。東方所有的神明都是坐着的，而西方的神明，却是立着的。現在我們已經背棄東方坐着的神明，而跟從西方立着的神明了。從此以後，我們土耳其不再是被動的順服的文化了，我們要做積極的民族。」他們現在正是積極的民族。他們與從前大不相同了。他們的血統，今昔都是一樣，但是改變了「理想的熱忱」，因造成新式的社會遺傳，而土耳其的人民完全改變了。我並不說這種改變是善的，或是惡的。我只說有這樣的一個改變：「歐洲的病夫」，已經返老為童，氣壯力健了。

這個原則，在俄國的運行，更為顯然。你若先看一九一七年的俄國，然後回去睡覺，醒了，再來觀察一九三四年的俄國，你就會看到他們是前後完全不同的另一個民

族了。然這並不只是在他們生活上外部組織的改變，他們生活的全體，都改變了。凡是他們的動率，他們的氣質，他們的精神，他們的目標，都被改變。不論是善是惡，他們總是一個不同的民族了。他們的血統，今昔無異，而民族精神，却大不相同了。爲什麼呢？因爲理想的熱忱改變了。因改變理想的熱忱，而得到新式的社會遺傳，而羣起響應，而結果徹底改變這全人類十分之一的民族，並且只經過了十五年的短時期。

至於德意志的改變，不論你贊成與否，而希特勒的德意志，和五年以前的德意志，總是不同的了。五年前的德意志，是一個頹喪而戰敗的國家；現在的德意志，却是很活躍的，具有挑戰式和侵略式的國家。日耳曼民族的血統還是一樣，但是他們有一種新的理想的熱忱，滿布全國，受熱烈之響應，於此而數年之間，即產生一新式之德意志。

這裏我們已經概括了一個重要的原則，是充滿偉大之可能性的。根據這個原則，人類可於簡短的時期內，得到普遍的改變。假若人們能接受地上天國的理想之熱忱，則只

在一代裏面，就可把人類生活的全體，爲普遍之改變。

世界正因這個原則而奠定了基礎。直到現在，人類總是互相隔離，但是現在因交通發展，正有聯絡的機會了。人類的思想，可以很迅速地傳布各處。一個世界的頭腦，正在產生，所以我們現在要提倡全世界普遍的改變，也是很可能的。

到了現在，基督教只不過是在西方被多數國家所容納的一派宗教罷了。基督教已被統制政治經濟生活的外教思想所包圍。大部分的生活，就是根據教外思想與教外的手段決定的。我拿晨報讀到下院的辯論如左：

培文：假若我說去轟炸印度無防禦的村莊，是一種非基督教的行爲，這樣就是誘惑軍隊不忠於帝國嗎？

印斯基普：是的，在這個法案之下，一如在現實一切法律之下，都是如此。

培文：那末我們現在可以斷定，教軍人做基督徒，就是不合法的行爲了。

這段辯論，正可與美國的一個案件相比照。坎拿大的馬金托教授(Prof. Macintosh)

因反對參戰，而失去了加入美國國籍的資格。照這個立場說，基督就永不成爲公民的了。

事實上基督教已經被視爲一種不切實際的東西，只可實施於天上，而不能實施於地上的。當中古時代之實施基督教，實爲施行基督教以外的東西。乃是一種混雜物。數世紀以來所處的地位，同於列寧及其信徒在俄國所處的地位，將來的基督教，似乎也可以得到列寧及其共產黨在格倫斯基 (Kerenski) 治下所得的同樣的機會呢。

目前的世界，是正在混亂猶豫缺乏自信的局勢中，因爲是否有一條可能的出路，尙之內在之確斷。因此，基督教統制人類思想，情感與目標的時間，已經到了。其他的一切東西，已經崩潰，或是正在崩潰，已經破產，或是正在破產。一切東西，似乎都在宇宙的道德事實上面，破壞其自身，因爲宇宙是不會作這些非基督教方法之後援的。或許因人類受悲痛經驗之警戒與教訓，仍舊皈向基督的策劃，也說不定，因爲基督的天國計

劃，在吾人自己的錯誤所造出來的混亂世界當中，是一個唯一合理的救濟案。人類看到其他的一切，都不免陷入世界於窮境。這樣，或有澈底醒悟之可能，由此而嚴格皈依基督及其天國之計劃，以爲唯一之出路。

換言之，或有臨到「主的五十周年紀念」之可能，由此而產生一個全世界普遍的新開始。假若人們能接受天國理想之熱忱，如同接受國家思想之熱忱一樣；假若人們對於天國，有了愛國的思想，如對於國家的愛國思想一樣，則新式之社會遺傳，即可產生於世界，而世界就可在非常簡短的時期內，得到改變。

在這個全世界的新開始裏面，就是在「主的五十周年紀念」裏面，究竟可以有點什麼東西呢？最主要的東西，却都包括在舊約所載五十周年紀念的裏面了。（參閱利未記二五章一〇——一七節）

就是：（一）自由——一切奴隸，都要釋放；（二）平等——土地歸還原主，就是歸還一切人們；（三）友愛——除非把奴隸釋放，把土地重新分配，否則就永遠不會產生友愛的

了，因為經濟的裂痕，使人類分化，使友愛之產生為不可能的了。

我們已經向上帝提出別種條件的世界覺悟，要以不改變社會與經濟的根本關係為條件。而上帝就沒有接受。我們呼籲世界復興，而世界終不復興。若果以我們自己的條件而復興世界，則劣果隨之，宗教之制裁力，且或用以釐定不公義之關係了。因此上帝超然獨立，而靜候之。我們現在所提出之五一周年紀念，不是上帝所悅納的禧年，因為它不適用於上帝的國，上帝就不能接受我們的禧年。現在的基督教運動，既以私人利潤，社會束縛，以及可怕的不平等，為其目標，則上帝怎樣可以用祂的力量，促其運動之成功呢；祂等候我們改變方針，解放各式各樣的奴隸，重新分配上帝賜與一切人類的土地與財物，主張一切種族一切階級共享的友誼。祂等候我們向這個目標，去提倡基督教的運動，則此種運動之後背，必有上帝無限之大能，以作隱助。上帝的力量，必歸於我們所用的了。

「但是講到釋放奴隸，重分土地財物，那就好像是共產主義的了。」有些人提出這樣的反對。我承認這很像是共產主義，然亦不能不是這樣。事實上基督教以其固有的性質，在最早最早的時候，就有共產主義的表顯了。使徒行傳裏所記載的共產制度，不是一種偶然的額外的東西，乃是福音精神所產生的自然結果。這種制度，亦不是以聖經之某章某節為根據，乃是憑基督教自身之思想與態度而建立的。所以耶穌和他的門徒，在使徒行傳的時代，早就實施共產的制度了。他們雖然實施共產的制度，却很少有人們去注意它。他們營公共的生活，有一個公共的錢袋。我相信基督教若能真正實施於地上，則必造成某種集體共享的形式，與現代的共產主義，頗為近似。但是沒有它的階級鬭爭，沒有它的殘忍壓迫手段，沒有它的拒絕自由，也沒有它的物質的無神主義。反之，在天國裏面，尚有許多東西，為現代的共產主義所不具。馬克斯的共產主義，在天國裏就變成反動的東西，因為天國自古就是感化人類思想的最激烈的主義。共產主義只改變



人類的經濟關係，而這個新的天國，却要改變人類一切的關係，連人類之自身，也要加以澈底的改變。天國不是一個避難的羊圈，用以保障現實狀態之安全的，而是要打破整個舊制度，再重新建設起來的一種新制度。我們已經慣於平庸無損的思想，而看到真實的東西，反不認識了。

那種集體的共享制度，究竟採取什麼樣的形式，我不很確實知道。而這種天國的制度，要包括共產主義所有的一切優點，倒是可以斷定的；其所產生的價值，與共產主義不同，也是可以斷定的。共產黨在目前所建立的，只不過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只不過是一種達到共產主義的過程而已。即在真正的共產主義國家建立之後，上帝的國，也要審判其劣點，使其採擇某種較良的東西。換言之，共產主義不是人類終極的目標，而天國就是了。假若你向早年的基督徒說，完成共產主義的事實，就是完成天國，他們就會覺得可笑，因為他們知道天國固然包括了集體的共享，但是天國的目標，不僅止此，要

比較集體的共享，偉大得多。蘇俄的人民計算一切事件，均以其十月革命爲紀元，但是蘇俄的十月革命，和「主的五十周年紀念」，並不一樣。

天國實現之後，決不會讓弱者退無可退，魔鬼從而擄其後隨的競爭制度，繼續存在，這是我確實知道的。基督教在任何情形之下，必不宜受資本主義及其前途之束縛。因爲基督教在資本主義尙未產生之前，早已存在，在資本主義已經改變之後，還要永遠存在。若資本主義無改變之餘地，則必除滅之，而代以較爲公平之社會制度。我相信基督教不能適合於競爭之制度。競爭不是它的精神，它在競爭制度之下，卽有消滅之可虞，因爲競爭並非基督教之本色。它的本色，是仁愛，是友愛，是共享，所以它在合作制度之下，纔和自身的精神相適合了。現在基督教被世人視爲一種行不通的計劃。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它在這個競爭的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真正是行不通的了。當你想到一個社會，以剝削與競爭爲基礎，弱者受強者之剝削，並以各種可能的方法，以圖消滅他人之

競爭，那末，基督教當然好像變成妄想和不可能的東西了。啊，商業是商業，基督教是基督教，這一對孿生子，就從來不會碰頭的了。就現在的商業來說，當然是如此。但若是想像到一個合作的制度，則除却基督教以外，一切東西，都似乎不合理的了。當人類決定不根據競爭，而以合作為基礎的時候，他們就不得不皈依基督教，以為其社會活動中唯一的精神，而嚴格之事實，亦正趨人們於這個方向，以求絕對之生存了。我們若是尚且相信現實制度可以通行的話，則我們終不免把基督教放逐於修道院內，禮拜堂內，並且只在禮拜日不工作的時候，用到基督教而已。但是世人得到一個結論，說現實之競爭制度行不通，正在崩潰（我們快到崩潰的地步了），必須歸向到天國的福音來，這纔成為正常的狀態了。

俄國大革命的初期，有幾位教士，將美國教會之社會信條，告訴列寧，列寧回答說：「是的。假若這是你們所主張之事項，那末就請繼續做去罷。」但是當他在四周圍

看到俄國的教會，不但不表顯教會的社會信條，而且是特權與沙皇主義的反動集團，於是他就堅執往昔的態度，反抗一切的宗教了。在未來的世界危機中，一般實行家與思想家，也會在基督教當中，看到地上天國的基督教嗎？假若這樣，那末基督教是能產生新制度的唯一的正常途徑了。

人們要用革命的過程，或是主的五十周年紀念的過程，來產生新式的制度。這兩種過程，都表示了新舊的過渡，但是兩種過程，在人類的腦筋中，產生了完全不同的兩種印像。革命就是流血威嚇壓迫仇恨和紅色恐怖！主的五十周年紀念呢，人們已經斷定這是唯一的出路，接受新式弟兄主義之感徹，願為建立天國而犧牲，像願犧牲於前次的歐洲大戰一樣，並以希奇的新式的喜樂，向着主的禧年猛進，這種喜樂，不是從競爭的思想中可以得到的，也不是以憤恨與壓迫而產生新制度的思想中，所能產生這種喜樂的。這是人類最後的一種歡呼，因為他們已經為一切人類，為弟兄的世界，為主的禧

年，而找到一條大衆的出路了！

諧歌般的出路，還怕行不通嗎？我以為現代的制度，就是缺少諧歌的性質；就沒有別的，只有很不諧和的慟哭，因為它正由於重大的不公義，而在我們的眼前崩潰了。蕭伯納 (Bernard Shaw) 是一位諷刺家，是一位社會主義者，是一位基督教會的評論家。他說：「在我觀察六十年的世界人事變幻之後，覺得世界的痛苦，毫無出路，除非基督來做近代政治家的工作，而採取其所有之途徑，以為解脫。」換言之，我們願意基督來設立主的五十周年紀念。

吾人由於這五十周年紀念促成的世界覺悟，而希望基督不僅視作一種個人改變的方法，而且也是一種可行的世界改革計劃。主的五十周年紀念，是上帝的悅納年，是上帝所悅納的唯一之禧年，因為這是一個改造與重建的年頭。由此，假若這是一個上帝所悅納唯一之禧年，則我們也必須悅納纔行，否則就讓我們消滅在混亂掙扎當中罷。

人類會悅納這個禧年嗎？是的，我想他們必定悅納。因為有兩個理由，可以根據：

(一) 醒悟 我們知道人類漸漸認清舊的途徑，已經閉塞，而行不通的了。我們在过去犯了這許多錯誤，那是對的。但是這些錯誤，對於我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彰顯過；對於人類事業的智識，也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豐富過。從前我們所犯的錯誤，隱藏而不覺，到了現在，就逐漸顯明出來了；從前我們懷着的自私，亦隱藏不覺，到了現在，就消除迷妄而大悟了。人類的思想，因應用嘗試的方法，日益無意識地潛在地基督化，因為基督教以外的途徑，已經證明，都不過得到混亂的結果而已。所以客觀的事實，正在推動人類，使他們不得不向這個唯一的出路——天國——猛進。

(二) 願望——但是醒悟並不是人類唯一的推動力。人類的推動力當中，還有願望。我相信人類對於新時代以隱藏在心裏的願望，較諸我們大多數所能認識到的，更為豐富。他們常常遏止那些願望，不是因為他們愛好陳舊的時代，而是因為他們找不到一個

較好的選擇。但是讓人們明白天國是真實可行的出路，是惟一可行的出路。而這個潛在的基督教勢力，就要光芒萬丈，而主的五十周年紀念，或許比較我們所推測的，更爲接近了。

二六，三，一五日譯畢。

## 第八章 促進天國的原動力

在任何運動的幕後，動機的力量，總是最關重要的東西。你或許在心中有一個完善的動機，而那個動機或許被錯誤的手段所損壞了。那種損壞，或許是永久的傷痛，因為你不能止住錯誤的方法，錯誤的方法，往往直達於目的，而成爲結果之自身，而毀損原有的目的了。所以我們必須研究：在耶穌的計劃後背，有什麼動機的力量？

我們已經知道他的五項計劃，就是：（一）傳福音給貧窮的人；（二）釋放被擄的人；（三）醫好瞎眼的；（四）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五）主的五十周年紀念；那個禧年，是一個全世界普遍的新開始。但是這一切，除非在其後背有一種推動的力量，置諸實施，否則只不過是一種理想，是毫無用處的。而且這五項計劃的推動力，就是這段聖經裏面的第一句：「主的靈在我身上。」原動力是從這位靈活的上帝而來的。天國的概念由上帝



的思想產生；天國的完成，也是靠着上帝的力量。

我們曾經擱置原動力的討論，直到我們顯然遇見此項計劃的時候，纔把它提出來。假若只就計劃的各條，來討論一下，則許多人們，也許就在計劃的條文上停止行動，而置實際的問題於不顧了。因此高談靈性的力量，往往使許多頭腦，逸出了常軌，使他們不能拿定主要的問題，這是一種事實。但是我們在上述各章，已經立定了計劃的基礎，所以我們可以在這裏討論實施計劃的力量了。因為這個計劃，若是照我所敘述的一般，則只有上帝與人類，共同合作，纔能夠實施這個計劃呢。

對於這個新的制度，及其實現之方法，有下列數種可能的態度：

- (一) 馬克斯共產主義——一切均以人力為依歸。
- (二) 啓示說——一切均賴上帝之恩賜。
- (三) 神秘說——專重內在之作用。

(四)苦行說——絕滅世俗的慾望。

(五)解脫論——要去變賣你一切所有的，主快來了。

(六)巴德主義——相信社會有進步；惟人類毫無能力，必須坐聽上帝之旨意。

而最近於基督教之立場的，就是相信社會有進步，人必須盡力，好像是全部靠託人力似的；同時必須信託上帝，又好像是全部靠託上帝似的。

對於這個新制度的主張，在基督徒當中，可分兩派。一派是頭腦新穎的基督徒，他們採擇耶穌的計劃，但是沒有去理會計劃後背的原動力。他們關心對於貧窮人的福音，關心釋放被虜的等等，他們覺得這些東西，都很重要，至於談到靈性的力量，那不過是靈性上的一種幻象而已。這些基督徒，就是我們當中的人本主義者。他們時常很誠實很懇切。但是他們大多數人，都覺得困頓不堪，而且沒有比他們的困頓更明顯了。他們缺乏內在的力量，因此就不堪生命的負累。杜威(John Dewey)就表示這樣的語氣，說：

「現代主要的特性，是任何建樹的哲學之絕望，不僅在其專門的意義上是如此，且其全體的立場與態度，亦莫不如此。……其結果所致，就是失望的感覺。」德賴瑟 (Theodore Dreiser) 說：「我覺得生命之在這不可解的世界當中，完全是妄是幻，我所能作的最好的結論，就是我對於這生命的一切，究竟爲的是什麼，我連最模糊的觀念，也得不到。……我從我所看到的，得不著什麼意義，我就是紛亂驚慌地過日子。」亞丹士 (James Truslow Adams) 說：「我們正在泥濘中掙扎……現在的情狀，急需某種規律……我們入迷了。」羅素 (Bertrand Russell) 說：「我們必須把將來建築在無可如何的失望之穩固基礎上……人類的生命，短促無力，那緩慢命定之死亡，必輪到他身上，和一切人類的身上，既無憐恤，又是黑暗。」克魯希 (Joseph Krutch) 說：「我們的舌腿，已經失色，生命的諧和，也失去了。……我們已經到了一個生存空虛的地步……我們已經慣於無神的宇宙，但是我們還沒有慣於無愛的宇宙，只有當着我們熟習無愛的時候，纔會認

識無神論真正的意義了。」巴比特 (Irving Babbitt) 是一位宗教的人本主義者，作成如此之要求：「對於內心生活的真理，作為某種形式之重新肯定，宗教的，或是人本的。否則世界的文化，就必感受根本的威嚇了。」有一位近代的婦女寫信給我說：「我們正像害病的孩子。我們很有需要。」

這些人們，大多數是非宗教的人本主義者，他們都覺得很困頓。他們已經靠過人類的力量了，他們不知道再靠什麼纔好。但是那些採擇基督教計劃，而忽視其計劃幕後之原動力的，也不免有一種過度的困頓。總之，基督教的福音，不僅是一種命令，而且也是一種恩典。我們若不接受那種應許，則我們會覺得福音所要我們做的，就做不到。許多人沒有接受那種勝利氣概之應許的，往往帶着譏刺的性質，詢究基督教的方法，是否真正能行。他們覺得他們必須採擇馬克斯的強迫手段，藉以產生新時代。他們缺乏充分內在的力量。

在另一方面，有些人只採取內心的力量，而沒有顧到基督教的天國計劃。他們追求靈性的力量，非常熱心，而對於天國的計劃，則就馬馬虎虎地過去了。他們往往很高興地說：「主的靈在我身上。我很高興，並且，感謝上帝，天堂就是我的家了。」而他們的宗教活動，就止於此了。因為我們大部分的靈性生活，好像是壁爐裏的火，火焰太烈，反由煙囪直昇，屋裏的人們倒少能利用它的熱度了。因此，靈性的力量，必須依據一個充分的改革計劃而來，否則與計劃無關的靈性力量，在基督徒的方面說，是不結果子的。

譏刺的人本主義者，實施基督教的計劃，沒有基督教的靈性力，與熱心追求基督教的靈性力，而沒有基督教計劃的人們，都是不結果子，而軟弱無力的。他們兩派，都是崇拜一半的偶像，而互相攻擊。他們兩方的爭論，各有其一部分的真理，也各有其謬誤。我們現在必須把他們兩派，聯成一氣，互相貢獻其自己之真理，則兩方面所崇拜的

半偶像，就除去了。基督教的計劃，沒有靈性力量，是一種虛假的東西；基督教的靈性力量，沒有計劃，是一種無謂的東西。必須把兩者聯成一氣，而後方成一新式之世界。

個人福音與社會福音之衝突，就是只採取靈性或計劃，而崇拜一半偶像的結果。這樣的衝突，必須以合作之方法除去之。我們兼需兩者。即特別注重社會之俄國共產黨；現在也說在人類思想中確立社會思想之基礎後，當以注重個人教育及其發展為第二步。我們做基督徒的，却由這一個注重點而轉到另一個注重點，不能把兩者一同保守在我們裏面。說到賀川豐彥氏的貢獻，就是他能夠包容社會計劃與個人靈性二者於其自己之生活中，及工作中，而獲得驚人之平衡。他相信個人的改變，但是這種改變，必用於社會改造之事業。正像有一位法國的哲學家說：「一個人除非在他的品性當中，有非常顯然的相反的兩端，否則就不會有力的了。基督教也除非在它的性質當中，非常顯著地含有

個人福音與社會福音之兩端，否則也總是不會有力的了。

我們必須明白這是上帝的天國，若創立天國，受聖靈之指導，則天國即為上帝的力量所產生。我們除非在上帝的領導與權力之下，舉行重造世界的運動，否則我們的事業，必至雜亂無章，猶如俄國，因為運用不適當的手段，就把良好的目的，弄得雜亂無章了。要知道人的國度，時常被弄糟。我們必須把我們的見識提高，使我們的觀感深刻，用上帝的聖靈，來穩定我們游移不定的意志。

主的靈在我們身上，作為改造運動背後的原動力，這是什麼意思呢？耶穌用「主的靈」，我們要用「基督的靈」，因為基督已經把上帝表顯出來了。他將不確定的上帝，表顯出一個確定的品格來。由於基督的品格，而顯示了上帝品格的隱秘，並且在人類歷史的傳統上（那是我們所能了解上帝品格的唯一的地方），使我們明白上帝是什麼樣的一位。當我們向一個目標前進的時候，上帝的品格，就決定那個目標和進行的性質。基督

教的計劃，不是投機事業；它以完成萬事的上帝的品格爲其出發點，爲其奮發的力量。我們已經從耶穌基督那裏，看到上帝的品格了。在我們的圓桌會議席上，有一位年青的教員說：「在萬事紛亂中，一位基督般的上帝，把住我的內心了。」上帝實在把住了我們的內心。而且不僅如此！祂也從世界改造運動中，排除各種妄誕的學說，使它與上帝的品格，互相調和一致。

上帝的品格，是決定產生新制度之工具的，是排斥武力和壓迫的，因爲崇尚人格，是基督精神的要素。「看啊，我站在門外叩門。」（啓示錄三章二〇節）是在這個世界裏面一句驚異的話語。這個世界的門，現在是毫無禮貌地擊破了；個人的人格，也被剝奪，也被壓迫，用來接受一位獨裁者的意志。上帝不是最高的獨裁者，而是無上的天父。祂並不說「不論那個兒女的損失如何，我要克服他。」祂却說：「不論我的損失如何，我要幫助那個兒女，去克服自身。」這裏就有一個很大的差別，而這個差別，也就是馬克斯的方



法，與基督教方法主要的不同點。

尼部爾 (Reinhold Niebuhr) 說，除運用武力之外，即不足以成就新式之時代，所謂武力，他必定是指軍事的力量，因此，他就廢棄基督教方法，而採取馬克斯的手段了。你若採取馬克斯的手段，則你就不得不採取基督教以外之目標，因為基督教的目標，只有用基督教的方法，纔可以達到。說用馬克斯的方法，來達到基督教的目標，那是荒謬的說法，因為基督教的目標，早已被所用的方法去失了。方法裏面的精神，必成爲目的之一部。當十字軍以血戰而從回教徒手裏，取得耶路撒冷之聖城，他們覺得基督不在那裏。基督已經在他們所用的方法當中失却了。

馬克斯的方法，可以獲得較爲迅速的效果，效果雖速，而頗有疑問。斯太林歡呼「俄國不久必成一大規模之工廠，且成一偉大的機器，」這是對的，或許連人類也包括在機械化的當中了。建立一種機器似的人物，作爲理想的目標，說「看哪，這位理想的

人物」，這也許會滿足一部分的人們，但我是們寧願觀看基督，即是在他被人拒絕而釘死於十字架的時候，還願說，「請看這位人物罷。」你不能由於強制手段而造成自由的人類，猶如不能用粗劣的豬耳做成精緻的絲囊。馬克斯主義者說，這些強制手段，只不過是暫時的狀態，一到國家消滅，就取銷了。然蘇俄的國家機關，日益普遍，日益獨裁，這種取銷強制的機會，是不會有的了。蘇俄是在歐洲當中組織最精密的國家，它不但沒有放鬆人民的自由，而且加緊了壓迫。假若你去適合蘇俄的制度，則你就可享受相當的自由，這是對的。但這只不過是尙同的自由，而不是立異的自由，也不是避同的自由。只許循着一個目標去進行的自由，不論有多少自由，不論對你有多少的益處，總是一種束縛。你不能改變制度，脫離制度，只能去適合它，否則就是滅亡。這種方法，已經成爲目的之一部，變做永久的東西了。

正在民主主義產生的時代，歐洲就憑拿破崙一身，而鑄成莫大的錯誤。那時候民主

主義對於人類是一種強制給與的恩惠，不論人類是否願意，必須使其接受。所以拿破崙就用武力強迫他們愛好民主主義了。他要用屠殺弟兄的手段，去促進弟兄的友愛。其結果呢？拿破崙把黠武主義之遺物，繼承於歐洲，現在快要把歐洲毀滅了。他把獨裁的觀念，輸入歐洲思想界，而這種獨裁的觀念，現在正在從事於民主主義之毀滅了。丹麥人征服愛沙尼亞人，強迫他們做基督徒。後來日耳曼人來了，因為愛沙尼亞人沒有等候他們來受浸禮，他們就絞死愛沙尼亞不少的長老，並且把愛沙尼亞人重受浸禮。愛沙尼亞人跳進河裏，洗去了前次所受的浸禮。歐洲現在正在洗去以武力和強迫所責成的民主主義。俄國到了最後，也必遇到同樣的不可避免的結果。它暫時成功，到了最後，則其強制施行的制度，及其制度之強制施行人，必皆遇到聖赫勒拿的命運。（按聖赫勒拿為拿破崙失敗後被各國當局所放逐的島）  
耶穌說：「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其實人類全部歷史，就是這句話的一個註釋罷了。

馬克墨萊教授(Prof. MacMurray)說：「獨裁遠非共產主義社會之一部，而是與共產主義相衝突的。此爲法西斯主義與共產主義之主要不同點。」這是對的。但不論與共產主義衝突或一致，獨裁的制度，總已在俄國採用了。而採用這種獨裁的制度，或許就是最後的毀敗。列寧說：「國家生活的大問題，只有用武力去解決的。」是的，暫時可以用武力去解決，不過到了最後，問題又回來了，就是在大問題的解決中，怎樣可以除去所用的武力。一個魔術家的徒弟對師傅說：「師傅，我苦惱極了，我已經召到鬼怪，但是我不知道怎樣可以脫離鬼怪呢。」假若你要拿某種東西來解決你的困難，你也許不得不付妥協的最高代價。在錫蘭幾個國王當中，互相鬭爭。葡萄牙人運着鎗砲來到錫蘭，有一個國王求援於葡人，葡人援之，而得其國。荷蘭人亦來援一國王，亦得其國。有一個印度本省的國王，求援於盜，而抗其敵，盜援之，而奪其統治權，直至於今。

你要使用武力，作爲你的幫助，但是不復需要幫助的時候。你又用什麼辦法除去它呢？上面所說的例子，就是證明這種危險的。而俄國豈不會成就這樣的一個例證嗎？

耶穌是不用武力去陷累他的天國的。「我的國不屬這個世界，否則我的僕人就要相打了。」相打是現實世界立國的標幟。他們以戰爭建立國家，並以戰爭維持之。惟耶穌的國「不屬這個世界」，它的開創，不是率循歷史和自然的程序，乃是由上面打破歷史與自然之程序而建立的，因此，它所用的方法，很不相同。我們時常用低級的自然法，以求生存。自達爾文在低級自然界中發見適者生存的公例以後，人們就以此爲福音，而立刻以它爲人類生存的方法了。這是西方各國的悲劇。這個公例在前次的大戰中，領導我們到於地獄的邊涯，現在又要領導我們到於第二次大戰的地獄中去了。我們不在上面的天國裏，去尋找生存的公例，反到低級的國裏來圖存。低級的人國，抗拒他人而自圖生存；高級的天國，爲着他人而自圖生存；低級的人國，憑刁滑體力而適者生存，高級

的天國，憑救贖的方法，而為不適者圖生存；低級的人國，用自己之爪牙，以染他人之鮮血，高級的天國，以自己之犧牲，而流自己之鮮血；低級的人國，從事於相互之夷滅，高級的天國，從事於相互之合作；低級的人國，以戰爭為結果，高級的天國，以友愛為目的。

所謂「我的國不屬這個世界」，不是說完全屬於另一個世界的，也不是說與這個世界的事，毫不相關。因為耶穌說：「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謂「不屬這個世界」，是指天國的來源而說的，雖則天國建立在這個世界上，可是它的來源是在另一個世界上。

在聖經裏面有三段紀載，好像說基督教運動的事業，是可以運用武力的。「你們不要想我來，是叫地上太平。我來，並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動刀兵。」（馬太一〇章三四節）路加也把這個意思，寫了一段話，與馬太所寫的，很相類似。他說：「我來要把火丟在

地上，倘若已經着起來，不也是我所願意的麼？我有當受的洗，還沒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們以爲我來，是叫地上太平嗎？我告訴你們，不是，乃是叫人分離。」

（路加一二章四九—五一節）

現在請讀者注意罷。路加把馬太所說的「刀兵」，解作「分離」了。因此，馬太所謂「刀兵」，並不依據字面去解釋。福音並沒有帶着刀兵來，却是已經產生了分離的狀態。而這種分離的狀態，也是應當產生的。它並不以不公義爲基礎，而呼籲着「和平！」當這個世界把公義與不公義混做一氣的時候，實必須有一個善惡問題的分野。福音並非是不惜任何代價以求和平的浮華輕佻主義。它是堅持它的主張，而至死不渝的。請注意「分離」的地方罷。實際上這段經文的本身，已經告訴我們什麼是分離了。他來，要把「火」丟在地上，而「火」是什麼呢？就是「洗禮」，受洗是什麼呢？是一個十字架！所以分離的地方，就是一個十字架。從前是一個十字架，現在還是一個十字架。這是根據人們是否被十字架所統治的問題的一個分離。十字架主張以善勝惡，

以愛勝仇，以光明勝黑暗，以痛苦勝世界。這是上帝的強制方法。但是這種強制的方  
法，變成內心的激勵力了。祂不論對祂的損失如何，總幫助我們，使我們克服自己。這  
是上帝的全能方法。那種全能，結果不會使我們無能。我們若救起這個世界，則同時也  
就救起我們自己的品格和自由了。

這是把世界分做兩邊了，馬克斯主義者站在界線之一邊，而基督教徒却站在另一  
邊。到了現代，仍舊是一個該撒或基督的問題。不過近代的該撒，不是主張帝國的獨  
裁，乃是主張無產階級獨裁的。所持的主張，比從前好些，然而還是不脫武力和強制方  
法的一個該撒罷了。關於競爭與合作間的論戰，共產黨的主義，較為高尚，共產黨必要  
得勝；關於該撒和基督兩種方法間的論戰，則基督的方法，較為高尚，基督必要得勝。  
用強迫的方法，實現理想，乃是一個大大的錯誤，因為以強迫的方法實現理想，就  
減少理想的價值了。在印度的一個城市裏面，我看到青年會前面做上一個標語，說：



「青年會是用 Club 來實現的一個理想。」（查英語中 Club 一字可有二個不同之意義既可作俱樂部解亦可作棍棒解）他們的意思，並不說青年會是用棍棒（武力強迫的方法）來實現的一個理想，Club 一字，在這裏應作俱樂部解。但是按照共產黨的意思，共產主義倒真正是一個用棍棒（武力強迫的方法）來實現的理想呢。法西斯主義也是這樣。基督教是用十字架來實現的一個理想。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是造就奴隸的，而基督教是產生自由人類的。共產主義與法西斯主義，以其特殊之性質，造就奴隸，乃是不得不然的結果。

我立在列寧格勒的方場上，看到一個顯露在我前面的比喻。在一所天主教堂的走廊上面，放着一架工廠的機器，雖沒有什麼顯明的用處，而是安放作爲象徵用的。表示在這個新式的文化當中，機器已經取得教堂的地位了。它擋住了進入教堂的去路。基督釘在十字架上的一個像，懸在教堂的傍邊，他的腳幾乎碰到了街道的人行道上，有些過路的人，往往停足下來，吻他的腳，以表敬意。在街道的另一邊，恰準和基督的像相對

照的地方，站着一隊共產黨的新兵，正在操練，他們正在練習刺刀，每人輪流刺着一個假造的人。他們的指揮官，以很懇切的語氣，指示他們怎樣刺腹，教他們有一個更好的成績。在這裏，兩種不同的概念，碰在一處了。就是刺腹的刺刀，或是被釘的基督。那個概念較爲有力呢？在暫時之間，刺刀勝利。但這只不過是暫時的，因爲這不是一個公道的辦法。而我所見到的懸在與舊制度結不解緣之天主教堂背後的基督，也不是新約中的基督。這是一個諷刺的像。但是基督有一個方法，可以永遠留存其諷刺，像他留存荆棘冠冕蘆葦寶座和朱紅袍子一樣。真正的基督，最後必爲馬克斯主義者和其他一切人們所接受的，不是以頹廢之教堂爲背景的基督，而是以新式之天國爲背景的，是主張終極之新制度的。當這個狀況出現之後，十字架看起來很適當，而刺刀的辦法，就覺得不相宜了。因爲你不能剖開一個人的肚子來，把真理裝進他的心裏去，也不能截斷一個人的手足，來產生相互的友愛。我不能想像刺刀會向着新時代進攻。但是我可以看到那些明

顯的傷痕，看到一個仁愛犧牲友愛的宇宙，去救治這個掙扎仇恨不公義的世界。因仁愛比仇恨持久，故十字架比刺刀持久，而有存留之價值。當世人之良心，獲得深遠之見地，而一致簽訂凱洛公約的時候，就要非難運用刺刀之方法，認為是犯罪的行爲了。現在世人的良心，還須獲有一較爲深遠之見地，那樣，在十字架當中，就可看到人類之友愛了。

若我說到共產黨的動機，以爲過甚其辭的話，則就讓有力的共產主義論述家齊納維夫 (Zinovieff) 來告訴我們什麼是共產黨的動機罷。他說：「忿怒的仇恨聲，就是我們的喜悅。列寧教訓的整個要素，都包含在這句話的當中了。」列寧自己也說：「爲要實現和平，必須破裂人類的腦殼。」

當耶穌不擇刺刀而以十字架爲實現天國之方法，他選擇了一條較長的道路，對他自己的損失更大的道路。但是到了最後，繞圓圈的最長的道路，倒還是到家最短的路程

呢。「道路雖近，上帝卻不領他們從那裏走。」（出埃及記一三章一七節）最近便的路程，不是要把上帝截去，因為那樣的近路，會敗壞整個的計劃。挪威的人民，大部分是由國王和主教向非教徒巡行佈道，纔成爲基督徒的。假若他們聽到福音，接受了，那就很好；假若他們猶豫不決，則就在他們的肚子上，放上了一鍋的赤炭，迫他們決定其信心。這樣，確實幫助了他們的決斷。但是在這個佈道的過程當中，福音之被赤炭所焦灼，實較那些人的灼傷的肚子，更爲利害。歐洲因用武力宣傳福音，仍舊受到不可醫治的傷痕。那些放棄基督教方法，採用武力，以求迅速之結果的，讓他們記住，若以武力實現這個天國，即達到成功地步，亦爲另一制度，而與天國完全不同，歷史家柔和地記載「德國的貴族，把庫爾蘭（Courland）和里窩尼亞（Livonia）基督教化之後，就把這兩處地方奪過來了。」然而真正的基督教，在那種方法當中，曾經受到十二分的傷痛，幾乎致於流血而死了。而被人摧殘的基督教，其恢復傷痛之力量，仍是驚人；不拘如何被人摧殘，仍能繼續其

力量，表顯其生氣。則未經摧殘的真正的基督教，又將怎麼辦呢！

基督曾經叫世人分離，但是這種分離，並不是永久的。他叫世人在低級的世界中分離，使他們相遇於高尚的世界。只談團結，造成低級世界裏謬誤的不公義的團結，那是一種危險的感情作用。基督要分離人們，因為人們的生活，被種種的謬誤和不公義所牽累了。但是他在分離當中，又叫人們在高尚的世界裏，再合而為一，因為他是用十字架分離的。所以凡用刀兵去分離人類的，是永久的分離；凡用十字架去分離人類的，只不過是在低級世界當中一種暫時的分離，必在高尚的世界裏，合而為一，並且除了發生種種分離的罪惡。

人們往往在他們權力所在的地方，分離了世界，但是也有人在他們自我犧牲的地方，分離世界嗎？這是一個分離世界的新方法。基督分離世界，以拯救人類，使他們復合於高尚之世界。其目的不是分離，而是較為高尚的團結。

聖經上說耶穌贊成用武力的第二段紀載，是耶穌用鞭子趕出聖殿裏作買賣的人，而潔淨聖殿的事。（約翰二章一三一—一六節）但這是說耶穌運用武力的一種微弱的根據，因為事實上他並沒有用鞭子打買賣的人，只是打了那些牛和羊。所以經上說：「他拿繩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趕出殿去。」這個「都」字，是形容一切的牛和羊的。他若向那些作買賣的人使用武力，則他們或許要把他撕成粉碎，使他們從聖殿裏逃走的，倒是他的恐怖的目光呢。打牛羊的是他的鞭子，而鞭撻人們的，却是他的義憤。而他現在就要用那些同樣的武器，來潔淨人們的聖殿。

聖經上說耶穌贊成用武力的第三段紀載，是耶穌對他門徒所說的幾句話：「但如今……沒有刀的，要賣去衣服，去買刀……他們說，主阿，請看，這裏有兩把刀，耶穌說，夠了。」（路加二二章三六—三八節）這也是證明使用武力的微弱的根據。在表面上看，耶穌說殺了的兩把刀，似乎很難作反抗衆人的充分的軍事準備！我們必須尋求某種其他的解釋。耶穌

剛纔問他們，當出去的時候，沒有錢囊，沒有口袋，他們缺少甚麼沒有，他們回答說，沒有。衆人本來是很和睦的，但是現在環境變了。他們要走進仇恨的環境裏去，他們也不像從前一樣，被別人供給生活了，門徒誤會了耶穌的意思，此可於耶穌不耐煩的口氣當中表顯出來。因為他們說有兩把刀，他回答他們說：「夠了，夠了。」（根據莫法）好像是說：「你們還不明白我說刀是另外一種意思嗎？」這是一種溫柔的譏刺。這樣的解釋，可以從耶穌被拿的事跡中看得出來。當彼得拿着一把刀，削去大祭司僕人的右耳，耶穌就責備他說：「收刀入鞘罷。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他就曲身拾起了削去的耳，說，「讓我至少來做這件事罷。」他就醫好這個僕人的耳了。（路加二二章四七—五）

北美合衆國戰事部，曾經出版一小冊，說：「耶穌授與他門徒以使用刀兵的權力，聖靈的恩賜，表示他可以根據聖靈所燭照的基督徒的良心，安全地去使用刀兵。」但是這本小冊子，沒有提到彼得用刀的時候，耶穌對他說：「收刀入鞘罷，因凡動刀的，必

死於刀下。」這本小冊子的作者，沒有提到耶穌講刀的最後一句話，乃是「收刀入鞘」。現在就讓黷武主義去聽耶穌所說的那句最後的話罷，否則凡是耶穌所說的，一概不要引用就好。凡是黷武主義所做的，都是削去人們耳朵的作爲，此外什麼也沒有聽到，對於理性，對於感覺，都麻木了。

事實上養成世人很深的偏見，去反抗布爾札維克主義的，是它的階級鬭爭說和世界革命說，這把兩面鋒利的刀，簡直削去了世人的兩耳，他們就沒有耳朵可以聽到共產計劃的另一邊，以致共產主義不能傳布於各國。共產黨看清了這一點，所以騙逐主張世界革命的特羅次基(Trótski)，現在大部分只限於俄羅斯本部裏面，產生一成功之社會主義共和國而已。而他們計劃中之軍國主義部分，實妨礙其整個之試驗，俄國的共產主義，要覺悟到戰爭方法之不當，像我們在大戰以後所覺悟到的一樣。但是只說我們覺悟到戰爭方法之不當，而戰爭繼續如故，這樣，必受嚴厲之天罰。只有戰爭都過去了之後，我們



纔明白戰爭方法之破產了。此刻共產黨正在作戰，人人懷着戰爭熱，說武力不行，都覺得是荒謬的話。戰爭常可行於一時，然只行於一時而已。印度南部有一句俗語說：「謊言猶如漸虧之月，真相猶如漸滿之月。」黠武主義是漸虧之月，結果必成深夜與黑暗。耶穌的方法，最初常細小而爲人人所藐視，不過總要逐漸擴大，到於一個完全光明的地步。因爲事實上仇恨產生仇恨，武力產生武力。仇恨與仇恨，是從不會互相吸引，而產生愛戀的，過去如此，將來亦然。耶穌說：「撒但怎能趕逐撒但呢？」你自己的行爲，像魔鬼一樣，怎能爲別人趨逐魔鬼呢？而共產黨却毫不躊躇地這樣幹了。他們逼迫仇敵的手段，像魔鬼一樣，而竟要這樣去驅逐人類的魔鬼，那是不行的。你不能從壓迫當中，產生自由的人格。

耶穌廢除武力的方法，而以善意替代之。世人必得依照他這樣的主張，否則自趨於滅亡。基督的聖靈，爲此新國之原動力，乃除去武力，而運用仁愛之救治力量。但這並

不說是默認罪惡，屈服於罪惡。在高尙的世界當中，罪惡是被堅決抵制而沒有地位的。甘地 (Mahatma Gandhi) 曾給世人以和平方法之一瞥。此種方法，若不亂於其個人之空想，必可有驚人之效力，惟因其個人不切實際之空想，遂致掩沒和平方法之真相，而引起多數人之誤會。然無論如何，他已經指示給我們一個專門的技術，藉以抵抗罪惡，並可不必訴之於野蠻之戰爭，而藉以達到國家或團體之目的。此種方法，尙待靈敏地應用於實際，除去甘地的不切實際之空想，而指示應走之出路。千數匈牙利的礦業工人，共同罷工，絕食五天，以促當局注意，請求增加工資，而免餓殍，而此種方法所覓得之解決，遠較使用武力，破壞礦內財產者，更爲有效。他們讓我們明白，不必加痛苦於人們，反可以自己受苦之方法，而達其所欲達之目的。而此種受苦之忍耐力，實與十字架之精神及方法，甚相密接，而不下於武力之方法。蓋合作之方法，較之競爭方法爲高尙，較有存續之價值，且終必壓倒其他次等之方法，而獲得最後之勝利。

事實上即是馬克斯也相信有兩個國家——英國與美國——可以不用軍事力量與武裝革命，而獲得社會政治與經濟之變革。馬克斯在這裏所感覺到的可能性，我們必把它實現於世界之全體。

但是主的靈，或基督的靈，作爲此種改造運動之原動力，則不僅可以防止其誤用方法與武器，亦且使其不致陷於靜止呆板與權力主義之狀態。興都斯 (Maurice Hindus) 說布爾札維克派對於俄國新教運動之攻擊，就是：「俄國之新教運動，對於其教義，已經根深蒂固。而此種固定的教義所含之目的，與革命之原理，及其實施，皆相抵觸。」這對於俄國的新教，對於西方其他的許多基督教，或是一個正當的攻擊，但是對於福音本有的精神，就不能用這樣的話來反對了。耶穌從來沒有釐定一個固執的信條，他自己的直接的門徒，也不會如此。在哥林多後書三章六節及十七節裏面，保羅說：「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着字句，乃是憑着精意……主就是靈，主的靈在那裏，

那裏就得以自由。」基督教運動的根本觀念，是確定在一位歷史人物當中，那是對的。那些觀念，不是哲學，而是在一位人物當中所遇到的事實。那種事實，使我們不致陷於通神說之空想，並可在歷史自身當中，給與我們一種試金石；那種事實，使基督教腳踏實地，而不致消失於煙霧神祕的當中；那種事實，可以穩定運動的步驟，而得到一個正當的出發點。惟請讀者注意，這只不過是一種出發點而已。「我還有好些事要告訴你，但你們現在擔當不了。只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切的真理……因為他要將受於我的，告訴你們。」（約翰一六章一—四節）請注意「真理的聖靈」這句話。「真理」——那是如何確定，如何不改變，而深中於事物之本性的一句話啊！「聖靈」——那是如何流動，如何顯露，而附麗於事物之前進活動中的一句話啊！這四個字，把活動與靜止，作了完全混合的一個概括，而任何其他的話語，還能作一個較為完全的概括嗎？

耶穌是「宇宙本體的化身」。所以他說，「我是真理。」他是上帝終極的道，也是上帝顯明的道。上帝的靈，常常表示基督的新鮮的意義，而這個時代，就快要發見天國的意義了，任何人在天國裏面，都可以覺到聖靈的照耀，活動，顯示，和接受聖靈的激勵。這是靜止的東西嗎？上帝的道，衝破了我們所有的言語，正像長成的子粒衝破外殼一樣。我按照祂編成我的話語，說，我終究得到祂了。但是祂又超出了我的話語——這是一種生命的道呢！

共產黨攻擊我們，說我們是死板的信條主義者與武斷主義者，我置之一笑，因為我們內在的真理的聖靈告訴我們，並不是這樣；當我們看到馬克斯主義與列寧主義，正和宗教教條裏面的任何東西，一樣固執不化，我們更置之一笑。我們知道馬克斯主義的每一個宗派，都證明其自己為馬克斯學說之正宗。當馬克斯信徒宣告任何人為非馬克斯派的時候，其定罪，其堅決，也和從前教皇的出教令一樣。列寧說：「馬克斯主義是最後

的真理，再沒有歷史的發展可以動搖或變更的了。「他們在共產制度當中，並沒有天國所有的基督的精神，就是真理的聖靈。所以在馬克斯主義成爲正統派的制度之後，基督運動就要在人類生活當中，實施救恩，範圍日廣，程度日深。當英國清淨教徒從荷蘭來丁（Leyden）的教會出發，到美洲去的時候，羅賓遜向他們講道說：「新的光明，要從上帝的道理發出來。」這個故事，不論是否實在，而光明曾經發了出來，到現在還是繼續照耀呢。我們是無限者的聖遊客。以後從上帝的道理那裏所發出來的光明，就是發見地上天國的意義。

但是聖靈的原動力，不僅是明顯活躍，而且是繼續不倦的。據說基督教之克服希臘羅馬，因爲基督徒之思想，生活，死亡，都勝過了非基督徒。在現代的奮鬥當中，我們也以爲不但基督徒之思想，生活，死亡，都勝過非基督徒，即經驗亦勝過了他們，所以要比較他們耐久。我在圓桌會議席上，得悉那些與基督交感的人，較諸不與基督交感的

人，有其更好的生活。他們具有一種內在的力量，將他們從諷世主義，從神經衰弱，從精神渙冷等的病態中，拯救出來。由於這種情形所產生的結果，幾乎與數學上的商數，一樣精確。其他的非基督徒，則其目光變遷不定，手忙腳亂，多無著落，在其生活的心中，是缺少某種基本的東西的。他們的生活，似乎只有外來的力量，而裏面是空虛的，或者只是動搖不定的。當我們在南京所開的圓桌會議席上，輪流聽取中國要人講到他們自己生活上的內在力量。我們彷彿由於靈性的沙漠地，而到於靈性的沃壤了。基督徒的生命，雖然或受多方面的限制，但是他們常常可以給你一種朝氣蓬勃的生活，有發展的生活，有希望的生活。假若這個情形，只是單獨的幾個例證，則我就犯了揀選事實以作結論的弊病。但是這種情形，產生這樣的結果，有了十四年的工夫，經過數百次圓桌會議席上的報告，都是恰準一樣。因此我就可以宣布這種結果，其試驗的徹底，內容的合理，實同於其他最科學之結論。

當一位印度教的信徒，被邀充任基督徒監事會委員，他詢問：「這個學生公社，是你們基督徒創立的，是不？」他又說：「那末，你們還不如繼續開辦罷。因為無論什麼事，一到你們手裏，總是繼續實施的；你們有一種堅忍不拔的力量，但是無論什麼事，一到我們手裏，就讓它衰微消滅了。」基督徒有一種堅忍不拔的力量，因為他相信，不論現狀如何，到了究竟，這個宇宙終是與他同情的。他不但從微笑膚淺的生活觀中，得到他的樂觀主義，而且從十字架上，得到他的喜樂。他在十字架上，看到生活作了最殘忍最不平之鳴，然而就是在這一剎那間，說了最光榮最勝利的一句話呢。有一句印度教裏面的成語說：「凡物之產生於火中者，將不至凋萎於日下。」基督徒的樂觀主義，是生於十字架之火中的，所以在困難較少的太陽之下，是不會凋殘的。

我們希望基督教之生存，較久於無神之共產主義，因基督教之宇宙信仰，較為深遠，較有意義，對於人類之信仰，亦有一較為穩固之立場。在希臘文學當中，常含憂鬱



之氣，希臘人對於人類價值，表白光榮之信心，但是沒有終極的立場，置其信心於實施。希臘的文化，即由於這種基本的懷疑論，而卒致崩潰。現代的共產主義，除非藉宗教理論，信人類終極之價值，加以根本刷新，否則亦必崩潰於內在之懷疑論。以目前視之，似不必有此種內心之更新，因其主義本身之熱忱，正在繼續邁進。但是他們現在也受到戰爭之鼓勵。此種戰爭，所屬於社會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較之由於殘忍的競爭而來之戰爭，可謂一良好之現象。由此，他們即以之為根本的原則。但是等到戰爭的鼓勵力消失，比較灰色滯鈍的平凡生活，赤裸裸地表顯於這種制度所建立的社會時，則試驗的時期就到了。這是基督教的龜，與馬克斯共產主義的兔，互相競走，而龜終有勝於兔的時期。一個社會創造的時代，從不會在諷世主義的莖上，開出花朵來。而共產主義到於終極的地步，也是這樣。它有其暫時的樂觀主義，却亦有其終極的諷世主義。因為在共產主義裏面，並沒有一個相信生活與人類價值之終極理由。上帝必須作為生活之基

礎，否則即以墳墓爲終極之標竿。上帝？或是墳墓？這是一個究竟的問題。

智識是存在的，惟因缺乏仁愛，遂不足以應用其智識了。到末了，使這種智識發生功能的，還是基督教的原動力呢。現代教育家富蘭克(Glenn Frank)說：「只有在宗教衝動的某種活躍的表白中，纔可以找到這種原動力。」固然，基督教已經被它自己的信徒所抑制，爲其曲解所殘廢，過度的迷信所麻木，但是無論怎麼樣，它所設立的學校：孤兒院，病院，麻瘋救濟院，及其他各種服務人類的機關，還是遍布於世界，直至沒有一個海島，沒有一個地方，沒有基督教所辦的事業。基督教會，雖有其種種之缺點，而仍爲世界上最善於服務之機關。它有許多許多的評論家，但是在人類救贖的工作上，却沒有與之互爭雄長的。假若基督教在過去的半殘廢狀態中，已經做了這許多事業，則當天國重新發見，並以其完全之內容與力量，實施於地上的時候，更當有所建樹了。它的偉大的時期，是在前面呢。在早年的時代，基督教還是活潑而有生氣，基督徒爲監犯

做了許多的服務。後來李錫尼 (Licinius) 通過了一件法律案：「不得向監犯供給食物，以示仁愛」，並「不得向監中飢囚，表示憐恤」。同樣，共產黨對於教會，禁止任何社會工作，怕基督教裏面的那種潛伏着的仁愛的原動力，成爲全世界普遍的表顯，普遍的救贖。

近來有一位很能幹的印度人對我說：「基督教對於印度之貢獻，十倍於英國政府。它洗刷了印度內在的思想。甘地只須對印度說，「成爲基督化的國家罷！」此外對於印度就沒有比這更大的服務了。我雖然不是一個基督徒，但我可以說，若有任何國家，爲其自身的緣故，而需要基督化，則印度就是這樣的一個國家了。」是的，印度爲其自身的緣故，實在需要基督化。但是這句話也可以應用於全世界的局面，若有任何世界，爲其自身的緣故，而需要基督化，則這個世界，就是我們的世界了。除出基督的聖靈以外，我知道就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給我們一種改造世界的計劃和原動力了。

唯物主義是缺乏原動力的。一個人既損壞了他的汽車，打開車箱一看，原來汽車裏的汽機被人家偷去了。諷世主義到末後也偷去每個人類組織的汽機，只剩下一個社會思想與社會原理的外殼罷了。克魯希（Joseph Krutch）的觀察，非常清晰，他以為你若讓上帝離去，則你亦必讓仁愛離去，你若讓仁愛離去，則那裏還有原動力呢？在我們的圓桌會議席上，有一位很有思想的人說：「我讓上帝離去之後，我就不得不讓其他的東西，也一一離去，直至連我自己也不得不離去的地步，因為在我自己裏面，看不出什麼意義和目的來。」上帝去，則生活之根本墮墮，若生活之根本墮墮，則關於再造生活之任何計劃，都歸於失敗了。本根既斷，則葉實自凋了。

教育離開上帝，也不能有那種原動力。一八四〇年邊沁（Jeremy Bentham）說：「若我們能實施普及和強迫的教育制度，則至本世紀之末葉，凡社會政治道德諸問題，都可歸於解決了。」後來到了那個世紀的末葉，普及和強迫的教育制度，都實施了，

但是一切的問題，有得到解決嗎？不但得不到解決，而且愈加嚴重了。威斯康辛大學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富蘭克 校長 (Glenn Frank) 說：「我不信西方將來的前途，是全在教育家的膝上。社會分析學家以為教育可給與鞭策的激勵力，可藉科學之人为本主義，以促進社會復興之事業，我實不敢贊同。若人類種族，即在教育與災害二者之差別，一若韋爾斯 (H. G. Wells) 之所云者，則我想災害必勝於教育，因我不信現實之學校教育，有挽救我們的文化之功能。」俄國共產主義之極度宣傳教育，也沒有原動力，可以使它風行到底，因為在整個制度中心的癌症，使它沒有終極的理由，可以改變生活，這又是因為它沒有終極的理由，可以相信人生的價值呢。俄國的共產主義，現在固然風行一時，而且驚人地風行，因為布爾扎維克革命的光芒，已經把這個癌症照得無聲無嗅了。但是當革命的光芒消失之後，這個癌症，豈不要開始作梗嗎？你除非能相信超人類的價值，否則你就不能永久相信人類的價值。基督徒在別人失去對於人類之信仰

許久以後，還要相信人類之價值。他們的肯定，較諸懷疑派的否定，更為耐久。克魯希說：「我們的世界，是沒有希望的了。在這個自然的宇宙裏面，本沒有我們的地位，但是我們也不因此而憾爲人類。我們寧願爲人而死，不願爲獸而生。」到末了，大多數的人本主義者，勢必同意這樣的話語。基督徒要比那些人本主義者耐久些，因爲他相信上帝，所以他相信人類的價值。對於他，人類不再是一個單純的人類了，他們是「基督爲他們而死的人類」了。

基督所宣告的力量，與他的計劃，聯接而不可分，那是很有意義的。這是保證事業的方向，應以靈性的推動爲歸宿的。這種推動的力量，不是游移空洞而無形的東西，乃與人類救贖的計劃，密接而不可分。這在五旬節主的靈降臨於使徒身上的時候，正是如此。使徒們可以說：「主的靈在我身上，所以「可傳福音給貧窮的人」。有了自願的共產主義，就沒有人缺乏了；被擄的得釋放，則就是無階級的社會了；瞎眼的得看見，則

就是一個熱心醫治的運動了，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則那些道德墮落的，就得到赦免和喜樂的釋放了；主的五十周年紀念來到，則對於道德衰微的世界，就有一個新的希望了。新制度的胚胎，孕育於這個天國計劃的當中，但是人類的生活，被信條儀式與教規所拖累。假若我們重新發見那個計劃和那種力量，則新式之世界，必可實現。有一次，我問哈那克教授（Prof. Harnack），什麼是基督教對於某種問題的解決。他回答說：「基督教不是給與某種問題以解決的。而是給你一個目標，和達到這個目標的力量的。」他說的對了。在基督教運動當中，就有那兩種東西：它貢獻一個最光榮的目標，就是地上的天國，是從人類有史以來最光榮的一種貢獻，在這個天國裏面，沒有私產，沒有階級，沒有疾病，沒有罪惡，實在就是主的五十周年紀念，就是世界的新開始。那是目標。然後還有達到那個目標的力量，就是聖靈的力量。

我們有那種計劃，那種力量，就不怕不比人本的共產主義耐久了。我們必須很誠懇

而毫無支吾毫無妥協地去採行那個計劃，握住那種聖靈的力量。計劃的各項，正向人們的頭腦中安放，流通聖靈的溝道，正在挖掘，當你充分地準備好了，上帝就會給你力量。我相信我們已到了靈性覺悟的前夜。我們在圓桌會議席上，和基督徒與非基督徒的要人，聚於一堂，輪到一位基督徒的首席推事說話的時候，他就說：「我現在沒有什麼多的話可說。我像一個人立在電燈的開關機前面，正要預備去撥開關了。電線都已敷設完備，燈火都已接好，發動機正在有力地轉旋。可是我沒有決心去撥它。我覺得假若我去一撥，則必遇到某種偉大的狀態。然而我總是立着，猶豫不決。」那個推事所說的，可以代表整個基督教界的情形。我們立在正要預備改變的世界局勢前面。上帝在我們的思想中，在我們的靈性上，正在安設救贖運動的電線，祂的發動機，正用了救贖的力量，不息地轉旋。只等候我們去撥開關，去使用力量罷了。假若這樣，就會遇到新世界之產生。

（廿六，四，一譯畢。）



## 第九章 誰在地上產生天國呢？

耶穌進了會堂，宣布他的天國計劃，會堂裏的人們，都分外驚異，他們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這是在宗教裏的某種新穎的東西。這不是立法，乃是生命的授與；這不是命令，乃是一種觀念的發展，一種改變全世界的觀念之發展。結果，凡是各方面的被剝奪者，最後都可以在這個新發展的社會裏，得到平等自由友愛與道德之健康。他們覺得新式的啓蒙時代，業已來到，新式的東西，與他們近在咫尺了。他們怎樣不希奇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呢？

他知道在那種希奇的後背，就是他們的錯覺，他必須立刻打破這種錯覺。他看到衆人光閃閃的眼睛，不是新式友愛出現於一切人類之曙光，而是愛國主義與種族傲慢的凶焰。最後，他們顯然以爲：「我們民族勝利的時期到了。這個新國，要勝過一切的國

家，而我們是選民，必爲那種勝利的主人。」耶穌所說的恩言，對於那些人，不過是愛國的議論罷了。多年以來，猶太的國家，豈不常常禱告說：「上帝啊，你爲你自己而創造我們。至於其餘的國家，只不過是你的口沫而已。」這個禱告，就是一種內心態度的表現。當那天早晨，衆人坐在耶穌前面，耶穌就從他們的臉上，看出那種態度來。他們具宗教的熱忱，但是以種族的利己論爲基礎的。這種種族利己論，不能作爲新國之基礎，否則就不是新的天國，而是穿上世界友愛之新衣的舊國罷了。所以耶穌就必須立刻很堅決地排除這個錯覺。他不讓他們在謬誤的情狀之下，發揮宗教熱忱，也不從衆人那裏，接受錯誤觀念所產生的讚賞。他的思想切於實際，而不重情感。他要讓他們立刻知道天國完全的內容，他要讓他們明白他的計劃究竟到了這樣的地步。他說了這些話去打破他們的錯覺：「當以利亞的時候……以色列中有許多寡婦，以利亞並沒有奉差往她們一個人那裏去，只奉差往西頓的撒勒法一個寡婦那裏去。先知以利沙的時候，以

以色列中有許多長大麻瘋的，但內中除了敘利亞國的乃縵，沒有一個得潔淨的。」（路加

二五—  
二七節）

耶穌說的是什麼？他說上帝特別眷顧猶太民族以外的人民，尤其是他們所稱爲「外邦狗」的。他以爲在未來的新國中，一切特權，必須廢除，一切種族和階級的隔閡，必須打破。以色列民族，不一定要做民族勝利的主人，因爲這個新國，是爲人而建立的，不是爲某種族或某階級的一員而建立的。那恰準是他所說的意思。

衆人聽見他的話，就立刻明白這個觀念與這個目的的內容了。他們覺得這些內容，足以動搖猶太民族與宗教之歷史基礎，乃是破壞的性質。「他不藉宗教而領導我們到於民族勝利的地步，反由於這個運動，使我們進入民族分離宗教分離的狀態了。」他們這樣想。因此會堂裏的空氣立即改變了。「他們都怒氣填膺，就起來攆他出城，他們的城造在山上，他們帶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假若耶穌所說的概念，就是宗教的意

義，則他們或許就不要宗教的了。他們聽耶穌所說的真理，到了和他們的種族偏見與階級偏見相背謬的地方，他們就聽不進去了。

問題是互相連貫的：天國爲個人而建立，爲個人所指導，或是天國裨益於個人，而受猶太民族之指導。

這個問題是很現代化的，是在全世界普遍產生的。我們知道凡是各地有益於人類的運動，常有一救世的種族與階級，爲其中堅，世人即十分希望由於這個種族或階級，而得到拯救。直到末了，雖然這種運動表顯非常利他的精神，而這個救世的種族或階級，總是佔據優越之地位的。

共產黨以無階級之社會爲其目標，對於階級差別之掃滅，已有驚人成功。一個住在俄國的猶太婦女對我說：「我在英國雖受優待，而我寧願住於俄國，因爲我在這裏不覺得是一個猶太人，也沒有人來提醒我，說我是一個猶太人。」在昔日沙皇政府之下，

做猶太人的，就覺得是一個猶太人，他們不能進入沙皇政府所設的地界，惟猶太的妓女，若有黃色券，亦可進去，那是一個例外。這樣的規則，現在都取銷了，現在用言語侮弱猶太人，就是犯罪。共產黨允許凡在蘇維埃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以內的每個民族，都可各自發展其民族，文化與語言，關於人種膚色，毫無區別，事事公開平等。但是一個人必須知道造成這一切事實的，是一個特殊的階級——以救世階級自任的無產階級。在他們所有的戲劇，電影，廣告當中，無產階級總是處於英雄的角色，而有產者總是奸徒。所有的德性，都產生於一個階級當中，而所有的邪惡，又歸到另一個階級裏去了。假若耶穌此刻立在俄國，像立在會堂裏一樣，宣布平等的新時代已經來到，人類應以人道之方法待之，一切階級差別，都應掃除淨盡，而這個新時代，應由全人類產生之，不應由某一特殊之階級，為之包辦。這樣，俄國的共產黨，起始或許會對耶穌鼓掌喝彩，直到他說出最後的一句話來。他說這句最後的話，也像猶太會堂裏的情形一樣，會使俄

國的共產黨，怒氣填膺。因為他們主張這個無階級的社會，只由於一個階級（就是無產階級）產生的，產生之後，就要實施無產階級之獨裁制度的。但是這種主張，看起來像合乎邏輯，其實是說不通的。正像神智學派和巴哈派主張一切宗教，根本只有一個，根本互相雷同，而一樣良善，根據那個理由，就要加入神智學或巴哈主義。實與共產黨犯了同樣的錯誤。假若一切宗教都是一樣，則爲什麼要建立另一個宗教呢？耶穌就在出發點上面，指出那個特殊的錯誤來。他主張這個新國的意義，不是一個新式的救世民族，或救世階級。救世主是人子的基督，而新國之產生，必以人類爲媒介。

這個主張，對於一切救世階級的論調（例如無產階級的論調），是一種當頭的棒喝，正像鉞砒「敘利亞優越」的論調一樣。在猶太救世民族與敘利亞救世民族的兩個主張中間，毫無選擇之可言，有之，亦惟有猶太之歷史，較爲偉大，其所貢獻，稍多於敘利亞而已。所以我們開始以救世民族自任的時候，就是消滅救世資格，不配產生新國的時

候。這是一種故舊的思想，是不能產生新式的東西的。

白色人種，不是救世的民族。新的天國，與人類之膚色無關，其所看到的，只有人而已。在美國的傳道人員圓桌會議席上，有一個黑種的婦女立起來說：「我是一個黑人，我在這裏坐下來，傍邊的人就立起來，坐到那邊去了。你們怎樣把那種態度去適合基督教呢？」其唯一的答案，就是那種態度，可以合於我們所稱爲基督教的那種東西，而與耶穌的基督教，是扞格不入的。當那個基督教的傳道人員立起來的時候，基督就來坐他的座位，而他却去坐基督所不坐的地方了。他已經把自己隔絕了基督。白種人採取那樣的態度，就不配產生這個新式的無階級的社會。你不能用勢利的態度，來產生一種人類的友愛。

有一天，我問一個火車上的守門人，正在讀點什麼東西，他回答說：「關於巴哈主義的一本書。」

「你爲什麼對於巴哈主義發生興趣？」我問他。

「因爲它教訓友愛，」他說。

「難道基督教就不講友愛嗎？」

「是講友愛的，」他很緩慢地說，「但是教導友愛的，不是現在這種基督教，而是超越人種與膚色的原有的基督教。」

這時候，我的內心像受到嚴重的打擊，而發昏了。基督的友愛主義，遽然變成種族主義了；這就是我們所已經縮小的東西呀！

有一個西方的工頭，沒有方法去管束苦力，就抱怨說：「這些人們不再聽我的命令了。」他們當然不會聽他的命令了。因爲他所說的，是五十年以前的話，而這種話語，對於有自尊心的人們，是日漸不可領會的了。將來可以使大衆了解的唯一的話語，就是人人友愛與平等的話語。



我在美國車站裏面，看到一方告白板，寫着：

「此路只許白人通過，直到普及汽車公司。」

有人必會看到那方告白板上，用「普及」兩字，很不得當。因為這條出路，既限於白人之通過權，更何能至於普及的地步呢！假若我們看福音爲白種人所獨有之出路，則我們必須由福音上塗抹「普及」之字樣；若我們塗抹「普及」之字樣，則又不得不除去「真實」之字樣；因爲真理的本性，是普遍的，不普遍的東西，是不真實的。在你發見真理的時候，真理就起而超越地方與國家之界限，專屬於普遍的人類了。錯誤的本質，是局部的。因此，當我們使福音較狹於普遍之範圍，則其性質亦較少於真理了。

況且這個新時代，並非由於白人之恩典而產生，乃實由於一切人類共同之友愛而促成者。一切人類，不但應得這個新時代的益處，而且也應當共同去產生這個新時代。我們許多白人，很願爲另一個種族出力，但不願與他們共同出力，我們願盡父道，而不願

盡友道。而基督教工作之以此為根據者，實滿足吾人優越之心理。有人詢問一個黑種人，說到黑白兩人種，或有合作之可能，他回答說：「合作是對的，但是白人多做主要的事業，而我們却處於襄助的地位呢。」

在美國火車站上的那個告白，很像印度火車站上所揭示的，「頭二等之出路」一告白。在世界的局勢當中，沒有只為上中階級打算的出路。因為在這個世界當中，第三階級（勞工）一經摒除，就無出路可尋了。我們現在的混亂，就是只為頭二等階級尋找出路的結果。而共產黨即用「只為第三階級謀出路」的告白，以為答覆。他們是用下層階級的勢利手段去對付上層階級的。這樣，無論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都是一種勢利的性質。所以在俄國的學校裏面，必須等到勞工子弟入學的法定人數滿了之後，纔准智識界的兒女進去，在上帝的國裏，情形不同。它的告白，是「全人類的出路」。

在上海外灘的公園門口，往日有一方西人所揭示的勢利的告白，寫着：「華人與犬

不准進內」。現在已經除去了。但是在南印度寺院裏面有一方告白，還是這樣說：「歐洲人與犬，不准進內。」在白色的婆羅門階級和櫻色的婆羅門階級之間，凡是張貼這種告白的，其高下善惡，如出一轍。他們都不配產生新時代，他們是離開新時代，從新時代除去自己的地位了。所以東方的歐洲人與婆羅門階級，在事實上或態度上張貼這種告白的，都失却他們的威名了。他們跌倒了。但是做這兩個種族之僕人的，正要成爲一切人類當中最大的。他們不是跌倒，他們是在向上。

一位印度的大學教授告訴我，說他要做基督徒，後來他說：「我也是由於聽到浦里（Puri）地方的印度教主教演說，纔下這個決斷的。他說，婆羅門階級的血，已經用顯微鏡詳細查驗，證明與非婆羅門階級的血不同。婆羅門階級的血是純潔的，而非婆羅門階級的血是污雜的。你說上帝以一個血統，創造出住在全球上的萬民來，並且主張人類固有之價值，這樣，和那位主教所說的，恰正相反。我知道將來的希望，是在於你所說

的福音上，不是屬於他所講的呢。」要去證明一個人的優越，結果，終是使別人取銷進一步的考慮，而掉頭他往了。要知道將來的希望，是屬於全人類，而不是於屬某部份人類的。這位印度教主，問一個西方有名的神智學家說：爲什麼吠陀哲學不能廣播於西方？有什麼方法使它廣播？這位神智學家回答他說：「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以作答覆：你爲什麼離開我二十尺呢？又爲什麼拒絕與我共食呢？那就是吠陀哲學不能傳布的理由。因爲在它的基礎上，夾着一個勢利的觀念呢。」他說的很對，凡是以勢利爲基礎的東西，雖然精良敏捷，亦不足以廣傳於地上。一個很有思想的黑種人對我說：「除很少數的例外，白種人不能再向黑種人傳教了。我們黑種人或可從自己的人民那裏，得到宗教，或由新約直接得之，或像許多人一樣，完全拒絕宗教，而信從共產主義。白種人已經由於他們勢利的態度，而不配做我們黑種人的傳教士了。」

我們一隊人周遊了美國之後，我們就向美國的人民，宣布臨別贈言。其中有一個提

議，就是說，在宗教上，要實行種族的平等，每個白人的教堂，應當至少聘請一位黑種人，作爲委辦；反之，黑人的禮拜堂，也應當至少聘請一位白色種人，作爲委辦。而這些代表們，當爲種族間善意與諒解之基礎。據我所知道的，美國任何宗教刊物，都不曾登載這個意見。那樣的緘默，却是一種露骨她表示。這些報章和雜誌，登載許許多多關於我們在海外向有色人種佈道的工作，但是關於本國之布道事業，涉及種族平等之問題者，却不曾有片言隻字之提及。

下面的一件事情，是在美國地方，一個日本教堂的美國牧師告訴我的：羅斯安哲爾斯 (Los Angeles) 的日本禮拜堂新廈落成，我們就請日本的領事官員，行獻堂禮。當我陪同日本領事去參觀新禮拜堂的時候，他說：「我實在不甚注意到禮拜堂的建築，也不甚注意到你們牧師所講的道理。假若有一個人真正把耶穌基督指示給我看，那我就滿意了。他懇摯地顯然地表示心靈的飢渴，我答應他，我喜歡實行那種使命，他約定一個

晚上，要我到他官邸裏去，可以清靜一些。在約定的晚上，我就到他官邸裏去看他了。但是他的言語態度，大大地改變了。必定經過什麼感觸了。他表示很不耐煩的態度，嚴厲責罵虛偽，假仁義，以及我們所謂基督教文化的弱點。他說，我與這種毫無力量的宗教，不生關係。我問他遇到了什麼爲難的情形，他告訴我，那天他到一家理髮店裏去，很客氣地教理髮師爲他理髮。那個理髮師回答他說：「這裏不做日本人的生意的。」那個領事說：「那很奇怪。爲什麼？那個理髮師說：『因爲要妨礙我們的營業的。』領事說：『啊，那不對，因爲我常常去住俾爾特摩飯店，他們樂於招待，這也不見得妨礙他們的營業。請你給我說出一個實在的理由來罷。』」一霎兒，另一個理髮師，去叫了一個身體魁梧的警察來，說，「不要吵鬧，去罷。我們在這裏不准擾亂。」領事回答說：「不會有什麼擾亂的，他說出實在的理由來，我就走。」警察硬要趕他出來，他就出來了。他走出門口之後，非常憤怒，非常厭惡，對於耶穌基督，就閉住心門了。

幾禮拜之後，他調回東京外交部，後來又調到滿洲去了。現在他是「滿洲國」的外交次長，並充了溥儀的個人顧問。我不知道他關於基督教信仰方面，對於溥儀有什麼主張？而我們在這個「上帝的國」裏，竟以如此的方法，接待外人！可惜可惜！

只說我們自己清潔，別人骯髒，那是沒有用的，因為每個民族，都是這樣想法。在火車上硬要幾個歐洲的女子，讓幾個回教的印度婦女，坐在她們的特留位置上，她們不肯，說印度婦女是不潔淨的。最後她們同意了。一個相信基督教的印度婦女，作了兩方面的中間人，向那些回教的印度婦女解釋，說那些歐洲婦女願意和她們共座，她們却回答說，她們很抱歉，不能和那些歐洲人共座，因為歐洲的婦女是不潔淨的呢！每個民族以為別個民族不潔淨。她們兩方面都說的不錯。我們一切都是不潔淨的。我們每個民族，在天國理想的審斷之前，都定了罪。我們沒有產生天國的理想，表顯天國的理想。在我們沒有產生一個公平友愛的世界以前，我們就絕對不應當自大。在

世界上並沒有救世的種族，也沒有救世的階級。當我們聽到一位日本的大學教授，用了三十年的試驗，來證明日本人在體格上思想上道德上之較勝於其他一切的民族，我們只不過付諸一笑而已。因為這種話太普通，我們從自己的民族當中，早已聽到過了。土耳其的醫師調查委員會。提出一個報告，據說經過詳盡的研究之後，知道土耳其的民族，在任何方面，都比其他的民族強。我們聽到這個報告，又不禁爲之一笑。因為這個報告，正像一位英國人對我說的話一樣，他說：「你知道我們是不將自己和任何別人比較的，因為沒有任何民族可以和我們相比呢。」又有一位法國人，也同我這樣說：「除現代法國人所有的特性外，人種就不會有進步了。」斐希特告訴德國人說：「在一切近代民族中，完全的人性之種子，其深植於汝儕之中者，實最爲確切：……若德意志民族消滅，則全人類之希望，亦必隨之而盡矣。」一個保加利亞人說：「在一串世界歷史的聯珠當中，最大的珠粒，要算保加利亞所產生的文學與文化了。」美國人稱他自己的國家爲



「上帝的國家」。新西蘭人又稱他的國爲「上帝自己的國」，霍屯督族(Hottentots)人稱自己爲「人類中之人類」；挨斯基摩人稱自己爲「完全的民族」。荷蘭人相信「上帝是說荷蘭話的」。亞美尼亞人說：「你現在學點亞美尼亞話罷，將來可以省時間，因爲天上是講亞美尼亞話的。」有一個歐洲的女子，對我講到一個印度的醫生，說：「K醫生是一個好人，因爲他具有歐洲的風度呢。「歐洲」和「好」的兩個語詞，却成爲雷同的意義了！任何其他的風度，都是不好的。而印度人卽以塞克教徒報答之。當塞克教徒到美國去的時候，就帶了一些印度聖潔的泥土，黏在他們的腳底下，則他們雖行於西方不潔之地，而兩腳還是踏在聖潔的土上呢。一個美國人到了蘇格蘭，蘇格蘭人問他從那裏來，他很驕傲地回答說，「從上帝的國裏來。」那個蘇格蘭人用驚奇的目光，看了他一下，回答說：「那末你的口音就不對了。」印度的桑塔爾族，叫桑塔爾人爲「人」，叫其他一切的人們爲「敵」的。這彷彿是共產黨對於一切人類所定「無產者」與其「仇敵」的

分野一般。

我們承認在這個「無產者」與「仇敵」的分野當中，有一個神聖的主張，他們就由於這個主張而掃除一切的剝削，而消滅一切的階級。但是在上面所說的每一種分野當中，對於那些主張分野的人，似乎都是一種神聖的主張。我們現在承認共產黨的分野，與任何其他的分野，一樣神聖，或是更爲神聖，然而這並沒有減少其危險性。初由一個救世階級，產生一個主張，結果，或許被這個救世階級所弄壞了。所以耶穌不肯把他的天國，去雷同任何特別的階級或種族的。他却把天國建設在世界基礎之中心，因爲天國是最後的制度，凡是建設天國的人，以及天國爲他們而建設的人，都必受此制度之審斷。

猶太國要做建設天國的唯一救世民族，耶穌就告訴他們，說上帝不限於他們的上帝，先知們也差遣到外邦的民族裏去。因此，耶穌也會對現代的無產階級說，上帝的先

知，也會到無產階級以外的階級裏去，他們的階級，可以作爲產生新時代的領袖之一，但只不過是許多領袖當中的一個而已。天國之審斷無產階級，審斷他們的精神和方法，正像審斷其餘的階級一樣。人類的全體，都要產生這個新時代，因爲這是一個人類全體的新時代，不是一個階級的新時代。因爲它建立的時候，是屬於人類全體，所以將來的時候，也必屬於人類全體的。而耶穌對於無產階級所說的話，也要向着那些懷着排斥心理的白種人說——「你願爲其他種族出力，而不願與他們共同合作嗎？」

現在由救世的民族，救世的階級，而要講到基督徒的救世的教派了。無產階級在俄國所採取的態度，與我們基督教會當中新舊兩教派所取的态度，正相類似。我們只願意處於領導的地位而建設新的天國。我們很像耶穌的門徒，禁止別人趕鬼，因爲別人不來跟從我們。古昔的門徒，以爲他們若不爲趕鬼的領袖，則寧願讓鬼附在別人身上。他們的目的是不是趕鬼，而是藉趕鬼可以居於領導衆人的地位。他們深怕別人趕出的鬼，比他

們所趕出的多，而得到較大的聲譽，較高的地位。因此，他們的趕鬼，是別有用意的。每個教派，都認其自己為救世的團體，新時代就要藉他們的事業，特別來到，而事實上，其阻滯天國之促進，少有東西，比這更利害的了。那是宗教分離問題的核心。我們都相信基督，都相信他的天國及天國的來到，原是一體的。惟因每個教派，都抱着自高的態度，認為其自己的公會，就是建立天國的領袖，因此基督教就在這點上面分離了。上帝若讓我們建立自己的國家，則結果我們所建立的國家，不是全人類的天國，而是一個教派的國家。這樣，當然不是上帝的國。而是由包辦的領袖們，造成某種另外的東西了。世上並無一個救世的團體。即牛津團也不是救世的唯一的團體。牛津團裏而有一個團員說，在共產主義與牛津團之間，有一個全世界普遍的競賽。好像牛津團與上帝的國同其意義似的！牛津團是天國當中很有力的一部分，我們為此，而深表感謝，但這並不與上帝的國，同其意義。

我現在覺得不要天國降臨，而成爲一個監理會的天國。有一位先生在廣播電台演講，說我已經對甘地說，不要他做基督徒。我所曾經對他說的，乃是我不要他做監理會的教友。不幸而（或是幸而）基督教和監理會兩個名詞，並非互相雷同的呢！監理會注重個人對於上帝，要有熱烈的逼真的經驗，而對此已有其貢獻，且繼續貢獻之，我爲此而感謝莫名。然那不是天國的全部，若以此爲監理會的天國，則反把天國弄壞了。但是我同樣希望任何別的公會，也不至於以特殊的排他的觀念，去建立天國；這樣，也把天國弄壞了。其實每個公會，對於這個大於一切的天國，都應有其各自之貢獻。

關於下面所提到的這個神聖的聖餐會，我往往不敢提出錯誤來，因爲參加聖餐的，都是貴友高朋，同道者宿，我給他們解鞋帶還是不配呢。但是提倡教會真正統一的時間，已經來到，不是提倡虛假的統一所能濟事的了。這是一九三四年七月十三日聖公會報裏的一條記載：

上個禮拜天，是不能遺忘的一天。開始就是各靈修團體在馬加累特禮拜堂的草地上，舉行聯合聖餐。我願描寫這個偉大的禮拜，使讀者得到一個準確的印象，而認識其意義與價值。我所感受到的印象，比什麼都深，這是耶穌的禱告所謂「叫他們合而爲一，」（參閱約翰一七章 一一—一三節）得到了應驗的一個證據。在這個會裏，到會的共有一千五百人，這樣，會的本身，已經有一個很興奮的氣象了。但更使人注意的，乃是不但有許多公會的代表到會，而且代表了許多國籍。這是一個實在的統一，是一個奇異偉大而生氣蓬勃的大家庭。在一位天父之下，共食一個餅，共享一個杯。而那天十分晴朗的天氣，又象徵天上看到這個景象，而表示喜樂的樣子。我不禁驚歎道：「我很願意這不是驚奇的狀態，而是普通一般的情形！」若是這樣，則世人就信復活的基督爲世界的救主了。我們堅持許多魔鬼勢力所造成的分離，那是什麼樣的一個悲劇啊！

在這個會裏所用的禱告，幾乎完全是根據聖公會的禱告書的。儀式的主持人，是印度大主教，是由聖公會的十一位牧師襄理一切的。

在那個教會以外，就沒有別的人參加聖餐會的職司了！假若有人提議，因為我們要統一，因為有許多公會的教友到會參加聖餐，應當有這些公會的教牧，根據平等的原則，與聖公會之教牧，共同參加聖餐禮拜之職司。則如此簡單明白的一個提議，就會打破整個的聖餐禮拜，這樣的聯合聖餐禮拜，也不會有了。假定我們的公會，可以去領導其他一切的公會，來實現統一，則我們就願統一，因為那樣的統一實現之後，我們就是處於最高領袖的地位了。沒有其他的公會，只有聖公會的教友，去實現統一，而把他們自己造成了那個國度的領袖！那樣的國，不是上帝的國，而是另外的一種，而是安立甘主義的國。我們的分離，或是魔鬼的勢力，但是這樣的統一，最好的說法，也不過是公會的勢力罷了。我雖深讚聖公會，然以聖公會去雷同上帝的國，則未免讚賞過甚了。我

們必須等候，直到我們的目光放大，看到那個天國的統一。

我在我們的圓桌會議席上，已經看到一些統一的現象。在那種會議席上，基督徒與非基督徒，共敘一堂，報告宗教在他們的經驗當中，發生了什麼樣的意義。我聽到各公會的基督徒所說的，已經有十四年的工夫了。我已經知道，當人們離開教會的組織儀式和信條，一到了宗教經驗的水準上，他們就成了世界上最統一的團體。他們是在生命最深刻的地方聯絡起來的，就是生命自身間之統一。他們享有一個共同的生活，乃是聯絡人類最密切的一種聯繫。他們原有統一，而不必去追求它。這種統一，不是偶然的額外的，而是基本的中心的狀態。所以這裏我們有一個奇怪的變例，就是人們在生活中最統一的，而在其生活的邊緣上（例如儀式信條組織等），即是最呈分離的狀態。

事實上在那個聖公會的聖餐禮拜中，就基督的共同經驗上說，已經有一個根本的統一，而是脫離一切公會派別的一種統一。這種統一，在聖餐禮拜以前，和在聖餐禮拜



以後，都是他們所有的。不過表顯這個統一的機關——聖公會及其教牧——未免太狹小了。利斯說：「在海之下，羣島爲一；在種族各別之下，人類爲一；在信條分歧之下，上帝之仁愛，亦一而已。」

在我們的圓桌會議席上，我們發見基督教的聖徒，是平均分佈於一切公會的。假若你問這些聖徒，產生於何公會者爲最多，則我就死也不能告訴你的了。沒有一個教派可以壟斷聖徒之產生。上帝有時候彷彿藉教派而運行其旨意，有時候又不顧這些，但是從來不會專在一個公會當中工作的。假若這句話有傷我們教派的自傲，則正可以幫助我們基督徒的謙卑呢！

上帝不擬專用任何公會（新教或舊教），或任何宗教團體，來產生天國，這似乎是確實的。否則一個公會或一個團體所建立的國，仍不是上帝的國。因爲天國比任何一個公會，或所有的公會聯合起來，還要廣大，還要深沉。每個公會和每個宗教團體，都保有

天國的一方面，但必不宜雷同天國之全體。上帝的國，居於一切公會與宗教團體之上，以爲這些公會與團體之準則。

我們在阿什拉姆發見尋求真理的兩個方法。一個是提出你的真理，促成決議案，而以大多數決定之。但是這樣，常常使不滿意的少數部分，覺得也們所提出來的特殊的真理，已被排斥或忽視了。另一個方法，是集合我們每個人所提出來的真理，看我們是否能得到一個共統的思想。我們採取這樣的態度，就覺得我們表顯一個比自己所提出來的更大的真理。這樣，我們不僅發見了一個較大的真理，而且也得到一種團契的精神。

第一種態度，大半是教派的態度，在這種態度當中，沒有多大統一的希望，因爲世界的人們，絕對不會一致贊同任何一個人的意見，而作成一個決議案的。統一真理的希望，還在第二種態度上。用這樣的方法，就可保存每個人所提出來的真理，並且把它加於共通的真理之中。我們要對每個公會說：「我們不要你們放棄自己所有的特殊真理；

不過要把你們所有的，貢獻於其他的公會。並由於這些種類各別的基督教，而發展爲一個較大的基督教。「這樣的基督教，就足以擔負世界普遍的工作了，因爲在它裏面，包含了各種混合的普遍的原素。

我有一次，在印度北部的一所長老會所設立的大學裏面演講，完畢之後，一位長老會教友的主席說，「今晚這位講員，注重上帝方面的得救，但是我想他對於人的方面，還不會加以相當的注意。」而他的演講，就注重了人的方面。他說完之後，我就對他說：「

喀爾文派和阿明尼阿斯派的爭執，都已過去了。我們已經掉換了方向。你是一位喀爾

文派

長老會自古即爲喀爾文派之信徒

，反注重人的方面之得救，而我本是一個阿明尼阿斯派

美以美會爲此派之信徒

，反注重上帝方面的得救。這兩派的爭執，都過去了。「我們相互採取了對方的真理，而雙方面都得其利益。這些爭執，必須以容納別人的主張，而停止之，由此而產生某種更近於天國的東西。

當耶穌宣布天國的計劃，看到教派中的聽衆，盼望組織救世的團體，去實現這個新時代，他又說那教派的教友很多，然而上帝却差遣先知到教派以外的那些地方去了。上帝既不擬教任何救世的種族或階級，去實現這個新時代，祂也不教任何救世的教派，來產生祂的天國。因為這是一個人子的國，所以祂要教人類的全體，去解釋那位人子。

但是假若沒有救世階級，沒有救世種族，也沒有救世教派的話，則也必不會有任何有組織的救世教了，即使有組織的基督教，也不能包辦實現新時代的工作，因為天國的範圍，遠過於任何有組織之宗教。

從理想上說起來，基督教與天國或許是一樣的，這樣的話，我對於別的宗教，還不能說。但是我們現在所想到的，不是理想上的狀態，而是擺在我們前面的實在的東西，我們已經根據基督而建立我們所稱爲基督教的一種東西。這個根據基督的信條儀式文化的制度，只有少微反映出基督的一點兒精神來，屢次離開他，失去他的精神。我們已

經用他的名義，在人類歷史上，做了非常光榮的事，也做了非常愚魯非常殘忍的事。我們已經把原始的基督精神，和許多其他的精神，好的，壞的，漠不相關的，都混合在一起了。這就是我們所稱的基督教。

這個我們根據基督所建立的宗教，是唯一的救世教，藉以實現新時代的嗎？我發生懷疑。因為若是這樣的話，則有組織的基督教，必與其他宗教，爭戰到底，而以基督教獲得最後之凱旋。假若我們現在所建立的有組織的基督教，得到勝利，它就會和天國相雷同嗎？當然不會的。有組織的基督教，以天國為標準，正同其他的宗教制度一樣，並且屢次受到這種標準的非難。

事實上耶穌並沒有來建立一個宗教，不論在阿拉姆文（或稱亞蘭文）當中，或在希臘譯文當中，他都沒用到「宗教」的名辭。所以他並不是來建立一個宗教，以與別的宗教相對立的。他是來建立天國，以與其他生活方法相對立，而審斷之，變更之，獲得最後之統

治。所以天國大於有組織的基督教，而超過了它。

請勿誤會我所說的，我相信基督教即就其現在之組織言，即就其間有缺點的內容言，尚較其他的宗教，有更多天國之內容。它具有任何宗教制度中最高尚的理想，最精良的品格，對於人類最有自我犧牲精神的服務。進一步說，在它裏面，更含有最大的寶藏，就是在上帝救贖行為中的自我犧牲，在基督的十字架上表顯出來了。雖然，天國和有組織的基督教，並不一樣，也不兩相毗連。基督在其理想上是和天國一樣的。但是我不論理想的制度，而是要討論根據基督所建立的現實的東西。在有組織的基督教還沒有成立以前，上帝早已用別的宗教制度，以實行其旨意了。現在，祂的工作也不是只限於基督教範圍之內的。「上帝在任何國中，未嘗不爲自己顯出證據來。」而祂在許多不完全的宗教制度當中，也未嘗不爲自己顯出證據來呢。

「那末基督教只不過是現代的許多出路之一呢？還是現代的唯一的出路呢？」我們

若以基督教爲利用基督名義所建立的制度，因而傳布其福音於世界者，則此種制度，只不過爲現代許多出路之一而已；若問基督與他的天國，是否爲出路之一，或爲唯一的出路，則我相信此爲現代唯一之出路。我把基督與天國並立，因爲基督與天國是一體的。他表顯了天國，並以其自己之身體與言語，解釋天國。我相信基督是最後的標準人物，天國是最後的標準制度。但是我並不覺得我們已經利用他的名義所建立的制度，是最後的一個。基督的天國，超越了我們所建立的基督教的界限。有時候在有組織的基督教以外，比較教內運行着更多的基督的精神。

上帝之產生天國，並不限於這個現實基督教的制度。我相信這個制度，或是一個主要的工具，但不是產生天國的唯一工具。當西方各國，陷於水深火熱之軍備競爭，而教會似爲此種備戰熱之一部分。上帝遂伸手而捉住甘地，由於他而使我們明白一些登山寶訓的根本意義。一個印度教的信徒，有一次對我說：「我們應當互相交換我們的經典

——你們西方人應當讀神曲 (Bhagavad-Gita)，因為神曲是講戰爭的；我們東方人應當讀新約，因為新約是教人們愛仇敵的。這樣，對於我們雙方，都比較適合呢。印度已由於甘地而知道欣賞登山寶訓的根本意義了。他們當然沒有了解全部的意義，但是已經明白了大部分。當甘地得到天國的意義，則他在知悉天國意義的程度以內，就是天國的一部分。但是天國審判甘地，也像審判我們其餘的人一樣。

當西方各國，失陷於不公平的競爭的制度，教會與之聯屬而成此種制度之一部，上帝即伸手而達於俄國之共產黨，使他們產生一個較為公平的制度，並向奄奄停息的教會，表白其在福音中所業已失却的東西。這並不是說，上帝或我們贊成他們在制度中所有一切，也不是贊成他們實現這個制度所行的一切。但意思就是說，上帝正藉共產黨而審判我們現實制度中所傳襲下來的不公義。共產黨在得到天國意義的程度以內，在表顯天國意義的程度之內，他們是天國的一部分，即有時因表顯其某種理想，而致廢棄天



國之精神，亦仍與前述之肯定無關。鮑羅廷在中國的時候，對一個基督徒的訪問者說：「我們共產黨要以武力產生天國，而你們基督徒是以仁愛產生天國的。」共產黨大概是不會接受上帝用他們的話，但這並不是說，當上帝並無其他工具可用時，也不會利用那些違棄祂的人們呢。俄國的教會，當然不能作為新時代的工具了。在巴庫地方，共產黨封閉了美麗的教堂，但在教堂前面貼着的沙皇的像，却沒有撕去，要人民知道宗教怎樣和舊式的腐敗的制度，互相勾結。舊約描寫上帝講到非教的波斯王古列（Cyrus），說「你雖不認識我，我必給你束腰」云云。（參看以賽亞四十五章五節）上帝或許正在給現代不認識祂的人們束腰，因為不認識祂的那些人們，不會對祂發生什麼反響的。但是天國要審判共產黨和俄國的共產制度，正像審判我們其他的制度一樣。當許多根本的態度，要得到天國的贊許，而還有許多態度和行爲，則必受它的非難，且必須要從最後的制度中除去。

我相信凡謀建立新式之制度，信天國終必克服一切人類者，則不論他在什麼名義之

下工作，基督徒均應與之共謀天國之實現。我們相信天國就是基督的國。我們就根據這個信心，去實現天國。

在去年一年當中，有三位人物，特別地感動了我，就是：賀川豐彥，甘地和部刻華盛頓（Booker T. Washington）三人。他們三人，沒有一人是和我同種的，有一位且和我的信仰不同。但是他們每一位都領我到於我所需要的天國的某方面，假若這些人不生在世界上的話，則我要更爲如何地貧乏啊！假若只有一個階級，或一個種族，或一個教派，或是一種宗教，去建立天國，則天國就要成爲較爲貧乏的東西了！我們自幼相信我們的宗教制度，是最後的標準，現在要採取這樣概括的觀念，不很容易。但是我們若感覺到我們正在建立某種超越我們一切的東西，則我們就不難得到這樣的觀念。有人問一個俄國的工程師，他和技術粗劣的人共同工作，而那些入又得了較高的工資，他怎樣可以滿意呢。他回答說：「我能做這樣的事，因爲我們正在建設一個新世界呢。」

這是我們建設這個天國所應有的一種精神。

這並不是說，我們做基督徒的，在信仰的根本上，含有一種混合的主義。我們在信仰的根本上，對於耶穌基督抱定一種不可分割的忠誠，認他爲我們唯一的救主，唯一的道路。但這並不是說，那些沒有主張這種信仰，而對於建立天國有某方面之貢獻的人，我們對於耶穌矢忠的，就不能與之共同合作了。我們必須歡迎各種族各階級各信仰之一切人們，與那些建立天國的人們，聯成一氣，羣策羣力，藉以實現新世界之制度。在我們阿什拉姆的牆上，就貼着這樣的一段格言：

吾等於此結團契，

或有意見之差異，

常以仁愛爲歸宿，

聯合一致而服役。

這段格言的後面三行，是由中國採取來的，我們在印度加上了第一行。這豈不就是我們所做的事嗎？我們把天國觀念中的每個偏狹的部份，一起加在天國上面，直至超越一切，而發展至於整個天國之自身。

在阿什拉姆牆上的另一句標語，是這樣的：

汝儕來此，互相團契，

須將種族與階級之差異，

全部遺棄。

這句格言，是正貼在我們所要進去的新制度之戶限上。但這句格言，不僅寫在天國自身的戶限上，而也寫在天國建設人員招募處的限戶上呢。我們在這裏也必須遺棄種族與階級的一切差異，因為那種差異，若從手段中除去之，則就不至遺留於目的中了。

有人反對說：「但是你既沒有把那些階級，留存於目的中，則你怎麼能教那些階

級，共同合作，以謀建立無階級之社會呢？」但是除教各階級的人們，共同合作，藉以建立較各階級更大的東西外，還有什麼方法，可以除去那些階級呢？他們在發現天國的當中，豈不會發見他們的自身，和他們相互間的關係嗎？那些力謀建設無階級社會的人們，當感化別人的時候，豈不會自己先受感化而脫離階級的思想嗎？我們豈不承認，當新社會來到的時候，既須有共同的生活，則在建設新社會的時候，豈不得不也有共同的生活嗎？除此以外，唯一的揀選，就是一個階級得到優越，其他一切階級均被壓制，這是我們所拒絕的一個方法。基督教的目的，是要產生一個社會，在它裏面，每個人是一切人的僕人。我們可的教一切人類去服務一切人類，而達到那樣的目的。

這是妄誕不稽的空論嗎？不，這是人類應有的現象。

耶穌是對於人類的一位偉大的信仰者。他對於人們有一種驚人的信仰。奮銳黨的西門，是一位熱烈的愛國革命家，就等於現在的赤化人物，馬太是一個稅吏，而耶穌却把

他們收留在一處，作了他的門徒。他要他們改變他們的狀態，而他們果然改變了。他們每個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見解，與別人各部分的見解，共治於一爐，而產生某種較大的東西——天國。結果，他們共屬於那個社會：他們一心一意，凡物公用，內中沒有一個缺乏的。他們首謀共同合作，到了最後，纔團結一致了。他們起始隔離很遠，但是結果一心一意了。天國已經克服了他們。

耶穌所用的方法是這樣的：他讓他們由於自己而看到良善的基礎，就是天國。而一個人已經明白良善的基礎之後，則等級的觀念，就容忍不住；種族階級或政府的壁壘，在他的目光當中，也好像是對於人類尊嚴的一種侮辱了。

但是當時會堂裏的人們，不會看到良善的基礎，他們只看到藉這位新式先知的運動，而產生了實現種族主義的一個好機會。當耶穌不肯把他的天國，與種族或階級相雷同，他們就痛恨切齒地失望了。他們聽取耶穌所宣布的真理，直到違背他們的種族偏見

與階級偏見時，他們隨即閉住心門而聽不進去了。當天國以一切令人眩目的光榮，遇到人們，我們就必須應付那些閉住心門的人們。

二六，四，二〇。譯畢。

## 第十章 基督會忍受壓迫嗎？

我們大多數人願聽真理，直至與我們的種族偏見和階級偏見，發生刺謬，我們就聽不進去了。因此，思想之對於我們，已成爲「我們的偏見之重新整理」了。那天早晨在會堂裏，他們不僅把偏見重新整理了一番，而且激成怒氣，變成實際的動作了。「他們帶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他們看到這個人類新見象的光芒，目爲之眩；他們是慣於黑暗的，一看到光，就盲目地襲擊了。他們以爲假若耶穌所說的，就是宗教的意義，則除去它罷！把這個青年的夢想家推下山崖去罷！所以「他們就起來攆他出城，他們的城造在山上，他們帶他到山崖，要把他推下去。」（路加四章二九節）

你主張人類無階級，則他們主張人類分階級的，就要反對你了。人子要促進一切人類，到於最高權利與圓滿生活的地步，所以有些人就把他帶上山崖，要殺死他。這是一



個奇怪的世界啊！在耶穌裏面的宗教，會引起情感，領導一切人們進入新世界；在他們裏面的宗教，會引起情感，把重造世界的人子，排出世界去。在他們裏面的光明，變作黑暗了，那是何等偉大的黑暗啊！在印度南部提盧巴提的聖山上，有一座黑色的岩石，據說從前是一個低等階級的人，他要想爬這座聖山，於是污穢了神聖，而觸神明之怒，被神所擊斃了。所以人們使宗教成爲神聖的權利之後，任何人要去分享這樣的權利，就不免於擊斃。那天早晨在會堂裏面，耶穌要開發一切人類生活的聖山，而他們就要謀死他了。

但是他們要把他推下山崖去的時候，他就反過身來注視他們一下。只是注視一下，那就夠了，據說當奈丁該爾(Florence Nightingale)看護克里米亞(Crimea)之傷兵，醫院裏的規則，妨礙了她的服務，她就打破那些規則。當她手裏拿着一罐藕粉，倉促越過天井的時候，一位騎馬的軍官怒喝道：「你有什麼權利去拿那些藏着的東西？」她停下

腳，放下罐頭，以她清明灰白的眼睛，繼續注視那個軍官，而一句話也沒有說，那個軍官一聲不響地回轉馬頭去了。然後奈丁該爾拾起一罐藕粉，去做她天父的工作了。耶穌也是這樣行。他注視着他們。在他的靜寂的眼睛當中所顯示出來的態度，如此溫柔，然而在他們看來，也是如此可怕。他在那四十日的掙扎當中，已經看到這個疾病傷痛的世界；他也知道對於這個世界，有何能為。所以在他的眼睛當中，正有着一個新式的世界，當人們看到這個世界，就懼怕了，就退避了。「他却從他們中間走過去了。」那種盲目的窄狹的地方的偏見，包圍了他，阻礙了他，打破了他和他的天國，但是他卻從那些龐集的仇恨和盲目當中走過去，去建立他的天國了。那時候他們不能停止他，我們在今日也不能停止他。在那時候，他從他們的窄狹思想當中經過，今日他也從我們的窄狹思想當中經過。當我們看到他的眼睛，注意着我們的眼睛，我們就在他的眼睛當中，看到新式的人類。我們就覺得可怕，怕得神志清明的思想！

我們知道他的門徒，怎樣一次一次地包圍了他，阻礙他和他的天國。撒瑪利亞人不肯接待他到他們的村子裏去，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的。他的門徒怒氣沖沖地詢問道：「主阿，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燒滅他們嗎？」他們要用仇恨和火去報復種族的偏見。他們在種族的仇恨上，沾染了宗教的氣味，說「火從天上降下來」，並且援引宗教的先例，說「像以利亞所作的」云云。他們以他們的態度，包圍耶穌，阻礙了他的擴大的精神，並且要把「報仇的日子」這句話，爲他所特意刪去的，放回他的計劃裏去。「你們的心如何，你們並不知道。」他靜靜地對他們這樣說，就從他們中間經過，去建立無種族無階級的社會了。在那裏，他要以仁愛勝過撒瑪利亞人，而不用仇恨的手段。

(路加九—五章五—五節)有一次，門徒又要阻礙他的計劃，使他的計劃，變成另外的東西了。他們爭論在天國裏誰是最大，使天國不成爲由服務而偉大的天國，而成爲特權階級的天國了。他轉過身來，責備他們，說他們只有作衆人的僕人，纔可以在天國裏稱爲偉大。他又從

他們的沉陷於特權的思想中間經過，去建立服務者的天國了。

然後全國聯合起來，用一個十字架去停止他的活動，而是阻擋他及其天國的最高手段。那天基督和罪惡，覲面相逢了。在他和他的天國中間，隔了許多罪惡的化身：法利賽人是驕傲頑固的外表主義；撒都該人是機敏的物質主義；大祭司是利益的掌握主義；希律黨是政治上的諂媚主義；文士派是過去的法律條文崇拜主義；彼拉多是教人絕對效忠的帝國主義；人民是反對改革的冷淡主義；兵丁是殘酷苛暴的黷武主義。他們一同聯合起來，阻擋他和他的顛覆現實制度的天國。但是即在十架上，他還作了環境的控制者：他爲着將要死亡的犯人，開關樂園的門；爲他的凶手，請求赦免；將他母親的生計，託付約翰；並且顯出統御的力量來，連執行這個悲劇的百夫長，都有動於中，要說他是上帝的兒子了。上帝和那個官員一致同意了，那個同意的標記，就是復活的清晨。用十字架去阻擋他嗎？他利用那個十字架，救贖了一個世界。他從他們中間經過，去建

立他的天國，那是「無論如何」的一種經過。

他復活後，與他的門徒同在，有四十天之久，把他的基本觀念，和驚人的天國的勢力，灌輸到他們的思想中去，「向他們顯現，講說上帝國的事。」（行傳一章三節）經過四十天的教訓之後，門徒們就顯出他們的心胸，是太窄狹了。他們問耶穌說：「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候嗎？」而耶穌的心，聽到這個問題，必定是何等的震驚啊！經過這許多年的忍耐教訓之後，他們還是抱著最初人們在會堂裏所犯的基本的錯誤。他的門徒並不拒絕這個天國，只是把它縮小範圍，由世界普遍的國，而成爲一個種族優越的國了。他必定知道他的憫憫地，還沒有過去，最深刻的悲劇，還要來到，那些悲劇，就要集中於縮小天國的精神。他們不會拒絕這個天國，只是使它失却了功能，灌輸人們以一種緩和的基督教，則雖違反真理，亦自無妨。我往往請用翻譯，譯我自己所能十分了解的語言，知道他所說的是什麼。有些譯者，把我所說的，增加了力量，使它更爲警

傷，更爲動人；有些人却把我的演講，譯得平凡無奇，而成爲陳腐不堪的俗套了。我聽到我的說話，弄得這樣平凡無奇，往往對着我的譯者注視，心裏想，「那是我所說的一切嗎？」而在那樣的時間，我幾乎時常感覺到基督對我注視，關照我許多許多的次數，說我把他激勵動人的福音，弄成平凡寡趣的老生常談了。他也對我說，「那是我所有的一切嗎？」

他的門徒在那時代，和這個時代的門徒，都要將天國縮小其範圍，但是耶穌不論今昔，都經過了那種狹小的靈魂，去建立真正的天國，而不是縮小範圍的天國呢。

他的門徒，在五旬節被聖靈充滿之後，就打開了他們的心懷，同意於天國觀念之擴大，這樣他就走到他們的新覺悟之中，從那時候起，他也不必經過他們的中間，他可在他們中間，與他們同行。他們也正與他同行呢！一個新的社會產生了，猶太人與外邦人的壁壘推翻了，由於這兩個種族，而形成一個新式的人類，一個新式的友愛；各階級

間之經濟懸隔，也消滅了。他們都在一處，凡物公用，照各人所需的分給各人；根據於性別的優劣貴賤，也正在逐漸消除，因為在耶穌基督當中，「男女之間，無分軒輊。」而這一切的基礎，就是仁愛。最後產生一個新社會，凡是傾軋，嫉妬，仇恨，歧視，貧困，勢利等等，完全絕跡於其中，他們「都是一心一意的」。

這是一個天國的雛形，含有新世界的胚胎。耶穌紀元後一五〇年，馬忒（Justin Martyr）可以說這樣的話：「我們從前互相殺戮，現在不但不攻打我們的仇敵，而且爲着不說謊話，不欺瞞那些審問我們的人起見，我們樂意明白承認基督，而受死刑。」做基督徒的，甚而至於自願受別人的刑罰了。當時的非基督徒，很驚奇地叫着說：「看哪，這些基督徒互相怎樣親愛。」他們或許要繼續地說，「並且愛護別人啊。」這是一個光榮的時代，也許整個的基督教，要發育滋長，而成爲一個新式的世界。胚胎是有了。但是正像伯納所說「耶穌」癥結，在於他有門徒」，他們不恣意於天國的內容，反而

曲解天國的意義，縮小天國的範圍。

一個新式的十字架，等候着背十字架的基督。他以良善勝過罪惡，以仁愛勝過仇恨，以痛苦的十字架勝過世界，為世人建立天國，後來看到天國已經變為別種東西了。

卡杜 (Cadoux) 說，「在奧利略 (Marcus Aurelius) 之統治時代(西元後一六一至一八〇)以前，基督徒改變以後，從不欲應募以為軍者，亦從無軍士進教會而仍為軍士者。」然紀元後四一六年，除基督徒而外，竟不得入羅馬之軍隊了！基督教與黷武之精神，混不可分，基督教已成侵掠領袖們之旗幟了。雷基 (Lecky) 說，「自歐洲異教民族領受洗禮後，男兒之臂膀，翼翼伸張於水上，或有更為致命之襲擊也。」那些臂膀，不是基督化的，而是戰鬥的臂膀。聖伯納 (St. Bernard) 說：「基督徒以死於異教徒之手而得光榮，因為基督是這樣光榮的。」由此而聖伯納之聖徒資格，即不成為問題了。安瑟倫 (Anselm) 寫到利培蒙 (Ribermont) 之指點十字軍，說，「吾等之士卒，凱旋而返，滿載頭顱於杙



上，以供上帝子民之欣然環觀焉。」直到於今，主教的像，披甲冑，曳刀劍，坐於戰馬上者，尙點綴於歐洲各城市。那些主教的像，還是點綴着這些城市，是因為那種基督教的概念，還是深植於我們的心中呢。在前次大戰的時候，我們不向耶穌基督祈求仁愛和平，而反向部落之神，禱祝戰爭勝利，則就是那種基督教的概念了。

但是現在已經大大地改變，因為我們已經看到基督的可畏的事實了。當和平條約在凡爾賽簽字的時候，我在加爾各答的一個禮拜堂裏面說，「在和平會議席上，立着基督的影子，守候他們，注視他們。他們若把基督的思想與精神，輸入和平條約裏去，則和平可以持久；若把仇恨報復的精神，輸入和平條約裏去，則到了相當的時候，必將撕毀而成廢紙了。」他們不肯用耶穌的精神去貫徹這個條約。克雷蒙索 (Clemenceau) 豈不嘲笑威爾遜，說「威爾遜說起話來，好像耶穌基督」嗎？所以他們就拒絕了他的意見。到了現在，條約已被撕毀，不過是一堆廢紙罷了。當別人詢問蕭伯納，關於耶穌基督，

有什麼意見，他回答說：「最近大戰中，對於耶穌基督的背叛，已經造出了如此惡劣的結果，恐怕以後想念他的人們，要比從前多了。」想念基督的人，正比從前多了。世人的目光，正在慢慢地張開來了。好戰之武人，尚講戰備，但是，我們現在比從前更看得清楚了。印度某省的王，在宴會中喝醉了酒，就命令他的兵士去打英國軍隊，英國軍隊得悉風聲，知道這是酒徒的命令，於是移軍外出，把他的軍隊，勸回省裏去了。一個喝醉了酒的印度王，竟有力量調遣軍隊，去打衆寡不敵的英國軍隊，這似乎是笑話，但是勞合佐治 (Lloyd Geo ge) 敘述內維爾將軍 (General Neville)，說：「在十二月間，內維爾將軍爲一冷靜謹慎之謀士，至次年四月，已成一如顛如狂之騎擊軍官矣。彼沉醉於狂歡中，而失其舉止之平衡。此種心理，即所以造成戰爭間之愚蠢的侵攻，法國青年之無謂的浪費者也。」其實也和那個醉了酒的印度王，一樣可笑呢。在醉了酒的印度王與狂歡的將軍之間，無可選擇，而世人的頭腦，必將兩者盡數除去而後已。在那種神志迷亂

的思想之前，正對着耶穌之可畏的神志清明，人們總有一天，會回復到於那種神志清明的地步，以爲其唯一的出路。

現在正要開始，將耶穌從戰爭的精神當中分別出來，美國許多教會之宣布退出整個的戰爭制度，此後將與戰爭不生關係，就是這種分別的徵兆。耶穌正在經過好戰的武士中間，經過在參戰問題上叛離他的教會，而去建立沒有戰爭餘地的天國了。我們已經妨礙了耶穌，把他的精神釘上了十字架，我們已經在千百個戰場上，把他的天國射擊得粉碎了。但是到末了，我們還不能停止他的工作。我們或許不能把自己放棄，給與耶穌，但是我們也當然不能把耶穌放棄。他已經握住了我們，我們知道，我們若在第二次大戰中，再向他背叛一次，那就不是背叛，而是毀滅了。

但他經過我們中間而去走他自己的道路的，還不僅是運用武力的問題，而也是一個威權的概念。什麼東西來構成威權，乃是新人類當中一個根本的問題。一個錯誤的威權

概念，或將損及天國之建立。耶穌即用一根本之概念，以爲其新社會之開始，斷定只有那些對別人服務而得威權的人，纔有其威權。這是一個服務者的社會，服務最大的，地位也最大，所以即有了那種偉大的威權。威權不是某種由外面得到的東西，而是從內心取得的。奴隸的思想，屈服的精神，消逝以去，一切人都要處於平等的立場，凡能以自我貢獻他人者，均可獲得其權威。可是到了現在，這一切都改變了，我們看到教會的高位顯爵，根據各種經典和推論的立場，主張最高的權威，向其他的人們，作威作福，不與默從者，即逐出教會。這是一個悲傷的景象。甘地從歐洲回來，經過意大利，他說，「我願到教皇宮殿中去拜謁代表釘死於十字架的基督的羅馬教皇。」而報紙上面登出來的新聞，因爲把他的這句話，弄錯了標點，竟變作「在羅馬教皇的宮殿當中，被釘死於十字架上的基督」了！然而在這個錯誤當中，倒自有其真理，因爲基督已經被釘於羅馬教皇的宮殿中，被釘於其他爭權奪利的一切新舊基督教的機關中了。凡是必須由我們去

爭奪來的威權，或許是宗教的威權，然決不是基督教的威權。基督教的威權，不過是一種服務的精神；並不由於爭奪而來，乃是由於服務而來的。而在這兩者之間，實有其根本之差別在呢。

有兩個印度的公主，都急於要擔任婦女會的主席，她們兩個都坐在講臺上面，一個把她的椅子移前一點，另一個也決不讓人占先，也把她的椅子，向前移動。你繼續向前，我也跟着向前，直到會場的聽衆，感覺到這樣的情景，不禁心裏發笑了。教會的人們，已用其充分的主張與宗教的權威，而居世人之前，世人看到這種情景，也覺得可笑，也覺得可鄙。在這裏面，他們已經看到了自己，而他們在基督徒當中所要看到的，却是一種不同的東西呢。

耶穌必須時刻經過那些情形，去建立一個服務者的天國。不論他的門徒，把他的精神釘上了十字架，而他總是勝利前進，使人們普遍地感覺到一個固有的最後的真理：凡

是不服務的人，就沒有命令他人的威權，扶輪社的社員，說一個人除非根據服務而得權利，否則即無權利之可言。他們的這種觀念雖然朦朧，却已經看到這個真理了。英國人決定首相有最大的威權。「首相」兩字，在英國文字中，稱曰「Prime Minister」，Prime者，義曰「第一」；「Minister者，即「僕人」意。「首相」就是「第一個僕人」的意思，所以他有最大的威權。而俄國共產黨的觀念，則認識服務的真理，更進一層了。他們說，一個人除非是工人（服務者），否則就不能有公民的權利。所以不論世界的獨裁者，攫取權威，以及表顯了他種同樣的精神，而這個世界，尚有一句舌底的話語，表示將來的世界，總是屬於貢獻者的，一切剝削者，寄生蟲，藉他人之勞力與貢獻以爲生者，早晚必歸於消滅，只有那些服務的人們，纔有統治的權力。當那種精神普遍來到，則我們一切人類，必將共立於基督之跟前，「基督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人的贖價。」（馬可一〇章四五節）世界的事實，最後必趨我們於基督的跟前。總之，

以互相服務爲最高生存律的世界，亦必以人子爲王。若仁愛爲更動一切事物之目標，則一切事物，最後必將導我們於仁愛之域。

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的許多事情，耶穌也經過了我們的中間。他根據公開的審究，道德和靈性的試驗，而建立了他的天國。凡實行他的旨意的，就應當知道他的教訓。他並不列出一種固定的信條來，教人們必須相信，否則就要定罪。他却表顯了自身和他的天國，凡靠託他，與他交感，並且得到他的生活方法的，他們就在口中設定了一個新字——「救主」，因爲他真正在各處拯救他們，脫離了悲哀與失望，脫離了他們的自我與罪惡呢。他們是用真實的經驗把自己建立在這個字上的。他的話語，既由生命而來，他們說了，就得進入生命。人們相信他是上帝的啓示，因爲他真正顯示了上帝。這種信仰，都是很自由，很公開，具有試驗的意味，而生氣勃勃的。後來到了頑固的時代，正統的信條，竟較正當的行爲，更爲重要。大多數原來的道德經驗與靈性經驗，至此滅失

淨盡，而以統傳與經文化替之，只是令人服從而已。人類之思想，不容在宗教中發生其自有之功能。宗教在思想比較清楚的人看起來，就成爲很馴良，很朦朧，很迷信的東西了。卽加利略 (Galileo) 亦必屈其科學發明之兩膝，而悔改之。

後來產生了一個偉大的覺悟，卽是文藝復興。人類之思想，得由鉗制而放鬆，並准自由研究之。研究之結果，宗教似乎宣告死刑了。法國革命家，建立理智之女神，以爲新時代之新神像。但是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這種令人眩目的理智的光明，不但不籠罩基督，而且基督的真理，反從來不會有如此的顯明過呢。他在傳統和閉塞頭腦的空氣當中，已被淹沒不清。他的福音，在這種窒塞的空氣當中，喘息欲斃，因爲這不是它的本來的色彩。它渴望露天的空氣，遼闊的山中，使人們可以環觀上帝的世界，想他們自己的思想，並且用開通的頭腦，去探究上帝的目的。當人類的頭腦，除去了束縛，他們就把思想轉向上帝，像羅盤針轉向兩極一樣。在過去的一世紀當中，人類之接受基督以爲



他們生活上之引導的，其數較衆於以前的九世紀。當法國的革命家，把童貞女馬利亞的像，從巴黎大教堂裏面拆除的那一天，凱賚（William Carey）正由呼格里河（Hooghly River）直航而上，建此新國於印度。而這個新國，乃是建立於智識啓發之基礎上的。他再三利用各種文字。他在印度奠定這個新國的基礎，我親眼看到它逐漸地興盛。所以基督教會的傳教士，奠定印度新教育之基礎，並不是偶然的；美國百分之九十的大學，都由基督教各公會所創辦，也不是偶然的。基督不被博學深智所推翻，反由於這種學問和智識，而益露其真實的面目了。

這個文藝復興運動的後裔，就是聖經評定學（Biblical Criticism），這個新式的運動，好像足以破壞福音所根據的基礎似的。他們的論戰，非常劇烈，其中有一個評定家將死的時候，說：「我很願死去，因為這樣，下一代的時候，就不會遺留些許的信心了。」正在這個時期，喀萊爾途經意國道傍之寺院，停足注視基督釘於十字架上之塑

像，心中有所感，乃說：「苦惱子啊！你的光榮的日子，已經過去了。」在那時期看來，基督的黃金時代，好像已經過去一般。但是喀萊爾還在世的時候，就知道他的話錯了。基督的黃金時代，在那時期還正在開始呢。這個批評的運動，不像許多人所想到的，是為基督豫備墳墓，就多方面說，倒是脫去了他的葬衣，使他可以自由活動了。我們知道這個運動，正好除去霧煙瘴氣，留下一些永久的明星。佛爾泰 (Voltaire) 說，在一百年之內，或許不會有聖經之存在了。而他說這句話的地方，現在正有一個聖書公會，在出售世界上銷路最好的聖經呢。當時因革索爾 (Ingersol) 著摩西的謬誤 (Mistakes of Moses) 的房子，現在已經拆去，成為基督教青年會的會所了。為什麼呢？人們知道那種批評的運動，並不推翻基督，而是真正顯現了他。智識的缺陷，只能用更深的知識去救濟。當人們離開了聖經上的字句靈感說，他們就得到內心靈感說，以代替之。他們相信聖經的本身，受了上帝的靈感，因為他們覺得它很有靈感的力量。他

們相信上帝必已入於聖經，因為他們覺得上帝是由聖經出來的。當人們將自己與基督的思想相接觸，他們的思想，就受了改變，就被刷新，就被啓發，就被感化了。這裏就產生了這個可能的確實無誤的事實：一個人若採取基督所要他採取的方法，則他就可以確實無誤地找到上帝了。

耶穌正經過了這個批評的運動，去建立一個坦白質直的天國，知道真理的天國。而使人自由的東西，只有真理呢。

這個文藝復興運動的另一個後裔——科學——似乎包圍了耶穌，停止了他的活動，並且把他從山崖推下去了。科學與宗教的衝突，從前非常尖銳，但是現在戰爭的煙霧，快要刷清，真實的東西，就要顯露出來了。在或種科學與或種宗教之間，固然有一個真實的衝突，但是在真正的科學與真正的宗教之間，並不發生真正的衝突。我們現在知道科學與宗教，各有其不同之領域。科學所論者，為足以衡量之事物，宗教所論者，為估

定價值之事物。科學論事實，而宗教論價值。科學論生活之量，而宗教則論生活之質。惟宗教亦不僅估定價值而已。它也變更價值，變更那些得到價值的人，並且利用人與其價值，以爲其目的。若用科學的目光來看威至威士的詩，則必以詩體的結構，韻律的長短，印刷詩集的紙墨之質料，來說明一切。這樣說明，對於威至威士的詩的價值，有給以一個充分的答覆嗎？宗教說：「不，還有詩裏面的思想，情感，願望，激勵，都是利用詩體的結構表顯出來的。我要將它們加以解釋，加以評價。」這兩個答案——科學的與宗教的——顯然都是必要的。但若只取其一，不兼採其二，就不完全了。所以對於威至威士的詩的價值，若要給以一個充分的答案，就非兼取科學與宗教之兩答案不可。

有人用不甚雅緻的文句，來解釋瓊琳獨奏，但是就物質的範圍說，倒是很實在的，說：「瓊琳獨奏，就是用馬尾撥彈死貓的腸子。」瓊琳獨奏者必要反對這樣的界釋，因爲還有情感願望激勵，都由於瓊琳的構造表顯出來的。而宗教對於它們，就要

加以解釋，加以評價。由此而採取宗教與科學之兩種界釋，對於瓌琳獨奏的意義，與以一個充分的答案。

科學與宗教的地位，現在比較得清楚了。它們是各有其領域的。我們對於這種清晰的地位，固然表示感謝，但我們還是不滿意於這個部分的世界。我們不是要多元的宇宙，而是要一元的宇宙。科學與宗教，能夠聯成較為密切的關係嗎？那是能夠的。宗教可給與科學以一種新的精神，新的利他主義，則科學之能力，即可用之於公益之目的。在另一方面，科學可與宗教以實驗之方法。我專心接受那樣的方法。我相信我們應當應用實驗方法於質的（價值的）範圍內，正如應用於量的範圍內。我們可以試驗耶穌基督和他的方法，正像試驗任何假定是否能行一樣。我相信這是行的；在繼續試驗繼續擴大的範圍之內，這是行的。我憑實際的經驗，知道當我毫無保留地順從基督，則我的生活，就生了節奏譜和平安和歌頌。當我不順從他，或只是順從他一部分的時候，則我的生

命，就萎頓而失去音樂的意味了。西國一個很摩登的少婦對我說：「任何東西，我都不相信——我不信上帝，不信自己，不信生命，不信別人。生活是沒有目的，也沒有意義的。」我回答說：「好罷，生活似乎對你不甚有益，是不？你二十五歲，就要牢騷譏刺評論，就要和你自己，和你的生活脫節。你二十五歲應當開始度光榮的生活，但是現在已經用盡了靈性的力量，不知道以後做點什麼纔好。我現在五十歲，生活却一天比一天好，一年比一年好，生活的進行，甚是光榮。我沒有知道牢騷，也不知道譏評。這樣，我的方法似乎是行的，你的就不行了——對嗎？」她承認是對的。我又對她說：「那末請試一試基督。這個試驗在你實行的程度之內，是必行的，這是我所給你的一句尊重的話。她說情願試一試，她就走開了。數小時之後，電話響了，有人在電話裏說，有一個女子在電話的那一端，要告訴你兩個字，是爲你所了解的，就是：「行了！」一年之後，她寫信給我，說「這個方法還是行的」。對於每個人，凡是真正去試驗這個方法的，都

是必行的。

當我坐在圓桌會議席上，聽人們報告怎樣實行他們的生活方法，我就注視耶穌基督升到道德與靈性的最高點了。人們與他交感契合，則就可以握住生活的力量，度別人所不會有的生活。我若不知道新約說耶穌是道路，則我也會從我的圓桌會議席上，而知道這句話。不論何時，人們真誠簡括地以耶穌基督為他們生命上的主，則必獲得光明的生活，調和的生活，刷清罪惡的生活，具有堅強基礎的生活，並且使它有了充分的服務。這不是辯證，而是事實，其所證明出來的，一如其所試驗的範圍。一個人達到生活的蘊底，滿足了生活的蘊底，他還不知道到了那樣的地步呢。從此，他就有一個完全的生活了。這就行了！所以我們相信，人們之了解科學者愈多，則他們之成為基督徒者亦愈多。我們不怕他們太科學化，我們怕他們不十分科學化。我們相信道德和靈性界的事實，最後必會導我們到於基督之事實。一位偉大的科學家對我們說：「我們做科學家

的，可使用一個普通雞蛋的成分與原素，做出一個雞蛋來，過細看來，恰準是一個普通的雞蛋。但是困難點就是不能孵化，缺乏生命。「科學不能給與最低或最高的生命。而結果人們是需要生命的，需要最高本質之生命的。基督給與最高本質之生命，故人們沒有他不行，也不能生活。

但是哈爾丹教授 (Prof. J. B. S. Haldane) 說：「科學是人類理解能力與想像能力之自由活動。至於宗教，即最寡獨斷之性質者，亦必與某種不可更改之道德統傳相聯繫，正惟其如此，故科學與宗教之間，實無休戰之可能。」這裏他豎立了一個草人——一個很陳舊的草人——然後把它推倒了。教會再三傾向於頑固，而成爲權力主義，那是對的。但是在教會中心的基督，並不是這樣。他以自己爲生命的道路。人們走上這條道路，就覺得他真正拯救了他們——拯救他們脫離自我，脫離罪惡——所以他們就稱他爲救主了。我們現在也是那樣做，也得到同樣的結果。這是實際事件所證明的權威。但



是整個事件是公開的：是一條道路，是一條公開的道路。耶穌定當這條道路的內容，應當是：「等真理的聖靈來了，他要引導你們進入一切的真理。」真理的聖靈！不是固定的，不可更改的，束縛的真理，而是聖靈的真理。這個真理，是超過科學的真理，因為科學追求真理，而這却是真理的聖靈。

不，即使科學家不適合於基督，而基督却是適合於科學之空氣的。科學家總有一天會適合基督。但同時基督正經過他們的中間，去建立根據最高事實的天國了。

當耶穌在西方被科學所非難，謂其與不可更改之權力主義相聯繫，他也正在東方受非難，謂其與帝國主義相聯繫。他到東方來，正在西方帝國主義擴張的時代。耶穌似乎是帝國主義在宗教方面的擴張，因此人們就對他懷恨了。南美洲的土人，被白人剝削欺騙，要殺死他們所見到的任何「基督徒」，所以傳教士到他們中間去傳教，必須更換名稱纔行。但是南美洲的土人，在教士當中，區別出一種「耶穌的人」來。他們是不同的人

物。而基督徒的名稱，在他們中間，却是臭氣撲鼻的了。這樣的臭氣，在東方有許多年。他們預備從他們文化所建立的山崖上，把基督推將下去。但是事件變更了。一個印度大學校裏的印度校長，用一段生動的話，來描寫這樣的變更，他說：「曾經有一個時期，基督的名，對於我們是一種毒藥。但是我們對於基督的態度，也經過了幾個不同的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基督和一個商人，立在我們的門外敲門，我們注視門外，說：「我們喜歡你，但不喜歡你的同伴，所以我們就把門戶關上了。第二次他又來了，他一邊伴着外交家，一邊伴着軍人。我們又說：「我們喜歡你，但是不喜歡你的同伴。」這樣，我們又把門戶關上了。他第三次到了我們的門外，是一個不同的人了，是被擯階級的恩惠布施者了。我們比從前喜歡他些，但是我們不知他在整個事態的後背，抱着什麼樣的目的，所以我們又把門戶關上了。但是現在他又來了，這個時候，他不為別的東西所牽累，他立在他自己的公義上，親身向我們的心靈，直接說話。對於這位基督，我們說：

「我們展開我們的胸懷，請你進來罷。」

許多人的腦筋裏面，還是以目的不純潔的基督看他，而大聲疾呼地反對他；但是歡迎這位不受牽累之基督的，也漸漸多起來了。有一個印度人對我這樣說：「訖哩史那（Krishna）是畫在我們牆壁上的，但基督是住在我們心裏的。」印度正在基督當中，看到過去的成全與將來的希望了。當我講完道理之後，一個印度的主席說：「我們聽到他所介紹給我們的基督，覺得就是聽到佛家的思想，就是聽到古昔聖賢的思想，就是聽到實驗主義的思想，就是聽到人本主義的思想，這一切好像都混和在他的福音當中了。」然而我只提起基督，並不會講到這些思想，而這位印度人却看到基督裏面，所有歷代的精華，都得到具體的實現和成全了。

基督正經過了尋求的忐忑的東方，去建立他的世界的天國了。因為東方不僅看到目前前的需要，而且也搜集了過去高尚偉大的東西。

數年以前，中國感覺基督教與西方之帝國主義相聯繫，就把它逐出，幾乎每個傳教士，都迫於反基督教的運動，而不得不離開中國了。中國曾要把基督領導到於其文化所建立的山崖上，推將下去。但是遇到一件奇怪的事。反基督教的運動，精疲力竭，教士又回中國，而中國正遇到這樣的一個問題。中國的前途，建築在基督教的基礎上呢？還是建築在共產主義的基礎上呢？基督教與共產主義之間，在中國有一個競賽，而其影響之所及，約佔全人類的四分之一。中國正在偉大的猶豫時期，她已經決定不再反對基督教，但也沒有決定要基督教化。不過至少有一件事情是確定的；基督業已經過中國之反基督教運動，而去實行他自己的計劃了。

基督在西方又遇到另一批人，他們也要推他下山，就是國家主義者。主張操縱人類思想之最高權的集權國家，是對於基督及其天國的一種直接挑戰，因為天國之自身，按其性質，亦為集中與最後之制度。因此而產生現代世界的一個重要的問題——兩種集中

的權利遇在一起了。「以現代的國家爲上帝嗎？還是以上帝爲上帝呢？意大利法西斯國家成立十周紀念，開展覽會以誌慶祝，當我進去，前面陳列着一個農人的像，他是代表革命以前之農夫的，他肩上了許多書，身體也彎曲了。有一本書是「國際主義」。爲他國着想，對於農人，對於國內其他一切的人，認爲是一種危險。基督是反對這種觀念的。而他就是被國家主義害死的。彼拉多說：「你本國的人和祭司長把你交給我。」

（約翰一八章三五節）「你本國的人」——國家主義是他被難的主使者呢。猶太人要羅馬人殺死耶穌，因爲耶穌教猶太人愛仇敵（羅馬人）。當耶穌立在彼拉多面前，他顯示了根據新原則的另一個國度：第一，他的國度是不用暴力的。他說：「我的國不屬這世界，我的國若屬這世界，我的臣僕必要爭戰，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這世界。」這個天國的來源，不是在這個世界制度的裏面。凡是從這個世界制度產生的國度，乃是互相爭戰的。這是它們的很顯然的特性。第二，他的國度是真理：他說，「你

說我是王。我爲此而生，也爲此來到世間，特爲給真理作見證。」（約翰一八章三）是的，耶穌說，「我是王，我爲此來到世界，給真理作見證。」這是真理世界裏面的一位王！近代的趨勢，以事實與真理爲王，與此正相符合。「凡屬真理的人，就聽我的話」——「我要作真理愛好者的心中的王。」基督要把每個愛好真理的人，拉在自己身邊。現在我們知道甘地說他自己的運動是真理的，是非暴力的，這兩點和基督的天國，非常近似。但是基督的天國，與現在過度的國家主義，亦非常相反。這些國家主義，不是真理，它們的忠誠，是受抑制他人的好處，放大自己的好處。它們不是非暴力的。它們建立於武力之上，在武力的範圍以外，就要與武力同歸於盡了。在基督與此種國家之間，毫無休戰之可能。基督要被這種國家釘上十字架，但是結果他要打破它，像打破羅馬帝國一樣。

有些人推定安提阿的聖餐杯，是耶穌設立聖餐時所用的杯。杯上刻着的花紋，表示

耶穌坐在羅馬的鷹徽上。早年的基督教，是把基督位在國家之上的，當兩者互生抵觸的時候，天國的主張，必占優勢。現在也必須這樣。而近代的國家主義，却把國家位在基督之上，要使基督去適合國家（如北歐國家之北歐基督教者是），或要把基督領到他們的國家所建立的山崖上，推將下去。

最後他要經過他們的中間，去建立他的天國，根據友愛與平等之人格價值。現代的國家或許可以妨礙他，但不會停止他，因為基督第一次與羅馬接戰，就把羅馬克服了。他要再獲勝利。因為真理與非暴力，究較非真理與暴力為堅強了。

我想目前過度的國家主義，即希特勒與莫沙里尼的國家主義，亦不會指出像共產主義那樣永久的問題來。在共產主義裏面，我們遇到一個將來的重要問題。基督為建立他的天國，而經過了萬事的中間，但是他會經過這個新式的最重要的試驗嗎？不，因為這個試驗，比較得深刻。共產主義不僅像過去的許多主義，只是批評基督教的運動。它也

貢獻了一個代替基督教運動的東西——一個詳盡的，堅決的，反基督教的計劃。然而我說「反基督教」這個名詞，還覺得有點不妥，因為在共產主義當中，有許多許多的內容，是為基督所贊成的東西。

有組織的俄國教會，顯然不得不崩潰，因為它妨礙了基督的見地，和他的天國。那種組織，雖含有不少的天國的成分，却不就是基督的天國。但是我覺得共產黨還沒有去應付基督的問題。當我看遍列寧格拉的反宗教博物館，我就對着我的領導者說：「你想這是對於宗教的一個充分的答案嗎？我十分知道這是對於教會的一個有效的打擊，就是對於利用基督名義所建立的俄國教會，是一種有效的打擊。但是你們還不曾真正接觸到主要的問題呢。你們還沒有應付到基督本身的問題，沒有應付到他的理想，和他的天國。這個博物館，並不是對於那樣的答案。」

我的領導者回答說：「我同意你所說的話，這對於宗教，並不是一種充分的答案。」



但是我們的科學家，已經建立另一個反宗教的博物館，那是一個充分的答案，因為他們追溯宗教的起源，表示宗教是怎樣由於魔術迷信和畏懼而來的呢。」

不，那種方法，也不是充分的答案。不然，你也可用那種方法，去排斥近代的科學醫術，因為古代巫醫之圍火跳舞，唸咒去病，就是近代醫術的濫觴呢。蓮花出於污泥，你能用污泥去解釋蓮花嗎？不，基督必須用萬物所有的一個事實，以為解答。什麼是萬物所有的一個事實呢？就是在宇宙萬物之中，由最下等之細胞，至於最高等之人類，無不有其生命完成與全備之策進。而基督即為此種策進之本根，他說：「我來了，是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富。」他的天國，就是那種策進，用最高的形式最高的目標表示出來的。柏格森 (Bergson) 說，普貫宇宙的「生之衝動」(Élan vital)，在耶穌與諸先知當中，獲有最高之表顯。事實上若欲此種策進，獲得完全之運用，則基督即為必要之因素，因他主張世界所表顯的最高的生命。共產黨還沒有遇見基督及其天國，因基督已

被正統教會的可畏的華麗所掩住了。

但是當問題弄清楚之後，他們必會遇見基督，因為基督也經過了他們的當中，去建立他自己的天國。但是他也贊成共產主義當中的許多東西。我想他必定贊同俄維埃的娼妓收容所。他們把妓女收容進來，教誨她們，尊重她們，訓練她們以某種的職業，然後給她們各人一個職業，教她們出去，作為改過的人。基督以無限的尊敬，接待犯姦淫的婦女，並且對她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約翰八章一一節）而現在共產黨的方法，比較我們依法限制娼妓的法利賽人的態度，却更近於基督的主張了。我想基督不僅主張改過，也繼續主張皈依，藉此可以給與她們一種生活的新中心，藉此可以建立一層防止將來犯罪的壁壘。

我想基督對於蘇維埃的監獄制度，亦必加以贊同。他們的監獄，沒有牆壁，不用報復的手段，不用侮辱的方法，犯人可以自由脫逃，但是他們並不脫逃。他們在監獄當

中，受教導，做工作，成爲社會有用的分子。他們可以在監裏結婚，在監裏扶養家庭，他們處處受到很人道的待遇，視爲具有將來之可能性。那樣的制度，在我看起來，比較我們的舊制度，其根據嚴厲報復及「以眼還眼」之思想者，更近於基督之主張了。不錯，這種監獄，只是爲那些在蘇維埃制度以內犯罪的人而設的。至於那些觸犯反制度之罪名的，其待遇亦與其他資產國家之對待政治犯，一樣苛刻，或許較爲嚴厲。即使對於這種模範的監獄制度，我相信基督也要繼續主張犯人可以而且應當成爲上帝的兒女，由此而獲得內心之自重。

基督也贊成蘇維埃的學校制度。父母在白天作工，把兒童交給學校，請其照料一切，直到父母業已工畢回家，可以照料兒童的時候，纔准兒童回家。在學校裏也預備了入學兒童的中膳，使他們免費用膳。中膳之後，令各人入清潔衛生之學校宿舍，上牀午睡，這樣，他們就處處受到很當心很合理的待遇。

我相信基督也贊成蘇維埃的醫院制度。孩子未出生以前，就在醫院裏受到專家的看護，孩子在母胎裏的發育，都可以有熱心的照料，而是免費的。至於每個人，都指定了一個醫院，身體不適，即可入院就醫，也是免費的。基督也會贊成海邊和山上的假期別墅，工人在假期當中，即可去那些別墅居住，以作靜養。在帝俄時代，只有富人可以享受這種特權。

基督也贊成他們對於各種民族所取的態度。他們給每個民族以發展其自己文化的機會，然而每個民族，又各爲大團結之一部。例如對猶太人說不敬的話，就是 罪的行爲了。我十分知道基督在這種空氣當中，比較在大教堂和殺戮猶太人的舊教裏面，比較在限制猶太人權利，並且強迫他們離開德意志的狀況之下，都要舒適得多。

我想基督也贊成蘇維埃的社會，去消除沒有工作或沒有貢獻的寄生人民，而產生一個各盡所能的制度。基督說，「我父作事直到如今，我也作事。」（約翰五章一七節）而他也會對

一切男女的人類說：「你們也必須工作。」

基督會贊成蘇維埃的「人民法庭」(The People's Court)。法庭內坐着一個專門的推事，兩個職業聯合會所推舉出來的助理，一個是男性，一個是女性。在那裏並沒有法律辯論的空氣，一切問題，都是按照公平審斷，立刻判決，訴訟當事人，幾不費分文。

我想基督也贊成產生一個社會，不事競爭，而以合作為原則，一個人的成功，不就是另一個人的失敗呢。

在俄國裏面，還有許多事情，為我們基督徒所不贊同的，基督或許也要贊同。但是當他去建設他的天國，他要停下足來，指出那個蘇維埃社會的危險的地方。有些孩子，從圍牆裂縫看到別的孩子在裏面遊玩，顯出很羨慕的樣子，但是他們進不去，因為他們是往昔資產階級的兒女，所以不得不要受到懲罰。這是一種報復的手段。耶穌看到那種狀態，就在他的眼裏，顯出烈火般的非難。艾迪(Sherwood Eddy)說到一個青年，因為

不肯參加反宗教集團，而被監禁。當他被釋放之後，爲要良心的自由，遂與友人一百四十九人，圖離俄境，遂夜渡阿穆爾河之冰上。結果，十九人脫逃出境，四人受傷。餘衆盡被槍決的了。若是一個地方，你不喜歡居住，也不能離開，則不論你稱它是什麼樣的一個名目，總是一個監牢罷了。有一位大學教授，說「自然科學不能解釋生命的奧秘」，並且說「自然主義不是完全的人生哲學」。他就受到看管和訓責了。這是一種專制的手段。耶穌看到那樣的專制，並且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自由。」

共產黨說可以利用任何之手段，以達到其目的。所以「仇恨欺騙虛偽強暴等行爲，就必須無限制地使用」了。但是這種不誠實的手段，在已達目的之後，就成爲確定的狀態了。我在俄國的一個大旅館當中，詢問一個侍者的頭目，說餐廳是空空的，客人在什麼地方。他回答說：旅館住滿了人，大半是蘇俄的官吏。但是他們不在餐廳用膳，他們要

酗酒狎妓，恐行之於公共場所，將爲惡劣之表率，所以他們是在自己房間裏用膳的。我想耶穌看到這一切的虛偽欺瞞，會加以非難，像非難當日宗教制度的虛偽，一樣嚴厲。

俄國的政治，由於建立絕端政權，而日趨於腐敗，我想基督會看到那種腐敗的情形。這種絕端的政權，共產黨說要放鬆，現在不但不放鬆，而且日益專橫，日益瀰漫了。愛因斯坦說：「吾信每種強暴之專制制度，終必歸於墮落。蓋強暴必日趨於道德之下流也。過去之歷史，業已證明顯赫之專制君主，每由卑劣之惡漢繼其位。因此之故，吾對於如此之統治，一若今日之蘇俄與意大利所實施者，表示熱烈之反抗。」到了現在，又要加上他自己的德國了。耶穌立在現代暴力統治之前，一若立於彼拉多之前，又受此種專制權力之審判，而釘上十字架了。他現在靜立無語，一若當日之默不作聲。但是那種緘默，較諸橫暴之專制，尤爲可怖。

基督知道在蘇俄裏面，宗教的輿論，盡被制止，富有效力的牧師，富有生氣的宗教

工作人員，或被充軍，或被驅逐，或嚴格禁止其發言。他知道從前蘇俄的憲法，保障「宗教與反宗教宣傳之自由」，而現在只說「一切人民，均有宗教信仰與反宗教宣傳之自由」了。這是一種專制式的不公平。

因此，若資本主義之統治，不是上帝的國，則蘇維埃聯邦共和國，也不是上帝的國。它們兩者，都必受那個天國之裁判。耶穌必經過他們中間，去建立一種較好的東西。我們已阻擋了他。我們若往昔不把天國流為另外的東西，則基督在早年基督教的時代，已經把天國建立於人類社會了。這個另外的東西（教會），現在正在發生根本的動搖，在俄國裏面幾乎已經崩潰了。它的崩潰是好的。它專事於無用的浮華，而在人民的靈魂當中，却只留下些恐怖而已。當着浮華的巴戲，一經打破，內心的生活，就要破產，因為以前並不會顧到內心的生活。俄國的新教，在無神宣傳的激蕩之下，應付較佳，因為它有較多的教訓，較多的靈性建設。它顯然保存了它自己的範圍。向政府註冊



的教會，共計三千。但是正統教會和新教的事業，都不夠擴大。那末萬事皆休了嗎？不，我曾經說過，當我離開俄國，在我口裏，在我心裏，總是念着兩節聖經，說，「我們有一個不能搖動的天國；」又說，「耶穌基督在昨日今日，直到永遠，都是一樣的。」換言之，就是一個不可動搖的天國，和一個不可改變的人；一個計劃和一個人。

我相信在舊制度的萬事崩潰中，這兩種東西是存在的。但是教會裏面和所謂「基督教」文化當中的許多東西，正在發生根本的動搖了。它們必要完全崩潰。有許多東西要崩潰，因為它們是非基督化的；有許多東西要崩潰，因為是無關緊要的東西。它們應當崩潰，因為它們障住了基督的見地，妨礙了基督的立場。這是一個上帝的清除時間。祂正在轉移我們文化和教會的中心點。上帝的掃帚，臨到我們的身上了。在萬事的破滅當中，有兩種事物，仍舊燦爛無礙，就是天國與基督。這個天國，建築在世界的基礎之上，安置於萬物的本性之中，我們審察萬物之本性愈深，則愈能發見其基礎，愈要生存

於世間，愈必藉基督的永生，以爲生活。耶穌使「生命」與「天國」，同其意義。馬可福音九章四十七節說：「你缺了肢體進入永生，強如有兩手落到地獄……你只有一隻眼，進入上帝的國，強如有兩隻眼，被丟在地獄裏。」我們日益發見天國與生命，是同樣的東西了。若如馬克斯所說：「對於人類有價值的唯一的目標，是全人類的能力，作最大可能之擴張」，則天國是主張全人類能力之最高的擴充。但是它不僅主張人類的能力的擴充，而且也主張有一定的生活本質，那種生活本質，就是「像基督般」。共產主義沒有那種內在的本質，作爲基礎，則必不免於崩潰。因在其根本上，只不過是一種集體的自私的結合而已。天國就是永生，是質量最高的一種生命。

天國要比其他一切的國度，存在得更久，因爲它要成全其他國度的良善。耶穌說：「直到筵席完全的意義，成就在上帝的國裏，我不再和你們喫這筵席了。」（路加二二章一六節據韋馬斯新譯）

但不僅是逾越節的筵席，即共產主義的完全的意義，也要成就在天國裏，因爲這樣的共

主義，不是武力壓迫仇恨暴虐的共產主義，像馬克斯所提倡的，而是根據仁愛善意分享和共同生活的共產主義。

我們看「符類福音」(Synoptic Gospels)當中的三個偉大的要點，就可以知道天國的道理，怎樣應驗了通行於世界的許多傾向：馬太福音的要點，重在天國；馬可福音的要點，重在基督的本身；馬可一節路加福音的要點，重在人類之改變，就是基督來到世界的意思。路加三章四—六節換言之，就是馬太注重在組織方面，馬可注重在基督一個人方面，而路加是注重多數人方面的。那個新的制度或組織，是一個人(基督)爲多數人建立的。在天國裏面，這三種東西，爲有生命的混和，內中沒有一種除去其餘兩種的。到末了，我們就明白一個人(基督)，明白多數人，明白新制度了。我們在這三種要點當中，按照每一個的要點，可以有三種不同的政府：當要點重在一個人，則就是專制政體；當要點重在多數人，則就是民主主義或共產主義；當要點重在組織，則就是立憲政體了。

歷代的人們，都注重這三種東西的一種，他們只重單一的原素，而以其餘的兩個原素附麗之，或完全忽略之。在歷史上，人類總祇爲一種原素奮鬥，而排除了其餘的兩種。所以政府的制度，往往由這一種變到那一種，而每種制度，總是失敗；因它只有一種原素，而排除其他的兩種了。民治主義失敗，因爲它沒有十分集中的力量；立憲政體失敗，因爲不能獲得多數人的忠誠，這種忠誠，我們只對人們投效，而不能對於單純的組織投效呢。

我們在宗教裏面，可以找到這些排他的要點。高派教會的教友，是注重組織的，福音派是注重基督個人的，自由派是注重大衆的。每派都各有其堅持的主張，因爲每一派都有其一部分的真理；但是每一派都不能得到滿足，因爲他們沒有包括整個的真理。

上帝的國，兼收了這三個要點，並且弄成一個有生命的混和。在這個新國裏面，上帝是獨一無二的統治者，但是祂在天國的百姓當中，發展了創造和自由，因爲這種統治

權，實在是從裏面發出來的——「上帝的國，就在你們心裏」；可是他在這種自由當中，仍舊保持了組織，就是新的制度。天國的制度，是並不以它的過度的組織，去困迫百姓的。它利用組織，但是它超過了組織。它利用費格會去反對儀式與組織，它利用高派教會來愛好儀式和組織；但是它沒有被這兩個教會所限制。它利用這兩個教會，而同時又超過了兩者！耶穌的本身，是過度組織的糾正方法，因為他將一切事物，放在他自身的審斷之下，藉此而使一切事物，流動自如，而不至凝滯。此外，統治者就是人子，他之所以統治萬人，因為他與一切人類同體；由此，他在被統治的時候，就是統治者了。人在天國當中，是組織的一分子。但是他覺得自己是一個有機體，藉生命而由內發展的。上帝的國，成爲人的國了。人做這個國度的百姓，就得到了他的自由。因此，天國綜合一切枝節的東西，而把它們成全了。

一個評論家說：「但是天國太空洞了：範圍太大，概念太空，即不足以獲得人類之

忠順。」墨沙里尼批評國際主義，說，「你們忠順的單位太大了。」假若天國不用耶穌基督來人格化，這種批評是很對的。不過忠順的單位，在耶穌基督當中，是不會太大的。它是個人的，確定的，只是安放在普遍的組織體當中，就成爲上帝的國了。所以熱烈的個人的確定的東西，與概括時間和永恆的東西，互相結合起來。忠順的單位如此確定，使我們不再盲目追求了，然而又可鼓勵我們的長進，到於十分無限制的地步。

基督在萬事破裂中，而不受變更，今天明天，直至永永遠遠，都是一樣的。他自身不受變更，但是激動萬事萬物之變更。他生氣蓬勃，震撼天地，結果必至於勝利。

耶穌說，「人子必要去世」，他實在是去世了。但是根據他所建立的許多事物，並不去世，因爲那些事是暫時的，是沒有存在價值的，是不能去世的。但是人子去世了。請讀者注意，不是東方之子，不是西方之子，不是北歐民族之子，不是猶太民族之子，不是資產階級之子，不是無產階級之子，而是人子。他表顯萬人所渴望的一切，並且貢獻

他的天國，以實現那些渴望。他之所以去世，正因為他是人子——並沒有暫時的東西，國家的東西，種族的東西，地方的東西，而是深體全人類之需要，並足以應付那些需要的一位。

我在印度的聚會當中，有一個人立起來說：「我反對一切宗教，不僅基督教，而是一切的宗教。但是像你這樣的人們，就是我們的障礙呢。」

我回答他說：「弟兄，我不是你們的障礙，可是我所提倡的宗教，倒是你們的障礙。你們以宗教為迷信，而這個宗教，却是一種最高尚的試驗主義；你們以宗教為麻醉劑，而這個宗教，却發人猛省；你們以宗教為避世的思想，而這個宗教所建立的新國，對於人類中最末最小的一個，也必使其對集體的改造，有所負責；你們以宗教為使人渴望天堂的東西，而這個宗教所建立的天國，却使我們渴望成立善意友愛之天堂於地上。不，妨礙你們之宣傳的，乃是耶穌與其天國呢。」

印度的神像，每經五十年或六十年之後，即失去其靈感與活力，必須用一定的儀式，加以復興。一個印度人對我說：伊什瓦（古伊什瓦 Ishwar 爲印度諸神之一）老年老朽，現在對於我們沒有多大的用處了。」制度也要陳舊，必須加以革新。只有耶穌基督在那些制度當中，享到永久的青春。我看到一些印度的女孩，立在衆人面前，唱諸神之歌，以樂聽衆，但是在這些女孩子所在的上面，却掛着一幀基督的像，一隻手放在一個青年的肩上，而以他的另一隻手指點着將來。我們可以頌讚我們所喜歡的不論什麼樣的神像，成功的神也罷，金錢的神也罷，貪婪的神也罷，種族的神也罷，戰爭的神也罷，但是結果，基督的手，總是放在青年肩上，並且指望着將來的。那個將來的希望，是爲基督所有的，因爲基督對於人類，尤其是對於青年，賜之以救恩，而其他的一切神，就不能授與這樣的東西了。

在巴庫城裏的一個公園裏面，我看到一個青年的銅像，立了一個球上面，手裏拿着



鐵棍，打破了束縛世界的鎖鍊。這是一個理想很高超的像。有一個青年坐在近傍的長凳上，注視着這個青年的銅像，但是他坐在那裏，秘密地行着手淫。眼看自由，而身受束縛呢！所以銅像所象徵的意義，雖然崇高，却不能救贖。只有富於生命而真實存在的人——基督——纔能救贖世界。銅像的理想，雖然真實，雖然高尚，最多只不過指出一條出路來，却不能給與人們以走路的力量。有一天，一個印度人質問我，說：「你爲什麼不對我們講天國的原理，而把基督的本身略去呢？」我對於他們的答覆是：我們要汲取流水而捨棄泉源嗎？我們要使用太陽的光線而丟棄太陽嗎？倘若這樣，我們立刻就不會有流水和光線了。不，我們要接受他和他的原理，那就是基督和他的天國。這兩者對於人類之生存，一若光線之於眼目之必要。

韋爾斯 (H.G. Wells) 著世界史綱，研究人類歷史之全部，而其討論基督，卽以此爲結語：「那位加利利人，對於我們窄狹的心境，太偉大了。」他實在太偉大了。他賜給

我們一個天國，那是要去改革現實世界制度的，那是一種新式的最後的制度。但是我們使它成爲避難的安全的羊圈，直待耶穌來接我們上天去。他賜給我們友愛，要聯合一切種族和階級，成爲一個偉大的結合，但是我們使它變成了白人的宗教。他賜給我們一種分享的精神，教我們造成一個公平快樂有秩序的世界，但是我們犧牲別人，而爭取財富。這種繼續的爭取，已經把世界變成定期的屠殺場了。我們已經把天國弄成如此的狀態：甚至於一個富翁臨死的時候，也可以說，他雖是一個嚴厲進取狡猾的商人，然而他從沒有酗酒狎妓，這樣，或許他是一個良好的模範的基督徒了。原來天國已經變成那樣的了。耶穌賜給我們一個天國，那是要從窄門進去的，就是要爲他的弟兄，要爲基督，而失去自我，纔能進這天國。而我們却把那扇窄門，變成窄狹的福音，窄狹的觀念，窄狹的計劃，窄狹的精神了。

我們除非擴大我們的心境，到於基督及其天國的地步，否則不論我們奉他的名，去

建立他的天國，而他必從我們的中間過去。我們應當重新考慮我們的地位，糾正我們的態度，以虔誠奉獻的志願，皈向他和他的天國，並應重新起始。這是我們的機會。假若我們果能這樣，則會遇到如何的一種世界更新呢！印度有一次會裏的一個主席，他是一個很有才幹的人，他自己不是一個基督徒。他說：「當演講員講完了他的道理，在我腦筋裏面，就發生兩種思想：第一，基督教與基督脫離關係，那是如何的一個悲劇啊！第二，若基督教與基督復相聯合，則又要產生如何的一個世界的醒覺啊！」這是很對的。

廿六，五，二〇，譯完。

## 第十一章 此後的步驟

有許多人，或許像備接受基督教的方法，以為唯一的最後可行的計劃，但是他們不知道怎樣開始纔好。我們怎樣開始呢？「按照心理之公例，凡思想之不向外表顯者，皆歸於滅失。」所以除非把我們的基督教思想表顯出來，否則都要滅失的了。但是不能專從口頭表白就算，它必須要有生命的表顯，否則仍歸於滅失，連我們的自身，也要同它一起滅失了。

我想耶穌在當日怎樣宣布他的計劃，我們也可以恰準照他的樣子來實行。他把書捲起，交還執事，說：「今天這經應驗在你們耳中了。」換一句話說，就是，「今天在我一方面，這個計劃開始了。」而耶穌實在開始了這個計劃呢。

他具體表顯出那個計劃來。他就是實際運行的天國。你若要知道什麼是天國，則去

看他就是了。他對於上帝和人類的態度，他對於一切種族一切階級的關係，他對於殘廢者墮落者貧困者的態度，他對於人類相互剝削的仇視，他與門徒共享日常友愛生活的方法——一切的一切，從他生活上整個觀點和性格，我們都可以看到他是一個實際運行的天國。我們在他的十字架當中，可以看到他抵抗罪惡的方法。這不是一種被動的屈服，這是一種積極的抵抗，一種較為高尚的抵抗——他以仁愛克服仇恨，以善意進攻惡意，他把一切罪惡放在他自己的心上，將它變成救贖的仁愛。他用十字架勝過了世界。

他與人們的接觸，是連累負責的。他的仁愛，滲入與他同在的人們的生活裏，所以凡是影響他們的一切東西，都是影響到他的。他在他們的罪惡中，受罪惡之痛苦，在他們的墮落中，受墮落之痛苦。使徒彼得說「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彼得前書二章二四節），那不過是表顯他的每天繼續實行的事實，作為一個最後的緊要關頭而已。因此，耶穌向我們指出天國的性質，是連累的。他向我們指出社會與其分子間的關係，

也必須採取連累的態度——任何人的罪惡，就是一切人們的罪惡，一個人的飢寒，裂碎了其他一切人們的心腸，弟兄中最小的一個人受了束縛，就束縛了社會的全體。

我們比較其他各種生活方法，可占得更大的便宜，因為我們預先知道我們所希望的那種生活了。我們已經看到基督裏面所實施的那種生活。我們不是去效法一個烏託邦的夢，我們是力圖已成事實之普遍化罷了。所以有人說基督教改造世界的計劃，是烏託邦，是非科學的，而我們以為基督教的計劃，或許比馬克斯的共產主義更科學化，因為共產主義由馬克斯的思想產生出來，是否究竟能行，尙有待於事實之證明，而上帝的天國，則已經實現於早年所產生的社會生活中，現在只須重新發見這樣的生活，並且把它實施於普遍的範圍就是了。我們知道我們所要的，是一個基督般的社會。我們不知道更高的東西了，我們只能滿意於這樣的社會。我詢問印度學生們的聽衆說：「誰是世界上最偉大的人物呢？」他們回答說：「一個像基督般的人。」那些非基督徒的學生，不知

有更高的東西了。到末了，我們一切人，都要不知道有別的東西，更高於基督般的社會；到末了，我們只能滿意於這樣的社會。

馬克墨累教授說：「馬克斯主義的中心思想，就是理想與實際的統一。這個原則，使共產主義哲學，不成爲其他哲學系統中之一派，而是一種完全新式的哲學了。」馬克斯主義以爲沒有離開實際的理想，你的實際，就是你的理想，你的唯一的理想。這當然是一種透徹的主張。你不能抱着這一種理想，而去實行另一種理想。假若你實行這種理想，你就抱定這種理想，再不能有別的了。因此，共產黨時常根據黨員的實際行爲，從事清黨，而不是根據他們的信仰的。他們往往根據一年內黨員的實際行動，作定期公開的試驗。這對於社會上的僞君子，抱定高尚理想，而實施卑劣行爲者，倒是一個透徹的方法。

馬克墨累教授說這種理論與實際之聯合，是各派哲學當中的一種新式的東西。這在

各派哲學當中，實在是一種新式的東西。但是當我們想到耶穌基督及其天國的概念，我們就覺得它不是新的東西了。它的這種哲學，很近於基督的主張。但我不指點現在有組織的基督教，因為在這種基督教當中，我們已經設定了許多離開實際的理論。耶穌不會給與其信徒以固定的信條。他只教人們跟從他。請讀者注意，不僅接受他的思想，而且當他去實施天國的時候，還要跟從他呢。他的理論與實際，是一個東西。你不能說何處是他的話終結，他的行為開始；你也不能說何處是他的行為終結，他的話開始。因為他的行為就是他的話語，他的話語，就是他的行為。兩者相合，而他就成爲「道」了。不是所說的道，而是所生活的道。他沒有設定哲學（印度人以爲基督教當中沒有哲學，而據此以作反對），只是天天應付實際的生活，藉此而演繹他自己的生活。但這是一種實際行為的演繹，不是一種理論的演繹。這是一種由於生活而來的道，不是由於言語說出來的道。當他說天國近了，乃是與說這句話的人（基督）近了，乃是快要產生在他四周的



社會裏了。他沒有說到一個合作的社會，但是他產生了一個合作的社會。在產生合作社會於使徒行傳的許久以前，基督和他的門徒，早就實行這種制度了。使徒行傳當中的合作社會，只是擴大耶穌所創始的制度，包括其他的人們而已。當他差遣十二使徒的時候，他對他們說：「你們出去，隨走隨傳，說，天國近了。醫治病人，叫死人復活，叫長大麻瘋的潔淨，把鬼趕出去。你們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捨去。腰袋裏不要帶金銀銅錢……因為工人得飲食，是應當的。」（馬太二〇章 七一—〇節）請讀者注意，他說你對於社會的貢獻，就是你在社會所產生的權利，就是你能從社會得到給養的唯一的代價。他說「工人應當得食，」就是各取所需；他說「醫治病人」，就是各盡所能。他說「不要帶金銀銅錢，」就是禁絕貪得。他把這一切，都實行了。他說社會應當照你所需的程度給養你，因為你也照你的能力貢獻社會的。所以，經濟學家主張有三件事情，是公平社會必要的基础：第一，除去貪得；第二，各取所需；第三，各盡所能，以貢獻於社會；就是

白白地得來，也要白白地捨去。可是耶穌的這種主張，在我們的現實社會當中，似乎愚妄而不可行，只不過作爲一種暫時的倫理罷了。所以我們已經拒絕了那些主張，或是用美中不足的讚許，去非難那些主張。唉，但是文化建設者所遺棄的這塊石頭，現在已經成爲主要的基石了。耶穌所創的這三條實行的原則，要成爲我們建設將來的基石，否則，就要成爲我們被撞而至於滅亡的石頭了。

耶穌在一切事上，都具體表顯出這個實行的理論來。他並不只對他的門徒說，「要彼此相愛，」那或許是理論的，是抽象的。他却對他的門徒說，「你們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那就是一個具體的，已經實行出來的事實了。所以天國是一種極度的實在論。盡量離開了哲學家所論關於生命之玄說。這是一種生活，是從四周的腐化生活當中所產生出來的新生活。因爲這個理由，所以路加說耶穌是來宣講天國，實現天國的。他在他自己的身上，在從事於建造的社會中，實現了這個天國。人們就聽到並看到的。

這個天國的實施。他們在喜樂當中，在團契當中，在創設的醫治的仁愛當中，在脫離貪婪的自由當中，在新社會當中，看到這個天國了。他們看到這個天國和當日的宗教社會之不同。在聖殿門口，有錢櫃，有兌換銀錢的人，有聖殿的稅吏，那個宗教的社會，總是伸手要錢，總是貪得的。而這個新式的社會，却沒有伸手要錢，倒反把手伸出去布施錢財，醫治疾病，拯救靈魂了。我們已經宣講天國，我們現在必須把它實現纔行。我們必須要有一個更透徹更廣博的實在論，以對抗馬克斯共產主義之實在論。當俄國共產黨裏面的一個女藝員，揮手與我作別的時候，她說：「我想你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假若這樣，那麼再會罷，因為我是一個實在論者呢。」因此，我們若不是天國的實行家，世人就要揮手排除我們了。

假若我們向現代世界恢復這個實行的理論，只以那些真正實現天國的人們，算為基督徒，則我們就可打破許多利用這個新國名義而產生的偽善，一種實在論的空氣，就會

貫徹整個的運動。我們應當減少濫竽充數的基督徒，增加運動中真正的推動力，使我們走上世界之靈程，較諸現在所到達者，更進一步，因為我們現在受到非基督化的基督教之重累，而被束縛住了。但是我們如此實行，應當感化許多基督教的理論支持者，使他們成爲天國的實行家，使他們明白實行的天國。至於現在，他們不甚看到這樣的天國，或是全然沒有看到，因為這個社會，在理論上基督化，在實行上却是非基督化的一個社會，而他們就是這個社會的欽佩分子呢。

有人說：「但是耶穌的這些實際行動，是實施於小範圍之內，並且實施於比較原始的社會裏的，因此，這種實行的計劃，很難應用於現代生活的繁複組織上。」我們的答復是：在耶穌那個時代，這種計劃的實施，因限於事實的性質，不得不小。耶穌所賜給我們的，不是一個完成的社會，而是一個天國內容的啓示。巴利 (Canon Barry) 說：「福音的責任，不是教我們應當怎樣行爲，而是向我們描寫出基督所顯示的良善本身的意義

來，就是生命中的一種最內在的品質。」他又說：「許多人以為完全顯示出來的良善，會包括良善的一切形式和種類。結果就是說，最好的人，是舉行善事最多的人，也就是說，最好的人，是接觸生活陣線最廣的人。這樣的假定是根本錯誤了。凡給與一個人以歷史上之地位的，不是他所做的事情之數量，而是他應付生活的品質……凡最能激成人們內心之烈焰的，不是那些萬事皆行，無事完成的人，而是做某一項事情，得到最完善的品質的人……耶穌並不做一切所能做的善事。他却顯示他良善本身的意義。」

他在逐日的事蹟當中，像在閃爍的光明中，顯示出生命自身的意義來，並且附帶地顯示了生活方法的意義。他所做的事業，範圍雖小，却有一種永恆的普遍的感覺。他實踐了康德所說的，「你要如此生活，使你的行為，可作為生活的普遍的律例。」他的事業，雖具巴勒斯坦之背景，然有其世界運動之性質。

耶穌既將理論與實行，合而為一，我們也必須同樣實行。他宣布他的計劃之後，就

說，「這計劃今天就開始了。」那是我們所能做的第一件事。

(一)我們可以說：「在我的方面，天國現在立刻就開始了。」在我們開始天國的計劃以前，決不能坐待每個人去實行天國的計劃。我們可以在社會關係當中，盡量躬行實踐，預天期國之完成，彷彿像天國已經來到一樣。我們現在就可以開始度我們所希望的生活，就是當天國完全實施時所有的生活。當然，那種天國的行為，是有限制的，是局部的，因為它在沒有具體表顯於社會以前，總不能得到完全的實施。我們不能完全實施天國的計劃，只是等候着根本謬誤之糾正，那倒是一件很好的事；因為我們若不糾正那些謬誤，就可完全實施天國的計劃，則我們或許就不去過問那些謬誤了。上帝扶持我們，並且使天國的計劃，不能完全實施，直等到我們去應付生活上整個根本之不公義。雖然，不論有這樣的限制，不論處處受到障礙，我們還可以開始實行天國的計劃。計劃的實行雖受限制，我們還可以讓人們明白天國是什麼性質。所以當推行天國計劃的時

候，我們也正在顯示天國的性質呢。

說天國計劃現在立刻在我們的地方起始，那是什麼意思呢？計劃的第一項，是傳福音給貧窮的人。把這一項計劃應用到我們的生活上來，就是我們應當很經濟地生活，彷彿天國已經獲得完全的實施一般。財產是利用的工具，不是貪婪的標的。這是那個新制度的基礎。所以我們應當棄絕貪婪，只去獲得相當的財物，使我們在思想上道德上靈性上體格上，都可合天國之用就行了。我們要在生活上劃一條界綫，說，「在這條界綫以內，是供我使用的財產，所以這種獲得是合理的，是正當的；在這條界綫以外，就是奢侈，就是到於非基督化的地步了。」至於那條界綫要劃在什麼樣的程度上，那就要個人在上帝面前，用他自己靜寂的內心去決定；不是人人相同的。因為各人的需要不同。要發見那條界綫，是一件不容易的事。關於這條界綫，必須有許多強詞奪理的說法。我們必須根據與權利被剝奪者的關係，並且完全着眼於那些權利被剝奪的人們，而去決定這

條生活的界線。

沒有一個人可以絕對單獨地決定這條界線，即個人單獨與上帝同在，亦不可行。因為我們偏袒自己的成見太多了，即入於最聖潔的剎那，也是如此。所以每個人需要團體的參議和判斷。就是力圖尋找生活界線的人們，可以集合參議，共同決定各人的界線。團體的判斷，可以糾正許多袒護自己的個人成見。因此，基督化的生活，是團體合作勉勵的結果；基督化的生活，不能單獨成就之。

「為天國合作」——這句話應當用為此種決斷之一助。天國是最後的制度，所以也是最後的威權。不論何時，若個人家庭或國家的主張，與天國的主張相抵觸，則個人家庭或國家的主張，不得不放棄，藉以成全天國之主張。凡物使我與我的弟兄更合於那個新社會之用者，均許有之，或且義不容辭；凡物之不適於那個新社會之用者，必須嚴格排除之。那就是說，除適合天國所需的物質以外，我們必須把其餘的一切物質，給與社



會，因爲那樣的給與，可以造就其他人們適用於天國。

關於天國計劃的第二項——被擄的得釋放——意思就是說，假若我們預期天國的完全來到，專就我們方面着想，必須釋放一切被擄的人們。假若我們是白種人，我們就要對待一切人們，彷彿都像白種人一般。我們往往容易感覺到階級和種族的痛苦，而很難覺到人類普遍的痛苦。有一個白種人，是受過教育，而且新近經過改變的。他論到有色彩種族的人類說：「他們的生活狀況，並不怎樣壞，因爲他們的人口增加了。你要知道當任何民族的人口增加，則他們的生活狀況，必在生活水準以上了。」當他論到全體的白種人，論到他自己的國家，論到他自己的階級時，他會提出這樣的理論來嗎？當他和他的家庭恰在生活水準以上的時候，他是否也會感覺到他和他的家庭的生活狀況，「並不怎樣壞」呢？這個人顯然很誠懇，是真正根據天國設想的，但是他把舊式的思想，帶進新國裏來了。我們做天國兒女的，必須從我們的頭腦當中，除去一切剝削異種人和歧視異

種人的辯護與宥恕，以爲他們是異種或異階級的人。對於我們，再不能有什麼種族和階級之分了。因爲天國無階級之別，亦無膚色之分。

在美國西部，有一些白種的兒童，辯論一個問題，說他們情願生爲盲童，還是情願生爲黑種。他們決定他們情願生爲盲童。但是事實上，任何社會當中，兒童們作了如此的結論的，那個社會就是盲目的社會了。他們自己也會經被文明的羅馬人所誣讒，視爲不可訓導的野蠻人，而他們就盲目不知了。他們從其他的種族那裏，得到自由，除非給其他種族以同樣之自由，否則他自己也是不能留存自由的。而他們對於這一點，又是盲目不知了。你對於任何人拒絕自由的利那，就是束縛你自己的利那。我們對於這一點，必須恢復早年基督教會的態度。早年的基督教會，是不知道有種族與膚色之界限的。在保羅身上行按手禮的，就是有色人種的亞拿尼亞。在安提阿教會的先知和教師當中，有一位稱作「尼結」的西面，他是黑人，而按手在保羅身上，並且差保羅出去的，就是這

個人。所以保羅不僅貢獻於黑人，他也受了黑人的貢獻。我們對於每個種族所貢獻的良善，都必須接受，要成爲一切種族的良善接受者。我們要願意從每個種族接受好處，並且向每個種族，貢獻我們自己的好處。我們若貢獻了自己的好處，則我們不過是「施惠的弟兄」(A Brother Bountiful) 而已；但是我們若貢獻自己的好處，同時又接受別人的好處，則我們就是真正的弟兄了。

現在所組織的社會，雖不讓我們對於被擄者作完全有效之釋放，然而只就我們自己的方面說，我們在思想上仍可給與他們以完全之自由。在我們的思想當中，我們可以視他們爲自由的種族，在我們與他們的相互關係中，即可以自由的種族對待之。我們在思想上，要除去一切種族階級與膚色的歧視。我們可以說：「就我個人而言，凡一切被擄的，現在都已釋放出來了。」

(二) 我們可以組織團體，以實施新國之生活，並研究之。這些團體，要作爲天國之

雛形，天國之細胞。這些新時代的縮影，會幫助我們及其他的人們，明白新社會來到時，大概是什麼樣的質性和意義。這些團體，不應具有排他的思想，排他的精神，而應當承認他們自己為追求天國的部分，包括他們與別人，都在其內。對於他們所沒有注重的每種不同的事業，凡足以實現天國之各方面者，均當表示歡迎之不暇。這樣，各教會之全體，都可決定成爲這種團體的了。

(三) 我們看作教會爲天國可能之基礎，然不應把天國限定於教會範圍之內。那些在教會以外的人們，在我們看起來，好像對於天國的貢獻很有限，然而至少在天國的某幾方面，他們亦正謀新時代之實現，我們對於彼等，亦當表示歡迎之態度。此種非正式之基督教，在此危機中，或較有組織之基督教，看得更清楚，做得更堅決。我們要以真實弟兄的態度，去看符這些非教友的弟兄，也像看待教友的弟兄一樣。或許情形顛倒過來，他們比較我們更近於天國的基礎呢。

(四)我們可以組織各式各樣的合作機關，藉以發展合作的精神，除去競爭的制度。丹麥已經指定這個方向邁進了，因為她用合作的方法，已經把財富普遍地分配於其人民了。因此，在丹麥很少有貧富的懸殊。他們已經在現制度的組織之下，改進很多，就預備建立新式的制度了。在這個武裝世界當中，他們贊成廢除軍備，而他們曾經一度却是歐洲的一個海盜民族呢。他們向合作的社會制度前進，而又沒有訴之於階級鬭爭的殘忍手段。

在事實上，我們正遇見了一種完全新式的局面。徹斯 (Stuart Chase) 著豐富之經濟 (The Economy of Abundance) 一書，以為專門技術之發明，與電力之運用，已在今日之經濟界中，產生一新式之局面，結果，凡適合於昔日世界貧乏經濟之行爲方式與社會理論，即非加以徹底之革命不可也。他說美國的機器生產力，以每個人平均計算之，較諸百年以前，已經增加四十倍了。既有這樣大量的生產力，從自然的富源中開發出

來，則任何人就不必再感物質上之缺乏，也不必再用長時間的勞動了。塞爾 (Sayre) 說：「一切人們都可有其生產之稟實。不必限於少數之資財階級，騎在貧窮人的背上，像托爾斯泰所說的「海中老人」騎在魚背上一樣。現在一切人們，都可騎在電力的背上了。」徹斯又說：假定兩個人一同旅行在沙漠地帶，一個人帶着滿瓶的水，而另一個人的瓶是空的。有水的人，若不肯將他的水，分與無水的人，則那兩個人，就要爭起來了。但是現在把這樣的情形，改換過來：假定兩個人共同在一個大淡水湖的船上，但是他們相信這是一個鹹海。他們若發見四圍豐富而易取的水，都是淡水，他們就不必爲着瓶內些許的水量而相爭了。沙漠地帶是我們的祖宗所過的貧乏經濟；淡水湖是現在的豐富經濟，而文化的船隻，就是飄流在它的寬大的中心了。

塞爾說：「假若這是一個事實的眞確的描寫，則馬克斯所想像到的不可避免的階級鬭爭說，就應加以澈底的更改了。」因爲階級鬭爭在那樣情景之下，成爲不合理的東西

了。我們必須共同合作，生產那種豐富的經濟，分配那種豐富的經濟，並且應當廢除爭奪的觀念。在這種改變的情況之下，基督的合作方法，成爲唯一可行的實在主義了。

我們可以訓練團體的思想，用合作的方法，管理集團的計劃，預備達到用益與財富之公共所有權，因爲我們若廢止自私的剝削，則社會必到於公共所有的地步。

日本的賀川豐彥氏，正在各種職業各種人民當中，組織合作社，以爲天國運動之一部。他正在改良廣大羣衆之經濟與道德狀況，同時又訓練他們造成新式的合作社——就是地上的天國。

(五)我們可以向人民教導這個新制度。我們可以把這個新制度的基礎，安置在人們的思想中。我們可用坦白質直，不屈不撓的態度，熱烈緊張的情感，去宣傳這個制度。我們不必引以爲恥，因爲我們有一種偉大的迫切的非常需要的東西，使我們不得不離開可恥的心理，去講論新式的制度，因爲這時候，是「上帝的旨意所命」的呢。我們若是

宣傳個人得救的福音，而置社會之毀滅於不顧，則我們就等於口喫的了；我們若教人們加入教會的計劃，而計劃即以教會之自身爲目的，則我們心裏就感覺到無益於社會。在印度特拉凡科爾 (Travancore)，我看到路旁一輛破舊的公共汽車，看起來很像荷姆斯 (Oliver Wendell Holmes) 詩裏面的獨馬雙輪車。但是車上的告白還沒有除去，說：「請進來」。我對着這個告白，心裏說：「謝謝你，我不來。」我們教人們進入疲敝破碎的計劃，還希奇得他們的拒而不入。只是當我們重新發見地上的天國的意義時，我們纔可教這個混亂的世界，去考量這個天國的計劃，以爲唯一可行的計劃，而我們也可以用全心全意的信仰，去實行這樣的計劃了。

耶穌給與我們一個地上天國的概念，以爲其教訓之根本，我對此感激莫名。因爲假若在他的教訓當中，沒有這個地上天國的概念，則他只不過指示我們一個個人解放的途徑，對於世界的工作，就未免太小太不充分了。甘地在印度的改革運動當中，已經看到



這種觀念的需要，所以他教人們進喇嘛的國（喇嘛(Rama)者爲第六第七或第八毗瑟擊之化身而其中第七名 Ramachandra 爲最著）。但是喇嘛的國，尙有其附帶之困難，它缺乏內容與實例，且未有天國所具的同樣深切的意義。人們正在各處感覺到這個觀念的需要，而耶穌已經給我們這個觀念了！天國的重新發見，就是世界繁榮的恢復。我們都必須成爲新制度的中心，成爲天國的細胞，必須發育倍增，像生命細胞一樣。我們必須教導這個新式的制度，直至男女老幼，都去熱烈追求它。

(六)我們必須相信天國的必然性，而去宣講天國。我知道我們可以宣講一件事情來到的確定性，可以除去一切的責任心，讓其自然來到就是了。我們宣講天國，也往往存在着這樣的態度，因此，使我們失却了創造的精神，留存在我們心裏的，只有麻木的意識罷了。但是這種事業——革新世界內外的事業——的性質，如此廣泛，是一定要使我們麻木的。我們必須用內心的態度，去補救這樣的趨向。我們必須抱定天國必然性的信

有一種信仰，給與共產主義以推動力的，就是相信共產主義是由於經濟勢力所致的必然的結果。在辯證當中，他們就應用黑智爾的論旨，反論旨，綜合論旨，去推斷經濟制度。他們相信資本主義是論旨，而在資本主義之下，勞工階級之必然趨於頹敗之狀況，乃是反論旨。這種頹敗的狀況，日趨惡劣，結果就發生社會革命，就到達共產主義的綜論旨了。他們覺得他們可以坐視宇宙間的經濟勢力，促成情勢之推移，而直達預定之終的。共產黨的目標，即以此種經濟勢力爲後盾。當然，那種經濟勢力推移到於預定目的之信仰，在道德方面，很與左列之信仰相類似：

「吾等粗鑿自身之命途兮，

神明終必導吾等於終的也。」

對於那些共產黨，上帝是沒有地位的，但是經濟勢力之自身，不得不導此社會於其

產主義之地步。那樣的信仰，遂使共產黨以宇宙的原動力自任，而給與他們以推移之力量。

我們必須用天國去對抗他們的主義，超過他們的主義，我們要覺得我們是宇宙的原動力，比較經濟的宇宙，更爲廣大，更爲深遠。我們相信眞善之萬物，必與天國運動相一致，宇宙之全體，亦無不擁護此種天國之運動。若馬克斯主義者相信辯證法之運行，以向共產主義爲其目標，則我們以爲辯證法所向之目標，較此更大。我們相信共產主義是論旨，產生法西斯主義，以爲其反論旨，及此二者皆不可行，皆因其固有之弱點而趨於崩潰，然後即可導入綜合論旨之終的，就是地上的天國了。我們相信人類歷史之過程中，雖有不少退步的地方，雖多次走上死路，必須苦苦回頭。然就大體而論，人類的歷史，還是向着人類生活的較高秩序推移的；那種較高的秩序，就是天國。當然，客觀的天國，或許由我們內在的主觀的天國推論之，而不免有理想上之附加者，但雖則如此，

看起來好像還是實在的一樣。一個年青的共產黨教授，主張新制度必須由武力的手段來產生，直待他得到一種新的內在的靈性皈依之後，他纔在阿什拉姆說：「現在我明白你所說的了。我相信可以用基督的方法，來達到這個新制度呢。」他就以喜樂的精神，起來試行了。他覺得這是必然的東西。

我們相信天國的必然性，因為正像一位社會學家在我們的圓桌上所說，「我在我的社會學研究當中，知道宇宙的根本傾向，都在耶穌基督裏面，可以看出來。」正是。而我們也可以說：他的天國，是改進人類一切傾向的具體表顯，與一切傾向的必然會合地。

假若我們以基督教會為實現天國的唯一媒介，則我們就不能相信實現天國的必然性了。基督教會或許是實現天國的一種主要的媒介，但當然不是唯一的媒介。有一個印度人要說：「你們基督徒以為基督教只能存在於教會地的牆垣以內。但是我同你們說，

在你們的牆垣以外，比較你們的牆垣以內，却有更多的基督教呢。「這或許是過甚其辭，但是這句話却教我們注意到教會之內外，都是有天國之存在的。耶穌說：「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裏的。」（約翰一〇章一六節）無論何事，傾向於善的，在其善的範圍之內，就是天國的一部分。我們必須把共產主義當中優良的高尚的東西，都統括在天國之內。那種優良的東西，不在少數。有許多人情願將共產黨的仇恨壓迫殘暴，與唯物無神主義，囫圇吞棗，以去達到那種優良的高尚的地步。但是我們不能，也必不宜把那些罪惡，囫圇吞棗，因為那些罪惡，貽毒於社會，必導社會於死亡之域。但我們也必不宜拒絕從共產主義裏面，採取良善的東西，因為那種良善，有一天必會導你到於至善的地步。有一個印度人從俄國回來，討論共產主義的時候，他說：「共產黨所行的，好像是一種新的理想。其實不是的，這種共產主義是由基督教而來的。共產黨從基督教裏面採取共產主義，而把基督丟棄了。他們總有一天要恢復基督，使其制度可行。」事實上我們一切人

都必恢復基督，使我們的個人生活與集體生活，都可能行。假若人們的生活能行，則上帝的國，就是必然來到了。印度大學裏面的一位校長說：「假若這是基督教，則即使全印度基督化，全世界基督化，我也沒有不願意的。」這是我們遲早都必須達到的一個結論。

我們必須棄除敗退的心理，因為宇宙普遍的現象，根本的傾向，人類生活嘗試的結果，精神上要求合理生活之迫切——凡此種種及其他，無不一致助成新式的天國者。「你們這小羣，不要怕，因為你們的父，樂意把國賜給你們。」（路加一二章三二節）我們必須抱着勝利的態度。我們必須宣講天國的必然性，不是奄奄無生息的必然性，而是已成爲一種使命的必然性，因為只有當個人與集體願望天國來到的時候，天國纔會來到。我們必須願望它。有一次，一位偉大的政治家說：「我若相信耶穌基督爲我而死，則我就當一心皈向於基督，不想其他的一切，也不說其他的一切了。」我們有些人，十分相信那樣的

話，所以我們必須讓這種信仰，佔據我們的全心胸，直至成爲有傳導性的火焰。有一次會裏面，一位印度的主席說：「這位講員所說的，若是不確的話，那就沒有關係。但是我告訴你們，假若那是真實的話，那末其他一切的事情，都是沒有關係的了。」假若天國不是真實的，則讓我們忘記它，除去它——它就沒有關係；假若它是真實的，則其他的一切東西，都是沒有關係的了。這是一個迫切的概念，應當佔據我們的心胸；這是一個迫切的動機，應當集合我們生活當中一切副要的動機，使其一律歸到實現天國的事業上去。

我們提倡天國的解釋，以與歷史的唯物觀相對抗。人類不僅以低級的物質爲條件，亦必承受上面的天國之召喚。這個高尚的天國，感化我們，使我們醒覺，奮發，禱告，渴望社會與個人之完全。這是宇宙的永生，感化人類的生活。我們是用這個高尚的生命去解釋人類的，不是以經濟的根本爲立場的。假若人類只是一個經濟的動物，則不過是

犬豕之互相擦背而已。」就別無其他的意義了。但是我們還有很多的價值呢。我在俄國城裏的一個街道上面，詢問一個青年，是否是學生。他說，「我是一個學生的願望者，我是一個學生的願望者啊。」——而人類歷史的解釋，就在這句話當中呢。蓋我們之所以願望，正因為高尚的天國感化了我們。我們的奮發，是上帝激勵我們的反應。我們的奮發，只能在天國裏面，得到成全。天國是必然的東西，上帝願望天國之實現，到末了，人們也必須願望它，否則不免於滅亡。

(七)在此後的步驟當中，有一個步驟，就是聯合世界的基督教勢力，成爲一個基督教國際。我已經說過，基督教會雖有其種種之缺陷，然仍不失爲一世界上服務最良之機關，它有許多許多的批評家，但是在人類的救贖工作上，還沒有一個機關得上和它競爭的。但它現在却不是實現天國的合用的工具。它的組織太散漫了。一個散漫的教會，在世界的統一運動當中，很少有道德的威權，也是不能達到統一的地步的。此後實現天



國的偉大步驟，就是每個基督教會，都以其自身爲天國之一部分，無所謂特殊的權利與地位，承認一切基督教團體，都是天國的主要部分。我們對於每個人，不論他是什麼名義，什麼標記，凡認基督爲其救主，並從事於實現天國之事業者，都必須認他爲基督徒之同道。我相信我們只能在共同的事業上，團結一致，其他的任何企圖，都是沒有希望的。觀於洛桑會議之失敗，就可以知道的了。要用正統教派來調和正統教派，結果都非正統，都不適合。只有共同一致的工作，等候着我們！讓我們去開始這樣的工作罷。一個天主教的神甫，和我在新舊教會聯合的問題上通信，他說：「我想我們天主教徒所能做到的第一步，就是承認你們改正教徒爲基督徒。」我回答他說，「很好，我們也要相互承認你們爲基督徒呢！」任何人效忠於基督的，豈不就是爲天國服務嗎？假若他爲天國服務，則他就是我的弟兄，我必得同他攜手纜行。我們可以有一個基督教國際，也必須要有一個基督教國際。這個基督教國際一經成立，則共產黨的第三國際，看起來就顯得

渺小而不重要的了。因為六萬萬的基督徒，可以做出他們所決定的任何的事來。

我們看飛螢以個別的光點，翱翔於黑暗當中，自覺有趣。但是我在印度有一個晚上，看到一株樹上，叢滿了飛螢，噢了一驚，它們一致發光，猶如脈搏，它們照亮附近的地帶。個別的基督徒，處在黑暗當中，也是有趣的光點。但是他們若能集合光點，一致發光，則不僅有趣，而且也教人們喫驚了。他們會照亮整個的世界。

我們的分割，已經失其意義了。我們必須共同效忠於一種事業，而超越現實的分割。在我們阿什拉姆的地產上，原有許多石牆，但是那些石牆，是在地產屬於許多不同的所有主的時候築的，現在已成陳蹟，失去其原有的功能了。我們就把那些石牆拆除，用那些材料，去建築更大更好的房屋。基督是我們一切人的主，所以在我們中間隔離著的那些石牆，都是不合理的了。天國只有一個。假若我們不把那些隔離我們的石牆拆除，建造一所新式的統一的殿，則世界的災難，也會把那些東西打擊下來。

創造新世界的工作，等候着我們。讓我們除去瑣屑的不關重要的東西罷！一個英國的航空人員，是維持波斯灣之和平的，他對我說，怎樣維持阿剌伯酋長的平靜。當那些酋長發生異動，要向外人開戰的時候，他們就把那些酋長帶上飛機，讓他們看到轄境的範圍，騎着駱駝，要用許多天數纔能越過的，在飛機上用一個鐘點，就可以飛過去了。酋長卸落飛機之後，情感和緩下去，而理智清醒了。他從天空中流覽下來，就覺得他的轄境狹小，而不關重要。當我們看到等候着我們的世界工作，當我們從上面看到整個的事態，我們就明白教派分區的沒有意義，裝作統一樣子的沒有用處了。

世界的基督徒聯合起來！我們聯合起來，除丟棄隔離的壁壘以外，毫無所失。每個公會的真理，都必歸於全體的了。基督教國際，是此後選擇基督教步驟中最重要的一個步驟。

(八)當我們有充分的大多數，足以使基督的計劃發生效力時，我們應當毫不猶豫，

用政治的制度實施之。假若國家的政治，尙屬非教性質，則要造成基督化的世界，顯不可能。我們若把天國實施於經濟及社會之範圍，則亦宜實施於政治之範圍。我們若廢除「商業是商業」的口號，則我們亦必宜廢除「政治是政治」的口號。不論商業與政治，均宜使之基督化纔行。我們不用「苦迭撻」的手段，乘機攫取國家的機關，而用少數人建立獨裁的制度；但是我們既有多數人擁護基督教的計劃，我們就當毫不猶豫，用國家去實施這樣的計劃。

馮玉祥從前的軍隊，或許是世界上最基督化的軍隊了。有一個非基督徒的軍官說：「在馮的軍隊當中，你還是做基督徒好，因為無論如何，你的行爲，必須像一個基督徒。」我們要一個國家的觀點精神和計劃，如此基督化，使那個國家的人民，覺得基督化是一種正常的自然的狀態。現在我們不論有社會經濟政治制度之阻礙，必須做基督徒；到那時候，我們是因爲社會經濟政治制度基督化，而要做基督徒了。至於我們是否

能利用現實的政黨，或是產生一個新政黨，乃是必須用統一基督教團體的明確判斷而決定的。假若要聯合這些團體，來作這個判斷，好像是不可能的話，則讓我們記住，未來的需要，如此偉大，未來的危機，如此迫亟，選擇如此分明，必使我們在猶豫的地方，歸於聯合一致。當世界的前途，必須在天國與馬克斯的共產主義之間，作一選擇，基督教會可以明確知道他們現在所不會做到的，就是他們必須自成聯合戰線，否則就是自棄。事實上我們現在有一個世界最大的團體，共同信仰一個觀念，效忠於一位基督。這樣，我們還不能聯合一致嗎？只教我們知道這個事實，我們就是聯合一致的了。

最初，宗教的個人主義，或許反抗以國家去擁護基督教的思想。但是現在基督教界的思潮，對基督教國家的非基督化的經濟混亂與政治混亂，也日益表示深切的反抗了。

我在旅途中，經過波斯，我和一個法國領事，是委託同一旅行社照料的，但是他在車上不肯與我同座，他以傲慢自大的語氣說，「我是一個外交家。」我心裏想「我却是

一個使節呢。」但是在船上他不意中被鎖進在浴室裏，很窘迫地揮着手，更窘迫地說着法語，請求我將他從浴室中放出來的時候，他的傲慢，大為沮喪。於是我把他釋放了。世界的外交家，或許仍舊是說着傲慢的話，做出自大的行為來，但是他們在心裏知道，他們已經被競爭的自私，鎖進在世界的僵局當中了。他們不知道出路。他們總有一天，會請求天國的使節，去開這扇僵局的門，放他們出來，因為天國是唯一的最後的出路。

(九)此後的步驟，其為我們每個人所能採取的，就是拿住聖靈的力量，和天國計劃後背的原動力。我們要實現大國於地上，每個人必須取得這樣的力量，述其理由，約有四端：

(第一)，我們必須由於上帝的靈，激勵我們的內心生活，而成爲新造的人。我們在新時代當中，必須有新人。我們不能從鉛質的本能，來創造黃金的時代，因爲人們之創造巴比倫的，就是由於巴比倫的心創造成功的。基督坐在寶座上，說：「看哪，我將一

都切更新了。」他統制了人類的內心。他是對的。有一個朋友報告我，說著名社會學家吉丁史教授 (Prof. Giddings) 有一次對他說，他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責備基督教會放棄它主要的教訓，就是徹底的皈服上帝。牛津團運動之發展與號召，就是見證各處人們都覺得有改變生活的必要。改變是一種擴大的程序，由於劇烈的個人問題，而包括了社會的制度。那樣的擴大，是與我們的基督觀念與天國觀念，一同擴大的。我們在阿什拉姆自願每禮拜用一天的工夫，去代替被擯階級的清道夫工作，使他們也有一天的放假日。但是不論白色婆羅門階級，或櫻色的婆羅門階級，要去做這種清除街道和廁所的工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知道有一個婆羅門階級的信徒，不肯去做那樣的工作，我問他什麼時候纔願去做，他作一長歎，慢慢地回答道：「啊，我皈服了，但是我還沒有皈服到那樣的地步。」我們的許多歸服，都是真實的，但是有限制的。我們現在必須皈服到我們的關係所能到達的地步。但是我們必須受改變。這是提倡任何運動的基石，否則

必歸於崩潰，因為這方基石，能產生改變的人們，藉以維持其運動於不衰。無論何處，人們皈依基督，即可更新其內在之天性，堅強其品格之構造。基督教會若不復能產生改變生活之奇跡，則已失去被稱爲基督教之權利了。

我們相信改變的生活，更不宜忽視我們的天性當中的合作社會的淵源。人們有時候說，人類根本之天性即係自私，人性如此，總不能達到合作的制度云云。但是人類雖有其爲我之衝動，然亦有其利他之衝動。牧者之本能，深種於天性，那就是實現天國之自然途徑，而天國就是合作制度之社會。所以克魯泡特金已經告訴我們，生存的公例，不是自私孤獨的競爭，而是互相扶助，這是高等生命之所以生存的一個公例。若德拉蒙德之所謂「爲他人之生存而競爭」，就是生存的終極辦法，則天國即爲人類生活必然之結果了。

所以主的靈在我們身上，不僅改變我們的天性，成爲新的努力方向，而且也利用這



種蔽於自私的努力，成爲新時代來到的媒介。這個天國建築在宇宙的基礎當中，也建築在我們的天性當中。當天國來到的時候，我們是真正自然的人了。現在我們還要過不自然的生活，還要破壞我們的自身。

許多人提出異議，來反對新制度的可能性，以爲新制度是違反人類之天性的，而人類之天性，又是從來不會改變的。但是霍金教授（Hocking）說得對：「說人性自私不變。要實行社會主義，必先改變人性纔可，這是反對社會主義及其他改良的謬論。例如有些宗教團體之發達，在其組織上，就不得不有一種利他的精神，其需要人性之改變，較諸社會主義所需要者更多。我對於任何人之武斷人性不變的，都可以回答他說：人生的改變，就是人性之自身。」我們也可以加上一句，說，改變人性的，就是神性，卽霍金氏亦必贊同之。這樣，把這兩個事實，連成一氣，就可以有一種無限制的改變了。

（第二）我們必須有主的靈在我們身上，不僅要改變我們的生活，而且要實現我們

的美滿生活。關於集體社會的一個碩大的畏懼，就是怕個人自由之喪失。這是真正有其根據的一種懼怕。因為俄國的共產主義，對於擁護其制度的人，雖給以自由之意識，但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羣衆國」(A Kingdom of the Mass Man)。個人的生活，無時不被羣衆意見，羣衆宣傳及羣衆行動所型鑄。個人的自由，縮成零度了。馬克墨累教授對於馬克斯主義的基本原則，是深表同情的，他也說：「國家社會主義，以武力獨裁維持之，摧殘自由與個性，欲避免此種制度，唯一的方法，厥爲產生一種與各人個性相調和之社會生活。」(共產主義 第九六頁) 俄國的共產黨看到這種需要，他們說，自確立俄國人民之社會意識後(若必要時，即用武力形成之)，他們即擬注重個人之發展了。但是武力的獨裁，維持着整個的制度，且其將來之前途，亦必仍以武力維持之。而在這種狀態之下，怎能達到個人發展的地步呢？欲實現個人之自由，似甚渺茫。

天國在這一點上，獲得了重重的優勝。它是一個合作的社會，但在社會之基礎上，

仍有其個人之自由。「主的靈在我身上。」——一個人若能說這樣的話，則他就不再爲任何人，任何社會，任何環境所束縛了。他與上帝的靈，有了直接的個人的關係。再沒有人可以束縛他，他是內心自由的人了。他以最密切的聯繫，與每個人相連累，然而他在內心裏却不受任何人的束縛。他屬於一切人的，然而也不是屬於任何人的。他在內心當中感覺到一種關係，使他在任何羣衆當中，在任何團體當中，都有一種超然獨立的精神。

要明白屬於每個人，而又不屬於任何人，如何混合在一氣，就請看耶穌罷。他如何友愛啊！羣衆尾隨他，長大麻瘋的，違背法律接近他，兒童攀着他的衣緣。他如此友愛，凡是任何人所感受到的痛苦，他都感受到。然而，然而他又是如何超然啊！他和我這樣密切，我覺得可以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說：「弟兄，」但是我正要如此行的時候，我又不能。它具有獨立的性質。我們也具有同樣的獨立性，惟程度較遜於耶穌——我們的獨立性，有耶穌的獨立性，以爲之作。這樣，就與最高者產生一種團契的精神，

給人類生活以意義尊嚴與價值。若與上帝的靈，有密切的交感，則就可保存我們個人的自由，不致湮沒於羣衆。所以那些堅持基督教福音信仰的人們，往往有其最強烈的個人自由意識。這是由於他們與上帝的直接交感所致的。在我們內心的蘊底裏，若沒有這種交感的意識，則集體化的生活，較之光榮的蟻垤，差不了多少。若沒有這種交感的意識，則集體化的生活，就是地上的天國，就是完全的人，生存於圓滿的社會中。天國就是集體中的個人自由。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價值，都成全於天國裏面了。

（第三），我們若要提倡世界救贖的運動，我們就可靠託上帝的靈，以爲終極的後盾。有一個教士說：「萬事皆靠聖靈之是否成全。」這實在是如此。但是我們只是當着有正當的努力方向時，纔可靠託聖靈，以爲後盾。數十百年來，除出個人的有限的範圍以外，上帝實不足以援助人類之宗教。有組織的基督教會，或傾向於專制之權力，如羅馬之正統教會是；或傾向於教派之分離，如改正教會是。假若上帝用祂的力量，去幫助這

些教會的專制與分離，那怎麼樣呢？則其結果所致，終歸於失敗而已。至於那些沒有傾向於專制或分離的教會，其態度又純屬於個人，而缺乏社會之見象。上帝又不能用量來十分擁護這些態度，因為這樣的擁護，就不免把祂的天國，趨入於內心，使它成爲內在的專一的東西。但是到了現在，基督徒努力的方向，是比較得清楚了。基督教的運動，已經比較從前看得清楚了，以爲我們必須同時有個人的救贖與集體的救贖。我們現在所取的方向，上帝可以幫助到底。當你的車子正向着溝道駛過去的時候，你當然不會使用力量的。必要等它駛到大路上去，纔可以開足馬達的力量，向前駕駛。天國的景色，現在展布在我們的目前了。上帝的力量，可以賜給我們。若基督教採取上帝的計劃，則就可以靠託上帝的力量，若我們拿住了天國的精神，則我們就可以靠託那個天國裏的上帝的靈。世上的天國與真正天國的界線，或許非常接近，真正的天國，可以用力量與救贖，臨到我們。

(第四)，但是這種希冀，必不宜使我們忽視聖靈的工作。我們需要主的靈激勵我們，去改變年深月久的謬誤。我們一面希望集體的復活的清晨臨到，同時也必須應付這個擺在前面的十字架。耶穌建設天國，被釘於十字架，我們實現天國，也要受到同樣的損失。

我們受到產生新制度的痛苦。我們必須歡迎那些痛苦，並須加以指導。那些痛苦，或許到於毫無意識毫無用處不結果子的混亂，或許達到新時代之產生。我們必須把基督教的大膽敢為與神志清明，聯成一貫。我們宣告決意去背十字架，藉以產生新時代，許多像彼得那樣的懷疑派就要說：「主啊，萬不可如此。這事必不臨到你身上。」但是我們必須同耶穌一樣地說：「撒但，退我後邊去罷……因為你不體貼上帝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上帝正要喚醒人們，教人們按照這個天國著想，而人們却偏是根據舊式的剝削制度，去設想一切，因此，這就是撒但的打算。現在凡是靜止的制度，都是撒但的制

度，因為它是主舊的。而舊制度的種種不公義，雖然設法和緩，而根本上還是一個不公義呢。

我們必須重新學習堅強，我們太軟弱了。軟弱的人不能承受天國，也不能產生天國。有一個中國的學生，因共產黨案件，在法庭前面判處死刑。當他被帶出法庭的時候，就對法官說：「我爲主義而死。你們爲着什麼而生活的呢？」我們必須回答那個青年的問題，說：「我們要爲這個天國的主義而生存，必要的時候，也可爲天國而死亡。」我們必須以廣大的範圍，來說那樣的話，否則就預備放棄這個天國，去贊成那個青年所代表的主義。紐約有兩個共產黨裏面的女子，決定兩人共著一套衣服，一個在白天工作，一個在晚上工作，用她們所節省下來的錢，去資助共產主義的活動。基督徒必須重新學習那樣的精神，且宜過之。

現在臨到我們的這個十字架，不只是一個抽象的東西，而是一個真實的十字架。十

字架的理想與實際，必須互相一致。只有那些預備去背十字架的人，纔可算是相信十字架。試驗我們如何基督化的時間，已經到了。十字架又把人們分別出來了。若是那樣的分別，使我們真正預備背十字架的，只剩下了少數的人，則我們少數的人，仍當作一致的行動。使整個俄國抱定共產主義的觀念，並且採行共產主義之計劃的，就是堅決不疑的少數人。少數的基督徒，堅決不疑，聯合一致，或許可以將混雜不定的世界局勢，納入基督教的計劃中去。基督教方法的基礎，已經在世人的思想當中奠定了。這是一種儲藏的能力，只待基督教的大膽敢爲，去開發那種力量就行了。

以集體行動，實行基督教計劃，時間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世界對於無神共產主義與天國之選擇，大概在此後二十五年當中就要決定了。共產主義與天國的掙扎，在枝節的問題上，也許要延長到許多年以後，但是人類的中心思想，與世界的大局，在此後



二十五年當中，究竟歸於那一面，必可以見分曉了。或許不到二十五年呢。我們目前正在偉大的猶豫時期，在流動不定的局面之下，在此後數年間，大概總會有一個固定的方向。所以這個問題的時間是很重要的。共產黨就認識到這一點。共產黨在克利夫蘭德大會（The Cleveland Convention）中，要將美國蘇維埃化，大會秘書布勞登（Browden）宣布開會之宗旨，說：「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勸誘大多數工人，來實行我們的計劃，我們並沒有無限的時間，來成就這個工作。時間的短長，計劃的速度，成爲決定勝利與失敗的命定因素了。」天國或共產主義的計劃，勝利與否，實在有賴乎時間的因素。

通過議案的時期已經過去了。有一個基督教的大會，據新聞記者報告其內容，是革命的（Revolutionary），但是拼錯了這個 Revolutionary，而變作 Resolunary（議決案的<sub>的</sub>意思）了。這樣的錯誤，或許更近於事實。我們必須離開議決案的思想，而進入革命的範圍。我們必須實行。有一個小小的女孩，到旅館裏去看一個電影明星，問她說：「你

是一個電影演員不是？」那個電影明星說：「是的」。小女孩就說：「那末你爲什麼不演呢？」我們對每個基督徒（連對我們自己），也必須問這樣的話：「你是基督徒不是？那末你爲什麼不實行呢？」世界的局面，正等候着一個基督徒的集體行動。這是可以救贖我們的唯一的事。一個富有思想的印度人對我說：「假若基督徒真正基督化，嚴格去實施你們的計劃，則共產黨就不會有機會了。」另一個印度人，在有一次圓桌會議閉幕的時候，也說：「是啊，假若你們做基督徒的，得到你們所已經得到的，則我知道你們早就把世界基督化了。」我們有這樣的一個計劃，這樣的一個原動力，而沒有早早就我們的事業，這是很可驚奇的。我們要把世界基督化的時候到了。韋爾斯說：「一個短時期的堅決的努力，或許可以改造我們集體生活的整個的基礎。」那種堅決的努力，或許用武力來推移，就是流血的革命；或許用集體公義與友愛來推移，就是一種合理的一致的基督教運動。我們引證馬可梨（Macaulay）在其當日所說的話，更可指出目前的狀態

來：「你可以用緩慢的步驟去改革，你可以用暴力的手段去改革；你可以用上帝所禁止的流血的方法，但是要避免改革，却是不能。像我們所見證的羣衆思想的煽動，如此深刻，如此長久地繼續下去，是決不會毫無表示而消除的。用和平的手段，或用變亂的手段，用合法的程序，或用非法的程序，藉着議會的方式，或藉超議會的方式，改革是必須要實施的。」流血叛變混亂是可以避免的。基督教的方法，就是出路。阿雷維著一八〇五年之英國一書，表示這裏是趨向於階級鬭爭的一個社會，並且詢問：要避免階級鬭爭的時候，怎樣纔可以避免？他回答說：「特諸衛斯力的復興運動，並藉其在英國宗教生活上及社會生活上所實施之深遠的效果，即可以避免此種階級之鬭爭。」假若那種靈性上的覺悟，在那種一定的事件上，在那個一定的範圍內，足以避免來自階級鬭爭的流血革命，則我們就可以用基督教的推移力，避免世界的混亂，因為我們可以用這種基督教的方法，不僅避免階級的鬭爭，而且消除鬭爭的需要；因為我們可以用這種基督的方

法，來成就一切階級鬭爭所能成就的良善，而且還不止此呢！

在世界的選擇還沒有決定以前，我們還可以有這個倉促的時期，整頓我們的內部，聯合我們的勢力，實施我們的計劃。整個的局勢變動起來，或許較諸我們所能夢想到，更爲迅速。事實上劇變的趨勢，已經臨到我們的跟前了。我預計二十五年，或較久於廿五年，或許不到二十五年呢。一九一七年列寧向瑞士的學生演講，他說：「這個共產革命，或許在我的一生當中不會來到。」幾個月之後，他就領導俄國的十月革命，而使整個世界，發生動搖了。

我們基督徒所站立的位置，或許較諸我們所知道的，更近於世界之決斷。現在交通的方法如此便利，世人的心理，受世界運動之感化，如此迅捷且易，世人的散漫孤立思想，受世界普遍思想之排擠，亦如此其速，我們必須忘却世人在過去所下的決斷。因爲現在的一切事情，與從前不同。世界的舞臺，日益演成世界的普遍決斷了。

無神的集體羣衆的國度，與上帝的國度，臨到世人的跟前。在我們這一代當中，或許就不得不下一個選擇的決斷。

（全書完）一九三七，六，八月譯竣。

